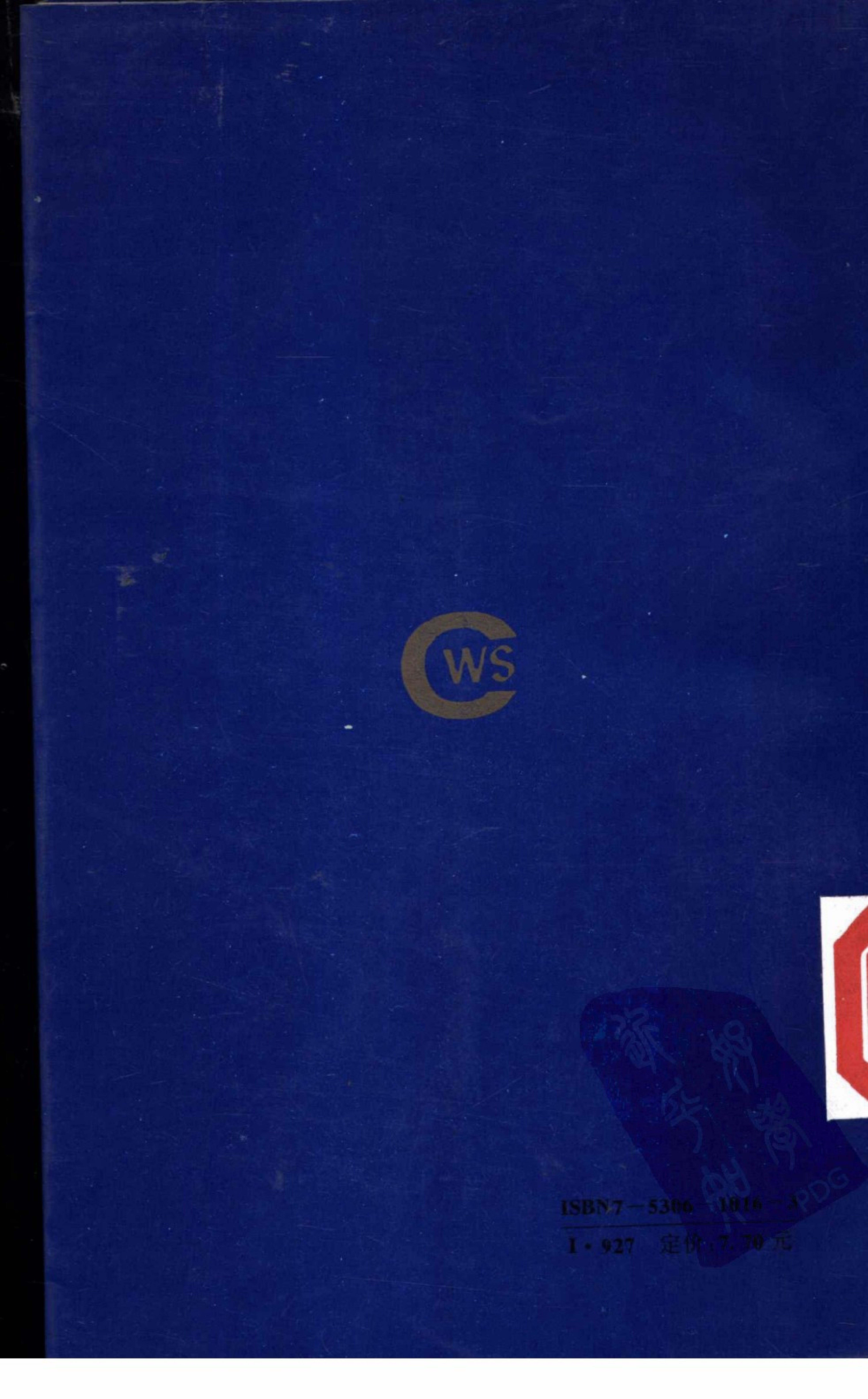
波德莱尔散文选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ISBN7－5306－1016－3
I・927　定价：7.70 元

〔法〕夏尔·波德莱尔 著

波德莱尔散文选

怀 宇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波德莱尔散文选
〔法〕夏尔·波德莱尔著
怀 宇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11 5/8 插页4 字数218,000
1992年7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8001—11000
ISBN 7-5306-1016-3/I·927 定价:7.70元

内 容 提 要

波德莱尔系法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他以诗集《恶之花》轰动法国诗坛，为诗歌史揭开了新篇章，被誉为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

本书收录了波德莱尔一生创作的较为重要的散文作品，分为"巴黎的忧郁"、"葡萄酒与印度大麻"、"人造天堂"、"真情实录"四大部分。

在这些作品中，波德莱尔以其独特的（一反传统的）审美观点及审美方式来直视社会现实，以较《恶之花》更自由、更细腻、更辛辣的形式与文笔，描摹了当时畸形的巴黎社会。同时，他还以精神分析的方法，探讨了那些为摆脱痛苦，而以葡萄酒、印度大麻，即以虚妄和颓废，为自己营造天堂——人造天堂——的人们的精神世界。

波德莱尔的散文，优美、感人、深刻。它为我们呈现的是"一副内心的图像，生活在大城市的一个灵魂的赤裸裸的图像、一个大城市的灵魂的赤裸裸的图像"。

本书为散文爱好者及研究者了解波德莱尔、认识当时病态、畸形的人与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目　录

巴黎的忧郁

葡萄酒与印度大麻

人造天堂

真情实录

巴黎的忧郁

致阿尔塞纳·乌赛[1]

我亲爱的朋友，我寄给您一本小书，对它，人们不能平白无故地说其既没有开头又没有结尾，因为相反，书中的每一篇都交替地互为首尾。我谨请您考虑，这种编排方式向我们大家——您、我和读者——提供了多么令人赞叹的方便。我们可以随意在任何地方中断，我中断我的梦幻，您中断您的稿件，读者中断他的阅读；因为我不打算把读者不想再前进的意愿系在一根没有尽头的多余的情节线上。去掉一根椎骨吧，那么，这种曲折的幻想曲的两部分，还会毫无困难地衔接起来。把它砍成无数小段吧，那么，您将会看到，每一段都可以独立存在。我敢把一整条蛇奉献给您，实在是希望它们中的一些能生动得使您满意、开心。

我要向您做一小小的表白。在我至少是第二十次翻

---

① 阿尔塞纳·乌赛(Arsène Houssaye，1815—1896)：法国作家，当时担任《新闻报》的主编，《巴黎的忧郁》中的一些篇目就是在这一刊物上发表的。——译注

阅阿洛修·贝特朗①著名的《黑夜的加斯帕尔》(一部您、我和我们的一些朋友都了解的书,难道不可以称为"著名的"吗?)的时候,我萌发了试写一部同类作品的念头,我想以他对古代生活的奇丽多彩的描述方式,尽力描绘一下现代生活,更确切地讲,是想描绘一种现代的、更为抽象的生活。

我们当中,有谁在其雄心勃勃的日子里,不曾梦想一种奇迹——写出一种充满诗情、富有音乐美、没有节奏和韵律、文笔灵活而刚健、正适合于心灵的激荡,梦幻的曲折和良心的惊厥的散文呢?

这种萦绕不散的念头,正是由于经常出没大城市和与其数不清的各种关系交会而产生的。我亲爱的朋友,您自己,不也曾试图把充满尖叫的《玻璃匠》写成一支《歌》、以一篇抒情的散文来解释这种叫声所表现的直冲楼阁、穿透大街浓雾的令人悲伤的启迪吗?

但是,说真的,我担心我的羡慕之情未给我带来快乐。我从一开始做这件事就发现,我不仅远离我的神秘而光辉的榜样,而且,我做的事情(如果可以称为事情的话)极为不同,这种意外,除了我,任何人大概都会对其感到自豪,然而它却只能使一个把准确地完成已定计划当作诗人最大快乐的人感到深深的羞辱。

您亲爱的C.B　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

① 阿洛修·贝特朗(Aloysius Bertrand,1807—1841):法国诗人,作家,他的散文诗集《黑夜的加斯帕尔》极受波德莱尔推崇。——译注

外　来　人

——神秘的人，你说吧，你最喜欢谁？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姐妹，还是你的兄弟？

——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没有姐妹，也没有兄弟。

——你最喜欢你的朋友们？

——您使用的语言，是我至今不晓其义的语言。

——你最喜欢你的祖国？

——我不知道它在哪个地方。

——你最喜欢美人？

——如果她是女神和不朽之躯的话，我倒愿意喜欢她。

——你最喜欢黄金？

——我憎恨它，就像您憎恨上帝。

——唉，古怪的外来人，你到底喜欢什么？

——我喜欢云，正在走着的云……那里……那里……多么美妙的云！

老妪的失望

矮小干瘪的老妪，在看到这个受大家欢迎、招大家喜爱的漂亮小孩子时，满心喜悦；这个漂亮的小生灵，像她这位矮小老妪一样脆弱，也像她一样没有牙齿、没有头发。

于是，她走近他，想向他笑一笑，想给他做出好看的脸色。

可是，那孩子吓坏了，他在这位善良的虚弱老妪的抚摸之下挣扎着，他的尖叫声充满了屋宇。

这样一来，这位善良的老妪重又回到她那永恒的孤独之中，她躲在一个角落里哭泣着，自言自语地说：

——唉！对于我们这样的不幸老人来说，叫人高兴的年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哪怕是对于天真无邪的孩子；我们竟然使我们想喜欢的小孩子感到害怕！

艺术家的忏悔

秋日的傍晚多么刺人！哦！一直刺入痛苦之中！因为，有一些美好的感觉，虽恍惚含混，但不乏强烈刺激；而且，没有比无限之端点更锐利的了。

在这个时候，注目无边的长天与大海，简直是莫大的快乐！孤独、寂静、还有那碧蓝天空的无法比拟的纯净！一张小小的帆影抖动在地平线上，它小，而且孤独，正仿照着我无可奈何的人生，还有那单调的海浪的旋律；所有这些事物，都通过我来思考，或者我借助于它们来思考（因为在梦的范围之内，自我很快就会消失！）；我要说，它们在思考，但却是音乐式的和绘画式的——无诡辩、无三段论、无演绎推导。

然而，这些思想，不管是刚出自于我或刚出自于事物，都立即变得非常强烈。快感之中的能量会引起某种不适和实际的痛苦。我的过于紧张的神经，只会产生伴有叫声和痛苦的振动。

这时，深邃的天空使我沮丧；它的透彻使我激愤。冷漠的大海、不变的景致使我怒不可遏……啊！难道必须永

久地忍受人生或者永久地逃离美吗?大自然,你是无怜悯之心的女巫,你在竞斗中无往而不胜,你饶恕我吧!不要再诱惑我的欲望和我的傲心!对美的研究是一种决斗,艺术家在被战胜之前只有恐惧的叫喊。

爱开玩笑的人

是在欢庆新年的时刻：到处是无数车轮碾过的污泥雪水，到处闪耀着玩具与糖果，到处是利欲熏心与绝望，这是大城市应有的节日喧嚣，是专用来扰乱最为孤独的人的大脑的。

在这种杂乱与嘈嚷之中，一头毛驴疾跑过来，后面跟着一个提着皮鞭的粗野之人。

正当毛驴在便道上要拐弯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位穿著华丽的先生。他戴着手套、油头粉面、紧系着领带、浑身上下崭新的衣服。他很有礼貌地向那头下贱的东西脱帽躬身，说道："我祝您快乐幸福！"然后自鸣得意地转向几位什么朋友，像是请他们附声赞同。

毛驴没有去注意这位漂亮的爱开玩笑的先生，继续带劲地向着需要它的地方跑去。

而我则对这位衣冠楚楚的混蛋突然感到无比的愤慨；在我看来，他身上似乎集中体现了法兰西的整个精神面貌。

双 层 屋

一间屋子就像一个梦，这是一间真正有灵感的屋子，在这里，停滞的气氛染上了轻微的玫瑰色和蓝色。

心灵在这里懒洋洋地沐浴，懊悔与欲望充斥着心灵。——这是某种淡蓝与暗玫瑰色相间的黄昏景色；是一刹那间的一个快乐的梦。

家俱的形状都拉长了，虚弱而无力。它们像是在做梦；好像它们具有梦游的生命，就像植物与矿物一样。布帷说着哑语，像花，像天空，像落日。

墙上，没有任何令人厌恶的艺术饰物。相对于纯粹的梦幻和未经分析的印象来说，确定的艺术即实际的艺术，是一种亵渎。这里，一切都具有和谐所要求的足够的光明与美妙的昏暗。

一种精心选择过的细微的馨香，掺杂着轻度的湿润在这样的气氛中飘浮着——在这里，睡意朦胧的精神被暖融融的感觉摇荡着。

柔软的纱帷泻落在窗前和床边；它像雪瀑一样跌下。床上睡着偶像——梦幻之女王。可是，她怎么会在这儿

呢？谁把她带到这里来的呢？是什么魔力把她安置在这梦幻与快感之宝座上的呢？这有什么关系？反正她在这儿了！我认出了她。

这就是目光穿过黄昏的那双眼睛；这就是那副敏锐而骇人的眸子——我从其可怕的狡黠之中认出了它们！这副眸子在诱惑、在征服、在吞噬着凝视它们的冒失鬼的目光。我经常研究这种眸子——那是主导好奇心与敬仰之情的星座星星。

我周围总是这样充满神秘、宁静、和平与芳香，我该感激哪位好心的神灵呢？噢，多么幸福啊！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生，哪怕是在其最快乐的表露时刻，也与我现在所了解和我一分一分、一秒一秒地体验着的这种最高贵的人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不！不存在分，也不存在秒了！时间已经消失；是永恒——一种极度快乐的永恒——在主宰着一切！

但是，大门上响起了可怕的重击声，就像在恶梦中那样，我似乎觉得胃里挨了一镐头。

接着，一个幽灵进来了。那是一位执达官，是来以法律的名义折磨我的；那是一位可耻的姘妇，是来叫苦不迭和把其生活中的痛苦加到我的痛苦之上的；或者，那是一位报馆老板的差役，是来要后续手稿的。

天堂般的屋子，偶像，还有那高个子的勒内[1]所说的梦的主宰——女精灵，整个这种神奇的世界都随着幽灵的粗野击门声消失了。

可怕呀！我还记得！我还记得！是的！这又脏又乱的陋室，这充满无限烦恼的屋子，正是我的住处。你看，又蠢又笨的家俱上盖满灰尘，面损角缺；壁炉里无火、无柴，却布满痰迹；窗户显出忧郁，上面净是雨水和着尘埃留下的落痕；手稿或涂抹零乱，或残缺不全，日历上满是用铅笔标出的凶险的日期！

而这另一世界的馨香——我刚才还满心陶醉在其中呢，哎！这时已被掺杂着某种难以名状的令人作呕的霉烂味的一种烟草的恶臭所代替。现在，人呼吸着腐败的哈喇味。

在这个狭窄的、但令人恶心的世界里，只有一件相识的东西对我微笑：阿酊片小瓶；它是一位交往已久、叫人惧怕的朋友；它就像所有的女友一样，哎！此时充满了抚爱与背叛。

噢！是的！时间老人又出现了；时间老人现在成了主宰；而且，和这位丑陋的老人一起来的，还有由回忆、遗憾、痉挛、心悸、忧虑、恶梦、愤怒和神经官能症组成的凶恶的随从列队。

---

① 勒内：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弗朗索瓦·勒内·夏多布里昂《墓外回忆录》中的人物，上述内容可参阅该书第一卷第三部第一章。——译注

我肯定地告诉你，现在，时钟已经宏亮而庄严地敲响，每一秒钟，在其从钟摆进发出来时，都在叫喊着："我是人生，是不可忍受的、无情的人生！"

在人的一生之中，只有一秒钟负责预报一个好的消息，这一好消息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引发无法解释的惧怕。

是的，时间老人在主宰着；它又重新执行起他的粗暴的专制。而且，它用它那两根戳牛刺棒推着我——就像我是牛一样。——"蠢货，喊叫着前进吧！奴才，辛劳苦干吧！苦命人，活下去吧！"

都有自己的喀迈拉[1]

在灰色的苍穹之下，在一处广阔的烟尘弥漫的平原上——没有道路，没有草地，连一棵矢车菊也没有，连一株荨麻也不见，我遇到了不少弯着腰走路的人。

他们每个人都在背上背着一个体型庞大的喀迈拉，重得像是一袋面粉或一包煤炭，或是像罗马步兵的行囊。

但是，那可怕的怪兽不是一件没有生气的重物；相反，它以富有弹性和力量的肌肉紧紧搂抱和压迫着人；它以它两只巨爪抓住了坐骑的胸；而它离奇的大脑袋高架于人的额头之上，就像古代武士用来恐吓敌人的可怕头盔。

我问其中一个人，他们是去哪里。他回答说，他和其他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显然，他们是去某个地方，因为他们都被一种不可战胜的行走需要驱使着。

有一点很有意思：这些行者中，没有一个人对吊在他

---

① 喀迈拉：古希腊神话中的怪兽，狮头羊身，蟒尾，其寓意为空想、妄想。——译注

的颈部和伏在他的背上的凶恶怪物表现出反感；他似乎在把怪物看作自己的一部分。这些疲惫而认真的面孔，没有一点绝望的神情；在忧郁的苍穹之下，他们双脚跋涉在与天空一样郁闷不乐的泥土中，满脸一副注定要永远抱着希望的人的逆来顺受的神情。

这些人从我身边走过，走进了远处的氛围之中，进入了地球圆圆的脸蛋儿躲避人的好奇目光的地方。

有好一阵功夫，我固执地想理解这种神秘之事；但是无法抗拒的冷漠很快就扑向了我，于是，我受到的重压比他们身负着的巨大怪物还要重。

疯子与维纳斯

多么美好的一天啊！宽大的公园在太阳灼热的目光下昏厥了，就像年轻人被爱情所控制时的样子。

万物都心醉神迷，没表现出任何声音；水本身也睡着了。与人的节日大不相同，这里是静谧的狂欢。

好像有一种不断扩大的光，使万物越来越发出光亮；那些兴奋不已的花似乎极欲以其彩色的能量与蓝天比试，而且，炎热使芳香变得可见，使之像烟一样向太阳升去。

可是，在这种普通的欢欣之中，我见到了一个悲伤的人。

在一尊高大的维纳斯雕像脚下，一个人造的疯子，即一位在国王们感到内疚和厌烦时甘心情愿取悦他们的逗笑小丑，身着光亮古怪的衣饰，头冠系有铃铛的尖角帽子，靠着雕像台座绻缩一团，他抬起泪水汪汪的两眼，看着不朽的女神。

他的眼睛告诉人们："我是人类中最下等和最孤独的人，没有了爱情，没有了友谊，在这一点上甚至不如最不

完美的动物。不过，我也是为理解和感受不朽之美而被造化的呀！啊！神女！可怜可怜我的痛苦和我的狂妄吧！”

可是，无情的维纳斯同她那大理石的眼睛一直望着远方的不知什么东西。

狗与香水瓶

“我美丽的狗，我温顺的狗，我可爱的杜杜，过来，吸一下从城里最好的香料商人那里买来的极好的香水。”

狗摆动着尾巴——我认为，在这种可怜的动物身上，这是相当于笑与微笑的表示——它走了过来，好奇地把湿漉漉的鼻子贴近开了盖子的香水瓶子；随后，它忽然惊恐地退身，向我狂吠，像是责怪我。

“啊！可怜的狗，要是我给你的是一包粪便，你早就发狂地舔了，也许会吞吃下去。因此，你，我可悲人生的卑微伙伴，你多像那些公众：对他们，永远不能为其推荐精美的香料，因为这会激怒他们，而应向他们拿出精心选择过的垃圾。”

不称职的玻璃匠

有些人本性上纯粹是思考型的，完全不适于行动，然而，在一种神秘的不为人知的力量推动之下，他们有时却以连他们自己都认为不可能的速度行动起来。

比如，有的人，害怕从守门人那里获得坏消息，而怯懦地在其门前逛上一个小时，不敢进去。有的人，把一封信攥上两周而不肯拆开。还有的人，在过了六个月之后才屈尊进行一次在过去的一年中就该做的事情。就是这些人，他们有时却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突然诉诸于行动，就像箭离弓弦一样。伦理学家和医生，虽然他们标榜无所不知，可却不能理解，这些懒散成性和贪图享乐的心灵，是从哪里突然获得这种疯狂的力量，是怎样在其不能完成最简单和最必要的事情的情况下，在某个时刻一下子就具有了高贵的勇气，来进行最为荒诞和通常是最为危险的行为的。

我有一个朋友，以前是最于人无害的梦幻者，有一次，在森林里点了一把火，按他的说法，是想看一看火是否像人们一般所说的那样容易着起来。一连十次，实验都

失败了；但第十一次时，实验获得极大的成功。

另一个朋友，由于一时心血来潮，闲来无事，他在一桶炸药旁边点燃了一支雪茄，为的是看一看，知道一下，碰碰运气，为的是强迫自己表现出勇气，成为名副其实的玩者，体验惶恐不安的快乐，甚至什么都不为。

这是从烦恼和梦幻之中迸发出来的一种勇气；那些顽固地表现出这种勇气的人，一般来说，就像我说过的那样，都是些最懒散、最富于梦幻的人。

还有一位朋友，羞怯腼腆，甚至在人们的目光面前不敢抬起眼睛，甚至必须汇聚他身上所有的那点可怜的勇气才敢走进一家咖啡馆或是走过一家剧院——那里的检票员在他看来有着米诺斯、埃阿克和拉达芒特①的神威，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竟会突然地跑过去搂住一位过路老人的脖子，在惊讶的众人面前拥抱他。

为什么呢？是因为……是因为这副面孔使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好感吗？也许是；但更有理由设想，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曾不止一次成了这种发作和冲动的受害者，这使我们相信，狡猾的魔鬼已经进入我们体内，并让我们不知不觉地完成它们最为荒诞的意愿。

一天早晨，我起床后感到忧郁、凄凉、闲得疲塌，我似乎觉得有心要干一件大事，要做出一鸣惊人的举动；于是，我打开了窗子，唉！

① 古希腊神话中决定鬼魂未来命运的三位判官。——译注

(请注意，这种骗人的精神，在某些人身上，并不是一种劳动或一种方法的结果，而是一种偶然的启迪的结果，这种精神极大地具有——尽管不是因为强烈欲望的缘故——这样的情绪，医生们说这是歇斯底里式的情绪，那些比医生更高明的人们说这是邪恶的情绪.这种情绪不由分说地促使我们去做出许多危险或失礼的行为。)

我在大街上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位玻璃匠，他喊叫尖细、刺耳，穿过巴黎沉闷而污秽的空气直冲我而来。此外，我说不出我为什么会对这个可怜的人产生了一种突如其来和专横的仇恨。

"喂！喂！"我喊他上楼来。可是，我又不无快乐地想到，房间在七楼，梯道狭窄，这个人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爬上来，他那易碎的商品会在许多地方碰掉棱角。

最后，他还是出现在我的面前了：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的全部窗玻璃，对他说："怎么？您没有彩色玻璃？如玫瑰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或者神奇的玻璃？天堂的玻璃？您真厚言无耻！您敢于在穷人住区闲逛，可您竟没有美化生活的玻璃！"于是，我猛地把他推向楼梯，他踉跄了几步，不满地嘟哝了几句。

我走近阳台，抓起一个插花用的小罐，当那个人再次出现在大门口的时候，我把我的战车垂直丢落在他的背货架后面的突起部分；这一击使他仰翻在地，他的可怜的随身而动的财富就在他的背下全碎了，发出了一座水晶宫被雷击碎时的巨大声响。

于是，我如醉似狂，发疯似地对他喊着：

“生活变美了！生活变美了！”

这类神经质的玩笑，不是毫无危险的，人们经常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对于得到了一秒钟无限快乐的人来说，永久的惩罚又算得了什么呢？

凌晨一点钟

终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只听得到几驾晚归的和疲惫的马车的轱辘声。以后几个小时之内，我们将获得静寂，即便不是宁静。终于！人的面孔的专横相消失了！我将只有自己在忍受。

终于，我能够沐浴在黑暗之中解除点劳累了！首先，是把门栓转动两次。我似乎觉得钥匙的这种转动会增加我的孤独，并加固把我与世界隔开的壁垒。

可怕的人生！可怕的城市！让我们来回想一下白天的情况吧：我见到好几位文人，其中一位问我是否可以从陆路去俄国（他大概把俄国当成岛国了）；我曾大大方方地和一家杂志社的经理争论过，该人对我的每一种反对意见都这样回答："这是正直人的观点"，言外之意就是，所有其他的刊物都是些混蛋编辑的；我曾向二十来个人问过安，其中十五人是我不认识的；我曾和同样多的人握过手，而没有预先考虑买副手套；下大雨时，为消磨时间，我曾到一位轻佻的女人那里，她请我为她画出维纳斯式的衣服图案；我曾讨好过剧院经理，他用这样的话来轰

我："也许您最该去问工……他是我的作者中最笨、最蠢而又最杰出的人；和他在一起，您也许会做些什么。您去见见他，有什么事，我们以后再说；"我曾沾沾自喜（为什么呢？）于我从未干过的几次丑陋行为，我也曾厚颜无耻地否认了我高兴地做过的几件坏事，其中包括吹牛方面的过错，对人的礼遇方面的罪行；我曾拒绝帮一位朋友做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我曾向一位十足的怪人提供过书面建议；嚯嚯！该完了吧？

我对所有的人都不满意，对我自己也不满意，我很想在宁静和夜的孤独之中得到补偿和自我陶醉一点。我爱过的心灵啊，我歌颂过的心灵啊，请你们给我力量，请你们支持我，请你们让我远离谎言和世界的腐烂气息；而您，我的上帝呀！赐给我几句美的诗吧，以此证明我不是最无能的人，我也不劣于我蔑视的那些人！

野女人与小情妇

“说真的，我亲爱的，您在使我烦恼，您毫无节制，毫无恻隐之心；听您唉叹，好像您比六、七十岁的拾穗老人和在咖啡馆门前捡拾面包渣的乞丐老妪的叹息还厉害。

“要是您的唉叹至少说明了您的内疚，那这种唉叹就会为您带来某种荣誉；但是，您的唉叹只表明对安逸的厌烦和对歇息的苦恼。还有，您不停地满嘴胡言：‘好好爱我吧！我非常需要您的爱！在这点上安慰我，在那点上体贴我！’瞧，我想给您治好；也许，花上一点钱，找个热闹的日子，也不需要走远，我们能找到治愈的办法。

“我们要认真看待这结实的铁笼子，笼子里，一只浑身是毛的怪物骚动着，其外形与您的外形有些相像，她的喊叫声像是一位入狱之人，她像身居异地而怒不可遏的猩猩那样晃动着铁索，她极完美地有时模仿着老虎的跳跃，有时模仿着白熊的一走一晃的傻呆呆的样子。

“这个怪物，是我们一般称为‘我的女神’的一种动物，即一位妻子。另一个怪物，即那位声嘶力竭地喊叫和手握木棍的，是一位丈夫。他像拴一只野兽那样给他合法

的妻子戴上了链条，而且是在赶集市的日子，他在获得法官的同意之下——这是不言而喻的，把她带到城镇上。'请注意！你们看，她是多么贪婪地（也许不是假的！）撕裂她的帮衬人投给她的欢蹦乱跳的兔子和吱吱乱叫的鸡啊。'他说：'好吧，不要一天之内就把他的东西都吃光！'说了这句明智的话，他从她嘴里猛地取下了猎物，猎物的肠子还挂在猛兽——我说的是那个女人——的牙齿上呢。

"好吧！给她一棍子，让她安静下来！因为她向拿走的食物投射出可怕的贪婪目光。上帝呀！木棍不是演喜剧用的棍子，尽管有着假的皮毛，您可曾听到了皮肉的回响？她的两眼现正在从脑袋上突暴出来，她更为自然地吼叫着。她愤怒时，全身光芒万丈，就像人们锻打的铁一样。

"这就是夏娃与亚当的两个后世之人的夫妻生活习惯，我的上帝，他们都是您的杰作！毫无疑问，这个女人是不幸的，尽管说到底，也许她对于由这种光荣所引起的微微发痒的快感并不陌生。有些不幸是无法医治的，而且得不到补偿。但是，在她落生的世界上，她从不相信女人配得上另一种命运。

"现在，该轮到我们俩了，我亲爱的女才子！地狱里人满为患，您要我对您美丽的地狱发表什么感想呢？您只歇息在柔软得像您的皮肤一样的绸缎上，您只吃熟肉，而且是由一位灵巧的内人为您小心切割肉块。

"您溢香的、健壮的和美丽的胸口传出的微微叹息，对于我来讲，意味着什么呢？从书本上学来的所有这些虚

情假义，为了唤起欢者除怜悯之外的感情而产生的这种不知疲倦的忧郁，又都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有时，我很想告诉您真正的不幸是什么。

“我漂亮的娇惯情人，您的双脚踩在泥里，您的双眼觑觑地望着天空，就像请天给您一个国王，看到您这样，真叫人觉得您就是一只乞求理想的青蛙。要是您瞧不起庸碌无为之人（我现在就是，您很清楚），那就把以后咀嚼您、吞吃您和高兴时就杀死您的这只鹤先收存起来！①

“尽管我是诗人，但我不像您所认为的那样容易上当受骗，要是您经常以您高贵的哭闹烦恼我，我就把您当成野女人，或者就像扔瓶子那样把您从窗户扔出去！”

---

① 这里取用了法国古典作家拉封丹《寓言诗》中的一篇故事（《青蛙请立国君》）：青蛙讨厌民主立宪，请朱庇特派一位国王来，可众神却派来了一只飞鹤，啄死了它们。——译注

众　人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与众人混在一起的：与众人为伍是一种艺术；只有那样的人——仙女在他很小时就使他养成了追求装束与打扮、憎恨家室、热心远游的习性——才会靠人类钱财组织起热闹非凡的宴会。

众多、孤独：对于活跃而多产的诗人来讲，这是两个相等的词，可以互相换用。不懂得使自己的孤独为众人接受的人，也不会懂得在忙碌的人群中自立。

诗人就具有这种无法比拟的优势，他可以随时是他自己，也可以随时是别人。一如寻找一躯体的游魂，他可随时进入每个人物的体内。对他来讲，一切都是虚席以待；要是有些地方对他是关闭的，那是因为在他看来它们不值得光顾。

孤独而沉思的散步者，能从这种普遍的相通之中获得特殊的醉意。很容易和众人融合的人，能理解狂热的享乐，而这，则是像箱子一样关闭的利己者和像软体动物一样蜷缩的懒人永远不会有的。他接受机会带给他的所有职业、所有快乐和所有的苦难。

与这种难以磨灭的狂喜、与把全部——包括诗与怜悯心——都捧给出现的意外事件和过往的陌生人的这颗心灵的神圣奉献精神相比，人们称之爱情的东西是那么渺小，那么有限和那么软弱。

对于世上的那些幸运人来说，有时可以告诉他们——哪怕只是煞煞他们的愚蠢傲气，还有着比他们的幸福更高级、更大和更讲究的幸福。殖民地的开拓者、民众的牧师、被放逐到世界尽头的传教士，他们大概都有点了解这种神秘的醉意；而在靠他们的天才所建的大家庭内部，他们有时想必会嘲笑那些对他们的动荡命运和纯洁人生表示怜悯的人。

寡　妇　们

沃伏纳格[1]说过，在所有的公园里，都有些小路，主要是那些壮志全消的人、怀才不遇的人、荣誉旁落的人、心灰意冷的人，即所有那些情绪纷乱和厌弃交往的心灵，经常前来光顾，在这些人身上，暴风雨的最后叹息还在轰鸣，他们远远地避开喜笑人和有闲者的傲慢目光。这些荫凉的隐居之地，是生活的跛子们相会的地方。

诗人和哲学家尤其喜欢把他们贪婪的臆想引到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有着可靠的精神食粮。因为，就像我刚才暗示的那样，如果有什么地方他们并不愿光顾，那一定是富人们寻欢作乐的场所。闲来无事中的喧喧闹闹丝毫吸引不了他们。相反，他们却身不由己地走向那充满孱弱、毁灭、伤感和不乏弃婴的地方。

阅历深久的目光从来不会受骗。从这些郁郁寡欢或颓丧绝望的面孔上，从这些凹陷和暗淡或闪耀着斗争的

---

① 沃伏纳格(Luc de Chapiers Vauvenargues，1715－1747)：法国作家、人性学者，其传世之作为《箴言集》。——译注

最后光芒的眼睛里，在这些步履缓慢和颤颤微微的行进中，这种目光会一下子识破无数被欺骗的爱情故事、无数忠心被负的故事、无数劳而无偿的故事、无数屈侮地和不声不响地忍受着饥寒的故事。

在那些无人落坐的长凳上，您有时看到过一些穷困的寡妇吗？不论她们是不是戴着孝，都很容易认出她们。此外，在穷人家的丧事中，总会缺少某种东西，总会缺少某种和谐；这会使丧事更为悲惨。穷人的丧事不得不节哀从简。而富人的丧事则大讲排场。

什么样的寡妇最凄惨和最令人悲伤呢？是拉着一个她不能与之分享其梦幻的孩子的寡妇呢？还是只身一人的寡妇？我不知道……有一次，我长时间地跟在这样的一位痛苦的老妇人后面；她步履坚定，腰板直挺，上身着一条旧披肩，表现出一副斯多噶派①的高傲。

她由于绝对的孤独，显然注意要遵从单身老人的习惯，而她品德中的男子气魄又为她的严肃劲儿增添了一种神秘的有趣内容。我说不准她在哪家可怜的咖啡馆和以什么方式就餐。我尾随她到了阅览室；我长久地窥视着她，只见她用先前满是泪水而此时却极为活跃的眼睛在杂志中寻找着具有浓厚兴趣和适合个人口味的消息。

终于，在一个迷人的秋日下午，在人间的懊悔与记忆大量倾泄的天空下，她坐在公园的偏僻角落处，远离人群来听一场音乐会，那里正演奏一曲巴黎人喜爱的军乐。

---

① 斯多噶派：禁欲主义的代名词。——译注

也许，这正是这位无辜的老妇人（或这位纯洁的老妇人）的一点点乐趣，也许这正是从她那些沉闷的日子里获得的一种安慰，在她的日子里，没有朋友、没有话语、没有欢乐，这是上帝降临给她的日子，也许已经许多年了！每年三百六十五次！

还有另外一位：

我无法不对涌在一公共音乐厅周围的大批贱民投去目光：即便不是用普遍同情的目光，至少也是好奇的目光。夜空下，乐队演奏着喜悦、欢快或抒情的乐曲。舞裙飘闪，目光交会；有闲者，由于恼于无所事事而摆动着身体，装出一副沉醉在音乐之中的样子。这里，只有富家之人，幸福之人；这里，没有什么可以显示和启迪纵情生活的惬意与快乐；什么都没有，而只有一伙贱民依靠在外侧栅栏上，免费捕捉着随风而来的一点点音乐，观望着厅内辉煌的场面。

富人的快乐从穷人的眼底深处反映出来，这总是件有意义的事。但是那一天，在这些身着工作服和花布衣的平民百姓中，我看到了这样一个人，其高贵的作态与这平庸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是一位妇人，个子高大，举止不凡，神情高傲，在以往贵族美女的群谱中，我不记得曾见过能与她相比的人。她的全身散发着显示高傲贞操的香气。她的面孔悲苦而削瘦，这与她穿着重丧孝服极为和谐一致。她也像她与之混同和她视而不见的庶民一样，用深沉的目光看着那些光彩照人的人，她一边听着，一边慢慢晃动着脑袋。

多么古怪的场面！我自言自语地说："可以肯定，这种贫穷，再穷，也不会接受令人作呕的节省；那副高贵的面孔向我担保了这一点。那为什么她情愿呆在与她极不协调的地方呢？"

但是，在我怀着好奇心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悟出了其中的原因。高个子寡妇领着一个孩子，像她一样穿着黑丧服；入场票虽然不贵，但也许足可以为小孩子买点需要的东西，兴许还可多买一种玩具。

她将徒步回家，思考着，梦想着，一个人，总是一个人；因为那孩子好吵闹、只顾自己、没有温情、没有耐心；他甚至不能像纯粹的动物——例如狗和猫——那样，充当痛苦的孤独人的知心朋友。

老街头艺人

到处，都是歇闲的人群在侃谈、交游、喜不胜收。这是一个盛大的节日，长时间以来，那些街头艺人、杂耍艺人、驯动物的人和流动摊贩，都寄希望于这样的日子，以便捞回当年中淡季所造成的损失。

在我看来，在这种日子里，老百姓似乎忘记了一切，包括痛苦与劳动；他们变得跟孩子们一样。在小孩子们看来，这一天是放假的日子，是把对学校的惧怕抛开 24 小时。对于大人来讲，这是与生活中的恶势力达成的一项停战，是每日的争论和斗争中的一种间歇。

就连上流社会人士和从事精神工作的人，都难于避开这种五十年一庆的民间节日①的影响。他们情不自禁地享用着在这种无忧无虑的气氛中属于他们的那份。而我呢，作为真正的巴黎人，我从不放弃浏览在这种盛大节日里活跃非凡的所有小货棚。

实际上，这些小货棚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那里充

① 是犹太教的一种节日。——译注

满了尖尖的吆喝声、如牛似犬的喊叫声。人的叫声，铜器的击响，烟火的爆响连成一片。小丑和愚仆们由于风吹日晒和雨淋而变得黑瘦干瘪的面庞不断地痉挛着；他们以对演出效果深信不疑的喜剧演员的把握，倾吐着带有莫里哀式的庄重而笨拙的诙谐劲儿的戏言与笑语。那些大力士们个个在炫耀着他们巨大的臂膀，人人都像猩猩那样没有前额没有颅骨，无不神气活现地穿着为今天的场面而在头一天洗好的紧身衣。那些美如仙女和公主的舞女们，在小提灯的照耀下跳跃着，单足旋转着，舞裙洒满金光。

到处是光亮、灰尘、喊叫、欢乐和嘈乱；一些人在花钱，另一些人在赚钱，他们都兴高采烈。孩子们为了得到几根棒糖而拉拽着母亲的裙边，或者为了看到像神明一样令人眼花缭乱的魔术师而骑到父亲的肩膀上。到处飘散着一种油炸食品的气味，它压过了一切芳香，成了这个节日的香火。

在一排货栅的最尽头，我看见一位可怜的艺人，驼着背，虚弱无力——他是个衰弱的老人，依靠在茅屋的柱子上，就像他出于羞愧而自己远离华丽场面似的，这间茅屋比最呆笨的野人的茅屋还要凄惨，屋内两段蜡烛头，流着蜡脂冒着烟气，更显出了穷困潦倒的状况。

到处是欢乐、赚钱、放荡；到处在显示着第二天的面包已有保证；到处是生命力的疯狂的爆炸。而这里，是绝对的凄惨，令人可畏的是，这又是饰以滑稽的褴褛衣衫的一种凄惨：在这种惨状中，不是艺术，而是需要更导致了

强烈的对比。他不笑，可怜的人！他不哭，他不跳舞，他不比划手脚，他不喊叫；他唱不出任何歌曲，不管快乐的，还是悲怆的，他不哀求任何人。他不吭声，一动不动。他放弃了希望，他认输了。他的命运已成定局。

可是，他向人群和光明投去了多么深情多么令人难以忘怀的目光，那流动的人流和光影就距他令人厌恶的凄惨景状几步之远的地方！我感到我的喉咙被歇斯底里的大手掐住了，我觉得我的目光被不肯落下的泪水封住了。

怎么办呢？又何必去问这位不幸的人，在这散发着臭气的黑暗之中，他可在其破烂的幕帐后面搞出什么逗人的把戏，让人看到什么出色的奇迹呢？说真的，我不敢去问；而且，即使我胆怯的原因可能使您发笑，但我承认，我担心使他受到侮辱。最后，在我被众人因某种混乱而形成的洪流带到离他很远的地方之前，我于路过他那里时决定放下了几个钱，同时希望他能猜到我的意图。

在回家的途中，这一身影始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尽力分析着我突然产生的痛苦，自言自语地说：我刚才看见了一位老文人的形象，他继同代人之后仍活在世上，而在那一代人中却曾是叫人开心的人；他还是一位老诗人的形象，他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孩子，他因贫困和众人的忘恩负义而失去了光泽，并呆在健忘的世人不想再进去的小棚屋里！

糕　点

有一次，我在旅行。我周围的景致壮丽而不凡，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这时，我心灵中产生了一种感觉。我的思绪如这大气一样轻盈地飘飞着；那些低级的激情，比如仇恨和世俗的爱，这时也像在我脚下的深渊中穿行的云一样远去；我觉得，我的心灵像包容我的苍穹一样广阔和纯净；对尘世间事物的记忆在我心中变得淡漠和衰退，就像那些呆在很远、很远的另一山坡上的难以看到的牲畜的铃铛声。在水色深得发黑的小湖上，有时云影掠过，就像行空巨人的披风映在水面上。我现在想起来，这种少有的庄重感觉，由于是因为一种完全无声的动作引起的，所以，我当时既高兴又有点害怕。总之，由于周围环境的动人之美，我感到我与世界和与我自己处于完全的平和之中；我甚至相信，以我这种极乐心境和对尘世间一切苦难的忘怀状态，我终于不再认为那些扬言人生来本是善良的报纸是荒唐可笑的了；——这时，由于不可治愈的躯体改变了要求，我便想要休息片刻，并减缓一下因长时间登攀而引起的食欲。我从衣袋里拿出一块面包，一个皮杯

子和一小瓶酏剂，那时的药剂师把这种酏剂卖给旅行者，为的是他们需要时就掺到雪水中饮用。

我正静心地切着面包，这时，一个极微弱的声音使我抬起了眼睛。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子，他蓬头垢面，两只深凹的怯生又像是哀求的眼睛贪婪地盯着面包。我听到他低声而沙哑地吐出两个字：糕点！我听到他这样美誉我的几乎是白色的面包，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于是，我切了一大块给他。他慢慢地走过来，两眼不离他垂涎的东西；然后，他用手突然地抓了过去，赶紧后退了几步，就好像他认为我的施舍不是真的，或者认为我已经有些后悔了。

可在这时，他又被另一个野孩子推倒，这个孩子不知是从哪里窜出的，与前一个极为相像，似乎就是他的孪生兄弟。他们俩在地上打着滚，争抢着那珍贵的战利品，谁都不肯让出一半给自己的弟兄。第一个气急败坏，揪住了第二个的头发；第二个则咬住了第一个的耳朵，随后用土语巧骂了一声，吐出了一块鲜红的东西。糕点的合法占有者试图用小手去抠抢夺者的眼睛；抢夺者则使出全身力气用一只手掐住对手的脖子，另一只手则把胜利果实往衣袋里装。可是，败者从绝望之中振作起来，站起身，一头撞在胜者的肚子上，把他撞翻在地。何必去描述一场丑陋的战斗呢？这场战斗持续的时间，实际上超过了他们年幼的力气似乎允许的程度。糕点不时地易手，又不时地从这个衣袋装到那个衣袋；可是，唉！它的大小也在变化；到最后，在他们精疲力竭、气喘吁吁、鲜血淋淋、已不可能再继

续争抢下去的时候，说实在的，已无任何战争理由存在了；那块面包已经消失，完全变成了渣子，就像与之混同的砂粒一般。

这个场面使景致黯然失色，而我在看到这两个孩子前的愉快心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久久地感到痛苦，不住地重复着这样的话："有那么一个高贵的国度，在那里，面包被称为糕点，这种食品极为少见，以致于能引发一场完全是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战争！"

钟　表

中国人从猫的眼睛里看时辰。

有一天，一位传教士走在南京的郊区，发现忘记了带表，便问一个小男孩子几点了。

这位天国的淘气鬼先是迟疑了一阵；接着，改变了话腔，回答说："我马上告诉您。"不一会儿，他抱着一只大猫回来了。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他看着猫眼的眼白，毫不犹豫地说："还没完全到中午呢。"确实如此。

对于我来说，不管是夜间还是白天，是在无限光明之下，还是在深沉黑暗之中，如果我俯身去看漂亮的费利娜[①]（这个名子起得再恰当不过了）——她既是女性的光荣，又是我心中的骄傲和抚慰我精神的芳香——，我总是在她迷人的眼睛深处清晰地看出时间，那是永远不变化的时间，是宽阔、庄严、博大如宇宙、无分秒刻度的时间——这一静止的时间，在钟表上是找不到的，然而却轻如

---

① 费利娜(Féline)：原为猫科动物的总称，许多研究者认为作者以此名来指一位真实存在的女性。——译注

一声叹息，疾如一道目光。

在我的目光盯住这美丽的表盘时，如果有哪位讨厌之人前来打扰，如果有哪位不道德和不可容忍的神怪和哪位不识时务的恶魔来对我说："你在细心地看什么？你在这个存在物的眼睛里看什么？你看到时间了吗？公子哥儿？"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的，我看到时间了；现在的时间是永恒！"

夫人，这难道不是一段真正值得奖赏并像您一样富有夸张色彩的恭维话吗？实际上，我过去就很高兴美化这种做作的奉承，但是，我不会要求您回报我什么。

头发中的半球世界

让我长时间、长时间地闻着你头发的气味吧，让我把整个面孔埋进你的头发里吧——就像口渴的人一头插到泉水中那样，让我用像散发着香气的手帕一样的手抚摸你的头发吧，为的是在空气中摇醒记忆。

要是你能知道我在你头发里所发现的一切，所感觉到的一切和所听到的一切，那该多好啊！我的心灵在芳香之中旅行，就像其他人的心灵在音乐上旅行一样。

你的头发包容着一个完美的梦，梦中满是风帆桅影；你的头发包容着无数的大海，海上季风把我带到环境迷人的地方，那里，天空更蓝、更深邃，那里，大气被果实、叶片和人的皮肤所薰香。

在你的头发的大洋中，我模糊地看到一个港口，那里，满是哀伤的歌、拥挤着来自各个国度的彪形大汉，泊靠着各式各样的船——这些外部形式在弥漫着永恒的炎热的苍穹之下显示着船只的精美而复杂的构造。

抚摸着你的头发，我又一次想起呆在漂亮的船只的舱房里、在花瓶与凉水壶之间、于长沙发上被港口难以察

觉的波动摇晃时所产生的那种倦怠情景。

在你的头发的炽热的火炉中，我吸着掺有鸦片和白糖的烟草气味；在你的头发的夜色中，我看见无限的热带的蓝天在闪光；在你的头发的长满茸草的海岸边，我陶醉在柏油、麝香和可可油混合而成的气味中。

让我长久地衔住你乌黑粗大的辫子吧。当我轻轻地咬着你的富有弹性难以理顺的头发时，我似乎觉得我是在嚼吃着记忆。

邀　　游

有一个美好的国度，传说就是理想中的乐土，我一直梦想着与一位旧女友一块去那里旅行。那里是一个奇异的地方，弥漫着我们北方的薄雾，可以称其为西方中的东方，欧洲内的中国。在那里，热情而多变的想象越是纵横驰骋，它就越是耐心而顽强地为这块土地点缀上精巧而娇美的植物。

那是一处真正的乐土，那里，一切都是美好的、绚丽的、宁静的、宜人的；那里，豪华乐于反映在条理之内；那里，生活显示着丰富与甜蜜；那里，混乱、嘈杂和意外均被排除干净；那里，幸福与安宁结缘；那里，菜肴本身也充满了诗意，既脂厚油滑又刺激食欲；那里，一切都像是您，我亲爱的天使。

你了解在冷静的悲苦之中征服我们的这种高烧病症吗？你了解对于陌生之地的这种思恋吗？你了解好奇心的烦恼吗？那个地方与你相像；那里，一切都是美好的，绚丽的、宁静的和宜人的；那里，西方的中国在想象中建立和装饰；那里，生活显示着甜蜜；那里，幸福与安宁的结

缘。应该去那里生活，应该去那里死亡！

是的，应该去那里呼吸、梦想和借助于无限的感觉去延长时间。一位作曲家谱过《来跳华尔兹》①；能谱出可献给心爱的女人和选定的小妹的《邀游》的人，又是谁呢？

是的，正是在那种气氛之中最适宜生活，——那里，较缓慢的时间容得下更多的思想，那里，钟表以更深沉、更有意义的庄严声响在鸣报着幸福。

在一些光亮的壁板上，或在一些华丽而不耀眼的金色皮革上，不显眼地画有一些内容快乐、恬静和蕴涵深刻的画面，它们犹如创作它们的艺术家的心灵一样。夕阳的光辉透过美丽的帷帘和由无数方框组成的精工细作的高大窗户，给餐厅或客厅撒满了金色。家具宽大、奇特、古怪，都装有暗锁和隐机，犹如饶有心计的心灵。玻璃镜子、金属构件、金银制品和陶瓷制品为眼睛演奏着一曲无声而神秘的交响乐；从各种东西上，从各个角落里，从抽屉的缝隙和帷帘的褶折里，散发出一种奇特的芳香，即一种苏门达腊的勿忘草的芳香，这种芳香正像是这房子的灵魂。

我告诉你，那是一处真正的乐土，那里，一切都是富足的、清洁的和光亮的，就像一件美丽的护铠、一套精制的餐具、一件光灿灿的金银器、一只五颜六色的首饰！世上的财富都向那里汇聚，就像一位勤恳辛劳而又佩得上

① 《来跳华尔兹》：德意志作曲家韦伯（Weber，1786—1826）的代表作。——译注

享有整个世界的人的家。这是奇异的地方，它强于其他所有地方，就像艺术高于自然那样，在艺术中，自然被梦幻所改变，它得到了修正、美化和改造。

让那些园艺学的炼丹士们去寻找、去一再地寻找他的幸福之极限吧，让他们去不停地向后移动这种幸福之极限吧！让他们出六万、十万弗罗林的高价，付给能帮助实现他们的野心的人吧！可我，只找到了黑郁金香和我的蓝色大丽菊！无与伦比的花啊——久别重逢的郁金香、富有寓意的大丽菊，不正应该到那静谧安逸、富于幻想的美丽国度去生长、去开花吗？这样，你们不就会被你们的同类所簇拥吗？你们不就能——按照神秘学家们的说法——在你们自己的对应物之中反照自己吗？

梦幻！总是梦幻！心灵越是充满抱负和精巧，梦幻就越是使之远离可能性。每个人身上都含有天然鸦片的成份，它不停地分泌和更新，而且，从生到死，我们总共有多少小时是充满了积极的快乐？多少小时是充满了成功的和果断的行动？难道我们要永远在我的精神所绘出的这幅图画——与你相像的这幅图画——之中生活和度日吗？

这些财富，这些家具，这种奢侈，这种秩序，这些芳香，这些奇特的花，就是你。这些大江大河，这些静静的渠水，还是你。这些顺流而下的大船，都装满了财宝，船工们在那里哼着单调的歌，这些都是在你的乳房上安睡或是滚动的我的思想。你慢慢地引导它们进入无限的大海，同时以你的清澈美丽的心灵思索着天的深度；——而当它

们因海涛感到疲惫和喉咙里塞满东方物品的时候，它们便返回出生地港湾，这还是我的思想，是在得到丰富之后从无限返回奔你而去的我的思想。

穷人的玩具

我想谈一谈一种天真无邪的消遣。娱乐活动，很少是无罪孽的！当您清晨决定去大路闲逛时，请您用花一个苏① 就可以买一件的那些小物品装满您的衣口袋，如用一根线就可以牵动的平板小丑，在砧子上敲打的铁匠，骑士与其尾巴上就是只口哨的坐骑；在您沿酒吧而走、在树下止步的时候，请您向遇到的天真而穷困的孩子们发放这些东西。您将看到他们的眼睛会睁得大大的。他们最初会不敢拿；他们不敢相信自己会富从天降。接着，他们的手便猛地抓抢礼物，然后一哄而逃，就像一群懂得提防的猫把您扔出的肉块衔到远处去吃一样。

在靠近一条大道的一处很大的花园栅栏后面，可以看到花园的尽头出现一座太阳下美丽迷人的白色城堡，那里站着一个小孩子，他漂亮又精神饱满，穿着艳丽的农村服装。

阔绰奢华、无忧无虑和习惯性的富贵表现，使这样的

① 苏，法国货币名称。四十个苏合一法郎。

孩子变得俊美，致使有人认为他们与一般家庭或贫苦家庭的孩子不是用同一种材料构成的。

在他身边的草坪上，躺着一个漂亮的布娃娃，像他的主人一样精神饱满，上面涂着漆，抹着金，穿着粉红色裙子，帽子上插着羽翎、缀着宝珠。可是，小孩子却不理会他可爱的玩具，而是正看着什么。

在栅栏的另一侧靠大路的地方，在刺蓟和荨麻之间站着另一个孩子，他肮脏，瘦小，烟灰色的皮肤，完全像是一个贱民儿童——就像内行人的眼睛可以透过造车工使用的罩漆猜想出一种理想的绘画一样，公正的眼睛如能把令人厌恶的贫苦锈色揩洗干净，它就该能从这个孩子身上发现美。

这些象征性的铁栅分出了两个世界，通过这些铁栅、大路和城堡，穷孩子向富孩子展示着他自己的玩具，而富孩子则贪婪地看着，就像看一种稀有和不曾见过的东西。然而，这个脏孩子在一个铁笼子里戏弄、挑逗和晃动的玩具，竟是一只活的老鼠！孩子的父母大概是出于节省的考虑，从生活本身弄到了这个玩具。

这两个孩子亲热地嬉笑着，他们的牙齿都同样的白净。

仙女的赠礼

这是仙女们的庞大聚会，为的是把礼物分配给二十四小时前降世的所有新生儿。

这些年老而性情多变的命运女神，这些古怪的快乐与温存之母，她们神态各异，极不相同：这一些面色阴郁，闷闷不乐，那一些嬉笑欢谑，狡黠机灵；这一些年轻，从以前就一直青春常驻；那一些年迈，从以前就一直老态龙钟。

所有信奉仙女的父亲们都来了，每个人都抱着他的新生儿。

天赋、能力、好运、不可战胜的机遇，都汇聚在了评判台一侧，就像授奖时奖台上的奖品一样。所不同的是，这些奖品并不是对于付出的努力的报偿，相反，是对尚未生活过的人的一种赏赐，是能确定其命运和变成其不幸和幸福源泉的一种赏赐。

可怜的仙女们忙得不亦乐乎；因为索求的人很多，而介于人类和上帝之间的这些人则像我们一样服从于可怕的时间及其无限的后续性法则：日、时、分、秒。

实际上，这些仙女就像大臣们被召见之日那样惊愕，或像当铺店员在允许无偿索回当物的国庆节之日那样惶恐。我甚至觉得，她们会不时地看看时针，那种不耐烦劲儿，比得上早晨一开庭就想着吃饭、家庭和他们可爱的拖鞋的人间法官。在超自然的法庭里，如果有一点仓促或偶然的话，那么，在人间的法庭上，有时出现同样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就该是不公道的判官。

于是，在那一天，就出现了某种差错，如果仙女们明显而永恒的性格就是谨慎而不是任性的话，那么，这些差错就太古怪了。

因此，像磁石一样吸引财富的能力，便判给了一个富豪家庭的唯一继承者，这个人虽然没有任何怜悯意识，但对于可见财富也没有任何贪欲，到头来他会被万贯家产所困惑。

因此，爱美之心和诗才便给予了一位忧郁的无赖的儿子，这个无赖现在是位采石工，无论怎样，他都不可能帮助其不幸子孙提高能力和减轻其各种需求。

我忘记告诉您，礼物的分配在这种庄严时刻是不需要点名的，而且没有一种礼物可以被拒绝。

这些仙女们都站了起来，认为她们的工作完成了；因为一件礼物都没有了，没有任何施舍可扔给人类的幼子了，这时，一位老实人——我认为是一位可怜的小商贩——站了起来，抓住最靠近他的一位仙女的五彩云衣，高喊道：

"喂！女士！您把我们忘了！还有我的小孩子呢！我不想空手回去。"

仙女显得有些困惑；因为什么都没有了。不过，她及时地想起了一条很著名的法则，尽管它在超自然世界很少使用——在这个世界中，常住着些作为人类朋友的触摸不着的神灵，它们经常不得不迎合人类的激情，如仙女、地神、蝾螈、男气神、女气神、男水神，女水神，——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法则，其在与此相似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礼物穷尽的情况下，能赋予仙女再次提供特殊补加礼物的能力，只要她能充分想象，就可立即创造出来。

于是，善良的仙女便以与其地位相称的泰然口气回答道："我给你的儿子……给你的儿子……*讨人喜欢的天赋！*"

"可是怎样讨人喜欢？讨谁的喜欢？为什么讨人喜欢？"小贩一个劲儿地问，他大概可以说是只能进行极普通推理的人，无法上升到对荒谬逻辑进行思考的程度。

"因为！因为！"仙女生气地反驳道，并转过了身去；在她赶上她的那些伙伴时，她对她们说："这个自不量力的矮小法国人，他想一切都知道，在给儿子得到了最好的礼物之后，竟提出和讨论不能讨论的问题，你们怎么看这个人呢？"

欲念或情爱，财神与荣誉

两位漂亮的撒旦和一位极不寻常的女魔昨夜登上了神秘的阶梯——地狱正是通过这个阶梯攻击熟睡人的弱点并与之秘密沟通的。然而，他们竟容光焕发地站在了我的面前，就像站在领奖台上那样。从这三个人物身上发出一种硫的光泽，这使他们在昏暗的夜色中极为明显。他们是那样自负，那样充满威力，我一开始竟把他们当成三位真神了。

第一位撒旦的面孔是一副男女参半的嘴脸，而在他身体的线条之中，亦有夕日巴克科斯[1]的柔媚。他的美丽而憔悴的双眼，透出阴郁而恍惚的神色，就像是在暴雨之后还带着沉重泪珠的紫罗兰，而他张开的嘴就像热气腾腾的香炉，从里面散发出宜人的香气；每当他叹息一次，带有麝香气味的昆虫就一边飞一边随着他呼吸的活力熠熠闪光。

他穿着绛红色的外衣，腰间围着一条闪闪发光的蛇，

---

① 巴克科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译注

蛇高扬着头，缓缓地向他转动着炯炯发光的眼睛。在这条活的腰带上，相间悬挂着灌满不吉祥液体的小瓶和光闪闪的尖刀与外科手术器具。他的右手拿着另一个小玻璃瓶，里面盛着一种闪光的红色东西，瓶上的标签写着这样古怪的话："喝吧，这是我的血，是上等的补药"；他的左手握着一把小提琴，大概是他用来抒发快乐、吟叹痛苦和在狂舞之夜传送他的疯狂喜悦之情的。

在他的脚腕上，拖着几个有断口的金链环，而当由此引起的不适迫使他低头的时候，他就洋洋得意地注视着像是精工细作的宝石一样闪亮和光滑的脚趾甲。

他用无法抚慰的痛苦目光看着我，目光中流露出一种潜在的醉意，他以唱歌的语调对我说："如果你愿意，如果你愿意，我就让你成为心灵的主宰，你将是有生命物质的主人，甚至胜过泥塑家对于泥土；你将感受到一种不断增加的快乐，即从自身出来又在他人身上忘形和诱惑他人的心灵、直至与你的心灵融合在一起的快乐。"

我回答说："非常感谢！我并不需要这些便宜货，它们并不比可怜的我更值钱。尽管我羞于回忆，但我什么都不想忘记；而且，老妖怪，虽然我可能不认识你，但你神奇的刀剪，你可疑的小瓶，你拌脚的链环，都明确地说明你的友情并不纯真。请收回你的礼物吧。"

第二个撒旦既没有这种悲苦和喜笑的神情，也没有这样讨好别人的巧妙方式，更没有这种精巧而芳香的美态。他个头高大，宽大的脸上没有眼睛，大腹便便盖住了大腿，全身皮肤都镀有金色，闪闪发光，像是刺有花纹，又

像是刺有一群小小的活动人像，它们都表现着人世间各种形式的悲苦状态。有些干瘪的小人情愿挂在一个钉子上；有些丑陋瘦弱的侏儒，其哀求的目光比其颤抖的手更适合索求施舍；还有一些年迈的母亲，她们抱着早产的婴儿，婴儿的嘴衔着她们干瘪的乳房。还有其他一些人物像。

肥胖的撒旦用拳头捶打着他的大肚皮，发出一种悠长而响亮的金属铿锵声，其尾音却变成了由无数人的声音汇成的模糊不清的呻吟。他大笑着，恬不知耻地龇着锈坏的牙齿，这种笑是一种大声的傻笑，就像所有的国家中的某些人在其吃得过饱时出现的情况。

他对我说："我可以给你一件东西，它可以获得一切、赢得一切，代替一切！"说完，他拍打了一下那可怕的大肚皮，响亮的回声为他粗鲁的话作了注脚。

我厌恶地转过身，回答说："我不需要借任何人的苦难来获得个人的快乐；我不接受饱含痛苦的财富，那财富就像糊墙纸，带有你皮肤上表现的所有不幸。"

至于那位女魔，要是我不承认我一见她就认为她具有古怪的魔力，那我就是撒谎了。为了名状这种魅力，我只能再好不过地立即把它比之于那些非常漂亮的女人的魅力，那些女人不会再衰老，而其美貌则总保留着给予人强烈感觉的那些废墟的魅力。她的神态既专横又笨拙，而她的眼睛虽然暗淡，却包含着迷人的力量。最使我吃惊的，是她那神秘的嗓音，我从中再次回想起了最美妙的女低音，我也再次听到了经常饮用烧酒时喉咙发出的沙哑

声。

"你想领教一下我的威力吗?"这位假女神用她那迷人却又令人觉得不太正常的语调说道,"那你就听着。"

于是,她用嘴叼起一个巨大的铜号,像芦笛一样,铜号上挂满了缀有世上所有报纸名称的带子。她就用这把铜号喊叫着我的姓名,那声音就这样穿过空间,犹如成千上万的雷鸣,然后从最远处的星球传来了回声。

"喔唷!"我说,我有一半被征服了,"这太珍贵了!"但是,在我仔细地审视着这位迷人的悍妇的时候,我模糊地觉得,我认识她,因为我曾见过她与我认识的几个怪人碰杯;铜号的沙哑声在我的耳际唤起了我对于另一被糟蹋的铜号的模糊回忆。

于是,我轻蔑地回答说:"滚开!我活在世上并不是要娶我不愿指名道姓的某些人的情妇作老婆的。"

的确,我有权对如此勇敢的忘我精神感到自豪。可不幸的是,我醒来了,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我自言自语地说:"说实在的,我一定是沉沉地昏睡了过去,才表现得这么认真。啊!要是他们能在我醒着的时候来,我决不会如此挑剔!"

于是,我高兴地恳求他们,请他们饶恕我,我表示,为得到他们的恩惠,只要需要,他们可经常污辱我;但是,大概是我过分刺伤了他们,因为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黄　昏

太阳落山了。因一天劳作而感到疲倦不堪的可怜的人们迎来了伟大的平静；现在，他们的思想染上了黄昏时的柔和而模糊的色彩。

可是，一声长长的嗥叫穿过傍晚透明的云霓，从山的高处传到了我的阳台上，嗥叫声里包含着无数不协调的叫喊，是空间把它们变成了一种凄凉的和谐，就像涨起的潮声的和谐，或像是正在来临的风暴的和谐。

那些夜晚不能使之平静、像夜猫子一样把夜的来临当作狂舞信号的不幸的人们，是谁呢？这种不祥的猫头鹰叫声是从栖在高山上的昏暗的疯人院传来的；而每天晚上，在我吸着烟、注视点缀着片片房屋的寂静的空旷峡谷时，每面窗户都在说："现在，这里是安宁，是家庭快乐的时刻！"这时，风在高处呼啸，我能安抚因对地狱之和谐的模仿而感到惊讶的我的思绪。

黄昏使疯子兴奋。——我想起我曾有两个朋友都因黄昏而生了大病。一个无视友谊与礼貌的所有关系，像是野人那样粗暴地对待偶然遇到的任何人。我看见他把一

只挺好的熟鸡向一旅馆老板的头上扔去，他认为在鸡上看了什么骂人的象形文字。夜晚，本来预示着极大的快乐，却使他失去了最香美的东西。

另一个，是位受过挫伤的野心勃勃的人，随着太阳落山，他变得更为刻薄、更为阴郁、更爱戏弄人。他在白天还是那样宽容和与人为善，到了晚上，却变得冷酷无情；他不仅把他的黄昏癖疯狂地用于别人，而且也用于自己。

第一个人死于发狂，死时已到了不认识妻子和孩子的程度；第二个后来则总是不安于持续的烦闷，即使他能得到所有的共和国和所有的国王赐予的荣誉，我认为，黄昏也会点燃他对空想荣誉的强烈渴望。夜里，虽然为他们的精神罩上黑暗，但却在我的精神上燃起光亮；尽管不难看到同一原因会引起两种相反的结果，我还是对此感到惊奇与不安。

啊！夜呀！令人爽心的黑暗啊！在我看来，你是一种内心快乐的信号，你是忧郁的解放！在孤寂的平原上，在一都市的石砌迷宫里，繁星闪烁，灯盏齐明，你是自由女神的火焰。

黄昏，你多么甜蜜温柔！玫瑰色的光亮延宕到天边，就像白日在其夜的成功压迫之下垂临绝望的状态；大烛台的烛光构成了落日余辉中暗红色的光点；那沉重的天幕被一只无形的手从东方的深处拉了过来；这一切都在模仿着人民生命的庄严时刻于内心搏斗着的各种复杂情感。

这似乎还像是舞女们的古怪衣裙，透明而暗淡的薄

纱使人模糊地看到里面有一条美丽迷人的衬裙，就像在眼下的黑暗之中，透出美妙的过去一样；夜空上闪烁的金色和银色星星代表着只在深沉的夜幕下才会点燃的想象之火。

孤　　独

一位慈善的报馆老板对我说，孤独对人是不好的；像所有的不信神者那样，为了说明他的论点，他引证了天主教圣父的教谕。

我知道，魔鬼经常出没于冷漠之地，凶杀与淫乱精神在孤独中极为活跃。但是，这种孤独有可能只对无所事事和胡思乱想的心灵才是危险的，因为这种心灵以其激情和幻想来充实孤独。

可以肯定，一个以高踞讲台或演说台放声宣讲为最大乐趣的人，当他来到鲁滨逊岛上时几乎会变成狂暴的疯子。我不要求我的报馆老板具有克鲁索埃①那样的勇敢美德，但是，我要求他不要指责那些喜欢孤独和神秘的人。

在我们的多嘴多舌的人中，有些人若能获准在绞刑架上高谈阔论的话，他们也会甘愿接受最高的酷刑，而并

---

① 鲁滨逊·克鲁索埃：英国小说家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所著《鲁滨逊漂流记》小说中的主人公。——译注

不担心桑岱尔[①]的战鼓会不合时宜地打断他们的话。

我并不怜悯他们，因为我猜想，他们这种滔滔不绝的讲话，会为他们带来别人从寂静和沉思中所得的那样的快乐；可是，我却蔑视他们。

我尤其希望，这位可恶的报馆老板让我随心所欲地快乐一番。他以使徒贯用的鼻音问我："您从未感到需要与别人一起分享您的快乐吗？"请看这位机灵的嫉妒鬼！他知道我卑视他的快乐，而现在他来加入我的快乐之中，这个令人扫兴的猫头鹰！

"我不能独居，是最大的不幸！……"拉布吕耶尔[②]这样说过，他是为羞辱那些也许担心不能自立而涌入人群以忘却自我的人们而说的。

"几乎所有的灾难都是由于我们不懂得呆在房间里引起的"，另一位哲人帕斯卡尔[③]这样说，我认为，他是要把那些在运动中和在我称之为——如果我想使用我们时代最美的语言的话——*兄弟友情*的奉献之中寻求幸福的人召回到苦思冥想的斗室中去。

---

① 桑岱尔(A. J. Santerre, 1752—1809)：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国民军总司令。法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时要求对百姓讲话，他下令敲起了战鼓进行干扰。——译注

② 拉布吕耶尔(J. de la Bruyère, 1645—1696)：法国伦理学家。——译注

③ 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法国物理学家、思想家和作家。——译注

种种设想

他在一处幽静的大公园里散步，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要是在某个美丽的晚上，她沿着一宫廷的石阶而下，对面又是宽大的草坪和池塘，她那身复杂而豪华的宫服会使她变得多么美丽呀！因为，她本来就像一位公主。"

在他后来走在一条街道上的时候，他在一家版画店面前停下，看到在一个纸板盒子里有一幅表现热带风景的版画，他自言自语地说："不！我并不想在哪个宫殿里获得她可爱的生命。我们不会像是*在我们家里*那样。此外，那些镶金的墙壁也不会为悬挂她的画像保留一个位置；在那些庄严的长廊里，没有一个地方可让人亲亲密密。显然，还是应该*在此*耕耘我生命的梦幻。"

他用眼睛分析着版画的细节，心里在继续说着："在大海岸边，有一座美丽的木板房，周围是一片我想不起名称的古怪而闪光的树……在空气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醉人味道……，在房子里，有一种强烈的玫瑰与麝香的芬芳……，更远一点，在我们的地域之后，海涛上涌动着船的

桅杆……，在我们的周围，在被透过纬帘而变成玫瑰色的阳光照亮和装饰着新鲜芦席和醉人鲜花的寝室外侧，摆着几把少见的葡萄牙洛可可式①沉重的黑色坐椅（她在那里静静地安歇着，沐浴着清风，吸着略带阿片的烟草！），在遮荫游廊外侧，是被阳光陶醉的鸟儿们的吱喳叫声和黑人小姑娘们的吵闹，……夜来，为陪伴我的梦幻，音乐树和忧郁的木麻黄树唱着哀吟的歌！是的，说实在的，我们寻找的装饰就在此。我们需要宫殿干什么？”

更远一些，由于他沿着一条大道前行，他看见了一家干净整洁的小客栈，从一个挂着印度杂花布帘的窗子里，探出两个喜笑的面孔。他立即自言自语地说：“我的思想一定是太奔放了，才去远方寻找距我很近的东西。快乐与幸福就在第一个见到的客栈里，即在偶然遇到的客栈里，在这种客栈里充满着精神上的满足。那里有暖烘烘的火炉，有光彩夺目的瓷器，有说得过去的饭菜，有浓烈的葡萄酒，还有一张很大的床，床上罩单作工粗糙但却是新用的；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在独自回家的路上，这是《智慧书》②上的建议已不再受外界生活的嘈杂所窒息的时刻，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今天在梦中走过三个住处，我找到了相同的快乐。既然我的心灵旅行起来非常之快，为什么要强迫我的身体

---

① 洛可可式：欧洲十八世纪流行的一种华丽而繁琐的艺术创作风格。——译注

② 《智慧书》：《圣经·旧约》的第二部书。——译注

改变位置呢?既然设想本身也是一种足够的享乐,那有什么必要非得把设想付诸实施呢?”

美丽的多罗泰[1]

太阳以它可怕的直射光线压抑着城市；沙滩上金光闪烁，大海反射着刺眼的光芒。人们昏昏沉沉，懒散倦怠，睡着午觉——这种午觉就是一种甜美的辞世，睡者可以在半醒状态之中体味着其自身消亡的快乐。

然而，多罗泰，她像太阳一样强大和自豪，正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她是在无限的蓝天下此时唯一活着的人，她在阳光中构成了一个明亮而黑色的点。

她向前走着，柔媚地扭动着她那宽大臀部之上的细腰。她的贴身丝裙，明亮而呈粉红色，与她的黝黑皮肤形成鲜明的对照，又与她修长的体型、凹进的腰背和突起的胸脯完美贴合。

她的红色阳伞在过滤着阳光，为她黑色的面颊撒上了一层红色的粉脂。

她浓密的近乎蓝色的长发向后拉拽着她俊美的头，

① 多罗泰：1841年波德莱尔在毛里求斯岛所见一印度女人的女儿。——译注

并赋予她一种得意而懒散的神态。沉甸甸的耳坠在其娇美的两耳下悄悄密语。

徐徐的海风不时地吹起她的裙角，露出了她光亮而优美的小腿；她的脚，很像是欧洲各博物馆保存的大理石女神像的脚，并在砂地上丝毫不差地印出了其形态。因为多罗泰非常喜欢卖弄风情，在她看来，被人赞赏的快乐比获得自由的骄傲还重要，而且，尽管她是自由的，她还是赤脚走路。

她体态和谐地向前走着，快活地享受着活着的乐趣，一种作态的微笑挂在嘴边，就好像她看到远处空间里有一面镜子在照出她的动态和美姿。

在狗于灼热的烈日下痛苦呻吟的时刻，是什么重要的原因促使这位美丽、懒散成性和像青铜一样冷淡的多罗泰如此远走呢？

她为什么离开了她装修漂亮的小屋子呢？屋子里的花和草席开销不大，却把小客厅装扮得极为别致；她在小屋子里欢快地梳妆、吸烟、纳凉或在她大羽毛扇子上的小镜子里自我欣赏，此时，在其百步之外拍打着海岸的大海，则以有力而单调的涛声伴随着她迷茫的梦，而且，正炖着用番红花作调料的蟹肉米饭的铁锅也从院子里送来诱人的香味。

也许，她是去与一位年轻的军官约会，那位远处海滩的军官曾从他的同伴那里听说过著名的多罗泰。这位天真单纯的上帝创造物肯定要请他描述歌剧院的舞会情况，问他是否可以赤脚进去，就像周日的舞会那样——在

周日舞会上，就连卡菲尔族[1]老太婆也会高兴得如醉如狂；她还会问他那些巴黎的漂亮女人是不是都比她还美。

多罗泰被所有的人赞美和爱慕，要是她不必一皮阿斯特[2]一皮阿斯特地攒钱，以便赎回她那已经成熟而且也非常漂亮的十一岁妹妹的话，她会是极为幸福的。善良的多罗泰，她大概会成功的；可她妹妹的主人极为吝啬，过分吝啬，他简直不懂金钱之外的美。

---

① 卡菲尔族：非洲东部班图族的一个部落。——译注

② 皮阿斯特：旧时货币名称。——译注

穷人的眼睛

哦！您想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恨您。大概，您很难理解这其中的原因，而我则很容易向您解释清楚；因为我认为，您是人们可能遇到的最典型的无情女人。

我们曾一起度过了长长的一天，尽管在我看来却是那么短暂。我们曾相互许诺，我们的思想是两人共同的思想，我们两颗心灵从今以后将只是一颗；——这毕竟是一个没有新意的梦幻，除了——尽管被人人所梦想——它不曾被人所实现这一点之外。

那天晚上，您有点累，您想坐在位于一条新大街一角的新开业的咖啡馆里，大街上尽管还满是石砾砖瓦，但已经荣耀地显示出其有待完成的辉煌景象。咖啡馆里灯光闪烁。气灯以其刚起用时的全部热情燃烧着，并全力照亮白得刺眼的墙壁、处处光亮无比的镜子、贴金镶银的家具护条与突饰、牵着狗的脸蛋胖乎乎的年轻侍从、望着栖在其拳头上的隼鸟大声发笑的太太们、头上顶着水果和点心以及野味的仙女和女神们、手臂不弯地端着盛满奶茶

的双耳瓮和托着彩色冰淇凌塔的赫柏[1]和伽倪墨德斯[2]；整个故事和整个神话都用来为大吃大喝服务了。

在我对面的马路上，直挺挺地站着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老实人，他面色憔悴，胡子灰白，一只手领着一个小男孩，另一只手抱着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小生命。他在充当保姆，是带着孩子晚间出来散步的。他们都衣衫褴褛。这三副面孔都十分严肃，这六只眼睛都死死地盯住这家新开业的咖啡馆，他们都在欣赏着，只是由于年龄不同而稍有区别。

父亲的眼睛在说："真漂亮！真漂亮！好像这可怜的世界的黄金都镶到这儿面墙上了。"——小男孩儿的眼睛在说："真漂亮！真漂亮！但能进去的，都是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至于那个更小的孩子的眼睛，都看得入迷了，只表现出一种惊讶和深在的快乐。

吟唱歌手们说，快活使心灵善良，使情感温柔。那天晚上的歌声对我来说是说对了。我不仅被这一家人的眼睛所感动，而且，我对比我们的口渴需求大得多的这些酒杯和酒瓶感到有点羞耻。我把眼睛转向您的眼睛，亲爱的情人，以便从您的眼睛里了解我的思想；我完全陷入了您这对十分美丽、特别温柔、眸子为绿色、富有情感变化和由月亮赋予灵感的眼睛之中，而您则说："这些人睁着车门似的大眼睛，简直叫我无法忍受！您能否请咖啡馆的老

① 赫柏：古希腊神话中为人们斟酒的年轻女神。——译注

② 伽倪墨德斯：宙斯的斟酒侍从。——译注

板让他们离开远一点?”

我可爱的天使,相互理解是多么不容易啊!思想是多么难以沟通啊!即便是在相爱着的人们之间!

悲 壮 的 死

凡西乌勒是个人人称赞的丑角，他几乎成了国王的一位朋友。对于以滑稽为终生职业的人，严肃的事情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因而，祖国与自由的观念专横地占据一位小丑的大脑尽管显得古怪，可凡西乌勒有一天还是参与了由几个对现实不满的贵族组织的一次阴谋。

到处都有善良的人，会向当局揭发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他们想废黜国王，而且在不向社会做任何咨询的情况下就想动手变动社会。那些搞阴谋的贵族和凡西乌勒都被捕了，而且注定要被处以死刑。

我总认为，国王见到他所宠爱的喜剧演员也在反叛之列，几乎会勃然大怒的。这个国王比起别的国王来既不好也不坏；但是，他过分敏感，这使他在许多情况下都变得比其他国王更残忍、更专横。他酷爱艺术，也是出色的行家，因而在追求快感方面实在难以满足。他不大关心人和道德，作为本身就是真正艺术家的他，其唯一危险的敌人就是无聊，而他为逃避或战胜世上这种专制王所做的奇妙努力，如果有哪位严肃的历史学家在其领域内可以

写作不只以引起快乐或作为快乐的最微妙形式之一的惊奇为目的的任何东西的话，他一定会给他冠以“怪物”的称号。这位国王的最大不幸，是从来没有一个适合他发挥天才的广大的舞台。有不少年轻的尼禄皇帝①，他们在极小的天地里窒息而死，而且，后世也一直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和良好的意愿。没有远见的上帝赋予了这个国王比其国王更大的才能。

很快，就传出国王要赦免所有谋反者的消息；其来源是一场大演出的布告，因为凡西乌勒应该在这场演出中扮演其最主要也是最拿手的角色，而且，还传说那些被判刑的贵族也会来观看；那些目光浅薄的人还说，这就是受到冒犯的国王宽大为怀的明显迹象。

对于一位生性古怪又固执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甚至包括施展美德与宽恕，尤其是当他能从中获得意想不到的快乐的时候。但是，在像我一样对这颗好奇而病态的心灵提前就有深刻了解的那些人看来，极大的可能是，国王要对一位被判了死刑的人的表演天才的价值做一番判断。他想借此机会做一次有关死刑乐趣的生理实验，从而验证一下一位艺术家的习惯才干可能被其所处环境改变或影响到何种程度；此外，在他的心灵中，是否或多或少有点恻隐宽容之意呢？这一点一直是看不清楚的。

---

① 尼禄(Nero Claudis Caesar，37—68)：古罗马皇帝，以放荡和多才多艺而闻名。——译注

重大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个小小的宫廷摆出了最盛大的排场。如果不是看到的话，很难想象得到，一个资源有限的小国的贵族阶级在真正庄严时刻所显示出的豪华。这种豪华在两个方面是实在的，首先是排场的魅力，其次是与此相关的不可思议的精神趣味。

凡西乌勒尤其在扮演哑剧或寡言角色方面出色，这些角色在以象征地表现生活的神秘性为目的的神话剧中往往是主要的。他轻盈而悠然地走向舞台，这一点就在贵族当中增强了他们的温恭与恻隐之心。

当人们说一个喜剧演员"真是一名好喜剧演员"时，这话中还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这个演员还让人透过他所扮演的人物猜到别的东西，也就是说艺术、功夫、意志。然而，如果一位喜剧演员，在其所表现的人物方面，像古代那些妙不可言的有生命、有活力、能走、会看的最佳的雕像一样，达到了美的一般而又模糊的观念的程度，那么，这大概正是一种特殊和完全未预料到的情况。在那天晚上，凡西乌勒所扮演的角色完全达到了理想化的程度，不能不使人想到人物是活的、可能的和真实的。这位小丑走来、走去、他笑、他哭、他不时地抽动全身，头上有一道除我之外别人都看不见的不可毁掉的光环，光环里古怪地闪耀着艺术的光芒和这位壮士的光荣，凡西乌勒用一种我说不出的特殊妙法把神性与超自然性引入了最为荒诞的滑稽戏。在我向您描述这一难忘的晚会时，我的笔颤抖着，一直涌现的激动泪水遮住了我的眼睛。凡西乌勒以勿容置疑和无法驳倒的演技向我证实，对艺术的迷醉比

任何东西都更适于掩盖对深渊的惧怕，天才可以高兴地在坟墓面前演出喜剧，这种高兴使他看不见坟墓，使他像现在这样完全走进了排除任何坟墓和毁灭念头的天堂。

所有观众，无论多么麻木和浅薄，都立即慑服于艺术家的强大威力。没有人再去想死亡、服丧、痛苦。每个人都无所顾忌地纵情享受着观看一生动的艺术佳作所得到的各种快乐。人们兴高采烈，赞叹不已，欢呼声像经久不息的雷鸣多次撼动着剧场的屋顶。国王自己也被陶醉了，与朝臣们一起鼓起掌来。

然而，在一位观察敏锐的人看来，他的醉意之中还掺杂着别的情感。他感觉到他的专制政权被征服了吗？他使人心惧怕和使精神麻木的手段是否被羞辱了呢？他的希望是否受挫、预料是否成为笑柄了呢？在我注视着国王的脸色时，这种未经证实但也决非不能证实的种种假设在我脑海中闪过，因为在国王本来就灰白的脸上又不停地增添着新的苍白，就像雪上加霜一样。就在他为他的老朋友——这位嘲笑死亡的古怪小丑——的天才表演鼓掌喝彩的同时，他的双唇越来越紧闭，他的两眼闪现着内心的火焰，俨然那种嫉妒与怨恨的烈火。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转身凑近一位年轻的侍从，跟他耳语了几句。那位漂亮的少年的调皮的脸闪出了微笑；接着，他很快离开了国王的包厢，就像是去执行一项紧急的使命。

几分钟之后，一阵又尖又长的口哨声打断了凡西乌勒最为得意的表演，也同时撕裂了人们的耳朵与心肺。从大厅里出现这种意想不到的喝倒彩的地方，一个少年强

忍住笑飞快地跑进一条走廊里去了。

凡西乌勒抖动了一下，从梦中醒来，他先是闭上眼，紧接着又睁开了，而且睁得出其地大，然后他张开了嘴，就像是痉挛地吸气那样，随后又蹒跚着向前几步，向后几步，终于僵硬地倒在舞台上死了。

那像利剑一样疾快的口哨声真地使刽子手自叹不如吗?国王自己猜想到他的诡计所带来的整个杀人效果吗?他完全可以不相信会这样。他惋惜他所喜爱的这位无与伦比的凡西乌勒吗？认为他会这样，是近乎人情和合理的。

那些有罪的贵族最后一次享受了喜剧的演出。当天夜里，他们都被剥夺了生命。

从那以后，好几位在不同的国家受到正确评价的哑剧演员，都曾来到这个……宫廷演出；但没有一个能使人想起凡西乌勒的杰出天才，也没有一人能得到同样的恩宠。

假　币

我们离开了烟草店，我的朋友细心地把钱分放了一下；他把几个小金币放进背心的左口袋里；把几个小银币放进背心的右口袋里；把一些大铜板放进裤子的左口袋里，把一个两法郎的银币放进裤子的右口袋里。

“分得这么细，真怪！”我心里自言自语地说。

我们遇到了一个穷人，他颤抖着向我们举着帽子。——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这双眼睛的无声的哀求表情更叫人不安，对于善于察言观色的人来讲，这双眼睛既包含着许多谦卑，又包含着许多责备。他从中可以看出某种近乎于一只被打的狗的泪眼所表现出的深刻而复杂的感情。

我的朋友比我施舍得多得多，我对他说：“您是对的，在被震惊的快乐之外，没有再比引起惊讶更大的快乐了。”他平静地回答说：“那是一枚假币。”这话像是为他的慷慨辩护。

可是，在我这颗总爱自寻烦恼(大自然赋予了我多么讨厌的本事！)的可怜脑袋里，我突然想到，我这位朋友的

行为，只有在他想为这位可怜人的生活带来大变、甚或也许是想了解放在乞丐手中的一枚假币能产生哪些有害的或其它后果的情况下，才是可以原谅的。这枚金币会不会换到许多真币呢？它会不会把他引进牢房呢？一位酒馆老板或是一位面包店老板。很可能会把他当作伪币制造者或伪币传播者让人把他抓起来。对于一位可怜的投机商来讲，假币也完全可以成为几天之内大发横财的起因。我思绪翩翩，顺着我的朋友的意图插翅而飞，而且从各种可能的假设中提取可能的推断。

但是，我的朋友突然用我说过的话打断了我的遐想："是的，您是对的；最宜人的快乐，是为其提供超出其所希望的东西，以便使其惊讶。"

我白了他一眼，我惊愕地看到，他的目光里闪着无可争议的直率。于是，我清楚地理解，他刚才是既想行善，又想做一笔买卖；既省下了四十苏，又赢得了上帝的心；不花一个钱就可以登上天堂，最后又可免费获得一张慈善家的凭证。我几乎已经原谅了他那罪恶的作乐欲望，因为我认为他刚才是会那样做的；我还认为他拿穷人取乐很有意思、别出心裁；但我将永远不会原谅他那荒谬的打算。做坏事，是永远得不到原谅的，但是知道自己在做坏事，也有某种可贵之处；最不可救药的罪孽是糊糊涂涂地做坏事。

慷慨的赌徒

昨天，当我走过大街的人群的时候，我感觉到被一个神秘的人擦撞了一下，这个人，我过去一直希望认识，而且我也立即认出了他——尽管我以前从未见过。大概，他也有与我相同的愿望，因为，在他从我身边擦过时，特意向我挤了挤眼睛，而我则立即听从了这种有某种含意的目光。我小心翼翼地跟着他，不一会儿，我就随他下到一处明亮的地下室里，那里富丽堂皇，没有一处巴黎高级住宅可以提供与此相同的排场。我感到奇怪的是，我经常路过这个神秘的巢穴，却猜不出它的进口处。里边弥漫着沁人的美味——尽管也充斥着酒气，它使人几乎可以暂时忘却生活中所有令人厌倦的恐惧；人们在此享受着十足的福乐，就像那些爱吃忘忧果①的人，他们来到充满永恒的午后阳光的一处快乐的岛屿上，随着催人欲睡的单调

① 忘忧果：产于非洲海岸的忘忧树的果实。荷马在《奥德赛》中说，罗多法日人让尤里斯(Ulysse)的战友吃了忘忧树的果实，这些人就不再想家。——译注

的涛声，他们感到产生了永远不想回家、永远不想见妻子、儿女和永远不想搏击海涛的念头。

那里的男人和女人都有着古怪的面孔，表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美。我好像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们，但我已不能准确地想起来了。他们使我产生了一种兄弟般的同情心，而不是给一位陌生人的面孔带来通常可见的惧怕。要是我想以某种方式来确定一下他们那特殊的眼神的话，我还从未见过对无聊的恐惧和对生活的永久渴望闪烁着如此强烈的目光。

我和我的主人在就座时就成了老朋友。我们痛快地吃着，尽情地喝着各种好酒，奇怪的是，几小时之后，我似乎觉得我竟不如他醉得厉害。可是，赌博，这种超人的快乐，却多次打断了我们频频的痛饮。我要说，我也玩了，而且玩得灵魂输尽，我当时无忧无虑，豪气大露。灵魂是一种无法揣摸、常常无益而有时又使人感到束缚的东西，对于这次灵魂输尽，我比在散步时丢了名片还不动情。

我们长时间吸着雪茄，其难以比拟的味道与香气使心灵产生了思恋故土和怀念未曾品尝过的幸福的情感。而我，由于陶醉于这些尽情的欢乐，凭着他并非不愿意接受的一种亲昵劲儿，竟抢过满满的一杯酒，高喊道："老畜生，祝你万寿无疆！"

我们也谈到了宇宙，谈到了其创造和未来的毁灭；我们还谈到了世纪的伟大观念，也就是说进化论与完美性观念，我们还一般地谈到人类自命不凡的各种表现形式。关于这个话题，他老先生谈个没完，还不住地开着轻松又

不可辩驳的玩笑。他的自我表白中带有优美的格言语调，而且稳重之中不乏滑稽可笑——这是我在人类的任何著名健谈者那里都找不到的。他向我解释直到目前占据人类大脑的各种哲学流派的荒诞性，甚至屈尊向我透露了某些基本原理——我不应与任何人分享对这些原理的占有权和获益权。他丝毫不抱怨他在世界的各方面所得到的坏名声，而是肯定地告诉我，他是对破除迷信最感兴趣的人，同时向我承认，相对他自己的能力而言，他只害怕过一次，那是在他听到一位比其同僚都精明的说教家在讲坛上大声疾呼的那天："我亲爱的弟兄们。当你们听到吹嘘文明进步时，千万不要忘记，魔鬼的最美妙伎俩是说服你们相信它并不存在！"

一想到这位杰出的演说家，自然把我们引到科学院话题，我这位古怪的膳友肯定地告诉我，在许多情况下，他并不轻视启发教育家们的笔、言语和良心，并且，他几乎经常——尽管别人看不到——亲自去听所有的科学院会议。

我被他如此多的善心鼓舞着，便问起他上帝的最新情况，并问他最近是否见过上帝。他漫不经心但略带悲伤地对我说："我们每逢见面，都相互打招呼，但是，就像两位老绅士一样，天生的礼貌习惯不能完全熄灭对旧日仇怨的记忆。"

值得怀疑的是，他过去是否曾如此长时间地接待一位普通的人，而且我也担心过分地浪费了他的时间。最后，由于颤微微的曙光照亮了窗子，这位被许多诗人歌

颂、由许多哲学家不知不觉地为其光荣而努力工作的杰出人物对我说："我希望我能给您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希望向您证实，虽然有人说我这不好那不好，但我有时——我用你们常用的俗话说——是好心的魔鬼。为了补偿您在心灵方面的无法补救的损失，我现在送给您一种赌金——如果您以前交运的话早该得到了，那就是在您的一生中减轻和战胜对烦恼的古怪爱好的可能性，烦恼是您所有病患和您进步不大的根源。如果我不帮助您实现的话，您的任何欲望都不会形成；您将高居于您那些庸俗的同类之上；您的周围将充满奉承甚至崇敬；银子、金子、钻石、神宫仙殿，都将来找您，并都会请求您接受，而不需要您付出努力去获得它们；您将会像您的幻想所允许的那样经常改变祖国和地方；在一年四季炎热无比和女人们都像花一样散发着芳香的美丽国家里，您将会毫无倦意地尽情快乐，等等，等等……"他站了起来，在微笑着打发我离开时又补说了这么两句。

如果不是担心在大庭广众面前羞辱他，我早就甘心情愿地跪在这位慷慨的赌徒脚下，感谢他这种前所未闻的慷慨大度了。但是，在我离开他之后，难以驱散的不信任重又回到我的内心；我不敢再相信这种放荡的幸福，而在上床入睡的时候，我又按照一种残留的愚蠢习惯做起祷告来，并在一种半睡半醒的朦胧之中重复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让魔鬼信守其谎言吧！"

绳　子

——献给爱德华·马奈①

我的朋友对我说:"幻觉也许会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一样难以计数。在幻觉消失即当我们看到存在物或现象如其存在于我们之外的样子时,我们就会感受到一种古怪而复杂的情感,既对失去虚幻感到遗憾,又对处于新事物即真实事物面前感到由衷的惊喜。如果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平凡的、始终如一的和具有不可自欺的天性的现象的话,那就是母爱。就像有光不可能没有热一样,很难设想一位母亲没有母爱;因此,把母亲对于其孩子的一切行为和言语都归于母爱,难道不完全合理吗?可是,请听这样一个小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被最为自然的幻觉难以想象地搞糊涂了。

"我的职业是画家,这促使我要仔细观察在路上遇见的每个人的面孔表情,您知道,我们从这种权利中获得多大的乐趣啊,因为它可以使我们比别人看到的生活更生

① 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1832—1883):法国画家。

动、更富有意义。在我居住的这个偏僻区域——宽大的草坪又把建筑物隔开很远，我经常看到一个孩子，他的表情比所有其他孩子都更显得热心和顽皮，这一点首先吸引了我。他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充当模特儿，我有时把他画成一个小流浪汉，有时把他画成天使，还有时把他画成神话中的情人。我让他握起江湖艺人的小提琴，让他身负耶稣受难时的刺冠和长钉，还让他举着爱情的火炬。最后，我从这个顽童的滑稽动作里获得了一种强烈的快乐，以致于有一天，我请求他可怜的父母把他让给我，我当时保证让他穿好，给他零钱花，并且除了为我洗洗画笔和采买东西，决不让他干别的。这个孩子在洗过脸后变得极为迷人，他在我家过的生活比之于他在其父母的陋室里忍受的生活，简直成了天堂。只不过我要说，我有时被这个小家伙古怪的早熟的悲伤表现所惊讶，他很快就对糖和酒表现出了过分的爱好；以致于有一天，尽管我多次警告，我还是发现，他又一次偷嘴吃，于是，我便威胁说要把他送回他父母那里去。说完，我就出去了，由于事务缠身，我耽搁了好久才回家。

"当我返回家里的时候，多么叫人可怕和惊讶啊！我一眼就看到我的小家伙即我生活中的那个淘气伙伴吊死在大衣柜的壁板处。他的脚刚刚离开了一点地板；一把椅子——大概是他用脚踢开的——就倒在他的身边；他的头抽搐着歪向一侧肩膀；他的脸肿涨着，两只睁得大大的眼睛可怕地呆视着，这首先使我想到他可能还有点气儿。把他落吊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已经很僵硬，我不愿

意把他猛地放落在地上，对此，我也解释不清楚。这就要用一只胳膊把他全身托起，而用另一只手割断绳子。但是，这样做了，还不算完事；这个小鬼使用了一根很细的绳子，绳子已经深深地勒进了肉里。现在需要用细薄的剪刀在脖子底下肿起的两条肉棱之间找着绳子，以便松开脖子。

“我忘记跟您讲了，我曾大声呼救；但是，我的邻居们都不来帮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忠实于信守文明的习惯，即从不想——我不知为什么——介入吊死人的事情。最后，终于来了一位医生，说小孩子已经死去几个小时了。后来，在我们为他脱衣以便裹身埋葬时，他的躯体僵直，四肢难以弯曲，我们不得不撕破和剪断他的衣服。

“我自然应向警察局长报告此事，他斜着眼瞪我，说：‘这是可疑的！’不管怎样，像对待犯人那样先镇住无辜者，这兴许就是他的固有想法和职业习惯。

“还有一件最大的事情要完成，一想到它我就焦虑万分：那就是应该通知他的父母。我的双脚不肯让我去他父母那里。不过，我终于有了勇气。可是，令人非常惊讶的是，他的母亲无动于衷，眼角没有一滴泪水。我把这种怪现象归因于她一时可能感到惊恐，我想起了那句名言：‘最可怕的痛苦是无声的痛苦。’至于那位父亲，他只是慢吞吞心不在焉地说：‘总之，这也许更好；他总归是不得好死的！’

“可是，尸体还在长沙发上摆着，我在一位女佣人的帮助下，开始料理最后的准备事项。这时，他的母亲走进

了我的画室。她说，她想看一看她儿子的尸体。说实在的，我不能不让她表示悲痛，不能不让她得到这种最后的沉痛的安慰。然后，她请我告诉她她的孩子上吊的地方。我回答说：‘哦！不吧！夫人，这会使您难受的。’由于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转向了那倒霉的大衣柜，我厌恶而又恐怖可怕地注意到，那钉子还钉在壁板上，一段长长的绳子还拖在那里呢。我赶紧跑过去，拔掉这不幸事件的最后遗迹。就在我要把这些东西从开着的窗户扔出去的时候，可怜的女人抓住了我的胳膊，以不可抗拒的口气对我说：‘哦！先生！把这留给我吧！我请求您！我恳求您！’在我看来，她的绝望已经使她发疯，以致于她对导致她的儿子死亡的物件这时产生了感情，并想留起来作为可怕的宝贵纪念物——她随即夺过了钉子和绳子。

“好了！好了！一切都完成了！我只需重新工作了，我要干得比往常更紧张些，以便慢慢地忘却那具小小的尸体——他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深处，他的阴魂以其呆滞的大眼睛使我感到烦忧。可是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大包信件：一些是我这幢房子的住户写来的，一些是邻近房子的住户写来的；一封信来自二楼住户；另一封信来自三楼住户；还有一封信是四楼住户写来的，依此类推，各层都有信件。一些信文笔诙谐，像是尽力以表面的玩笑来掩盖其真诚的要求似的；另一些写得出言不逊，文笔潦草，但是，所有的信件都趋向一个目的，即从我这里要一块那令人悲伤的和招福的绳头。从信中署名情况来看，我应该说明，女人比男人多，但请您相信，他们并不都属于低贱平

庸阶层。我把这些信保留了下来。

“突然，我的大脑中出现了一道光亮，我明白了，那位母亲为什么坚持要从我这儿拿走绳子，她又是通过什么交易方式来想自我安慰。”

志　　趣

在一处美丽的花园里，秋天的太阳似乎迟迟不肯露出笑脸，在已经开始变得湛蓝的天空上，金色的云块像是游动的陆地在漂浮着，四个漂亮的小男孩，大概是玩腻了，开始说笑起来。

一个说："昨天，我被带去看戏。在以大海和天空为背景的几幢又大又暗的宫殿里，一些男人和女人，个个严肃又伤心，但比我到处见到的要漂亮，穿戴也好，而且，他们说起话来就像是唱歌。他们相互恐吓威胁，相互苦苦哀求，相互致以歉意，并且他们还经常把手按在插在腰间的匕首上。嘀！可漂亮了！女人们个个都比来家里看我们的女人漂亮，她们那大大的凹陷的眼睛和涂得红红的脸蛋尽管叫人可怕，可人们还是喜爱她们。人们都感到有点可怕，都感到要哭，可人们还是高兴……还有，更为奇怪的是，它真叫你想去穿他们那样的衣服，去说和做他们的事情，以及用他们的声调去交谈……"

四个孩子中，有一个孩子一直没有听他的伙伴讲话，而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天的一角，突然说道："看，看那儿！

……你们看见它了吗？它坐在那孤单的小块云彩上，就是那块红通通的云彩，它正慢慢地走着。它似乎也在看着我们。”

“到底是谁呀？”别的伙伴问道。

“上帝！”他以深信不疑的语调回答。“啊！它已经走远啦；它大概正在旅行，来看看所有的国家。瞧，它马上就要走到天边那一排树林后面去了……它现在正下到教堂钟楼后面……啊！看不见了！”那孩子长久地侧转着身子，盯住天壤的分界限。目光里闪耀着难以表达的兴奋与惋惜神情。

“他真蠢，他的善心的上帝，就他一个人看得见！”第三个孩子说道，他小小的身体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生气与活力。“我来讲一讲我碰到的事情，你们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它会比你的剧院和你的云彩有趣得多。——几天以前，我的父母带我去旅行，由于在我们住的旅店床位不多，我不得不和我的保姆睡在一张床上。”他把伙伴们拉到跟前，小声地说下去：“不是一个人睡，而是在黑暗中和保姆一块儿睡，那滋味可不一样。我睡不着，在她入睡之后，我就用手在她的胳膊上、脖子上和肩膀上划来划去，以此为乐。她比别的女人胳膊和脖子都粗，皮肤非常柔滑，就像写信用的纸，或是像丝绸纸。我这样玩得很开心，要不是先是害怕把她弄醒，又害怕我说不准的什么事情，我会长时间地继续下去。后来，我又把脑袋扎进她垂在背后的长发里，那头发厚得像是马鬃，还散发出喷香的气味，我敢保证，就像现在花园中的花一样香。在你们有机

会时，像我这样试一试，你们会知道的！”

披露这个稀奇新闻的小作者，在讲述时，两只瞪得圆圆的大眼睛闪现着对他仍在感受着的东西的惊奇，而落日的余辉在透过他蓬乱的栗色发卷时，则像是硫磺质的情欲光环闪亮着。不难猜想，他绝不会浪费生命去云彩里寻找神性，而是经常会在别处找到。

最后，第四个孩子说：“你们知道，我很少在家玩；人们不带我去看戏；我的监护人很小气；上帝不关照我和我的烦恼，我没有漂亮的保姆娇惯我。我经常觉得，我的快乐就是一直往前走下去——不问是什么地方，也不需要别人为我担心——是一直走去看新的国土。我在任何一地都不觉得好，我总认为，我离开我呆的地方会更好些。上次在临村赶集时，我看到三个人，他们的生活就像我所向往的那样。你们当时都没注意。他们个子高大，皮肤几乎是黑的，神气非凡，虽然衣着破烂，可有一副谁也不求的样子。他们演奏歌曲时，又大又黑的眼睛变得光亮无比。他们演奏的曲子真叫人惊喜赞叹，有时催人起舞，有时赶人痛苦，或者这两种同时都来，要是听得时间长了，人们非变成疯子不可。一位拉起小提琴来，似乎是在叙述一种忧愁；另一位在使键槌敲打着挂在脖子上的小钢琴的琴弦时做出一副取笑其忧伤的伙伴的神情；而第三个则不时地猛力击响手中的铙钹。他们对各自的表演很是满意，甚至在人群都散去之后，他们还继续演奏着他们的野蛮音乐。我很想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我远远地跟上了他们，一直走到森林的边上，到那里，我才明白，他们没

有固定的住处。他们中一个问道：‘要不要支帐篷？’另一个回答：‘根本不需要，夜多美呀！’第三个一边数着自己的钱，一边说：‘那些人不会欣赏音乐，他们的妻子跳起舞来像狗熊。幸好用不了一个月，我们将去奥地利，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可爱的民族。’另外两个中的一个说道：‘也许我们最好去西班牙，因为季节快到了；下雨前就离开，现在该喝点什么饮饮嗓子了。’就像你们现在明白的那样，我都记下来了。后来，他们每人都喝了一杯烧酒，就睡着了，前额都向着星星。我先是想请他们带我一块儿去，教给我演奏他们的乐器，但是，我没敢这么做，因为他们总是很难决定任何事情，而且我也怕在离开法国之前就被抓回来。”

另外三个小伙伴对此不大感兴趣的样子使我想到，这个小家伙已经成了一位“不被理解的人”。我仔细地注视着他；在他的眼睛里和前额上，有一种过早注定的东西，这种东西一般难以获得同情，可我也不知为何，它却激起了我的同情，甚至在某一时刻，我产生了我可以有一位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小弟弟的古怪念头。

太阳落山了。庄重的夜笼罩了一切。孩子们分手了，各自都将根据情况和机遇在不知不觉之中去考虑其命运，去得罪其近亲和向着荣誉或耻辱奔去。

酒　神　杖

——致弗朗茨·李斯特[①]

何谓酒神杖?根据精神的和诗的意义,它是男祭司和女祭司在庆贺神性时握在手中的圣职象征,因为正是他们是这种神性的佳话人和侍奉者。但是,从物质上讲,它只不过是一种棍子,一种纯粹的棍子,像是忽布撑杆[②]和葡萄支柱,又干、又硬、整体直立。在这根棍子的周围,在那凹凹曲曲之处,花茎与花缠绕盘附,嬉戏逗闹,有的迂回逃逸,有的像垂吊的钟和倒立的酒杯。从柔媚或明亮的线条与颜色的这种交错纷呈之中,迸发出一种令人惊异的荣光。这难道不像是曲线和螺旋线在向直线求爱和在其周围满怀无声的敬意而翩翩起舞吗?这难道不像是散着芳香与色彩的所有这些美丽的花冠、还有这些花萼在这圣杖周围大跳起神秘的凡当戈舞[③]吗?然而,是这些花和这些葡萄蔓为这根杖而备,还是这根杖只不过是显示

① 弗朗茨·李斯特(Ferencz Liszt,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钢琴演奏家和乐队指挥。——译注

② 忽布:即蛇麻草,可用于制造啤酒。——译注

③ 凡当戈舞:西班牙人民间舞蹈。——译注

花与蔓之美的借口，哪位鲁莽之人敢来断定呢？酒神杖表现了您的令人惊叹的二重性特征：您是能力强大而受人崇敬的大师，又是神秘而激励人心的美的可爱的酒神节祭司①。被无敌的酒神激怒的仙女，在她那些疯狂的伙伴头上舞动其酒神杖时，从来不像您在您兄弟们的心上施展天才那样有力和富于变幻。——这根杖，就是您的刚直、坚定和不可动摇的意志；这些花，是您的幻想围绕着您的意志所做的漫游；这是在男性周围跳起迷人的单足脚尖旋转舞的女性。直线和阿拉伯式曲纹线、意愿与表现、意志的坚定性、词语的曲折婉转、目的的一致性、方式的多样性、天才的强大而不可分的混合性，哪位分析家会有令人可憎的勇气来对您划分和离析呢？

亲爱的李斯特，透过迷雾，穿过河川，在那些用钢琴赞颂您的光荣、印刷厂翻印您的智慧的所有城市，不管您在什么地方，是在永恒之城的繁华之中，还是在冈布里努斯②抚慰的梦乡之国的雾霭之中，不论您即兴创作愉快的或无法排遣的痛苦的歌曲，还是在纸上寄托您深奥的沉思，您作为永恒快乐与永恒忧伤的歌手，作为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我祝您万古不朽！

---

① 根据法文版《波德莱尔全集》(Seuil 出版社，1968)的注释，该词是从“酒神节女祭司”(Bacchante)一词生造出来的，以此来指李斯特。——译注

② 冈布里努斯：比利时布拉班特地方传说中的国王，据说是他发明了啤酒酿造方法，被尊为该行业的祖师。——译注

陶 醉 吧

应该永远陶醉。全部根结在此：这是唯一的问题。为了感觉不到那压垮您的肩膀和使您向地面垂倾的时间重负，您应该无休止地陶醉。

但靠什么来陶醉呢？靠葡萄酒，靠诗或靠美德，随您的便好了。但不管怎么样，您要陶醉。

如果有时您走在一处宫殿的石阶上，或是走在沟边的绿草上，或是呆在您寝室的忧郁的孤独之中，您醒来了，这时，醉意已经减缓或全然消失，那您就去问清风、问波涛、问星星、问飞鸟、问钟表，即问一切跑着的、一切呻吟着的、一切滚动着的、一切歌唱着的、一切谈说着的，问它们这时几点了；于是，清风、波涛、星星、飞鸟、钟表便会回答："现在到了陶醉的时间了！为了不成为受时间虐待的奴隶，您就陶醉吧；不停地陶醉吧！靠葡萄酒、靠诗或靠美德，随您的便好了。"

已　经！

太阳已经千百次地或光芒万丈或阴郁悲愁地从勉强望得见边儿的大海的巨人池域升起；千百次地或辉煌灿烂或闷闷不快地重又扎入其晚上的巨大盆池之中。一连许多天，我们一直可以注视到苍穹的另一端，可以识辨地球对蹠点之间的天上的字母。每一个过路人都在呻吟和抱怨。好像接近地面更加剧了他们的痛苦。他们常说："我们什么时候睡觉时才不被海涛撼动、不被比我们打鼾还要厉害的风所打扰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得上不像支撑着我们的这下流肉体一样污秽的肉？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躺在稳定的安乐椅里消化消化？"

有些人想自己的家，他们后悔丢下他们不忠的和讨厌的妻子，丢下他们爱叫爱闹的孩子，他们都被这不见陆地的景象所惊扰，我相信，他们若见到草，甚至会比牲畜吃起来更带劲儿。

最后，终于见到了一处岸边；靠近时，我们看到，这是一块美丽而耀眼的陆地。仿佛生命的音乐变成了隐隐约约的低声从地面升起，仿佛从这水草丰盛的岸边正向几

里之外散发着花与果实的美好的芳香。

每个人都立即高兴起来，每个人都丢弃了郁郁不乐的神情。所有的争吵都被忘却，相互间的过错都被谅解了；已约定的决斗都从记忆中抹掉了，怨恨也都烟消云散了。

只有我一个人感到悲凉，令人难以理解地悲凉。我简直像是一位人们会夺走其神性的祭司，我只能在忍受伤心与痛苦的情况下才能脱离这个大海——它是那样异常地诱人，是那样于简朴之中富有变化，仿佛它自身容纳着并以它的嬉戏、它的波动、它的愤怒和它的微笑表现着所有生存过的、正在生存着的和将要生存的心灵的情绪、苦恼与狂喜。

在我告别这一无法比拟之美的时候，我感到已经沮丧得要死了；因此，当我的伙伴们说："可到头了！"我只能喊出："早已经到头了！"

可是，这是陆地，是有其声音、有其激情、有其方便之处和有其节日的陆地；这是一块富有和美丽的陆地，充满希望的陆地，它为我们送来了红玫瑰与麝香的神秘芬芳，而且，从这块陆地上升起的生命的音乐，我们听起来就是一种爱的私语。

窗　户

透过开着的窗户看外面的人，永远不会比凝视关着的窗户的人看到的东西多。不会有什么东西能比烛光照亮的窗户更深刻、更神秘、更丰富、更难以思议和更光明无比。人们在太阳下看到的东西，总不比在玻璃后出现的事情有趣。在这种黑暗的或光明的洞里，生命在活跃、在梦幻、在忍受。

透过屋顶的波涛，我看见一位成熟的、已经衰老的穷苦妇女，她总是俯身于一件什么东西，而且从不出门。我根据她的相貌，她的衣着，她的动作，甚至几乎根据其细微末节，重新编构起这位妇女的故事，甚至更可以说是她的传奇故事，有时，我竟流着泪对自己叙述起来。

如果这是位可怜的老年男子的话，我早就同样自如地为他编构故事了。

于是，我睡下了，我对在我自身之外生活过和忍受过感到自豪。

也许您会对我说："你确信这个传奇故事是真实的吗？"如果在我之外的现实帮助了我生活、帮助了我感觉

到我的存在和我是什么的话，这种现实可能是什么有何重要性呢？

绘画的欲望

作为普通人也许是不幸的，但作为忍受着欲望之苦的艺术家，却是快活的！

我渴望描绘在我看来极为少见而且转瞬即逝的女性，她像是在夜里奔走的游者身后留下的令人遗憾的美物那样难得。她已经多年不见了！

她很美，而且不止是美；她令人惊奇。在她身上，黑色充斥里表：她所启迪的一切都与黑夜和深邃有关。她的眼睛就像是模糊地闪现着神秘的两个洞穴，而她的目光则像闪电一样发亮：这是黑夜中的爆炸。

要是有人能设想出一个倾泻光明与幸福的黑色天体，那我就把她比拟成一个黑色太阳。但是，她更经常使人想到月亮，因为她身上大概已经带有了月亮的可怕影响；并非是那田园牧歌中的白色月亮像一位冷冰冰的新娘，而是那悬在暴雨狂虐、乱云飞渡之夜深处的昏暗而醉意朦胧的月亮，也并非是那光顾纯洁之人酣睡的安详与谨慎的月亮，而是那被从天上摘离的、虽败阵但又反抗的

月亮——因为色萨利[1]的女妖魔们正强迫它在惊恐的草地上跳舞呢？

在她小小的额头里，保留着顽强的意志和对猎物的爱。然而，在这张令人不安的面孔下部，尽管有两个翕动的鼻孔在吸着未知之物和不可能之物，但还是以难以表达的美态从那张大嘴里爆发出了笑声，这张大嘴又红又白，而且吐着芳香，它使人想到火山地带开放的一枝极美的花的奇迹。

有些女人启发人去战胜她们和占有她们；但这位女性却使人想在她的目光之下慢慢地死去。

---

① 希腊北部地区名称，相传该地区的女妖魔的咒语能引起月蚀。——译注

月亮的恩惠

月亮，它虽变幻莫测，可却在你睡在摇篮时，透过窗户窥探，而且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孩子讨我喜欢。"

于是，它便柔美地从它的云梯降下，悄悄地穿窗而过。然后，它满怀着一位母亲的温柔躺在你身上，又把它的颜色涂在你的脸上。你的双眸因此而呈绿色，你的双颊因此而极为苍白。正是为了凝视这位来访者，你的眼睛才瞪得出奇的大；她是那样温柔地抱住了你的脖子，以致于你后来总想哭出声。

可是，月亮靠其扩展的兴致充斥了寝室，像是磷光，像是发光的巨毒；整个这种有生命的光在思考，并且说道："你将永远承受着我的亲吻的影响。你将像我一样漂亮。你将喜爱我之所爱和爱我之物：水、云、安详与夜；无边蔚蓝的大海；无形而又形态万变的水；你不会去光顾的场所；你不会去认识的情人；巨大的花卉；使人如痴似狂的香馨；在钢琴上昏睡和以沙哑而轻柔的声音像女人一样呻吟的猫！

"你将被我的情人们所爱，将被我的奉承者所奉承。

你将成为绿眼睛的人们的王后，对于那些人，我也以我夜间的抚爱搂抱过他们的脖子；那些人，他们也爱大海——无边的、汹涌而蔚蓝的大海，他们也爱无形的却又形态多变的水，爱他们不去光顾的场所，爱他们不去认识的女人，爱与陌生的宗教香炉相像的那些不吉祥的花，爱扰乱意志的香馨和只不过是其疯狂标志的只会寻求快乐的野兽。”

正是因为如此，该诅咒的可爱的娇惯孩子，我现在才躺在你的脚下，在你全身寻找那可怕的天主、那预言命运的教母和那对所有月狂病患者有害的乳母的影子。

哪一个是真的？

我认识了一位叫贝妮迪克塔的姑娘，她使周围的一切充满理想，她的眼睛散发着对伟大、美、荣誉和对令人相信不死的一切事物的欲望。

可是，这个令人惊叹的姑娘太美了，以致未能活得太久；她就是在我认识她几天后死去的，而且是在春日把其香炉在墓地里摇动的一天，由我把她埋葬的。是我把她严密封闭在像是印度箱子一样不会腐朽的一口香木棺材里埋掉的。

由于我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财富埋下的地方，我突然看到一个小人，她与死者特别相像，而且以一种歇斯底里的古怪劲头走在新翻的泥土上，大声地说："真正的贝妮迪克塔是我！我是有名的恶棍！为了惩罚你的疯狂和盲目，你要爱现在的我！"

可是，我生气了，我回答说："不！不！不！"为了更强调我的拒绝态度，我使劲地用脚跺着地，以致大腿深陷到新堆起的坟里，直齐到膝盖的地方，而且，我像是一只落网的狼，也许总要被捆系在理想的墓穴之中了。

纯 种 马

她很丑。然而，她却招人喜欢！

时间和爱情在她身上留下了爪痕，而且无情地告诉了她，每一分钟和每一次接吻都带走了她的青春和纯真。

她的确丑陋；她是一只蚂蚁，一只蜘蛛，如果您同意的话，她甚至是一具骷髅；但是，她也是饮料、灵丹妙药、巫术！总之，她是和蔼可亲的。

时间没有打断她步履的发光的和谐，也没有破坏她身躯的不可摧毁的优美。爱情没有改变她那孩子般气息的芳香；而时间也没有拔掉她一根浓密的长发，法国南方的全部狂热的生命力在从她的长发上散发出野性的芬芳：尼姆、埃克斯、阿尔莱斯、阿维尼翁、纳尔博纳、图卢兹，这些城市都沐浴着阳光，它们都充满爱与魅力！

时间和爱情徒劳地大口咬她；它们丝毫没有减少其小伙子式的胸脯所具有的模糊而又永久不消的魅力。

她也许已被消耗，但却不疲惫，而且总是充满英豪气概，她使人想到那些优良的纯种马，对于这种马，真正的爱好者的眼睛是认得出来的，哪怕它们是套在一辆租用

马车上，或是套在一辆沉重的运货车上。

还有，她非常温柔，非常富有热情！她的爱，像是人们的秋天之爱；仿佛冬天的临近在她的心里燃起了新的火焰，而她的温情的奴性从来没有使人感到厌恶。

镜　子

一位可怕的人走了进来，往镜子里看着。

“既然您在镜子里看到的只能使您扫兴，那您为什么还要照镜子呢？”

可怕的人回答我说：“先生，根据 89 年那些不朽的原则，所有的人权利均等；因此，我具有照镜子的权利；不管是高兴还是扫兴，这只关系到我的意识。”

从常识上讲，我也许是对的；但从法律上看，他也不错。

海　港

海港，对于与生活斗争感到疲倦的一颗心灵来说，就是一处迷人的逗留之地。天的辽阔，云的流动构体，海的多变色彩，灯塔的熠熠照耀，都是非常适于悦目的三棱镜，而且，它们从不放弃使目光愉悦。海涛为船体印刷着和谐的波纹，船的修长外形，加上复杂的帆缆索具，足以在心灵中保持对于节奏与美的欣赏情趣。此外，对于既没有兴趣又没有雄心的人来说，躺在平台上或倚在码头上，注目那些离开的与回来的人以及还有力气希求、还有欲望旅行或发财的人的所有动作，尤其是一种神秘而高雅的快乐。

情妇肖像

在一间男人用的小客厅里，即在靠近漂亮的赌场的一个吸烟室里，四个男人在吸烟、喝酒。准确地讲，他们既不年轻，也不算老朽，既不帅气又不算丑陋；但是，无论是年老还是年轻，他们都带有快乐老手不难识辨的特征，都带有我难以描述的特点，都带有冷漠而嘲笑的哀愁，这明显是说："我们都曾尽情地生活过，现在，我们来寻找一下什么值得我们喜爱和珍惜。"

其中一个把话题引到妇女方面。他还算是冷静，没有谈到妇女的所有问题；但是，有些精明人，在喝酒之后则不鄙视庸俗的谈话。有的人听人谈话，就像听舞曲。

他说："每个人都有其谢吕班①的时代：在这一期间，由于缺少护林仙女②，人们便毫不厌倦地去拥抱橡树树干。这是爱情的第一阶段。到了第二阶段，人们开始选择。

① 谢吕班：法国作家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中阿勒玛维华伯爵的年轻侍从，后来成了渴求爱情的天真少年的典型。——译注

② 护林仙女：古希腊神话中保护树木的神女。——译注

到了能深思熟虑的时候，那已经是一种衰退了。于是，人们便决心重新寻找美人。对于我来说，先生们，我对很久以前就步入了第三阶段的关口年龄感到光荣，因为在这个年龄，美如果不用香水、首饰等来妆扮，单它自己就不够了。我甚至会承认，我有时就像渴望一种未知的幸福那样渴望某一应该标志绝对平静的第四阶段。但是，在我整整一生中，除掉谢吕班时代之外，对于女人的恼人的愚蠢和令人发怒的俗气，我比其他人更敏感。在动物身上，我最喜欢的方面是它们的天真单纯。你们可以设想一下，在我与最后的情妇呆在一起的时候，我忍受了多大的痛苦。

“她是一位国王的私生子。她美丽，这是无话可说的；没有这一点，我干什么要她呢？可是，她满腹不合时宜的变态雄心，从而损害了她这一重要品质。她是一位总想装出男子气的女人。‘您不是男子汉！哦！我要是男人多好啊！在我们俩人中间，我才是男人！’从那张我只想看到飞出歌声的嘴里，总吐出这种难以让人忍受的陈辞滥调。对于一本书、一首诗、一部歌剧，在我禁不住赞赏时，她总是立刻问道：‘您也许认为它气势不凡？您是否懂得气势这种东西？’于是，她便大发议论。

“有一天，她开始出现了神秘的变化，以致于我觉得在我的嘴与她的嘴之间有了一层玻璃罩隔开着。这样一来，她成了一本正经的女人。要是有时我靠近她，做出一种有点过分亲昵的动作，她就像一株受到侵犯的含羞草一样痉挛起来……”

另外三个人中的一个问道：“结果怎么样呢？我真不

知您会这么耐心。”

他又说道：“还是上帝能对症下药。有一天，我发现这位渴望理想力量的密涅瓦[1]与我的男佣在窃窃私语，为了不使他们脸红，我不得不悄悄地躲了开来。晚上，我付了拖欠他们的工钱，把他们辞退了。”

刚才打断说话的那个人说道：“对于我，我只能抱怨我自己。幸福曾来到我的家，可我却没有看出来。前不久，命运曾赐赠给我一个女人，供我享乐，她是最温柔、最顺从和最忠心的上帝创造物，她总是听我安排，而不主动表露激情！‘既然这对您好，我就愿意。’她通常总是这样回答。您用棒敲打这面墙或这张长沙发，您会听到叹息，而这种叹息，竟会比最疯狂的爱情冲动当初从我情妇的胸口上得到的叹息还大。在共同生活一年之后，她对我说她从未得到过快乐。我也对这种不对等的决斗厌烦了，于是，这位无与伦比的姑娘嫁人了。后来，我竟出乎意料地再次见到了她，她指着六个可爱的孩子对我说：‘哦！亲爱的朋友，作为妻子现在还像当初作您情妇时一样是个处女。’她身上没有任何变化。有时，我对失去她感到惋惜：我本该娶她为妻。”

其他人大笑起来，第三个人说话了：

“先生们，我有过的享受，也许你们并不以为然。我要说的是爱情中的喜剧性，即不排除受人赞叹的一种喜剧性。比起你们忌恨或喜爱你们的情妇来，我更佩服我的前

---

① 密涅瓦：神话中的智慧神。——译注

一个情妇。而且，大家都像我一样佩服她。每当我们走进一家餐馆，几分钟之后，每个人都会忘记就餐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堂倌和柜台老板娘都受到了感染而忘记了干活。总之，我曾在一段时间里与一位怪物单独地生活在一起。她吃、她咬、她嚼、她大吞大咽，无一不表现出世界上最轻松、最无忧无虑的神情。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她心醉神迷。她说'我饿了'时，举止温柔、神情迷惘，带有英格兰式的浪漫的作态。她白天黑夜地重复着这句话，说话时，露出世界上最美丽的牙齿，您见了会感到温存与快乐。——我当初要是把她当作贪吃怪物带到集市上，我早就赚了大钱了。我让她吃得很好；可是，她还是离我而去……"

"大概是去找一位承做包饭的人了。"

"差不多，是军需处的一位职员，这个人用某种只有他才知道的非法获益手段，也许向这位可怜的姑娘提供着几个士兵的口粮。这至少是我的推测……"

第四个人说："人们通常指责女性自私，我却不这么看，为此，我容忍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你们这些过分富足的人，你们抱怨你们的情妇的缺点，我认为是不合适的！"

这句话是以极为严肃的口气说的，出自一位看上去温文庄重的人之口，他带有酷似教士的神情，可惜闪动着两只淡灰色的眼睛，那目光似乎在说："我要！"或"必须！"或"我永远不原谅！"

"G 先生，我知道您易激动……你们二位，K 先生和 J 先生，你们两人软弱而轻浮……如果你们与像我认识的

一个女人为伴，你们或者都会跑掉，或者都会送命。正如你们所见，我却活下来了。请你们想象一个人，她不能犯感情上的或是考虑方面的错误；请你们想象一种使人受不了的安然性格；一种既无喜剧性又无夸张性的忠贞；一种永不退减的温存；一种没有暴力的能量。我的情恋故事，很像是在一个纯净而又光滑的表面——如一面单调得令人晕眩的镜子——所做的一种没有尽头的旅行，这面镜子该早已反映出了我全部的情感和我的动作，以及我自己良知的令人可笑的正确性，以致于在我不直接感受到与我形影不离的幽灵的无声责备的情况下，我就不能有所举动或表现出非理智的情感。情爱在我看来，就像是监督。她阻止我干过多少蠢事啊！尽管我这样，但又付出了多少代价！她剥夺了我本该从我个人的疯狂中得到的所有益处。她用冷酷而不可逾越的规定限制住了我的任性。更可怕的是，危险过后，她不要求任何感激之举。多少次，我忍不住扑向她的脖子，对她喊道：'可怜鬼，别这么正经好不！那样，我就可以爱你，而不觉得受罪和恼火。'一连好几年，我赞赏她，可心里却充满恨。最后，却不是我因此而死去！"

"啊！"其他人说道，"她死了？"

"是的！这样无法再进行下去。在我看来，情爱已经变成一种叫人难受的恶梦。正像政治上说的那样，要么胜，要么死，这就是命运强加于我的选择！一天晚上，在一处树林里……在一个沼泽旁……在一次忧郁的散步之后——当时，她的眼睛映射着温柔的天色，而我的心则像地

狱……一样抽紧。”

“什么!”

“怎么!”

“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很看重公正,不能去殴打、侮辱或是辞退一个无可指责的仆人。但是,必须把这种感情与这个女人使我产生的恐怖一致起来。既然她十全十美,那你们让我怎么对待她呢?”

另外三个伙伴都用一种捉摸不定而又轻微呆滞的目光看着他,像是装作不懂,也像是默默地承认,他们并不觉得自己能干出这种如此严厉的行为,尽管这种行为已得到足够的解释。

后来,他们又要了几瓶酒,以消磨有着如此艰难生命的时间,和加快着如此缓慢逝去的生命。

彬彬有礼的射手

在车子走过树林的时候，他叫把车子停在一个射击场旁边，他说他很高兴打几枪，以便消灭时间。消灭这种魔鬼，不正是每个人最通常和最合理的事情吗？——于是，他彬彬有礼地把手伸向他亲爱的、讨人喜欢而又叫人厌烦的妻子，伸向他那位神秘的妻子——多亏了她，他才有了许多快乐、许多痛苦、也许还包括其大部分天才。

好几颗子弹都飞离了规定的目标；有一颗甚至打进了天花板里；由于那漂亮的上帝创造物狂笑不已，嘲笑她丈夫的笨拙，丈夫突然转过身来，朝着妻子说："您看那个布娃娃，那里，右边，它的鼻孔朝天，神气高傲。好吧！亲爱的天使，*我想象它就是您*。"说完，他闭上了眼睛，扣动了扳机。布娃娃的脑袋一下子打飞了。

于是，他向他亲爱的、讨人喜欢的、叫人厌烦的妻子、他的无法分离而又冷酷无情的缪斯躬身施礼，并恭敬地亲吻着她的手，说："哦！我亲爱的天使，我多么感谢您赋予我这样的熟练枪法！"

汤与云

我发狂的小恋人邀我吃晚饭，从餐厅开着的窗户，我注视着上帝用蒸气制作的活动的建筑物，即那些不可触摸的最美的屋宇。我一边看，一边说："所有这些幻影，几乎和我漂亮的恋人——绿眼睛的发狂的小妖精——的大眼睛一样美丽。"

我的背上立刻挨了狠狠的一拳，我听到一种沙哑而美妙的声音，一种歇斯底里和像是被烧酒饮哑的声音——即我可爱的小恋人的声音，说道："可恶的①云彩贩子，您想马上喝汤吗？"

① 这里的原文为"S…b…de marchand de. nuage"，根据译者的依据的版本的注释，"s. b"为"Sacré bougre"的缩写，即"可恶的家伙"之意。——译注

射击场与坟墓

观墓咖啡馆。——“这个招牌真古怪”，我们的散步者说，“可真叫人想去喝点！可以肯定，这个小咖啡馆的老板很会评价贺拉斯[①]和伊壁鸠鲁[②]派诗人的诗作。也许，他甚至了解古代埃及人深奥的雅兴——在他们看来，不摆上一具骷髅或一件象征人生短暂的标志，就算不上一次盛大的宴会。

于是，他走进咖啡馆，他面对坟墓喝了一杯啤酒，接着又慢慢地吸了一支雪茄。随后，幻觉驱使他走进坟墓，里边，草长得又高又招人喜欢，而且阳光普照。

确实，这里阳光无限，炎热炙人，仿佛醉熏熏的太阳全身躺在被腐朽之物所养肥的美丽花毯上面。一种不尽的生命之音充满了空气，——这种生命是无限微小的生

---

① 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 65—8)：拉丁诗人，他歌颂过生命中的乐趣和主张在欲望中保持节度，因而成了伊壁鸠鲁的信从者。——译注

② 伊壁鸠鲁(Epikouros，公元前 341—270)：希腊哲学家，他主张通过禁欲来寻求幸福。——译注

物的生命，——这种声音被附近射击场的规则枪声所打断，那枪声就像是香槟酒的瓶塞在一种配有弱音器的交响乐之中的爆响一样。

于是，在温热其大脑的太阳下面，在死人浓烈的香馨气氛之中，他在他坐着的这座坟墓下面听到了一个声音窃窃私语。这个声音说："该死的枪靶和卡宾枪！不本分的活人们，你们一点都不关心死者和他们神圣的安息！你们那该死的野心，那该死的打算，你们这些急躁的人，你们竟到死者的圣殿来研究杀人的技巧！如果你们知道奖品是多么容易得到，目标是多么容易击中，而且知道除死之外一切又都那么虚无，你们，含辛茹苦的人们，就不会那样劳累自己，你们也就不会经常打扰很久以前就已达到目标即可恶的生命的唯一真实目标的人们的睡眠了！"

光环的消失

“哦！什么！我亲爱的，您在这儿？您竟来到一个乌烟瘴气的场所！您是饮啜精华之人！您是美味佳肴的食客！说真的，这真使我惊讶。”

“我亲爱的，您知道我怕马车。刚才，我大步横穿大街、走进死亡会从各个方向同时飞来的这处混乱之地时，我在泥泞中蹦跳而行，我的光环在一次猛烈的跳动之中从头上滑下，落进乱石路面的烂泥中去了。我没有勇气再把它捡起来。我认为，失去我的标志总比折断脊骨好些。后来，我自言自语地说，坏事有时变成好事。现在，我可以隐名埋姓地到处走走，干点卑鄙勾当，也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纵情放荡。现在您看，我完全像您一样！”

“您至少应该让人贴出告示报失，或让警方要回来。”

“说真的，不需要。我觉得这么样很好。只有您一个人认出了我。此外，尊严使我厌倦。再就是，我高兴地想到，总有哪位卑劣的诗人会把它拾起来，厚颜无耻地戴在头上。使一个人快乐，这是多大的享受啊！而尤其是一位将使我大笑的快乐之人！您想一想 X 先生，或想一想 Z 先生！唉！多么古怪呀！

比斯杜里小姐[1]

我来到了市郊尽头，借着汽灯的光照，我感觉到一只胳膊慢慢地伸进了我的腋下，而且，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道："先生，您是大夫？"

我看了看；是一位高个子的强壮姑娘，两只眼睛睁得很大，上面轻轻地带点化妆，头发与帽子的飘带随风抖动着。

"不是；我不是大夫。让我走吧。"——"哦！不对！您是大夫。我看得出来，到我家来吧。您会对我很满意的，走吧！"——"我也许要去的，但那是以后，是在大夫去过之后，活见鬼！……"——"哦！哦！"她说着，仍拽住我的胳膊，大笑起来："您是爱讲笑话的大夫，我认识不少这种类型的大夫。来吧。"

我极喜欢神秘的事情，因为我总希望解开它。于是，我就任这位伙伴——更应该说是任这个意想不到的谜

① 比斯杜里(Bistouri)，原为"手术刀"之意，取名"比斯杜里小姐"，显然包含着作者的用意。——译注

——拖着走。

我就不去描述那又脏又乱的小屋了，人们可以在许多法国古代著名诗人的作品里找到对这种小屋的描述。只是，雷尼埃[1]所不曾发现的一个细节，是墙上挂着两叁幅名医的肖像。

我受到了多大的关照啊！火旺，酒热，雪茄；这位滑稽的上帝创造物在给我安排这些好事情时，自己也点燃了一支雪茄，她对我说道："像在您自己家里一样，我的朋友，请您随便些。这里会使您想起医院和美好的青春年华。哦！您是在哪里时长了这么多白发？在您当L大夫的住院实习大夫时，可不是这样，这时间并不很长啊。我记得，他做大手术时，总是您当他的助手。他可是个喜欢切开、割掉和截除的人啊！是您当时给他递器具、缝线和药布的。而手术一做完，他总是看看手表，自豪地说：'五分钟，先生们！'……哦！我可到处都去。我很了解那些先生。"

过了一会儿，她开始以"你"来称呼我，她又拾起她的那套老话，对我说道："你是大夫，不是吗，我的猫？"

这种难以理解的重复使我蹦跳起来。"不！"我愤怒地喊道。

"那该是外科医生喽？"

"不是！不是！除非是为了割掉你的脑袋！真是可恶

① 雷尼埃（Mathurin Régnier，1573—1613）：法国诗人，以讽刺诗见长。——译注

透顶!”

“别着急,”她说,“你来看。”

她从壁橱里取出了一打纸,那是莫兰[①]石印的当时著名医生的肖像,前几年这种肖像就摆在伏尔泰沿河马路上出售。

“瞧! 你认识这一位吗?”

“认识!是X大夫,姓名就刻在下面;不过,我个人倒认识他。”

“我当然知道!瞧!Z大夫……这个人在课上谈到X大夫时总说:‘这个魔鬼,脸上总是显露着心灵的阴险!’这一切,都是因为另一个人与他在同一件事情中看法不一! 那时,在学校里,人们是多么嘲笑这种事啊! 你还记得吗?……瞧,这是K大夫,他向政府告发了在他医院就医的那些起义者。当时是造反的年代。一位如此漂亮的人这么缺少善心,这怎么可能呢?……现在是W大夫,他是一位著名的英国大夫;在他到巴黎旅行时,我曾去见过他。他真像是一位小姐,不是吗?”

当我用手去摸放在圆桌上用细绳捆系的一个纸包时,她说:“等一下;那一包是位住院实习医生的,这一包是位见习医生的。”

于是,她把一叠照片扇形摆开,照片上的面孔更年轻些。

---

① 莫兰(Maurin,生卒不详):法国画家。波德莱尔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到他,但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译注

“可是，”我对她说，我还是不离我既定的想法，“为什么你认为我是大夫呢？”

“因为你对女人殷勤体贴，和蔼可亲！”

“古怪的逻辑！”我自言自语地说。

“哦！我可不会看错；我认识许多人。我很喜欢那些先生，尽管我没病，可我还是有时去看他们，只是看看而已。有些人对我冷冰冰地说：‘您一点病都没有！’可也有一些人理解我，因为我常对他们挤鼻弄眼。”

“可如果他们不理解你呢？……”

“天那！由于我无益地打扰了他们，我就在壁炉上放下十法郎。那些男人，非常善良，非常温存！我在慈善医院看到一位小个子的住院实习医生，他像天使一样漂亮，而且彬彬有礼！他工作勤恳努力，可怜的小伙子！他的伙伴告诉我他没有钱，因为他的父母穷困，一点都不能接济他。这使我产生了信任。毕竟，我是个有一定姿色的女人，尽管我已不太年轻。我对他说：‘来看我吧，经常来看我吧。和我在一起，你不要不好意思；我不需要钱。’但你要知道，我是用许多方式来使他理解这一点的；我不是十分生硬地对他说的；我非常担心使他感到屈辱，这个可爱的孩子！好了！你相信我有一个不敢对他说的想法吗？我愿意他来看我时带来他的手术包和工作服，上面甚至还带着点血迹！”

她说这话时神态坦然，就像一个好动情的男人对一位女喜剧演员说他爱她那样：“我希望看到您穿着您所扮演的这个杰出角色穿着的那套礼服。”

我仍然固执，说："你还记得你的这种古怪激情是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吗？"

我的话，她很难理解；但我终于还是让她理解了。可是，她神情悲伤，根据我的记忆，她甚至把眼睛转过去，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

在一座大城市里，如果人们懂得散步和注目观察的话，什么稀奇古怪的事不会碰到呢？生活中充满了无辜的怪物。上帝啊！您是造物主，您是主宰；是您创立了法律与自由；您是让人自由行动的君主；您是赦免人的判官；您满腹动机与原因，您也许赋予了我的精神对于恐怖的爱好，为的是改变我的心，就像手术之后会出现痊愈那样；上帝呀，可怜可怜那些疯男疯女吧！啊，造物主！只有造物主才知道其为何存在、是怎样被创造和怎样才会不被创造的怪物，在他的眼中能存在吗？

在人世以外的任何地方

人生就是一座医院，每个患者都想换换床位。这一位情愿面对火炉忍受烘烤，那一位认为他会在窗边得到痊愈。

我似乎觉得，我呆在我不在的地方会永远舒适，这个搬迁问题是我经常与我的心灵讨论的问题。

“我的心灵，冰冷的可怜心灵，告诉我，你对搬到里斯本去住有何看法？那里天气要热，你在那里会像蜥蜴一样苏醒过来。那座城市位于海边；据说是用大理石建的，当地老百姓非常忌恨植物，因此把所有的树都拔了。这正是附合你趣味的景致；这个景致里只有阳光和矿物，而水则是为了映照阳光和矿物的！”

我的心灵不答话。

“既然你喜欢休息，也喜欢运动场面，你想到福乐之地荷兰去住吗？也许，你在这个国度能感到快乐，因为你经常在博物馆里赞赏它的景物。鹿特丹怎么样？既然你喜欢林立的桅杆和停泊在房屋脚下的船口。”

我的心灵还是缄默不语。

“也许，巴达维亚[1]会使你更开心？我们在那里会发现与热带之美相结合的欧罗巴精神。”

还是没有答话。——我的心灵死了吗？

“难道你竟麻木到只有在痛苦中才感到快乐吗？若果真如此，那我们就逃向那些与死亡类似的国家去吧。——我来操办此事，可怜的心灵！我们整理行装去托尔尼奥[2]。我们还可走得远一些，一直到波罗的海的尽头；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到离开尘世更远的地方；我们去极地定居。那里，太阳只是斜照大地，白天与黑夜的缓慢交替消除着变化，而增加单调感——这已经是一半的虚无。在那里，我们可以长时间地沐浴在黑夜之中，而为使我们快乐，北极光将不时地给我们送来玫瑰色的花束，就好像地狱的焰火的反光！”

最后，我的心灵开口了，而且它很乖地向我喊道：“不论什么地方！不论什么地方！只要是在这人世之外就行！”

---

① 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译注

② 托尔尼奥：芬兰一城市。——译注

把穷人击昏吧！

一连两周，我把自己幽禁在房间里，我身边围满了当时(16 或 17 年前)流行的书籍；我想说，那是一些谈论使人民在 24 小时内快乐、聪慧和富足的书。因此，我消化了——我想说是吞下了——所有为公众谋幸福的事业家们的胡言乱语，——那些人劝告所有的穷人都当奴隶，他们让其相信穷人都是被废黜的国王。——人们对我处于近乎昏眩或呆痴的精神状况一定不会感到惊讶。

我只是仿佛觉得，由于我幽闭在我的理解力深处，我意识到一种模糊的思想苗子在萌生，这种思想高于我最近从辞书中看到的所有有关善良女性的说法。但是，这只是一种思想念头，是某种无限模糊的东西。

于是，我怀着极大的渴求走了出去。因为，埋头于不好的读物会相应地产生对于空气和清凉饮料的需求。

在我走过一家小咖啡馆时，一个乞丐把帽子伸向我，并投来令人难忘的眼神，如果精神可以晃动物质，如果磁疗郎中的目光能给葡萄催熟，那么，这种眼神也会推翻皇帝宝库的。

与此同时，我又听到了一种声音在耳边低语，这种声音，我辨认得很清楚；那是到处陪伴我的一位善心天使或是一位善心精灵的声音。既然苏格拉底[1] 都有自己的善心精灵，为什么我不可以有我的善心天使呢？为什么我不能与苏格拉底一样有幸获得由观察入微的雷伯[2]和深思熟虑的巴亚热[3]签发的狂病证书呢？

在苏格拉底的精灵与我的精灵之间存在的区别在于，苏格拉底的精灵只在禁止、警告、阻挠时才出现，而我的精灵则愿意建议、提示和说服。可怜的苏格拉底只有禁止性的精灵，我的精灵则是一个伟大的断言者，一个行为性精灵，或战斗性精灵。

然而，它的声音却向我轻轻地说了这样的话："唯独能证实与别人平等的人才与别人平等，唯独懂得获得自由的人才佩得上享有自由。"

于是，我立即向我的乞丐扑过去。只一拳，我就打得他一只眼睛睁不开了，很快，这只眼睛就肿得像个皮球。我打掉了他的两颗牙齿，我的一个指甲也折断了。我生来纤弱，而且很少练习拳击，我由于自感不足以很快打昏这位老人，便用一只手抓住他的衣领，另一只手捏住他的脖子，而且使劲地向墙上撞他的脑袋。我应该承认，我事先

① 苏格拉底(Socrate，公元前 470—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② 雷伯(Louis François Lélut，1804—1877)：法国精神病学家，曾发表过《论苏格拉底的精灵，或心理学应用于历史学的例证》论文。——译注

③ 巴亚热(Jules Gabriel François Baillarger，1806—1891)：法国精神病学家。——译注

瞥了一眼四周，我知道，在这荒凉的郊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不会被任何警察看见。

接着，我向他的背上猛踢一脚，这一脚很厉害，足可踢断他的肩胛骨。把这个六十岁的弱老头儿打倒之后，我又抓起地上的一根粗大的树枝，使出厨师把牛排砸软的坚持不懈的劲头儿打着他。

突然，——哦，奇迹出现了！哦，验证其理论高明的哲学家该多快乐！——我看到这副老骨头架子翻过了身，使劲站了起来，在这一极度损坏的肌体里还有这种力气，我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而且，这个衰老的歹徒带着一种在我看来是好的预兆的仇恨目光扑向我，打肿了我的双眼，打掉了我四颗牙齿，还用那同一根树枝像打石膏一样不住地打我。——由于我的有效治疗措施，我使他恢复了自豪感与生命。

于是，我一再向他打手势，让他明白我认为争论已经结束，我怀着斯多葛派诡辩家的满足心理站了起来，对他说："先生，您是我的平等对手！请您和我一块享用我的钱吧；如果您确实大慈大悲，请记住，在您的伙伴们要求您给予施舍时，您应该对他们应用一下我忍痛在您的背上试验过的理论。"

他向我发誓，他理解了我的理论，并将听从我的劝告。

善 心 的 狗

——献给约瑟夫·斯蒂文斯先生①

即便是在我同时代的年轻作家面前，我也从未因崇尚布封②而脸红过；可是，我今天要求助的，却不是这位描绘自然之美的画家的灵魂。不是。

我很可能要经常请教斯特恩③，对他说："从天上下来吧，或者，向我所在的这片福地乐土攀登吧，以便启发我为这些善心的狗、可怜的狗写出一支与你相称的歌，你这多愁善感的滑稽作家，你这无与伦比的滑稽作家！骑着那在后世的记忆里一直陪伴着你的著名的毛驴回来吧；而尤其是，这只驴子不要忘记它的两片嘴唇之间轻巧地叼着它的不朽的杏仁饼！"

---

① 斯蒂文斯(Joseph Stevens，1810—1892)：比利时动物画家，与诗人有过交往。——译注

② 布封(Georges Lowis Leclerc de Buffon，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和作家。——译注

③ 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英国作家，这段文字涉及到斯特恩《情感旅行》一书中部分内容。——译注

走开点，刻板的缪斯！我不需要这位一本正经的老太婆。我乞求的是家庭的缪斯、市民的缪斯、活生生的缪斯，为的是让她帮助我赞颂善心的狗、可怜的狗、浑身泥浆的狗、每个人都躲开的好像带有鼠疫和虱子的狗——除了穷人才和它们结为伙伴，除了诗人才用热情的目光看着它们。

呸！自炫其美的狗，自命不凡的四足兽，丹麦狗，查理长毛狗，哈巴狗或长毛小猎犬，它是那样得意忘形，以致贸然地钻到客人的大腿之间或跳到其膝盖上，就好像确信会讨人喜欢似的，它欢蹦乱跳像个孩子，愚蠢呆痴像个轻佻的女子，还有时脾气暴躁和傲慢无礼像个佣人！呸！尤其是那些四个爪的蛇，颤巍巍，懒洋洋，人称为猎兔狗，它们尖尖的鼻子甚至没有足够的嗅觉能力来跟踪一个朋友，偏平的脑袋里也没有足够的智力来玩多米诺骨牌！

所有这些讨厌的寄生虫，回窝去！

让它们回到铺着软垫、柔和光滑的窝里去吧！我歌颂沾着泥巴的狗、穷困的狗、无家可归的狗、闲逛的狗、街头卖艺人的狗，总之，其本能就像穷人的本能、流浪汉的本能和江湖骗子的本能，是被需要——智慧的良母和真正的主人——所出色地激励的狗。

我歌颂那些多灾多难的狗，它们可以是孤独地流浪在大城市的弯曲溪水间的狗，它们可以是用闪着智慧的目光对被抛弃之人表达过这种意思的狗："把我带走吧，我们两个可怜的生命也许能找到某种幸福！"

"那些狗去哪儿?"内斯托·罗克普朗[1]以前在不朽的专栏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他自己也许不记得了,可唯独我,兴许还有圣勃夫[2],我们至今都还记得。

心不在焉的人们啊,你们说,那些狗去哪儿?它们去干自己的事情。

它们为营生而赴约,为情恋而赴约。透过雾霭、冰雪、泥浆,顶着难熬的酷暑和倾盆的大雨,它们来去,它们奔跑,它们在车子下钻窜,它们被虱咬、被激情、被需要或义务驱动着。像我们一样,它们起得很早,它们寻找生计或为寻求快乐而奔跑。

有一些狗住在郊外的废墟上,它们每天定点来到王宫的一个厨房门口等待赏赐;还有一些狗成群结队地跑上五英里,去分享某些六十岁的老处女准备的施舍饭,那些老处女把空闲的心献给了动物,因为连愚蠢的男人都不再需要她们。

还有一些狗,它们像是那些流浪的黑人,在发情疯狂的时候,就暂时离开住处几天,来到城里,围着一条不善梳理但却自豪和懂得感激的漂亮母狗蹦跳上一个小时。

尽管没有本子、没有记事簿和文件夹,但它们都非常按时。

---

① 内斯托·罗克普朗(Louis Victor Nestor. Roqueplan,1804—1870):法国文艺批评家。——译注

② 圣勃夫(1804—1869):法国文艺批评家。——译注

您可知道那些懒洋洋的比利时狗？您可曾像我一样赞赏过那些被拴在肉贩子、卖牛奶的女人或是面包师的送货车后面，以其不可一世的叫声显示着它们与马竞争而自豪的快乐的强壮的狗？

现在有两条狗，它们属于还较为文明的类型！请允许我把您带到一位不在家的街头艺人的房间里。那里有一张漆过的木床，没有床帏，拖在地上的盖毯布满臭虫的污斑，两把藤椅，一个铸铁炉，一两把破旧的乐器。哦！少得可怜的家具！但是，请您看看这两个聪明的表演能手，它们的衣着既破烂又豪华，它们戴着像行吟诗人或像军人戴的帽子，它们以巫神的注意力正监视着煨在火炉上的无名作品，而在这作品中间，插着一把长长的勺，它就像预示建筑物已经完工的一根空中信号柱。

这样热心的喜剧演员，不以壮劲儿的硬实食物填饱肚子就不能出发，这难道不对吗？它们整天都要面对观众的冷漠，面对把大部分食物占为己有、一个人比四个演员吃得还多的主人的不公平对待，对这种可怜虫，难道您就不能原谅它们放荡地享受一下吗？

多少次，我微笑而温存地注视着所有这些四足的哲学家，它们是顺从的或忠心的殷勤奴隶，如果过分关心人的幸福的共和国有时间爱惜一下狗的荣誉，那么，共和国的字典里也就可能把它们说成是*勤务员*了。

多少次，我想到，为了奖励如此大的勇气、如此大的耐心和如此多的辛劳，也许在某个地方（毕竟有谁知道呢？）为那些善心的狗、可怜的狗、沾满泥浆的狗和忧愁的

狗特意安排一处天堂呢。斯韦登伯格[1]很肯定地说过，土耳其人专有一处天堂，荷兰人也专有一处天堂！

维吉尔[2]和忒奥克里塔[3]诗中的牧羊倌，盼着有一块美味的奶酪、一支能手制作的笛子或一只乳房鼓鼓的母山羊，作为对他们相互对歌的奖赏。歌颂过可怜的狗的诗人所获得的酬劳，是一件漂亮的背心，颜色富丽，却失去了鲜艳，使人想到秋天的太阳、成熟女子的美和圣马丁岛[4]的夏天。

每一个走过位于维拉—埃尔莫萨大街的咖啡馆的人，都不要忘记，画家是多么快地脱下了他的背心，而让给诗人，因为他很理解，由诗人来歌颂那些可怜的狗是适宜的、恰当的。

就像一位漂亮的意大利专制王，他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向神奇的阿里坦[5]赐赠一把嵌满宝石的匕首，或赐赠一件宫廷外衣，以换取一首珍贵的十四行诗，或是一首有趣的讽刺诗。

每当诗人穿上画家的这种背心，他就必然想到那些善心的狗、通情达理的狗、圣马丁岛的夏天和很成熟的女子的美。

---

① 斯韦登伯格（Em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神智学家。——译注

② 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公元前 70—19）：拉丁诗人。——译注

③ 忒奥克里塔（Theokritos，公元前 310—250）：希腊诗人。——译注

④ 圣马丁岛：中美洲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一个岛屿。——译注

⑤ 阿里坦（Pietro Bacci，笔名 Aretino，1492—1556）：意大利作家。——译注

跋　诗

满怀喜悦的心情我登上山岗，
从那里可以纵观全城的风貌，
医院、妓院、炼狱、地狱和劳改场，

那里，任何罪恶无不像花盛开。
你知道，撒旦——我的贫困的主宰，
我决不去那里撒下无益的泪；

然而，就像老色鬼难离老情人，
我只想沉醉于这肥胖的娼妇，
她强烈的美貌使我重获青春。

不论你睡在清晨的紫纱之中，
昏昏沉沉，伤风感冒，或者还是
阔步走在镶金的夜晚帷幕中，

我都爱你，哦，污秽的都市！是你

常为妓女和盗徒们带来快乐，
而这，世俗的门外汉难以懂得。

葡萄酒与印度大麻

——比作于个体性繁衍的手段

葡 萄 酒

一

一位非常杰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大傻瓜。看来，这两个方面难以拆分，这种情况，我大概会违愿地指出许多。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在一本兼顾卫生与乐趣的介绍菜肴的书中，竟在《葡萄酒》一节里这样写道："挪亚[1]主教被认为是葡萄酒的发明者；这是一种用葡萄酿成的甜烧酒。"

下面呢？下面便什么都没有了：就到此结束了。任凭你翻遍全书，把它翻上几个个儿，从下向上读，从后向前读，从左向右读，从右向左读，你在著名的和受人敬重的布里亚-萨瓦汉[2]的《口味心理学》中，便再也找不到有关葡萄酒的其他论述了。"挪亚主教……"和"这是一种……

---

① 挪亚：《圣经》中的人物。《圣经》中记载，挪亚是地球遭洪水灾难之后唯一脱险的正直人，由此，他被视为新的人类的起源。在洪水泛滥期间，他住的漂浮房子在阿拉提山停住，他下船种下了葡萄树。——译注

② 布里亚-萨瓦汉(Anthelme BRILLAT—SAVARIN，1755—1826)：法国美食家和作家，其《口味心理学》一书出版于1825年。——译注

甜烧酒”，尽此而已。

我设想，一位月球或其他遥远星球来的居民，由于疲惫于在我们星球上的长途旅行，而会想到清爽一下咽喉和温热一下胃口。他一心要了解我们地球上的乐趣与习惯。他模糊地听到人们谈论美味的甜烧酒——这个星球上的公民正是用这种东西随意获得勇气和快乐的。为了确信自己的选择，这位月球来的居民打开了有关口味的神谕，即杰出的出言可靠的布里亚-萨瓦汉的书，而在《葡萄酒》一节里，他找到了这样的珍贵教导：*挪亚主教……，……是……酿成的甜烧酒*。这种东西完全是助消化的。这一点很说明问题。在读了这句话之后，不可能不对所有的葡萄酒、它们的不同品味、它们对人体的妨害以及对胃口和大脑的力量产生一种正确而清晰的看法。

哦！亲爱的朋友们，请别去阅读布里亚-萨瓦汉的书。*上帝保佑他所爱护的人不受无益读物的影响*。这是拉瓦泰尔①一本小书中的第一句格言，这位哲学家比古今世上的行政官都更热爱人类。人们从未用拉瓦泰尔的名字去称谓哪种糕点，但对这位天使般人物的记忆却将存留在基督徒心中，而在此之前，忠厚的市民们则早已忘记了布里亚-萨瓦汉蛋糕②——这是一种滋味很淡的球状奶

---

① 拉瓦泰尔（Johann Kappar LAVATER，1741—1801）：用德语写作的瑞士作家、思想家和神学家。据考证，他的这本小书该是《拉瓦泰尔给朋友们的最后礼赠》（1805）。——译注

② 布里亚-萨瓦汉蛋糕：这是人们根据布里亚-萨瓦汉的口味于1856年开始生产的一种圆圈蛋糕，吃时需蘸着酒性糖浆。——译注

油蛋糕，其最小的不足，就是为人们频繁地引述出自那本名作的傻里傻气、卖弄学问的格言提供着借口。

如果这部假杰作的新版本敢于面对现代人的常识的话，那么，抑郁的嗜酒者、高兴的嗜酒者，即在葡萄酒中寻找记忆或忘怀、又认为它从未达到完整程度因而只好透过瓶子底部[①]来观望天空的你们大家——你们这些被人遗忘和无人过问的嗜酒者，你们还会去买一本吗？你们还会以德报怨、以恩惠报冷漠吗？

我打开了非凡的霍福曼[②]的《克赖斯勒里亚纳》(Kreisleriana)，我读到一条有趣的建议。自觉的音乐家应借助于香槟酒来创作喜歌剧。他会在酒中找到这一体裁所需要的轻快和不时泛起的喜悦。宗教音乐需要莱茵省或于朗松地区的葡萄酒。一如在思想的深层底蕴一样，这其中有一种醉人的苦涩味；但是，歌颂英雄的音乐也不能不要勃艮第葡萄酒。它具有严肃的热情与爱国主义的冲动。这一点确实很好，而且，除了一位嗜酒者的激动心情之外，我在书中还发现了为一位德国人带来最大荣誉的公正性。

霍福曼制订了一种特殊的心理气压表，用来显示他心灵的各种温度和气流现象。人们在此看到的划分是这样的：略带讽刺意味和温和的宽容精神；内心自我满足的

① 见贝罗阿勒德·德·维尔维勒(Beroalde de VERVILLE 所著《达到之手段》(Moyen de parvenir)。——原注

② 霍福曼(Ernst Theodor Wilheim Amadeus HOFFMANN，1776—1822)：德意志作家和作曲家。——译注

孤独精神；音乐的快乐，音乐的热情，音乐的暴风雨，自己也难以忍受的讽刺性快乐，摆脱自我的热望，过分的客观性，我的存在与自然的融合。当然，霍福曼的心理气压表的划分，是根据其发生顺序来确定的，就像普通气压表那样。在我看来，在这种心理气压表与对于葡萄酒的音乐品质的解释之间，有着某种明显的密切关系。

就在死亡降临之际，霍福曼开始赚钱。财富在向他微笑。一如我们亲爱的伟大的巴尔扎克，仅仅是到了最后时刻，才看到了他先前所期冀的北极光在闪烁。在当时，那些为了自己的年鉴而争抢他的小说的出版商，出于想得到他的恩典的目的，习惯于在给他寄钱时加寄一箱法兰西葡萄酒。

二

谁没有经历过葡萄酒所带来的深在的愉快呢？任何人都有过需要平息的悔恨，需要回想的记忆，需要消除的痛苦，需要在西班牙建筑的城堡，这一切最终都曾乞灵于你——藏在葡萄树纤维中的神奇的上帝。由内心的阳光所普照的葡萄酒的表演是多么壮观啊！人从它身上获得的第二次青春是多么真实和热烈啊！然而，它所带来的叫人震骇的快感和刺激性的狂喜，又是多么可怕呀！不过，请你们凭灵魂和良心说一说，你们——法官、立法者、上层社会人物，你们这些因幸福而变得温和的人，你们这些因财富而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美德与健康的人，你们说一说，你们中的谁会以冷酷的勇气去惩罚饮啜精灵才气的

人呢？

此外，葡萄酒并非总是确信自己必胜、赌誓既不怜悯又不宽容的可怕的斗士。葡萄酒就像是人：人们将永远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它和贬低它，如何喜爱它和憎恨它，也将永远不知道它能带来多少崇高的行动或可怕的罪孽。因此，对于它，就像对于我们自己一样，不要太严厉，我们就把它看成我们的等同物吧。

有时，似乎听到有人对葡萄酒这样说：——它在用心灵说话，用只有智者才能听懂的智者们的声音在说话。——"人啊，我尊敬的人啊，我想不顾我的玻璃牢房和软木门栓而向你唱出充满友情、欢快、光明和希望的歌。我一点都不忘恩负义；我知道我应向你奉献我的生命。我知道你所付出的耕耘和双肩承受的阳光。你给了我生命，我会报偿你的。我要加倍地偿还我欠你的债务；因为，在我落入由于劳作而干渴的喉咙里的时候，我感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快乐。一位正直人的胸怀就是一处逗留之地，它比抑郁而又冷漠的酒窖更使我欣悦。这是一处令人高兴的墓穴，在这里，我热情地完成了我的天命。我在劳动者的胃里尽力翻腾忙乱，并从这里开始，借助于看不见的阶梯，上升到他的大脑之中，在那里，我跳起高贵的舞蹈。

"在我身上正鼓噪和高唱起已往时代的强劲曲子即爱与荣誉之歌，你听得见吗？我是祖国的灵魂，我一半是雅士，一半是战士。我是所有星期日的希望。工作使日子红火，葡萄酒使星期日快乐。一家人立肘桌前，衣袖卷起，

你将使我荣耀自豪，你也将真正得到心满意足。

“我将点亮你年迈妻子的眼睛，她是你每日忧愁和旧日希望的老伙伴。我将感动她的目光，我将在她眸子的底部点亮她的青春之光。而你可爱的苍白无力的儿子——这个可怜的与辕马同样忍受疲劳的小驴驹，我将还给他婴儿时的美丽颜色，对于这位新的生命竞技者，我将是曾使古代斗士的肌肉强壮有力的圣油。

“我将落入你胸怀的深处，就像一种精美的植物食品。我将是使痛苦地被犁开的犁沟变得肥沃的种子。我们亲密的结合将创造出诗。以我们两个，我们可以组成一位上帝，我们将向无限飞去，像鸟，像蝴蝶，像圣母之子，像香气和所有带翅的东西。”

这就是葡萄酒以其神秘的语言唱出的内容。私心很重而又不关心其兄弟之痛苦的人，从未听过这种歌声，对他来讲，这是多么不幸！

我经常想，若是耶稣今天出现在被告席上，他有可能会遇到这样一位庭长——他会指出，他的情况因屡犯不改而加重。至于葡萄酒，它每天都在重犯。它每天都在重复它的恩惠。也许正是这一点，可以解释道德说教家猛烈地攻击葡萄酒的原因。我说的道德说教家，指的是虚伪的假道德说教家。

不过，这当然是另一回事。我们再往下看一看。我们注视一下这些神秘的存在物，它们可以说是靠大城市的排泄物生活；因为有不少特殊的职业。职业是非常广泛的。我有时不无恐惧地想到，有一些职业甚至连一点快乐

都没有，它们是一些毫无兴趣的职业，只有疲劳而无松弛，只有痛苦而无回报。是我错了。眼前这个人，他负责收敛首都一天的碎屑。这个大城市所排出的一切，它所失去的一切，它所鄙弃的一切，它所打碎的一切，他都加以分类，他都加以存集。他查遍有关淫荡的所有档案，即堆放废物的那种地方。他进行挑选，进行明智的精筛；他像吝啬鬼那样收敛着财富，即那些通过工业的神奇反嚼将变成有用物品或享乐物品的垃圾。你看他，在被夜风摇曳的暗淡的路灯下，他正沿着圣日内维叶山①一条弯曲的、多贫民百姓的街道向上走。他披着柳条披巾，上面缀有sept（"7"）字样。他晃动着头来了，踢着路石来了，俨然那些到处闲逛寻觅诗韵的青年诗人。他自言自语；他把灵魂倾入夜的寒冷而黑暗的空气之中。这是一种漂亮的独白，它可以使人同情最为抒情的悲剧。"前进！向前进！军团，首领，军队！"完全像波拿巴特②在圣-埃莱纳岛上垂死时的样子！看上去，sept（"7"）已变成铁的sceptre（"权杖"），而柳条披肩也变成了皇帝的外衣。现在，他在夸耀他的军队。战斗已胜，但那一天很热。他骑马通过道道凯旋门。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他得意洋洋地听着热情的人们的欢呼。不一会儿，他将发布一项比所有已知法典都好的法典。他庄严地发誓，他将使他的人民幸福。贫困与罪恶已经从人类中消失。

① 法国一圣地，因有山泉与岩洞而成为朝圣之地。——译注

② 即波拿巴特·拿破仑。——译注

然而，他的背和腰被沉重的背筐所擦伤。他内心一片来自家庭的烦恼。他已被40年的劳动与奔波折磨得疲惫不堪。岁月折磨着他。但是，葡萄酒，就像一条新的帕卡多尔河[1]，正在虚弱的人类中间流动着一种智力的黄金。就像那些好心的国王一样，它以它的服务来进行统治，并借助于臣民的喉咙来歌颂其功绩。

地球上有一大群不知姓名的人，他们的困倦不足以消除他们的痛苦。但葡萄酒却可以为他们带来歌与诗。

许多人也许会认为我很宽容。“您在为酗酒辩护，您在使放荡理想化。”我要说，在恩惠面前，我没有勇气述说不满。此外，我说过，葡萄酒就像是人，而且，我赞成它们的罪过与它们的美德相等这种说法。我还能做得更好吗？其实，我还有另一种想法。如果葡萄酒从人类生产中消失，我会认为，它会在这个星球的健康与智力方面造成一种空洞，一种空缺，一种缺陷——这比人们指责葡萄酒所带来的行为过分与不规还要可怕。因此，从不沾酒的头脑简单或因循守旧的人，都是一些白痴或伪君子；说其是白痴，就是说他们是一些既不知人类又不知自然的人，他们是拒绝艺术的传统方式的艺术家，是亵渎机械的工人；说其是伪君子，就是说他们是一些害羞的贪吃者，是一些吹嘘不惯饮酒的人——他们偷偷地饮酒，而且酒的藏处是秘密的，这样去想，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一位只喝水的

---

① 古代小亚西亚的一条河，相传河中流动着金片。——译注

人，在向他的同类隐藏着一种秘密。

我们来评判一下：几年前，在一次画展上，一群白痴在像是一件工业制品的一幅光滑、着蜡和涂漆的绘画面前闹事。这是与艺术绝对格格不入的；对于德罗林的《厨房》[1]一画的情况，正像是疯狂对于愚蠢、狂热信从者对于模仿者那样。在那幅微型画中，人们看到画有苍蝇在飞。我像大家一样被这古怪的绘画吸引了过去；不过，我又对这种特殊的软弱感到害羞，因为那是可怕之物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最后，我意识到，我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被一种冷静的好奇心拖住了——我急切地想知道，一位曾制造过一次如此有罪的荒诞行为的人，其道德品质是怎样的。我敢打赌，他应该是极坏的人。我请人为我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而我的天性曾使我高兴地赢得了这一心理赌注。我了解到，这位魔鬼通常天亮前起床，我还了解到，他毁了他主持家务的妻子，并且，他只喝牛奶！

我们再来讲一、二个故事，并分析其道理。有一天，我在一条便道上看到一大群人；我好不容易从围观的人的肩膀上看过去，我看到了这种场面；一个人仰躺在地上，两眼睁开望着天空。另一个人站在他面前，只用手势对他说话，而躺在地上的人则只用眼睛回答他。两个人都表现

---

① 德罗林(Martin Drolling，1725—1817)曾画过《厨房内景》一画。波德莱尔在文中提到的那幅“光滑、着蜡和涂漆的绘画”是采用德罗林的方式画出的一幅室内景物画。波德莱尔没有说明这幅画的作者是谁，但研究者们认为，很可能是法国画家 E. 梅索尼耶(Ernest Meissonier)。——译注

出极为和蔼可亲的样子。站着的人的手势对着躺着的人的智慧说道："来，再向前来一点，幸福就在两步之外，请到大街的角落里来。我们并未摆脱苦恼之岸，我们还没有在梦魂的大海上；喂，鼓起勇气，朋友，告诉你的大腿，让它满足你的想法。"

这一切，都充满了犹豫，充满了和谐的平衡。另一个人想必是到达了大海（何况他曾在小溪中航行过），因为他的恬静的微笑在回答："让他的朋友安静些吧。苦恼之岸已完全消失在仁慈之雾的后面了；我什么都不需再向梦的天堂索求了。"我甚至认为听到了一句含混的话，或者更应该说是从他的嘴里吐出的似话非话的一种叹息："应该富有理智。"这一点，便是崇高之顶峰。然而，在醉意之中，您马上还会看到，有某种超级的崇高。那位一直宽容大度的朋友一个人走向小酒馆，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根绳子。大概，他无法容忍只一个人去航行、只一个人去追逐幸福的念头；正是如此，他乘车来找他的朋友。车子，就是绳子；他用车子围好他的腰。躺着的朋友微笑了：他大概懂得了这慈母般的想法。另一个人把绳子打了个结；然后，他开始迈步，就像是一匹温顺又细心的马，他拉着他的朋友去与幸福会面。被车拉的人，或更准确地讲，是被拖着的人，用背在磨光路石，始终以一种永不消失的笑意微笑着。

人群惊呆了；因为过分好的东西，超越人的想象力的东西，会引起更多的惊愕，而不是引起怜悯。

有这么一位西班牙人，他是一位吉他弹手，他曾与帕

加尼尼[1]在一起长期旅行:这是帕加尼尼获得正式殊荣之前的事。

他们两人过着吉普赛人、江湖乐手、无家无国可归之人的伟大流浪生活。他们两人用小提琴和吉他在所到之处举办音乐会。就这样,他们曾在许多国家长时间流浪。我的这位西班牙人,有着像俄耳甫斯[2]一样说话的本领:"我是自然的主人。"

所到之处,他都拨动琴弦,在使之在拇指下和谐地跳动的时候,他确信他身后会有人群跟随。有这样的秘招,人就永远不会饿死。人们跟随着他,就像跟随着耶稣。这是拒绝晚餐的方式,这是对人、对天才、对能人的热情礼遇,它可以使您的心灵唱出最美、最奥妙、最不为人所知和最为神奇的歌声!有人要我相信,这个人,以一种只能产生断续声音的乐器,很容易地就获连续的声音。帕加尼尼拿着钱袋,他掌握着合伙的基金,这一点不使任何人感到惊奇。

钱袋随这位掌管人周游,有时它在他上身,有时在他下身,有时在他靴子里,有时在他衣服的两条线缝之间。当嗜酒成性的吉他手问到经济状况如何时,帕加尼尼就回答说分文没有了,或至少是几乎分文没有了;因为帕加尼尼就像是总担心一无所有的那些老年人一样。这位西

---

① 帕加尼尼(Nicolo Paganini,1782—1840):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译注

② 俄耳甫斯(Orphée):希腊神话中善弹竖琴的歌手。——译注

班牙人相信他，或装作相信他。他的眼睛一注视着大路的远方，便乱弹起与他寸步不离的伙伴——吉他。帕加尼尼在大路的另一端走着。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约定，是为不互相干扰而确定的。每个人都是这么走行着学习和工作。

尔后，当他们走到一处有机会赚钱的地方，一个便演奏他自己创作的曲子，另一个则在其身边即兴演奏变奏曲，或即兴伴奏。行吟诗人的生活中有快乐，有诗，别人永远不能理解。他们后来分手了，我不知是为什么原因。西班牙人开始独自旅行。有一天晚上，他来到汝拉省一座小城里；他让人贴出告示，说在市政府一个大厅里举行演奏会。演奏会，有他，还有一只吉他，再也没有别的了。他由于在几处咖啡馆弹奏，已为人所知，当时，城里有几位音乐家也被这位古怪的天才人物所打动了。最后，许多人都来听了。

我的这位西班牙人在城里紧靠墓地的一隅发现了另一位西班牙人，即一位同乡。这位同乡，可以说是从事坟墓业的人，因为他是制造坟墓的石工。像所有从事丧葬职业的人一样，他很能喝酒。因此，酒瓶子以及祖国相同这两点，便给他们带来了严重后果；音乐家再也离不开石工了。就在演奏会的那天，见面的时间一到，他们俩便凑在了一起，但是在什么地方呢？这是需要了解的。人们找遍了城里所有小酒馆和咖啡馆。最后，发现他和他的朋友在一起，那是一家难以描述的下流酒吧，他酒醉如泥，另一

个也是如此。接着，便出现了与可汗[1]和弗雷德里克[2]演出的剧目相类似的场面。他最后还是同意去演奏；但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你和我一块儿去演奏。"他对他的朋友说。后者不同意；他的朋友有一把小提琴，但他演奏起来就像最令人可怕的乡村乐师。"你去吧，要不，我就不演奏。"

摆理由讲道理毫无用处；必须让步。就这样，他俩一起来到台上，他们面对的是当地挑剔的小市民们。"拿酒来，"西班牙人说。那位造墓人，人们都已认识，但无人把他看作乐师，这时，他已醉得不知羞耻了。酒拿来了，他们已无耐心去开瓶塞。我的这两位丑陋的无赖就用刀砍掉瓶口，简直就像那些无教养的人。您可想见，这在那些浓施粉脂的当地人身上会产生什么反应！太太们退出去了，面对这两个醉鬼，许多人都愤然离走。

但是，幸好还有一些人没走——在他们身上羞耻熄灭不了好奇心，他们有勇气留下来。"开始"，吉他手对石工说。简直无法说清醉意熏熏的小提琴手都奏出了什么调子；这位疯狂的巴克科斯[3]，就像用锯在采伐石头。他演奏了什么或试图演奏什么？这没关系，反正第一支曲子出现了。突然，一阵有力而优美、多变而统一的旋律包围了、窒息了、熄灭了、消除了刺耳的噪嚷。吉他高声地弹奏

① 可汗(Kean，1787—1833)：法国著名喜剧演员。——译注

② 弗雷德里克，即弗雷德里克·勒梅特尔(Frédérick Lema Ître，1800—1876)：法国著名喜剧演员。——译注

③ 巴克科斯：传说中的希腊酒神。——译注。

着，以致听不到小提琴声了。不过，这真正是曲子，是由石工带头开始的醉酒歌。

吉他宏亮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它述说，它歌唱，它以惊人的狂热和人们从未听到过的格言的确定性和纯正性在高声诵读。吉他即兴改变了盲目的小提琴的主题。它听凭小提琴的引导，可却又极为壮丽而又慈母般地掩饰其赤裸裸的尖声。我的读者以后会明白，这种情况是难以描述的；一位目击者为我讲述了这一事情。最后，观众们变得比他还要醉。这位西班牙人受到了极为热情的祝贺与恭维。但是，大概是这个地方的人们的性格使他扫兴了；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同意演奏。

而现在，他在何处呢？哪里的太阳凝视过他后来的梦幻呢？哪块土地上接受了这位世界主义者的遗体呢？哪处坑穴掩盖了他的末日呢？那些不见了的花卉的香馨在哪里呢？那些旧时落日余辉的迷人色彩在何处呢？

三

我大概没有告诉您什么最新的东西。人人都知道葡萄酒；人人也都喜爱葡萄酒。在以后有了真正的冷静医生时——这种事情极少出现，他会对葡萄酒进行极为认真的研究——某种双重的心理学研究，而葡萄酒与人则将是其两个极。它将解释某些饮料如何和为什么包含着无限地扩大思维存在物的个性和创造（可以这样说）第三个人的能力，创造第三个人这是一种神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人与葡萄酒即动物性上帝与植物性上帝，它们

在这三位一体中承担着圣父与耶稣的角色；是它们共同孕育了圣灵，即高级人，也可以说这种人来自于它们二者。

有一些人，酒对他们的兴奋作用非常之大，他们的双腿会变得更为有力，两耳也会过分机敏。我认识一个人，他两眼已经弱视，但却能在醉意中重新获得其最初的敏锐视力。酒可以把鼹鼠变成山鹰。

一位不知名的老作者说过：什么都比不上喝酒人的快乐，如果那不是酒后的快乐的话。其实，酒与人类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对某些理智之人由于泛神论思想的诱惑而赋予酒某种人格并不感到惊讶。在我看来，葡萄酒与人就像是两位友好的斗士，他们不停地斗争，又不停地和好。被战胜者总是拥抱战胜者。

有一些醉鬼很坏；他们本来就是坏人。坏人终会变成可恶之人，就像好人终会变成雄杰一样。

下面，我来谈一谈近几年来时髦的一种东西，对于某类涉猎者来说，这是一种美味的毒品，其作用比葡萄酒更为可怕。我会仔细地介绍其所有的作用，然后，重新描绘葡萄酒的各种效力，以此来比较这两种人造方式，因为用这两种方式，一心想激化其人格的人，可以说能在自身创造出某种神性。

我将指出印度大麻的所有弊端。尽管其最小的弊端也能在人的心脏、更在人的大脑中明显地产生人所不知的大量慈悲，但我要说，它还是反社会的，而葡萄酒则具有浓重的人情味，我甚至几乎敢这样说，它就是一个具有行动的人。

印度大麻

一

在人们收割麻类植物时，有时在男女劳动者的体内会出现某种古怪的现象。这种现象似乎就是在收割中产生的，我说不好是一种什么令人晕眩的精神在大腿上循环，并且巧妙地直上到大脑。收割者的头内充满了涡流，有些时候，脑子里还满是梦幻。四肢变得软弱无力，不再想干活。此外，我儿时在苜蓿堆里玩耍或打滚时，也有过类似的现象。

有人曾试图用法国大麻来制成印度大麻。到目前为止，所有尝试均极不成功，而那些不惜一切代价一心要获得美妙享受的疯子，则继续使用印度大麻。这种大麻穿越地中海而来，也就是说，是用印度麻或埃及麻制成的大麻。印度大麻的构成，包括一部分印度麻，一部分黄油，还有少量的鸦片。

眼前是一种绿色的酱状物质，气味呛鼻，叫人反感，这就像任何纯净的气味在达到其力量的顶点也就是说达到其最大密度时出现的情况那样。取之核桃大的一块，或

一小角匙的用量，您就会获得幸福之感。这种完美的幸福之感充满醉意、青春的疯狂和无限的福乐。这种幸福之感，是在一小块酱状东西的作用下产生出来的；吃吧，不用害怕，吃不死人；身体各器官不会受到任何严重损害。也许，您的意志会受到消弱，而这则是另一回事。

一般说来，要使印度大麻发挥其全部力量和全部效力，必须把它放进滚热的浓咖啡中，而且要空腹服用；晚饭要推迟到10点或午夜；而且，只能喝清淡的汤。违反这种极为简单的规则，或者会引起呕吐——因为晚饭与毒品相容不得，或者引起大麻的失败。许多违反规则的无知者或笨蛋都指责大麻无力。

这少量的毒品一经咽下——这一过程需要一定决心，因为正像我说过的那样，这种混合物气味浓烈，会使某些人产生轻微的恶心，——那您就立即被置于一种惶惶不安的状态。您已经模糊地听说过印度大麻的神奇作用，在您的想象中已经形成了某种古怪的观念即某种一醉方休的理想，您要等待的是了解实际情况即结果是否符合您的预想。从喝入到出现最初的征兆的时间，依体质也依习惯有所变化。那些了解和使用印度大麻的人，有时会在半个小时后就感到服后的最初征兆。

我忘记说了，印度大麻由于在人身上引起对于其人格的强化和对于场合与环境的强烈感受，因此，应该只在有利的场合与环境下才能听其行动的摆布。任何欢快，任何过多的惬意，任何痛苦，任何忧郁，都是极为深刻的。如果您要去完成某种不愉快的事情，如果您的精神处在忧

郁之中，如果您要去买票上路，那您就不要用自身来做这种实验。我说过，印度大麻不宜于在行动时服用。它不像葡萄酒那样能安慰人；它只能极力地扩展在所处场合中的人的个性。根据它所能出现的情况，必须有一处漂亮的套房或一处美丽的景致，一种自由而无旁顾的精神；以及几位智力气质与您接近的同伙；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也有点音乐。

在大多数情况下，新手在第一次时都抱怨作用迟缓。他们焦急地等待着作用的到来，而且由于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快，他们便夸口说他们从不轻信，这种夸口很使那些了解大麻表现内容与方式的人感到快乐。在这种不轻信的过程中，观看最初发作的出现与其加剧，不能说是件最无喜剧性的事情。首先，是一种古怪而又不可抗拒的快感占据了您。最为庸俗的词语，最为普通的思想，都采取了一种怪诞而新颖的面貌。这种快感对您来说难以忍受。然而却又没有必要抗拒。您的身上中了魔；您为反抗所进行的一切努力，都只会加快苦恼情绪的漫延。您会傻笑，狂笑；您的伙伴们会以鼻嗤笑您，而您却不会埋怨他们，因为亲切之感已开始表现出来。

这种无精打采的快乐，这种欣悦中的病态，这种不安全性，这种似病非病的样子，一般延续很短的时间。有时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极不善于辞令的人却即兴滔滔不绝地搞起文字游戏，即兴比较起完全不可能的一些思想，而这种比较竟是为迷惑那些擅长这种荒唐艺术的强师能匠而进行的。几分钟之后，各种思想关系便变得极为模

糊，您的各种概念间的连线极为纤细，以致只有您的同伙和教友们才能理解您。您的嬉戏，您的笑声，在任何与您不处于相同状态中的人看来，似乎就成了愚蠢之顶峰。

这位不幸之人的智慧使您极为高兴，他的冷静使您达到了讽刺的最后极限；在您看来，他是所有人中疯得最厉害的人和最为滑稽可笑的人。至于您的伙伴们，您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很快，你们就只借助于眼睛来相互理解。事实是，一些人享有某种无法理解的快乐，而与这些人的处境相比，在与他们不处于同一世界的个人看来，这便是带点喜剧性的处境。他们深深地同情他。从此，优越观念便出现在您的理解之中。这种观念很快就会无限制地扩大。

曾经有过两个相当荒诞不经的场面，而我则是其最初阶段的见证人。一位杰出的乐师，由于一点都不了解印度大麻的特性，而且也大概从未听人谈论过，便落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服用过印度大麻的社会中间。有人试图使他理解其美妙的效用。他莞尔一笑，就像一位出于礼貌意识而很想等待几分钟的人，因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人们笑个没完，因为使用过大麻的人在最初阶段时具有出奇的喜剧性智慧。笑声、无法理解的荒谬行为、乱成一团的文字游戏、巴罗克式的手势，相继出现。这位音乐家声明，这种艺术家的使命是很坏的，对于作者来讲，他们很讨厌这种使命。

欣悦有增无减。“这种使命对你们来讲也许不坏，而对我则不行，”他说。“只要它对我们好就行了，”一位病人

为自己反驳道。无休止的笑声充斥着大厅。我的这个人恼火了，想拂袖而去。有人关上了门，并把钥匙藏了起来。另一个人跪在他的面前，以整个团体的名义哭着对他说，整个团体虽然为他和他毫无深切同情之心的表现所激愤，但大家心中仍充满永恒的善意。

有人恳求他演奏，他顺从了。小提琴刚刚拉起，在房间里回荡的琴声就打动了这里那里的每一位病人。随即出现了深深的叹息声，抽泣声，撕心裂肺的呻吟声，滔滔不绝的哭喊声。吓坏了的音乐家停了下来，他似乎觉得自己是在一座疯人院里。他走近那位高兴至极、喊叫最凶的人；他问他是否非常痛苦，他能为他做些什么来减轻他的痛苦。有一位讲求实际的人，他也不曾品尝过能给人以福乐享受的毒品，提出可以用汽水和食用醋。那位患者满眼愤怒，用一种难以名状的轻蔑看着他；正是他的高傲没有使他受到最重的辱骂。其实，说这是给患快乐病的人医治，倒不如说是在激怒他更合适，难道还能说别的吗？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极为有趣的现象：一位负责向吸了大麻的人提供烟草和清凉饮料的女佣，由于看到自己周围是一圈古怪的脑袋、瞪得圆圆的眼睛，并且由于自感像是被一种不快的气氛、被这种集体的疯狂、被一种精神失常的大笑所迷惑，手中的托盘失落在地，杯子和盘子一起摔得粉碎，然后惊慌着跑走了。大家都笑了。这位女佣第二天承认，她头一天在几小时内感受到某种特殊的东西，她当时觉得十分荒诞可笑，说不出是怎么回事。然而，她却不曾服用过大麻。

第二个阶段表现为一种极度的爽感和一种很大的虚弱；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您双手发软，头脑发沉，全身麻木。您的两眼在睁大，它们被一种难以平息的恍惚向四个方向拉扯着。您的面颊苍白，随后又变成土色和淡绿色。两唇变薄、变短，似乎要抽缩进去。沙哑又深重的叹息从您的胸中吐出，就像您先前的本质不能承受您这种新的本质的重量似的。感官变得异常灵敏和锐利。两眼可以洞视无限。耳朵可以在最尖的噪音环境中听到最难捕捉的乐声。

幻觉开始出现。外部事物都披上了奇形怪状的外表。它们呈现在您面前的形状，是您以前所不曾见过的形状。接着，它们扭曲、变化，最后进入您的自身之中，或者您进入它们之中。于是，便出现了最为古怪的模糊性，最难解释的观念搬移。乐音具有了颜色，颜色也具有了音乐。音符成了数字，而且您在有音乐萦绕耳际的情况下，以惊人的速度解着非常大的算术题。您坐着吸烟，您以为是坐在您的烟斗里，而且是您的烟斗在吸您；是您以淡蓝色云彩的形式从烟斗中散发出来。

您感觉舒适，只有一件事占据着您，使您不放心。您如何从烟斗里出来呢？这种想象一直延续下去。在一番很大的努力之后，会有一种清醒的间隔时间，这时，您可以看一看挂钟。这种永恒状况持续一分钟。然后，另一股思潮又卷走了您；它会把您置于它的活动的旋涡中卷动一分钟，而这一分钟又将是一种永恒状况。时间与存在的比例关系，被数不尽的人群和紧张的感觉与思想所打扰。

在一小时当中，人们经历了几个人的生命。这恰恰是《驴皮记》[1]的中心思想。在器官与享乐之间已不存在时间差。

人格不时地消失。可以造就某些泛神论诗人和大喜剧家的客观性，此时也变成了这种情况——您甚至与外部存在物混成一体。您成了在风中吼叫和向大自然叙述植物旋律的树。现在，您在无限广阔的蓝色天空中翱翔。没有了任何痛苦。您也不再挣扎，您听凭被卷走，您已不是您自己的主人，您也不再感到悲伤。不一会儿，时间观念便完全消失。有时还会出现极短的清醒。您觉得您是从一个美妙神奇的世界走来。确实，您保留了您自我观察的能力，而明天，您就会保留对于您的一些感觉的记忆。但是，这种心理能力，您无法对其加以应用。我看，您未必能切断一支羽笔或一支铅笔；这会是您的力量所不及的工作。

还有些时候，音乐向您讲述一些不尽的诗，把您置于可怕的或妙不可言的剧情之中。音乐与您眼下的事物合为一体。天花板上的画，即使平庸或低劣，也会显示出令人惊奇的生命。透明而欢快的水在颤抖的草坪里流淌。肌肤光亮的仙女们用其比水和蓝天透明的大眼睛看着您。您会在最坏的绘画作品中即在裱糊旅店墙壁的粗糙无比的纸画上找到您的位置和发挥您的作用。

① 《驴皮记》：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译注

我注意到，对于因印度大麻而精神焕发的有点艺术家风度的人来说，水具有一种可怕的美。流动的水，喷射的水，和谐的瀑布，无限蔚蓝的大海，它们都在您的精神深处流动、入睡和歌唱。把一位处于这种状态的人置于透明的水边，也许不太合适；就像叙事诗中的渔民那样，他也许会被水神拖走的。

傍晚时分，人们可以吃饭，可这一过程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人们是那样地超脱于物质实际之上，以致确实喜欢全身躺在其智力天堂之中。不过，有时食欲又大得出奇；但必须有很大的勇气才能拿得动一个瓶子、一把叉子和一把刀子。

第三个阶段与第二个阶段不同，它表现为一种危机的重复，即一种晕眩的醉意之后紧跟着一种新的苦恼，这一阶段无法描述。东方人把它称为*至福*；这就是最完美的幸福。这时，已无旋转和噪乱。这是一种宁静和静止的福乐。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获得了解决。所有的困难问题——神学家在努力克服的问题和使爱推理的人类气馁的问题——都是清楚的和明确的。任何矛盾都变成了统一体。人变成了上帝。

您身上有一样东西在说话："你比所有的人都优越，没有人理解你想到的事情，没有人理解你现在感到的东西。他们甚至不理解你对他们的深切的爱。但是，不能因此就憎恨他们；应该怜悯他们。无限的幸福与美德呈现在你面前。没有人能知道你达到了何种程度的美德与智慧。请你生活在你的思想的孤独之中吧，请你不要折磨人

类。”

印度大麻最为怪诞的作用之一，就是担心折磨别人，这种担心已达到了过分谨小慎微的程度。如果您有力量，您甚至会掩饰您所处的超自然状态，以便不使最后一个人感到不安。

对那些温和而具有艺术才能的人来讲，在这种高贵的状态中，爱情采取了最为特殊的形式，并准备进行最为巴罗克式的结合。无度的放荡可以与一种热烈而深重的父系情感合为一体。

我最后看到的一点也是有趣的。第二天早晨，在您看到太阳照射到您的房间时，您的第一步感觉便是一种深刻的惊讶。时间完全消失了。刚才还是夜间，现在则是白天。“我睡了还是没睡？我的醉意难道延续了整整一夜？因为时间概念已经取消，对于我来讲，一整夜难道不刚刚只是一秒钟吗？或者，我是被包裹在充满幻觉的睡意帷幔之中了？”要搞清楚这些是不可能的。

在您看来，您似乎感受到一种美意和一种神奇的愉快；您无任何疲倦之感。但是，您刚刚站起来，您在先有的残余醉意就立即表现出来。您不无惊恐地迈开无力的双腿，您担心像脆弱的物件那样被摔碎。一种深重但不乏魅力的虚弱占据了您的精神。您既不能工作，也无力行动。

这是对大逆不道的浪费行为的惩罚——您曾以这种行为挥霍了您的脑汁。您把您的人格抛给了四面天风，而现在，您已难以再把它收回和集中起来。

二

我不是说，印度大麻在所有人身上都会产生我刚才描述的那些作用。我差不多叙述了一般说来产生于艺术家和哲学家身上——除了一些变故之外——的一些现象。但是，也有一些人，毒品对其只产生疯狂的噪闹，即某种剧烈的快乐，这种快乐好似带有晕眩、舞蹈、蹦跳、顿足和狂笑。可以说，他们的大麻是某种有形的大麻。在非常怜悯他们的那些唯灵论者看来，他们简直无法让人忍受。他们丑陋的人格使人发笑。有一次，我看到一位体面的法官，正像世人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一位在大麻侵入肌体之后其人为的严肃性能继续表现出来的人。我看到他突然跳起最下流的康康舞[①]。内藏的和真实的魔鬼出现了。这位评判其同类举止行为的人，这位穿长袍的公民，早已秘密地学会了康康舞。

因此，人们可以断言，这种无人格性，即我刚说过的这种客观论，它只不过是诗性精神的过度发展，它将永远不会出现在上述这些人的大麻之中。

三

在埃及，政府至少在本国之内禁止买卖大麻。有这种嗜好的不幸之人便找到药房，他们以购买别的毒品为借口而少量地买走事先备好的大麻。埃及政府这样做是有

① 康康舞：十九世纪巴黎兴起的一种下流舞蹈。——译注

道理的。从来没有过哪个理智的政府能容忍使用大麻。服用大麻既不能造就战士，也不能造就公民。因为，人是不能——违者降职或判以智力死刑——搞乱其存在的最初条件和打破其官能与环境间的平衡的。如果有哪个政府想使其被统治者堕落，那它就只管使用大麻好了。

有人说，这种物质对身体无任何损害。这一点是真的，起码至今是如此。因为，我不知道人们到何种程度才能说，一个只会做梦而不能行动的人还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即使其四肢正常。但是，意志受到了侵害，而这则是最为珍贵的器官。一位用一角匙酱状物就可以临时获得天地间所有好处的人，将永远不会想通过劳动获得其千分之一。但首要的，是必须活着和劳动。

以前，我就想在一篇文章中谈谈葡萄酒和印度大麻，因为它们实际上有某种共同点：都可以引起人的诗情的过度的发展。人对于能使其人格兴奋的所有健康的或危险的物质的狂热追求，证明了其伟大。人始终希望重新点燃其希望并向无限升华。但是，必须看到结果。这是一种加快消化、强化肌肉和补血养神的甜烧酒。即使大量饮用，它也只能引起短时间的混乱。那是一种中止消化功能、软化四肢和引起 24 小时大醉的物质。葡萄酒使意志兴奋，印度大麻使其灭绝。葡萄酒是身体的依托，印度大麻是自杀的武器。葡萄酒使人受益，利于结交友朋。印度大麻使人与世隔绝。可以说，一种给人以勤奋，另一种基本上教人懒惰。在人们一下子就夺取天堂的情况下，劳动、耕作、写作和制造任何东西，还有何用呢？总言之，葡

萄酒属于勤劳和配得上喝它的老百姓。印度大麻属于享受孤独快乐的阶级；它是为游手好闲的无耻之辈制作的。葡萄酒益于身心，它产生有成果的结局。印度大麻不仅无益，而且是危险的。①

四

我愿以几句漂亮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它们不是我说的，而是一位不见经传的杰出哲人——音乐学院声乐理论家和教授巴尔布洛(Barboreau)说的。在我是一个社团的成员时，我曾接近他。这个社团的某些人就服用过使人快乐的毒品。他以一种难以名状的轻蔑语调对我说："我不明白，既然热情与意志足以使人达到一种超自然的存在状态，那么，理智而又具有灵魂的人，为什么还要靠人为的方式来实现充满诗意的福乐境遇呢？大诗人、大哲学家、大预言家，他们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借助于意志的纯粹而自由的活动来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他们既是原因又是结果，既是主体又是对象，既是磁化疗法实施者又是被催眠者。"

我想的与他完全一样。

---

① 为了记忆方便，这里只提一提最近用印度大麻治疗疯癫病的成果。服用印度大麻的疯子会染上一种新的疯癫，这种疯癫能驱赶原有的疯癫，而在醉意过后，作为疯子正常状态的原有真实疯癫会重新控制他。有人已为此费力写了一本书。发明了这一成功系统的大夫，至少不属于冷静的世人之列。——原注

人造天堂

——鸦片与印度大麻

致 J·G·F

我亲爱的女友：

常识告诉我们，地球上的事物存在很少，而真正的实际则只在梦中。为了接受自然的幸福，就像人工之物一样，必须首先有勇气吞食它；而大概佩得上享有幸福的人们，恰恰是那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至福，如同人们想象的一样，过去一直就像是一种催吐剂。

在一些笨蛋看来，把一幅人造享乐图献给一个女人——这是最为自然的快乐的最为通常的起因——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不合适的。不过，显然就像自然世界进入精神之中一样——它为其充当食粮，并以此帮助产生我们称之为我们的个体性的这种难以确定的混合物，女人是在我们的梦中投射最大阴影和最大光明的存在物。女人命里注定是启示性的；她依靠自身生命之外的另一生命而生存；她在精神上生活在她经常出没、她使之丰富的那些想象之中。

此外，这一赠辞的原由是否被人理解，并不重要。为了换取作者的满意，任何一本书都被理解——除了为之

写作的男人或女人——是否是很必要的呢？最后，总之，为个人写书，是否是必要的呢？我对于活人世界不大感兴趣，我就像给想象中的男友邮寄密信的多愁善感和悠闲自在的女人一样，我也只为死人写作。

但是，这本小书不是献给一位死去的女人的，而是献给这样的一位女子——她尽管有病，却终日在我身上活跃和富有生命力，她现在正把全部目光转向上帝，即所有变化的发源地。因为，完全像是从一种可怕的毒品中获得的结果那样，人享有从痛苦、灾难和命运中获取新的甚至高贵的享乐的特权。

在这幅绘画中，你会看到一位抑郁和孤独的散步者，他深入到运动着的人群之中，并向一位远处的艾莱克特①送上心愿和思念，这个女人前不久还为他擦过额头上的汗，并为他因发烧而干瘪多皱的双唇送上清凉的水；你会猜想到那位奥雷斯特的感激之情，对于他，你过去经常监视过他的恶梦，并用轻盈的和慈母般的手驱散过他可怕的困意。

---

① 艾莱克特(Electre)：古希腊阿尔戈(Argos)和米塞纳(Mycène)两地传说中的国王亚加莫浓(Agamemnon)的女儿。在父王被害之后，她曾救出了自己的弟弟奥雷斯特(Oreste)。这一传说中的形象后来便成了子女对于父母的怜悯和伸张正义之情的化身。——译注

印度大麻之歌

1. 对无限的追求

那些会自我观察和铭记自己印象的人，那些像霍福曼一样懂得营造自己心灵气压表的人，他们有时在其思想的气象台里记下了美丽的季节、幸福的日子和妙不可言的时刻。曾有过这种时候，人与一位年轻而强壮的守护神一起醒来。他的两叶眼皮，一从使之结合的困意中解脱出来，外部世界就为他提供了尖峭的地形、干净的环境、令人赞叹的各种色彩。精神世界打开了其广阔而充满新的光明的视野。享有这种福乐——尽管罕见而短暂——的人，能同时感到自己更富艺术家风度、更公正，一言以蔽之，就是更高贵。但是，在精神与感官的这种特殊状态中，有着更为奇妙的东西，如果我把它与每天都有的深沉的黑暗相比较的话，我就可以毫不夸大地称其为天国的东西，因为它并不是依据某种明显而容易确定的根由创造出来的。它是否是一种良好的卫生习惯和一种智者摄食制度的结果呢？这是向精神提供的第一种解释；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奇观，这种奇迹，它的产生，就像是在

人滥用其自身能力之后外在于人的一种高级而不可见的能力的结果。我们能说它就是对于认真的祈祷和满心的热情的报偿吗？可以肯定，使欲望不停地上升，即使精神力量向着天空伸展，可能是创造极为光彩、极为荣耀的精神健康的最适宜的摄生法；但是，它有时出现在想象活动的罪孽狂欢之后，有时出现在对理性的诡辩滥用之后——这种滥用，相对于正当与合理的使用而言，一如解体术对于健康体操所带来的破坏，它所依据的是什么规则呢？所以，我把精神的这种不正常条件看作是一种真正的恩典，看作是人在其中往往从好的方面看自己的一种魔镜，也就是说，像他应该是和可能是的样子；把它看作是天使的某种冲动，看作是以恭维的形式对于秩序的呼唤。同样，某一神灵论学派——英国和美国都有其代表人物，把超自然现象，例如幽灵的出现，鬼魂，等，均看作是神化意志的表现，因为这种意志很注意在人的精神中唤起对于不可见现实的回忆。

此外，在这种美妙而特殊的状态中，所有的力量都相互平衡，而想象力，尽管其极大，以后也不会把良心拖进恶运的冒险之中，在这种状态中，一种美好的感觉不被病态的神经——它们通常是罪恶或失望的顾问——所折磨，这种美妙的状态，我要说，它并没有先兆。它像幽灵一样，难以预测。这是某种烦扰，但却是间断的烦扰，如果我们明智的话，我们应能从中获得某种确定的最佳存在状态，应能借助于每天对意志的实践而从中获得达到这种存在状态的希望。思想的这种敏锐性，感官与精神的这种

热情，对人来讲，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首要的利益所在；所以，在只考虑直接快感的情况下，他没有去担心违反其构成的规则，而是在物理科学中、在药学中、在最粗制的甜烧酒中、在所有最沁人心脾的香气中、在各种气候和各种天气条件下，寻求逃脱—尽管只是几个小时——他的污秽住处的方式，这正像《拉扎尔》一书的作者[①]说的那样："一下子就拥有了天堂。"哎！人的罪孽，不论有人设想其有多么可怕，却包含着他对无限的追求的证据(仅就其无限的扩张而言！)；只不过，这是一种经常迷路的追求。人们可以按照某种隐喻的意义来理解这句平常的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并把它用于精神世界；一切都通向报偿或惩罚，这是永恒的两种形式。人的精神充满各种激情；如果换一种平庸的说法，就是人的精神智慧非凡；但是，这种不幸的精神，由于其自然的堕落与其在怜悯和最艰难的美德方面所突然表现出的几乎反常的能力一样大，因此能产生许多不合常理的事情，这些事情使精神可以使用这种因其过多而充沛洋溢的激情。这种精神从不认为可以在整体上被出卖。它高傲自负，竟忘记在装扮一位比自己弱和比自己强的人，它也忘记，那苦恼之精神，即便人们只给其一根发丝，它也要急忙地强占整个脑袋。因此，具有可见本质的这位可见的老爷(我说的是人)，早就想用药物、用发酵的饮料来创造天堂了，这位先生就像是

① 该书作者为奥古斯特·巴比耶(Auguste Barbier，1805—1882)：法国诗人。——译注

一位狂人——他会用画在布上和装在窗上的装饰物来取代坚固的家具和真正的花园。在我看来，从文人孤独而又集中的醉意——他由于不得不在鸦片中寻求对于肉体痛苦的减轻，而且也由于这样便找到了一种病态的享乐源泉，他已逐渐地形成了自己单一的卫生习惯，并且这种习惯已经成了他的精神生活中的太阳，——到郊区工人最令人讨厌的酩酊大醉——这些工人由于满脑子激情与天福而令人可笑地滚倒在大路旁的垃圾堆里，正是在对无限的意识的这种堕落之中，存在着造成所有有罪的过度行为的原因。

不算各种甜烧酒，在最适合于创造出我名为人造理想的所有毒品（它们很快地就变为有形的疯狂，并压垮心灵力量）和香气（过分使用会使人的想象更妙不可言，同时也会逐渐地减弱其体力）——之中，有两种最有劲儿的物质，即使用起来最为方便和得心应手的两种，那就是印度大麻和鸦片。对于这两种毒品可能产生的效用的分析，对于延续使用会受到不可避免的惩罚的分析，以及对于在追求某种假理想过程中所包含的伤风败俗的分析，这一切便构成了此次研究的对象。

对于鸦片的研究已经做过，而且在研究方式上明显地兼顾了医学与诗情两个方面，对此，我不愿再妄加补充。我谨愿在后面采用一种新的研究方式，来分析一本无与伦比的著作，尽管它从未完整地在法国翻译过。作者是一位著名人士，他富有很强而卓越的想象力，如今已隐居简出。他敢于以悲剧性的直率来叙述他以前借助鸦片所

获得的快乐与苦楚，而这本书最吸引人的部分，是他介绍为了不坠入他不慎献身的地狱而使出其超人的意志力量的那些文字。

今天，我只谈印度大麻，而且我所依据的资料众多而详尽，这些资料都是从长期以来就嗜好印度大麻的才子们的笔记或密信中选取的。只是，我将把这些纷杂的资料熔为一种专论，同时选取一个心灵——容易解释和容易确定的心灵——作为适用于这种本质的各种经验的典型。

2. 何谓印度大麻

被人们错误地嘲笑过的马可·波罗[1]的叙述，以及其他已往旅行家们的叙述，已为学者们所验证，并且今日赢得了我们的信任。我不会步马可·波罗之后尘，来叙述高山老人[2]是怎样把他的几位最年轻的信徒在用印度大麻(由此产生了施大麻者或杀人犯一词)搞醉之后又关在充满狂喜的花园里的——对于这几位年轻弟子，他当时想给予他们某种天堂观念，这也可以说是对其被动的和盲目的服从的某种含糊的报偿。有关施大麻者的秘密团体，读者可参阅德·哈梅尔先生的书和收到《铭文与美文

①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意大利旅行家。——译注

② 高山老人：12世纪，十字军士兵对暗杀团首领拉什德-丁(Rachid-ed-Din)和西奈(Sinan)的称呼。

学学院论文集》第十六卷中的希勒维斯特·德·萨西[1]先生的论述，关于杀人犯一词的词源，读者可参阅刊在1809年第359期《箴言报》上的他写给编辑的信。赫罗多特[2]说过，斯基泰人把大麻种子堆起来，然后往上面扔烧红的石子。在他们看来，这就像是比希腊人的任何浴室都更香馨的蒸气浴，而且，这种蒸气浴所带来的快乐极为强烈，以致使他们发出欢快的叫声。

其实，印度大麻是从东方来的；大麻的兴奋作用在古埃及就为人所知，而且它以各种名称已经普遍用于印度、阿尔及利亚和幸运的阿拉伯。不过，我们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眼皮底下，就能看到有趣的由植物挥发物所引起的醉意的例子。孩子们在收割后的苜蓿堆里玩耍和打滚之后，通常会感到一种奇妙的晕眩。不用说儿童，大人们也知道，在收割大麻的时候，成年男女劳动者都会感到相类似的作用；好像在收割时，有一种疫气升起，然后巧妙地搅乱人的大脑。这时，收割者的大脑充满旋涡，有时带有梦幻。到了一定的时刻，四肢开始发软，不肯干活。我们听说过，俄国农民常有梦游症的痛苦，有人说，其原因要归于做饭时用的大麻籽油。鸡在吃过大麻籽后表现出的离奇动作，在农民举行婚礼和进行主保瞻礼过程中，吃过掺酒大麻饲料的马在教区进行赛马时所表现出的暴烈热

---

① 希勒维斯特·德·萨西(Silvestre de Sacy，1756——1838)：法国东方学学者，曾任法国东方语言学院阿拉伯语教授，这里所说的论述，是指其《论穆罕默德之前的阿拉伯人》一文。——译注

② 赫罗多特(Herodote，公元前484—425)：古希腊历史学家。——译注

情，有谁没有见过呢？

然而，法国的大麻还不适合加工成印度大麻，或至少，根据多次的经验，不适合提供与印度大麻同样有力的毒性。印度大麻是属于荨麻科属的一种植物，除了它在高度上长不高之外，其余完全与在我们气候条件下生长的大麻相似。它具有强烈的醉人特征，这些特征几年来在法国引起了许多学者和普通人的注意。根据其产地不同，它受的褒贬也有别；邦嘎拉邦的大麻最受爱好者的青睐；而埃及的大麻，君士坦丁堡的大麻，波斯的大麻和阿尔及利亚的大麻，虽具有相同的特性，但却属下等。

印度大麻（或称草，亦称奇草，阿拉伯人曾把所有引起非物质性快乐的东西，均用草来定名）根据其构成和其所在产地的加工方式而且有不同的名称：在印度，被称为邦吉；在非洲，被称为特里亚吉；在阿尔及利亚和幸运的阿拉伯，被称为玛吉奥恩德，等等。在一年的哪个季节收割大麻，很有关系；在其开花时节，它具有其最大的能量；因此，唯有开花的枝梢被用来做各种加工，对这一点，我们还要说几句。

正像阿拉伯人加工时那样，印度大麻的浓香精，是靠在水中加黄油来蒸煮鲜大麻枝梢后获得的。煮后，再蒸发了全部水分，于是，便获得一种外表黄绿色的胶状物质，它具有印度大麻和哈喇味黄油的呛鼻气味。使用时，把它做成 2 至 4 克重的小球；但是，由于其令人讨厌的气味随时间增长，阿拉伯人便把浓香精制成酱状物质。

这种酱状物中的一种，叫达维梅斯克（dawamesk），是

由浓香精、糖和各种香料如华尼拉草、桂皮、黄连木果实、巴旦杏仁、麝香混合而成的。有时，人们也加进点斑蝥，目的在于与印度大麻的一般结果相区别。有了这种新的形式，印度大麻便一点难闻的气味都没有了，于是，人们便可以取用 15 克、25 克和 30 克，或把它夹在死面饼里，或放在一杯咖啡里。

施密斯、加斯蒂奈尔和德古蒂维曾做过实验，目的在于最后发现印度大麻的活性原理。尽管他们付出了努力，还是未能了解到其化学组合；不过，人们一般把其特性归因于某种树脂性的物质，该物质以百分之十的相当大的比例存在于大麻中。为了获得这种树脂，人们把晒干了的大麻制成带颗粒的粉状物，用酒精泡洗多次，然后把酒精蒸馏，以便部分地提取这种东西；再进行蒸发，直至得到一定浓度的香精；此后再用水对香精加工，水稀释其他胶状物质，于是树脂就以纯净的状态出现了。

这种物质柔软，深绿色，具有高含量的印度大麻的气味。5 毫克、10 毫克、15 毫克足以产生惊人的作用。但是，大麻精可以做成巧克力片剂，也可以做成含姜素小丸，它就像达维梅斯克一样，根据个人的体质和其神经敏感性而具有强弱不等的作用，并且本质上也极不相同。不仅如此，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作用结果也不尽相同。有时，是一种无节制和难以抑制的快乐，有时是对于利益和富足的一种感觉，还有些时候，是一种模模糊糊梦魂缭绕的睡意。然而，有些现象的产生很规则，尤其是在具有相似体质和所受教育相同的一些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在这

些不同类型中，有某种一致性，它会使我不费力气地写出一部有关我刚才说过的醉意的专著。

在君士坦丁堡，在阿尔及利亚，甚至在法国，有些人把印度大麻与烟草放在一起当烟抽；但这样一来，上述现象就只会以极有节制甚至可以说是迟缓的一种方式产生出来。我听人说过，有人前不久采用蒸馏方式从大麻中提取了一种固有油脂，这种油脂似乎比用到目前为止所知的一切加工方式所获得的油脂都更具有活跃的功效：但是，对它的研究尚不足以使我确切地谈论它的结果。茶叶、咖啡和甜烧酒，都是加快或减弱出现这种神秘醉意的得力辅助物，做这种补述，难道不是多余的吗？

3. 通俗皮影和木偶戏

感觉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是一些美妙的事物，对吧？是一些奇特的场面，对吧？很美吧？很吓人吧？很危险吧？——这是不知者怀着既好奇又害怕的心情对老手们通常提出的一些问题。这很像儿童急不可待地求知的一种表现，也像从未离开过家门的人在其面对从遥远和人所不知的国度归来的人时所表现出的样子。他们想象印度大麻的醉意，就像想象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一处宽敞的魔术场地，在那里，一切都是奇迹般的，不可预测的。这是一种偏见，一种误解。既然对于所有读者和发问者来说，印度大麻一词包含着对一古怪而动荡的世界的看法和对于神奇梦幻（最好说是幻觉，这种幻觉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频繁）的期待，那么，我会立即让人们看到印度大

麻的作用与睡眠现象的重大不同。在睡眠中，即在每天晚上的奇异旅行之中，有某种确实是奇迹的东西；这一奇迹的准时性消弱了神秘性。人的梦属于两类。一类包含着他的日常生活，他的忧虑、他的欲望、他的罪恶，这些内容和白天模糊见到的、贸然印在他宽大的记忆脉络膜上的物体荒诞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自然的梦；它就是人的自身。但还有另一种梦！即荒诞的梦，无预料之梦，这种梦与睡者的性格、生活和激情既无关系又有联系！这种梦，我称之为费解之梦，它明显地表现了生命的超自然特征，恰恰因为它荒诞，古人才认为它神秘。由于无法从自然原因上去解释它，古人便赋予它一种外在于人的原因；而在今天，占梦者自不必说，甚至出现了一种哲学学派，这种学派有时在梦中看出的是一种谴责，有时则是一种建议；总之，这是一种象征的和道德的图画，它甚至产生于睡觉人的精神之中，这是一种必须加以研究的汇典；这是一种语言，唯智者可以获得理解这种语言的钥匙。

在印度大麻带来的醉意之中，无任何与此相似之处。我们将不离开自然的梦。醉意在整个延续过程中，确实只不过是借助于色彩的强化和构想的快速变化而形成的一种大梦；但是，醉意将永远保持个人的特殊色调。人曾希望作梦，但梦又将支配人；不过，这个梦恰是该人父亲的儿子。有闲者绞尽脑汁想人为地把超自然现象引入他的生活与思想之中；但是，尽管他的感觉具有意外的能量，他毕竟只是得到了增扩的同一个人，只是达到了最高乘方的同一个数字。他已身不由己了；但是，他的不幸在于，

他只能借助于自己即借助于他个人的主要部分才能达到这种状态；他本想成为天使，可却变成了一个傻瓜，这种傻瓜有时也非常有力——如果人们把有力称为一种过分的、又无任何约束来加以节制或利用的敏感性的话。

但愿对特殊快乐感兴趣的世人和无知者深刻理解，他们在印度大麻中找不到任何奇迹般的东西，绝对找不到，他们所见的只是过分自然的东西。印度大麻所影响的大脑与机体，只会提供通常的、个别的、增扩的现象，当然这是从数量和能量两个方面来说的，但是，这些现象却忠实于它们的起因。人躲避不开他的肉体与精神气质的必然归宿：为探知人的通常感受与思想，印度大麻将是一面放大形体的反光镜，不过却又是一面纯净的反光镜。

请看我们面前的这种毒品：一点点绿色的酱状物，大小像个核桃，气味浓烈，招人恶心欲吐，就像任何纯美和宜人的气味达到其最大力量即其最大密度时出现的情况。请允许我顺便指出，这种说法可以颠倒过来，即如果一种最令人讨厌、最令人恶心的香物在其减少到最小的数量和扩散度时，它也许会变成讨人喜爱的东西。——这便是幸福！它占满了一小角匙的容量！这种幸福伴随着其各种醉意、各种疯狂、各种稚气！您可以毫无惧怕地吞食；死不了人。您的肉体器官不会受到任何损害。也许到了后来，过分求助于魔力会减弱您的意志，也许您会不如今天这样更像是人；但是，惩罚是非常之远的，体质上未来的灾难是极难确定的！您会冒什么险呢？明天，只会有点精神疲惫。您不会每天都承受较大的惩罚而换取较

少的报偿吧？于是，可以肯定：为了赋予它更大的力量和扩散性，您甚至把您的香精适用量搅拌到黑咖啡里；您曾想到腾空胃口，把营养丰富的菜肴推到晚上九、十点钟，为的是给毒素以发挥作用的全部自由；您至多在一小时之后喝点清汤。这时，您的压载已足以使您进行一次长途而特殊的旅行了。汽笛响了，车子开了，而您与其他普通乘客相比，则具有不知去向的可笑之处。您曾希望这样；天命万岁！

我推测，您曾谨慎地选择了您进行这次冒险旅行的时刻。任何理想的放荡都需要理想的自由。此外，您知道，印度大麻不仅创造个体的夸张，而且创造场合与环境的夸张；您没有需要完成的苛求准时性即准确性的任务；一点也没有家庭的忧愁；一点也没有爱的痛苦。对此必须加以提防。这种忧愁，这种不安，这种对于需要，您的意志和在确定的时刻需要您的注意力的任务的记忆，到时候，都会像丧钟一样在您的醉意中敲响，并会毒害您的兴致。不安会变成忧郁；忧虑会变成苦楚。这些先决的条件一经发现，如果天气很好，如果您处在有利的环境之中，例如一处美丽的景致或装修极佳的套房，加上如果您可能希望有一点音乐，那么，一切便完美至极。

一般说来，在印度大麻引起的醉意中，有三个不难区分的阶段，而在新手身上观察第一阶段的最初征象，并非一件毫无兴趣的事。您已模糊地听人谈论过印度大麻的美妙效用；您的想象已预先构想了一种特殊的观念，即某种像是醉意典范的东西；您不必着急去了解现实是否能

决定性地满足您的希望。这一情况从一开始就足以把您掷入惶惶不安的状态，这一状态相当有利于毒品征战的与进攻性的脾气。大多数新手在最初接受传授时都抱怨作用来得太慢；他们像小孩子一样不耐烦地等待着，但由于毒品不能按他们的意愿来得疾速，他们便夸口说不相信，在那些深知印度大麻药劲儿的老手看来，这种夸口十分令人快活。最初的发作，一如一场长时间迟疑不落的暴风雨的征象，它在这种夸口中开始出现，随后便越来越明显。首先，是您的心中充满了某种离奇而难以抗拒的惬意。这种毫无根据的过分快乐——您甚至感到害羞——一个劲儿地重复出现，而且打断了您可以赖以沉思的使您感到惊愕的那些时间。最简单的言辞，最下流的念头，都采取了一种古怪而又新颖的面孔；您甚至对出现这些至今被认为太简单的现象感到惊奇。难以预想的不恰当的类似与比较，没完没了的文字游戏，滑稽图案，接连不断地在脑海中出现。您身上中了魔；没有必要抗拒这种惬意，它像搔痒一样叫人难受。您不时地嘲笑您自己，嘲笑您的愚蠢，嘲笑您的疯狂，而且如果您有伙伴，他们也会嘲笑您和他们自己的状况；但是，由于他们并无恶意，您也就不去忌恨。

这种时而无精打采时而令人伤心的快乐，这种欢悦中的病态，这种不安全性，这种似病非病的样子，一般只延续很短的时间。不一会儿，各种观念之间的关系便变得相当模糊，连接您各种设想的导线变得那样纤细，以致于只有您的同伙们可以理解您。而且，在这一方面，尚无任

何验证手段；也许，他们认为理解您，于是，幻觉就成了相互的。这种嬉戏和大笑，简直如同爆炸，在任何与您不处于同一状态的人看来，就像是真的疯狂，至少像是某种怪人的蠢劲儿。同样，无醉意的谨慎见证人所表现出的智慧与常识，即他的思想的规则性，会像某种特殊类型的呆傻那样，使您快乐，使您欣悦。所有的角色都颠倒了。他的镇静使您的奚落达到了最后极限。一个人在享有与他不处于相同环境的另一个人无法理解的快乐时，会表现出某种神秘的喜剧性，而这，不正是这种情景吗？疯人怜悯智人，从这时开始，他优于别人的念头便出现在其理解力的地平线上。很快，这种念头就变大、变充实，然后像流星一样倏然闪逝。

我亲眼目睹过这种场面，当时的情景超乎意料，那位令人发笑的人物，只有在那些至少通过观察别人而了解这种物质的作用和这种物质在两种假设相等的智慧之间会引起明显的音调差别的人看来，才会是可以理解的。一位杰出的乐师，因不了解印度大麻的特性，而且大概也从未听人谈论过，便落入了许多人都服用过印度大麻的社会中间。有人试图使他理解这些美妙的效用。听了那些奇妙的叙述，他好意地莞尔一笑，像是一位很想在几分钟之内等待一下的人。他的轻蔑之意，很快就被那些受毒性刺激的人猜到，而且，狂笑百态也在刺激他。这些欢笑，这些言辞游戏，这些丑陋的面目，这种整体病态的氛围不激怒他，促使他情不自禁地声明，这种艺术家使命是很坏的，而且在从事过这种事业的人看来，这种使命大概也是

令人讨厌的。喜剧性就像闪电一样照亮了所有的精神。于是，欢乐的气氛更高了。他说："这种使命对你们来讲也许不坏，而对我则不行。"一个病人为自己反驳道："只要对我们好就行了。"我们的这个人，由于不知道自己正与真正的疯子或假作疯狂的人打交道，便认为最明智的作法是一走了之；但是，有人关上了大门，并把钥匙藏了起来。另一个人跪在他面前，以整个团体的名义哀求他谅解，同时流着热泪向他郑重声明，尽管他的才智低下——这可以激起某种同情，但所有的人都对他怀有深厚的情谊。此人便顺从地留了下来，甚至在别人一再的要求之下屈尊演奏了一下乐器。但是，小提琴的声音就像新的传染病一样在房间里传播开来，一会儿抓住(该词并不过分)这一位病人，一会儿又抓住另一位病人。接着，便是沙哑而深沉的叹息、阵阵突来的啜泣和默默无声的泪流。吓坏了的乐师停了下来，走近那位高兴得大喊大叫得最凶的人身边，问他是否很痛苦和怎样才能使他减轻痛苦。一位在场的人即一位讲求实际的人提出，可以用汽水和食用醋。可是，那位患者满眼愤怒，以一种难以言表的轻蔑看着他俩。想治愈一位活力过盛的病人即一位患快活病的人，谈何容易！

正如人们通过这个插曲所理解的那样，在由印度大麻引起的各种感觉之中，亲善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无精打采的、懒洋洋的、不声不响的和从神经的动情之中派生而来的亲善。凭借这种观察，一个人向我叙述了他也曾有过的这种状态的醉意情景；由于他对当时的

感觉记忆非常准确，所以，我极好地理解了我那种音调与社会地位的差别曾把他掷入了何等荒诞而又无法摆脱的困境。我记不清这当时是该人的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经历。是他用的量太大了？还是印度大麻在无任何其他明显原因（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帮助的情况下就表现出更为厉害的作用？他告诉我，他借助于他的享乐——这是一种自感充满活力和才气的高级享乐——忽然一下子与一种可怕的东西相遇。由于他首先为他的美妙感觉所迷惑，所以，他是突然地感到了害怕。他寻思，他的智慧和器官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当作超自然状态的这种状态是否会一直延续下去，他的精神是否会一直变得越来越脆弱。由于患者富有才智的眼睛所具有的扩大能力，这种惧怕应该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他说："我当时就像是一匹身不由己的马，跑着奔向深渊，很想停下来，但又不可能做到。实际上，这是一种可怕的小跑，而我的思想，由于成了场合、环境、事件和一切可包含在偶然性一词中的东西的俘虏，而成了纯粹和绝对狂想式的了。我灰心而又不停地说着，这太晚了！这种感觉方式在我看来似乎延续了无限的时间，但它也许实际上仅仅是几分钟。在这种感觉方式停止的时候，在我认为最终可以坠入继这一狂热阶段之后而来的东方人十分看重的福乐之中的时候，我又遇到了一种新的不幸。一种极为平庸又极为稚气的新的不安袭上心来。我突然回想起，我是被邀要去参加一次晚宴的，那是一次由庄重之人组织的晚会。在文静又审慎的人群中，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主人；在这样的人们中间，我提前意识

到我必须仔细地把我的精神状态借着无数灯光掩饰起来。我完全相信，我会成功的，但一想到我要付出意志上的努力，我又几乎感到会失败。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想起了新约全书上的一句话："制造丑闻的人会招来不幸"，我虽然很想忘记这句话，而且也在想方设法忘记它，但我还是在精神中不断地重复着它。这样一来，我的不幸（因为这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便变得大不可言了。尽管我很弱，但我决心表现出行为，并决心去求教于一位药剂师；因为，我不知道会有何反应，而且，我愿意以自由和轻松的精神走到我应该去的那个世界中去。然而，在到达药店门口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一念头使我止步片刻并促使我思考。刚才路过一处橱窗时，我曾照见了自己，我的面庞使我吓了一跳。我脸色苍白，双唇发瘪，两眼变大！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会使这位老实人心地不安的，这多么愚蠢啊！"除此之外，我心里很不想成为笑料，因而，我害怕在店里遇到人。但是，我对这位不知名的药剂师突然产生的亲善之意主导了我所有其它的情感。我想象这个人会与我在这一倒霉的时刻一样很敏感，而且，由于我想到他的耳朵和心灵也应该像我一样，哪怕有一点微弱的声音就会震动起来，所以，我决定踮起脚尖走进去。我当时想到，在一位我要打动其慈善之心的人那里，我不能表现得过分谨慎。接着，我打算熄灭我的嗓音和脚步声：印度大麻引起的这种嗓音，您还不知道吗？它低沉、深厚、喉音很重，简直就像老鸦片鬼的嗓音。结果却与我预期的相反。我本决心使药剂师放心，到头来却使他害怕

了。他对这种病态一无所知，从未听说过。然而，他既好奇又不相信地看着我。他把我当成疯子？还是当成坏人？或者当成乞丐？可以说，既不是这个，又不是那个；不过，这些古怪念头都出现在我的大脑里。我不得不向他长时间地解释（多么累人呀！）大麻酱是什么，有什么用，不停地向他说这没有危险，对他来说毫无理由惊慌失措，而且，我寻求的只是一种轻松或反应方式，我一再地为给他带来不安表示内心的诚恳歉意。最后，请您理解我这些话里所包含的屈侮，他只是说请我退出去。这便是对我的过分怜悯与亲善的报偿。我去参加晚会；我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反感。谁也不会猜到，我为了与大家一样而必须付出的超人的努力。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极富诗情的醉意所带来的折磨，因为这种醉意即受礼节约束，又受责任妨碍。

尽管我对产生于想象力的这些痛苦理所当然地要表现出同情，但我还是忍不住对这样的叙述发笑。为我作态的人并未得到纠正。他继续向倒霉的酱状物索求他必须在其本身才能找到的刺激；但是，由于他是一位谨慎、规矩之人，即一位上流社会人士，所以，他减少了用量，而这样做的结果便使他增加了服用的次数。后来，他高度地评价了他的这种保健学的磨烂成果。

我现在回到醉意的正常发展上来。在第一阶段的稚气十足的欢快之后，有一短促的平静。但是，新出现的情况则是感到手脚发凉（这种凉意甚至可以在某些个人身上变成极度的寒冷）和四肢极度无力。您的两手软如黄

油，您的大脑和浑身上下都感到一种令人困惑的僵化与麻木。您的双眼睁大起来，就像被一种难以平息的恍惚拉向了各个方向。您两颊苍白。双唇干瘪，越来越向嘴里抽缩，而且伴有呼吸困难的动作，这种动作是一位雄心满怀、思绪翩翩或正进行深呼吸以便猛跳的人的壮志正旺的标志。可以说，喉咙是紧闭的。如果怠惰之乐趣并不十分宜人，而且也不与身体的微小失常对立的话，那么，腭部便总有一种满足它就会给人带来无限快乐的干渴。沙哑而深沉的叹息从您的胸中呼出，就好像您原有的身体不能承受您的新的灵魂的欲望与活动似的。您的身体不时地晃动，使您出现某种不情愿的动作，就好像在一天工作之后或在暴风雨的夜里发生在最后困意之前的那些惊跳一样。

在扯得太远之前，关于我上面谈到的那种发凉的感觉，我还想再叙述一个趣闻，该趣闻可用以说明，即便是纯粹肉体上的作用，能在多大程度上会因人而异。这一次，是一位文人说话[①]，而且，在他几段的叙述内容上，我认为，人们可以找到某种文学气质的标志。

他对我说："我服用了适量的浓缩香精，后果极好。病态的欣悦危机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我便进入了几乎可以说是幸福的倦怠与惊异状态。于是，我打算过一个安静而又无忧无虑的夜晚。不幸的是，意外事件迫使我陪伴一个

---

① 根据法国文学评论家Y·费洛莱娜(Yves Florenne)的评注，此处的"文人"很可能就是波德莱尔本人。——译注

人去看节目。我决心当一个勇敢的人，决心掩饰我的无限的怠惰与静止的欲望。这一带的所有车辆均已预订出去，我不得不屈尊徒步远行，不得不走过满是车辆噪音、满是粗言秽语的行人们愚蠢会话的地方。我的十指末梢已开始感到轻微的凉意；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寒冷，就像我的双手浸入了冰水一样。然而，这却并非是一种痛苦；这种几乎是强烈的感觉，更像是一种快感透过周身。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寒冷随着这种没有尽头的旅行越来越侵占着我。我问过我陪同的人两次，天气是否真的非常寒冷；回答是相反，气温甚至不是温和，而是炎热。我终于来到了大厅里，把自己关在了为我安排的包厢里，加上三、四个小时的休息，我自认为来到了希望之乡[①]。我一路上忍住的情感、我当时可能具有的全部可怜的能量，于是乎都袭上身来，我便听凭我的无声的疯狂的摆布。寒冷在剧增，可我见到的人们却是薄衣着身，而且甚至不无倦意地擦着额头的汗水。我产生了这样的快活念头，即我是一位享有特权的人，我是唯一在演出大厅里于酷暑中获得寒冷的人。这种寒冷仍在加剧，直变得令人惶恐不安；但是，当时我首先感兴趣的是了解这种寒冷会降到多少度。最后，它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是那样全面，又是那样完整，以致于我的全部念头可以说都冻结了；我变成了一块可思维的冰块；我把自己看成是由一大块冰雕成的塑像；这种疯狂的幻觉使我产生了自豪感，在我身

① 《圣经》中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方。——译注

上激起了一种我无法向您确定的精神上的惬意。除了这种可恶的快感之外，我还确信在场人都不知道我的天性和我对于他们具有什么优越性；除此之外，一想到我的伙伴根本不知道我具有何种古怪的感觉，我是多么幸福啊！我掌握着对于遮掩自己的报偿，而我的特殊快感则是一种真正的秘密。

“此外，在我刚走近包厢的时候，我就满目昏暗的感觉，在我看来，这种感觉在某种程度上与寒冷念头有关。这些念头很可能是相互借取了力量。您知道，印度大麻总是乞灵于光线的五彩缤纷、耀眼夺目和流金的飞瀑；任何光线对它来讲都是好的，流曳如帘的光、形如栖在钉状物和粗糙表面上的彩蝶的光、沙龙里的枝形大烛台、圣母月里的大烛台、太阳落山时大片大片的玫瑰色。这种凄凉的光彩，对于这种难以满足的对光明的渴求，似乎放射出一种足够的光亮；正如我对您说过的那样，我认为自己走进了一个黑暗世界，它在我梦想着极夜和永恒冬天的时候正逐渐地变得浓厚起来。至于场景（这本是专门用于喜剧体裁的场景），只有它是光亮的，它无限地小，而且位置很远、很远，就像在立体镜的端部。我不说我当时是在听喜剧演员演出，您要知道，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我的思想不时地顺便获得一些零散的句子，而且就像一位技巧娴熟的舞女——她似乎正在用弹簧板在遥远的梦境中蹦跳。人们可能认为，一部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的戏剧缺乏逻辑性和连贯性；那您就搞错了；我当时在由我的消遣所创造的这种戏剧中发现了一种极高尚的意义。我无任何不舒

服之感，我有点像一位诗人——他由于第一次见到《以斯帖》[1]上演，而认为，阿曼向女王求婚是完全自然的。正像有人猜想的那样，当时是这样一种时刻——阿曼扑在以斯帖的脚下，哀求她原谅其罪过。如果所有的戏剧都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那么，它们都可能获得巨大的美，即便是拉辛[2]的剧也会如此。

"男喜剧演员们在我看来非常矮小，外形明确而穿着讲究，就像梅索尼耶[3]的那些人物画一样。我不仅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装束的最微小的细节，例如布上的花纹、缝纫线脚、扣子等，而且也看清了假额与真额、与白色、蓝色和红色以及与所有的化装相区别的区分线。而这些小人都披着一种寒冷而又神秘的光亮，就像一面非常干净的玻璃窗补充到一幅油画中的那种光亮。在我最后从这种黑暗而冰冷的墓穴中走出、并且由于内在幻影的消失我重新回到自我时，我感到一种疲倦，这种疲倦是任何紧张的强迫性劳动所从未有过的。"

实际上，正是在这个阶段的醉意上，一种新的奥妙和更强的剧烈感才在各种感官上表现出来。嗅觉、视觉、听觉和触觉也参加这种进展。两眼盯着无限。耳朵在一大片噪杂声中捕捉着几乎难以觉察到的乐声。于是乎，幻觉

---

① 《以斯帖》，是拉辛的一个剧目，剧中的人物以斯帖是《圣经》"以斯帖"篇中的人物。——译注

② 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法国古典剧作家。——译注

③ 梅索尼耶(Jean Louis Ernest Meissonier，1815—1891)：法国画家。——译注

开始出现了。外部事物缓慢地、逐渐地换上了奇特的外表；他们在扭曲，在变形。接着，是各种观念的模糊、误解和移位。声音披上了颜色，而颜色中则有音乐。这些都极其自然，而且整个充满诗兴的大脑以其健康和正常的状态极容易地构想着这些类比。但是，我已告诉过读者，在大麻引起的醉意中，丝毫没有真正超自然的东西；只是这些类比具有人所不习惯的活力；它们以其专横的性格进入精神、侵袭精神、压迫精神。音乐符点变成了数字，而且，如果您的精神具有某种数学才能，那么，旋律即听到的合谐便会在保留其给人快感和富有色彩的性格的同时，变成一种很大的算术运算，其中，一些数字产生另一些数字，而且您自己也无法解释，您会很容易地跟上运算的各个阶段和数字的产生过程，而且您的灵活性竟与进行运算的人一样。

有时出现这种情况，个性消失了，作为泛神论诗人特性的客观性极不正常地在您身上形成和发展着，以致于对于外在事物的思考使您忘记了您自己的存在，而且，您很快就与它们混为一体。您的眼睛会死死盯住一棵因风刮而和谐地弯曲的树；几分钟后，在一位诗人大脑中只可能是很自然的一种比喻，而在您自身中却会变成一种现实。您首先会把您的激情、您的欲望或您的忧郁都归因于树；它的呻吟和晃动会变成您的呻吟与晃动，很快，您就变成了树。同样，在蓝天上飞翔的鸟首先表现为在世间万物之上飞翔的一种不朽的愿望；然而这时，您已经变成了这只鸟本身。我假设您在坐着，正吸着烟。您的注意力将

长时间地置于从您的烟斗中散发出来的淡蓝色云烟上。一种缓慢的、逐渐的和永恒的浮腾念头将占据您的精神，而您会很快地就把这种念头用于您自己的思想上，用于您的思维材料上。您借助于一种奇特的模糊性、某种智力的移位或误会，将会感到自己在浮腾，而且，您将赋予您的烟斗（您感觉到您就像烟草那样蹲在里边和被拢在里边）吸吮您自己的古怪能力。

幸运的是，这种一个劲儿的想象只持续一分钟，因为一段清醒时间——这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使您得以审视一下挂钟。然而，一股新的念头又把您带走了；一会儿，这股念头把您卷入它的充满活力的旋涡之中，一会儿又将是另一种永恒。因为，时间与存在的比例完全被无数强烈的感觉与念头打乱了。人在一个小时期间似乎度过着几个人的生命。难道您不像是一部不是写成的而是由活人构成的魔幻小说吗？在器官与享乐之间已不存在方程式；而且，正是根据这种考虑，出现了对于没有自由的这种危险练习的惩处。

当我谈论幻觉的时候，不应按其最狭隘的意义去理解。在纯粹的幻觉——例如医生们曾经常有机会研究的问题——与各种感官在由大麻引起的心智状态中所出现的幻觉或准确地讲是误会之间，有一种极重要的差异。在前一种情况里，幻觉是突如其来的，是十全十美的和注定要出现的；此外，它在外在事物的世界中既找不到借口，也找不到辩辞。病人看到一种形式，听到一些声音，可它们并不存在。在第二种情况里，幻觉是渐进的，几乎是自

愿的，而且，只有在借助于想象的行为时，它才是十全十美的，它才是成熟的。最后一点是，它有某种借口。声音谈论和说出的，都将是一些不同的事物，但确实有一种声音。服用大麻后的人的醉眼，会看到一些古怪的形式；但是，这些形式在成为古怪的和魔鬼的样子之前，它们是简单的和自然状态的。在醉意中，幻觉的能量即真正能说话的活力，丝毫不消弱这种最初的区别。前者根源于周围的环境，而在现在时刻中，后者却与环境无关。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想象幻觉、这种梦的成熟过程和中了大麻毒后的大脑必然有的这种诗性的产生过程，我下面再讲一个趣闻。这一次，不是一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在叙述，也不是一位文人，而是一位妇女，一位有些成熟的女人，她好奇心胜，精神易于兴奋，由于在先对这种毒品有所了解，便对另一位妇女描述了她有过的最主要的幻觉。我一句不漏地转述如下：

"我在12个小时（是12个小时还是20个小时，我实在记不清了）的疯狂中获得的感觉太古怪、太新奇了，我以后再也不会那样做了。精神的兴奋极为强烈，此后的疲倦极为沉重；一句话，我在这种稚气行为中看到了某种罪行。最后，我还是顺从了我的好奇心；接着，便出现了我的那些老友们都曾有过的疯狂，在这种疯狂中，我不以为失去一点尊严有什么不好。首先，我应该告诉您，这种倒霉的大麻是一种很背信弃义的东西；有时，人们自认为摆脱了醉意，但这只是一种骗人的安静。休息之后，还会重复。因此，在大约晚上十点钟的时候，我处在了这种短暂的状

态之中；当时，我自认为已经从为我带来极大享乐——这是真的——但又不无焦虑和恐怖的这种过多的活力中解脱了出来。我开始高兴地吃夜宵，就像长途旅行之后那种样子。因为，至此，我出于谨慎而节制饮食。然而，甚至在我离开餐桌之前，我的狂热就已经再次抓住了我，就像猫抓住老鼠那样，毒药再一次开始和我可怜的脑浆玩耍。尽管我的住房距离我们朋友的城堡很近，而且我随时可以使用一部车子，但我还是感到极需作梦，极需沉缅于这种无法抗拒的疯狂之中，以致于我是那样高兴地接受了他们为我提供的需要保存到第二天的东西。您了解这座城堡；您知道，人们已经修整和按现时水平装饰了主人居住的整个部分，但是那通常没人住的部分便依然保留了其古老的风格和旧日的装饰。人们必须临时为我在城堡的这一部分安排一个卧室，为此，他们选择了那间最小的房间，它类似于一间小客厅，破旧暗淡，但也还算迷人。不管怎样，我必须向您描述一番这个房间，以便您能理解我当时古怪幻觉，这种幻觉整夜都伴随着我，我甚至没有空闲去注意时间的流逝。

“这间小客厅极小、极窄。在屋内檐口处，天花板成圆拱形；壁上嵌有长条镜子，其间用笔墨潦草的装饰风景画板隔开。檐口的四面墙上画有各种寓意形象，一些形象精神振作，另一些在跑或在飞。在这些形象之上，闪动着一些鸟与花。在这些形象之后，随着天花板的曲线竖起一个格子架，上面画有逼真的彩绘。天花板呈金色的，因此护条与形象间的所有空隙也是金色的，到了中心，只是由于

拱形格子架的几何图形的缘故，才没有了金色。您看，这真有点像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笼子，真像是为一只大鸟安排的极美的笼子。我必须补说一点，那天的夜是极美的，极透亮的，月光是耀眼动人的，在我熄灭了蜡烛之后，整个这种布景依然可见，它不是被我的精神之目光照亮的——尽管您有可能这样认为，而却是被这个美丽的夜照亮的，因为夜的光辉挂在了整个这种金饰品、镜饰品和彩色饰品上了。

“我先是非常惊奇地看到，一些大的空间从我这一侧和从各个方向向我前面延宕；那是一些透亮的河流和在静静的水面上反照的绿色的景致。这里，您需要猜想一下由那些镜子所反照的壁板的效果。在抬起双眼的时候，我看到一轮落日正像是一块冷却中的熔铁。这便是天花板上的金色；但格子架使我想到，我是在一种笼子里或是在一种从各个方面开向空间的房屋里，而且我只是被我的美妙的监狱铁栅隔在了所有这些美景之外。我先是取笑我的幻觉；但是，我越是注目去看，幻术就越是增加，就越富有生气，富有透明度和不可抗拒的现实性。从此，幽禁念头占据了我的精神，但我应该说，这种念头并没有危害我从在我周围和在我之上展开的这种场面中获得的各种快感。我认为自己要长时间地、也许会千百年地关在这豪华的笼子里，周围是这些仙境和这些美好的视野。我梦见

了睡林中的仙女[1],梦见了要忍受的赎罪和未来的解脱。在我的头上,飞翔着热带地区的闪光的鸟,而且,由于我的耳朵能感觉到远处行走在大路上的马匹的颈铃声,这两种感官便把它们的印象组成了一种单一的念头,于是,我便赋予了那些鸟如铜的神秘歌声,我认为,它们是在用铜的嗓子歌唱。显然,它们在谈论我,并祝贺我被监禁。一些蹦跳的猴子、一些滑稽可笑的森林之神似乎都在捉弄我这位被判定一动不能动的仰躺着的犯人。但是,所有的神话之神都笑容可掬地看着我,像是鼓励我要耐心地承受妖术,而且,所有的眸子都滑进了眼皮之内,就好像要依附于我的目光似的。我由此得出结论,如果过去的错误,如果我自己并不知道的一些罪行,都需要这种临时的惩罚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寄希望于一种更高的慈善,这种慈善迫使我谨慎,同时又会为我们提供比我们年轻时的玩具娃娃更大的快乐。您看,沉思这些形式和闪光的颜色以及自以为是一出荒诞戏剧之中心的这种快乐,经常窒息了所有其它的思想。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是否持续到了早晨了呢?我不知道。我突然看到我的房间里充满了早晨的阳光;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惊异,而且,尽管我尽力地回忆,我也无法知道我先前是在睡觉还是在耐心地忍受着一种舒适的失眠。刚才还是

---

① 法国古典作家贝娄(Charles Perrault,1628—1688)写的一篇童话的名称,讲的是一位公主中魔后昏睡不醒,需一位王子在一百年后前来亲吻才能唤醒她的离奇故事。--译注

深夜，现在则是白天！可是，我却经历了很长时间，噢！很长时间！……由于时间的概念或准确地讲是时间的度量被取消了，所以，整个夜间在我看来便只是被我的思绪翩翩所度量的。基于这种看法，尽管时间的概念我认为是那样长，我还是觉得它只延续了几秒钟，甚至于它在无限之中就根本没有占据位置。

“我不向您谈我的疲惫状况……这种疲惫是极度的。有人说，诗人和创作者的热情与我的感受相像，尽管我总是认为，那些以使我们激动为己任的人们必须具有某种极为镇定的气质；然而，如果诗的狂热类似于一小勺浆状物使我获得的东西，那么，我认为，公众的快乐就会在诗人眼中变得极为珍贵，而且，这并非是在毫无某种惬意即一种平淡的满足的情况下，我最后感觉到了是在自我之中，即在智力的自我之中，我要说的是，是在真实的生命之中。”

显然，这是一位有理智的妇女；然而，我们只在从中获得有益提示的时候才利用她的讲述内容，这些提示有助于说明对大麻所产生的主要感觉的这种极为笼统的描述。

她谈起那次夜宵，就像谈论在狂风之后一阵短暂的、但却似乎是最后的平息使她得以重返真实生命的时刻来得及时的一种快乐一样。其实，正像我说过的那样，间歇与平静是骗人的，而且，大麻通常带来一种贪婪的饥饿和几乎总是极度的干渴。只是，不管是晚餐还是夜宵，它都不会带来最后的歇息，而只是创造新的重复和这位太太

一个劲儿抱怨的这种令人晕眩的痛苦，这种痛苦之后，是一系列迷人的、带点吓人色彩的幻觉，而对于这些幻觉，她主动而心悦诚服地依随了。这里所说的难以抗拒的饥饿与干渴，不付出辛劳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因为，人自感处在物质东西之上，或准确地说，他浑身充满了醉意，那他就必须长时间地鼓起勇气，以便挪动一只酒瓶或一把餐叉。

由于食物的消化而确定的最后危机，实在强烈得很：简直无法抗拒；这样一种状态，如果它延续很长，如果它不立即让位于另一醉意阶段——这一阶段在前面提到的情况里表现为一些辉煌的、微微可怕的、充满慰藉的幻觉，那么，它就会是无法忍受的。这种新的状态，便是东方人称为至福的状态。它不再是某种旋转和嗓嚷的东西；这是一种安静而静止的福乐，是一种荣耀的顺从。在很长时间中，您不再是您的主人，但是，您却不感到痛苦。痛苦与时间的观念消失了，或者，即便它们有时敢于出现，那它们也是被主要的感觉所变了形的；这样一来，与它们习惯的形式相比，它们便成了诗情的忧郁在实际的痛苦方面所呈现的情况。

但是，我们首先要注意，在这位太太的叙述中（正是出于这种目的我才转述它），幻觉属于某种随遇而生的东西，它从外在场景中获得其存在依据；精神只不过是一种镜子，在这面镜子里，周围的环境以某种过分的方式获得变形的反映。其次，我们看到有我经常称之为道德幻觉的东西的介入：主体自认为服从于一种赎罪；但是，女性的

气质——它不适合于这种分析——却不允许她记下上述幻觉的古怪的乐观特征。奥林匹斯山①上诸神的慈善的目光，由于一种以大麻为主要成分的凡立液的作用而成为富有诗性的。我不能说这位太太已近乎悔恨自己；但是，她的思想由于暂时地转向了忧郁与自责，因此很快便带有了希望。这一点，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加以验证。

她谈到了第二天的疲惫；其实，这种疲惫是很大的，但是它却不立即表现出来，而且，在您必须了解它的时候，您就会大吃一惊。因为，首先，在您清楚地注意到新的一天在您的生命视野中升起的时候，您会感到一种惊人的惬意；您会认为是在享受一种美妙的轻松快感。但是，您刚一站起，一种残留的醉意就会袭上身来，并往下拖您，就像您最近使您陷入这种奴隶状态的铁镣一样。您双腿发软，只能小心地迈步，您每时每刻都担心会像一件易碎物件那样粉身碎骨。一种极度的虚弱（有些人竟说这种虚弱不乏迷人之处）占据了您的精神，并像雾霭进入一处景致那样侵入您的各种能力。在几小时之内，您还不能工作，不能动弹，而且没有能量。这是对于您曾耗费过脑汁的大逆不道的挥霍的惩罚。您把您的人格撒向了天上的四面来风，要想把它收回和集中起来，您又怎么不会感到困难重重！

① 奥林匹斯山：古希腊神话中诸神就住在该山山顶上。——译注

4. 耶稣基督

由于稚气的大脑的烟化作用而产生的这种杂耍和这些不凡的木偶戏，现在该置于一边了。我们需要谈点更重要的东西：人类情感的改变和——一句话——大麻的*精神作用*，难道不是这样吗？

直到现在，我只对醉意做了简短的论述；我只限于强调了其主要特征，而尤其是那些物质特征。但是，我认为，对于富有精神的人来讲，最为重要的是了解毒品对于人的精神部分的作用，也就是说，要了解他的习惯情感和他的精神感受的扩大、变形和夸张，这些方面在特殊的气氛中都表现为一种真正的折射现象。

长时间嗜鸦片和大麻的人，尽管由于已习惯于其被奴役地位而变得虚弱，但他还能获得自我解脱所需要的能量，这种人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位逃脱的犯人。比起那种总考虑避免尝试而从未失误过的人，这种人更使我崇尚。在谈到嗜鸦片的人时，英国人常使用这样一些词，它们仅对于不了解这种虚弱的吓人程度的天真的人来说才显得是过分的：*被束缚者、被囚禁者、被奴役者*！实际上，与这种锁链相比，所有其他的锁链——义务之锁链、非法的爱情之锁链——只不过是一些薄纱和蜘蛛网！人与其自己的婚配是多么可怕呀！“我成了鸦片的奴隶；它紧紧地捆住了我，我的所有研究工作和计划都带有了我的梦幻色

彩，"莉吉娅[①]的丈夫这样说；但是，爱德卡·坡[②]，这位无与伦比的诗人，这位未曾被驳斥过的哲学家，我们可以列举他谈论精神的神秘病症的许多精彩段落，可他就是不描述鸦片的可悲而又吸引人的光辉！光彩照人的贝蕾尼丝[③]的情夫即那位形而上学论者埃格斯(Egoeus)，谈到过他的各种能力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他赋予那些最普通的现象一种非正常和畸形的价值："长时间不知疲倦地思考，注意力不离书本边缘或文字中的某句引言，——在夏日的大半天里呆在可笑的荫影处注目凝神，歪斜着躺在地毯上或地板上，——不计时间地整夜注视着油灯直立的火焰或炉中的炭火，——一连几天梦想着一朵花的香馨，——自言自语地重复着某个极普通的词语，直至其声音由于重复而不再在大脑中表现出某种观念，——这些便是我的精神能力的某些最一般而又最无危险的错乱，这些错乱现象大概不一定没有先例，但它们确实藐视任何解释和任何分析。"而那位神经过敏的奥古斯特·贝德洛(Auguste Bedloe)[④]，他每天早晨在散步之前都按他的适用量吞食鸦片，他承认，他从每天服用毒品的习惯中得

① 莉吉娅(Ligeia)：是爱德卡·坡《离奇故事》中"莉吉娅"篇中的女主人公。——译注

② 爱德卡·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美国诗人和文论家。——译注

③ 贝蕾尼丝：爱德卡·坡《新离奇故事》中"贝蕾尼丝"篇中的女主人公。——译注。

④ 奥古斯特·贝德洛：爱德卡·坡《离奇故事》中"奥古斯特·贝德洛先生的回忆"篇中的男主人公。——译注

到的主要好处，是使他对任何事物——哪怕是最为平庸的事物——都产生浓厚的兴趣："然而，鸦片产生了其通常的效力，这就是使整个外部世界都具有了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在一张纸的颤动之中，在一株草的颜色之中，在三叶草的形式之中，在一只蜜蜂的嗡嗡声之中，在一滴露水的闪光之中，在风的叹息之中，在森林的飘曳的薰香之中——产生了整个一种灵感世界，即一长串美妙斑斓的杂乱而狂妄的思想。"

这位恐怖之大师，这位神秘之王子，就是这样借助于其人物之口自我表白的。鸦片的这两种特征极好地适应于印度大麻；不管是这一情况，还是那一情况，在先是自由的智力都要变为奴隶，然而，狂妄一词——它确切地定义了由外在世界和偶然的场合所启发和支配的一种思维速度——在印度大麻的情况里具有更为真切和更为可怕的真实性。在此，推理只不过是受各种水流摆布的漂浮物，而思维速度则无限地更快和更为狂妄。我认为，这便足以明确地说明，大麻以其现时的效力，比鸦片厉害得多，它更是正常生活的敌人，一句话，更使人不安。我不知道，吞食大麻十年与吞嗜鸦片十年是否灾难会一样大；我要说，在今天和明天，印度大麻引起的后果更为悲惨；一种是导致平静的诱惑物，另一种是制造放荡的魔鬼。

在这最后一部分里，我想确定和分析一下由这种危险而又令人快乐的体操所引起的道德破坏，这种破坏极大、危险极深刻，以致于那些从这种战斗中生还、只受过

轻微损害的人们，在我看来，就像是从一位变形的普罗泰[1]的洞穴中逃脱的老实人，就像是战胜了地狱的俄耳甫斯。如果有人愿意的话，希望他采用这种语言形式来代替一切过分的隐喻，我将承认，刺激性毒品不仅像是撒旦为招幕和奴化不幸的人类而具有的最为可怕、最为可靠的一种手段，而且像是其最为完美的一种并入方式。

这一次，为简化我的任务和使分析更为清楚，我不去搜罗那些分散的趣闻，而是在一个虚构人物身上汇集大量的观察结果。因此，我需要按照我的选择来假定一个心灵。在《忏悔录》一书中，德·昆西[2]据理断言，鸦片不使人睡觉，而是刺激人，但他还断言，它只在其自然嗓音中刺激他，这样，要评断鸦片的迷人之处，去请教一位牛贩子就太可笑了；因为牛贩子梦想的只是牛和牧场。然而，我又不需要描述被印度大麻搞得醉熏熏的一位放牧者的沉重梦幻；谁会有兴趣去读呢？谁会同意去读呢？为了使我的论题理想化，我必须把所有的光线都汇聚到一个范围之中，我必须把它们集中到一点上；正像我上面说的那样，我把它们汇集在一起的那个悲剧范围，将是由我选定的一个心灵，它与十八世纪人们称之的*敏感之人*相类似，与浪漫学派定名为*未被理解的人*相类似，与小市民家庭和群体一般以*古怪的*修饰语所痛斥的东西相类似。

---

① 古希腊人崇尚的神，是"大海老人"之一，他把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几群海鬼都保存在洞穴之中。——译注

② 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英国作家，曾写过《一英国嗜鸦片者的忏悔——一位大学生的生活片断》一书。——译注

一种敏感与忧虑参半的性格极有利于这种醉意的形成与发展；我还要补加上一种受过教育的精神，即研究过形式与颜色的一种精神；一颗被不幸折磨得疲惫但仍准备获得新生的温柔的心；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将接受以前的错误，而这，则应该在一种很容易兴奋的本质里即使不引起积极的悔意，至少也要引起对于所糟蹋和滥用过的时间的惋惜。对于形而上学的爱好，对于有关人类命运的哲学的各种假设的了解，当然不是没有用的补充部分，——对于美德即抽象的、斯多噶主义的或神秘的美德的热爱也是如此，这种热爱在现代儿童当作其养料的所有书籍中被看成是一颗高贵的心灵可以攀登上去的最高峰。在此之外，如果再补加上我当作多余的条件而疏漏的极其敏锐的一种感觉的话，我认为，我已经汇集了现代敏感之人所共有的一般成分，即可以称之为*新颖性之普遍形式*的东西。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由印度大麻推向极端的这种个体性会变成什么样子。让我们来密切注意人的想象力的发展，直追随到其最后的和最光辉的祭坛下面，直至个人相信了他自己的神性。

假如您就是这样一个心灵，那么，您与生俱来对形式和颜色的热爱，在您的醉意之初首先找到的将是一处题材广泛的天地。各种颜色均将获得一种非同寻常的能量，并以锐不可挡的强势进入大脑之中。天花板上的绘画不管是精美的，还是平庸的，甚或是糟透的，均将具有一种令人可怕的活力；小旅舍墙壁上的最为粗糙的彩色壁纸将变得像是耀眼的透景画一样。光彩夺目的林中仙女用

她们那比天比水都透亮的眼睛看着您；古代的人物正身着僧侣或军士的衣服用眼神和您交换着庄严的秘密。曲折的线是一种最终很明确的语言，在这种语言里，您会读到心灵的激动与欲望。不过，精神的这种神秘而临时的状况也正处于形成之中，其间，生命的底蕴由于带有其各种问题而在人所能看到的极其自然、极其平庸的场地上完全显露了出来，——在这种状态中，首先出现的事物则变成了能说话的符号。弗里叶①和斯韦登伯格②，一位以其类比的形式，一位以其一致的形式，均表现在您可见的植物与动物之中了，而且，他们不是用声音去讲授，而是用形式与颜色向您讲学。讽喻的智慧从您身上也选取了一定的比例，而您却不知道；我们将顺便指出，讽喻，即那些拙劣的画家使我们习惯于贬低、但确实又是诗的最为原始和最为自然的形式的这种极富才智的东西，它在由醉意启迪的智慧中重新占有合法的支配地位。这么说，印度大麻就像一种神奇的凡立水一样可与生命同时延续；它使生命带有庄重的色彩，并照亮其底蕴。锯齿形边缘的景致，飞逝的地平线，远处被暴风雨中的死人般苍白的天色染白或被落日的一束束霞光照亮的城市的景象，——深沉的空间，即为深沉的时间的讽喻，——舞蹈，喜剧演员们的动作与朗诵（如果您是在一处剧院的话），——第一

① 弗里叶(Charles Fournier，1772—1837)：法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译注

② 斯韦登伯格(Em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哲学家。——译注

个出现的句子(如果您的目光落在一本书上的话),——最后,全部存在物都以至此未被怀疑的新的荣光站立在您的面前。语法,即枯燥乏味的语法本身,也变成了某种类似召魂术性的东西;词语均披戴着血肉之躯复活过来,名词有了威严的物质实体,形容词成了遮饰名词和赋予名词以色彩的透明外衣,而动词则是动作之天使,是它在推动着句子。音乐是懒人或思想深刻的人珍爱的另一种语言,这些人在工作的多样性之中寻找消遣。这种音乐在向您谈论着您自己,并向您讲述您的生命的诗:它进入您的身体之中,而您则与之融为一体。它谈论您的激情,并不是以含混和不确定的方式来谈,就像它在您的没精打采的晚会上那样,而是以一种详尽的、积极的方式来谈,其每一个节奏的进行都表明您的心灵的一个明确的动作,每一个音符都变成了词语,而全诗则进入您的大脑,就像一部富有生命的词典。

不应认为,这些现象是与现实的刺耳声调和外界生活的杂乱无章一起乱哄哄地出现在精神中的。内在眼睛能改变一切,并赋予每件事物它所缺乏的美,以便它真正使人感到快乐。对于透亮的、流动的或停滞的水的热爱,就应该与这一主要是快乐的和肉感的阶段联系起来,因为这种热爱极其令人吃惊地在某些艺术家大脑的醉意中形成和发展着。镜子变成了梦幻的借口,该梦幻与一种精神的干渴相像——这种干渴与我前面谈到的使嗓子发干的肉体干渴共同存在;流逝的水,水的游戏,和谐的瀑布,无限蔚蓝的大海,在流动、在歌唱、在以无法言表的美姿

安睡。水在铺展，就像一位真正的女巫，而且，尽管我不相信印度大麻带来的可怕的疯狂劲儿，我还是不敢断言，凝视一滴透明的水对于热爱空气与晶体的精神来讲完全没有危险，我也不敢断言，有关水神的古老寓言对于热情满怀的人讲就不能变成一种悲剧的现实。

我想，我已足够地谈论了时间和空间的异常剧增情况，这两种观念一直是相关的，但精神却是毫不悲伤和毫无恐惧地针对这种剧增。它以某种忧郁的快乐看透深远的年代，并勇敢地进入无限的远景之中。我在设想，有人已经正确地猜到，这种非同寻常而又无法抗拒的剧增也适用于所有的情感和观念，因此也适用于亲善之意，我认为，我就曾有过一次相当漂亮的表现；它还适用于美的观念；它还适用于爱。美的观念自然应该在精神气质中占据一很大位置，这就像我的假设的那样。线条的和谐与匀称，运动中的协调，在梦幻者看来，就像是一些需要，就像是一些义务，不仅对于创作的所有存在物是这样，而且对于梦幻者自己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梦幻者在这种痛苦阶段具有理解不朽而又万能的节奏的极好的能力。而如果我们的狂热者不具备个人之美，那么，就请您不要相信他会长时间地容忍他必须做出的承诺，也不要相信他会把自己看作是他临时想象的和谐与美之世界中的一个不协和的音符。为印度大麻进行的诡辩既多又令人赞赏，它们一般袒护乐观主义，而其最主要的一点，即最为有效的一点，是把欲望转换成现实。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情况里，大致也是如此，但这里，却是多么热烈而高尚啊！此外，一位

天生就具有理解和谐本领的人，即一位美之教士，又如何能例外并在他自己的理论中搞破坏呢？精神之美及其力量，优雅及其吸引力，口才及其壮举，所有这些观念都立即表现为对于一种鲁莽之丑的纠正，接着又表现为安慰者，最后表现为对于一想象幽灵的谄媚者。

至于爱，我听说有许多满腹中学生好奇心的人，都尽力从习惯使用印度大麻的人那里去了解情况。爱的醉意于其自然状态下已是那样有力，在它被关在另一种醉意之中犹如一个太阳被关在另一个太阳之中的时候，它会是怎样的呢？这是在我下面称为智力世界闲逛者的许多人中间将会提出的问题。为了回答一种不光彩的暗示，回答这不敢提出的问题的这一部分，我谨请读者去读普利纳①的作品，他曾在某处谈到过大麻的特性，为的是消除这方面的许多错觉。此外，人们知道，无活力现象，是滥用其神经和滥用专门刺激他们的物质所带来的最为通常的结果。然而，由于此处谈的不是感情力量，而是情绪或敏感性，因此，我将谨请读者想到，一位因被印度大麻熏醉而神经过敏的人的想象力，会被推向一种惊人的程度。它就像暴风雨中的风可能具有的极大力量一样难以确定，而且其变得细腻的感觉也会被推向几乎是难以确定的程度。因此，可以认为，那怕是一种轻轻的触摸——这该是最无害的，即一次握手，也会具有被心灵和各感官的现有

① 普利纳(Caius Phinius Secundus Pline，23—79)：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位博物学家，以其《自然史》而闻名于世。——译注

状况提高百倍的价值，并可能导致它们而且是很快地导致它们产生一种昏厥，这种昏厥被必死的凡人俗子看作是幸福的至善状态。但是，印度大麻在通常充满所爱之物的想象中，能够唤醒甚至连痛苦与不幸也可为其提供新的光泽的多情的回忆，这是不容怀疑的。一种很大的淫荡成分与精神的这种激动混为一体，也是确实可信的；此外，还必须指出一点——在这一点上足可以使人看到大麻的非道德性，那就是易斯玛依派[①]的一个团体（正是从这些人中产生了亚萨散派[②]，使其崇拜错误地脱离了公正的男性生殖器像，也就是说，对象征的那一半女人像达到了绝对和专一崇拜的地步。由于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表象，所以，看到一种诲淫的异端邪说和一种残酷的宗教在可耻地听凭烈性毒品的支配与容忍浪费自己能力的一种精神上产生，便是很自然的事。

既然我们在印度大麻引起的醉意中，已经看到有一种甚至适用于不知者的奇特的亲善之意，即由怜悯而不是由爱构成的仁慈（正是在此出现了撒旦式精神的嫩芽，它将以惊人的方式发展下去）——这种仁慈甚至于发展到害怕使任何人痛苦的程度，那么，人们便可以猜想局部伤感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这种伤感适用于一位有怜悯之心的人，它正在或已经在患者的精神生活中起着很重

---

① 易斯玛依派：出现于公元十世纪的一个伊斯兰教派别，该教派超出伊斯兰教义，承认从事象征解释的任何宗教教义的相对真理。——译注

② 十一世纪从易斯玛依教派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宗教，该词原意为“吸大麻者”，后又转为“杀人犯”。——译注

要的作用。崇拜、崇尚、祈祷、幸福之梦，均与雄心壮志和焰火的光亮一起投射，一起奔发，就像火的粉末与彩色物质一样，它们在黑暗中闪烁、蒸腾。一位印度大麻的奴隶，他的柔顺的爱可以容受任何形式的情感组合。助人护人之嗜好，热烈而忠诚的父爱之情，均可与印度大麻永远原谅和宽恕的淫荡混合在一起。还不止于此。我料想，某些犯过的错误已经在心灵中留下了痛苦的痕迹，例如一位丈夫或一位情人只能痛苦地思考（在其正常的状况下）充满暴风雨的过去；这些苦楚可以变成温柔；对于谅解的需要可以使想象更为灵敏、更带有哀求色彩，而内疚本身，在只能靠长时间自言自语方可自我表白的这种恶作剧中，可以像刺激物那样起作用，并能极大地提高人心的热情。是的，内疚！印度大麻对于真正冷静的精神来说，就像是极好的撒旦器具，我这样讲难道错了吗？内疚作为乐趣的一种特殊配料，很快就被湮没在对于它的美好沉思之中，即一种快乐的分析之中；这种分析极快，连被斯维登伯格的信从们称为自然魔鬼的人都注意不到它是多么非自愿的，并且也看不到人是如何争分夺秒地在接近魔鬼的完美程度的。人欣赏其内疚，就在他失去自由的时候，他还在自鸣得意。

这便是我所构想的人，他就是我选定的精神，他到达了连他自己都必须自我欣赏的快乐与从容的程度。任何矛盾都已消除，所有的哲学问题均已明朗清楚，或至少是这样。一切都是可以享乐的物质。他现时的全部生活为他唤起了过分的高傲。一种声音在他身上（唉！这就是他

自己的声音)对他说:"您现在有权把自己看得高于所有的人;没有人了解和理解您所想的一切和您感到的一切;他们甚至不能评价他们启迪给您的亲善之意。你是路人不知的一位国王,生活在充满自信的孤独之中:但这对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具有使心灵变得极为美好的这种高贵的蔑视态度吗?"

然而,我们却可以料想到,一种刺人的回忆会不时地穿过和腐蚀这种幸福。由外部提供的暗示可以复活一种思考起来使人扫兴的过去。这种过去不是充满了愚蠢而又卑鄙的行为吗?在今天,这些行为与这位思想的国王真的难以相配,而且,它们也沾污他的理想的尊严。请相信,吸过印度大麻的人,将会勇敢地面对这些满腹责备的幽灵,他能从这些丑陋的回忆中获得新的快感与自豪。其推理的过程将是这样的:在初次痛苦和感觉之后,他将兴致浓浓地分析这种动作或这种感觉,因为对其回忆打乱了他现时对天福的享受,他还分析使他如此动作的各种原因以及他周围的环境,而如果他在这些环境中找不到足够的原因——即使不为宽恕但至少要能减轻他的罪行——的话,那么,您就不要想象他会意识到被战胜!我目睹他的推理过程,就像目睹透明橱窗下的一种装置在运行:"这可笑的、卑劣的或无耻的行动——对它的回忆使我好不激动——是与我的真实本性即我现时的本性完全矛盾的,我借以谴责这种行动的力量本身,我借以分析和评价这种行动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细心,都证实我在美德方面具有高尚和神奇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

如此敏捷地自我评价和如此严肃地自我责备呢?"他不仅自责,而且自荣。在对理想的美德、理想的怜悯心和理想的天才进行的沉思中出现的这种如此全神贯注的可怕回忆,这时会天真地沉缅于它的胜利的精神狂欢之中。我们已经看到,由于是以渎圣的方式仿效忏悔之圣事,他以既是忏悔者又是听忏悔者的身份很容易地宽恕了自己,或者——这当然更糟,他从对他的判决中为他的傲气获得了新的精神食粮。现在,他根据对其梦幻和其美德计划的沉思,断定他具有实践美德的才干;他以爱的活力来拥护这种美德幽灵,在他看来,这种活力,就是实现其理想所必需的男性活力的一种足够而又不容置疑的证据。他把梦幻与行动完全混淆在一起,而且,由于他的想象在其得到纠正和理想化的个人本性的逗人表现面前越来越强烈,也由于他用自己的诱人影像代替意志很弱、虚荣心很重的他真实的个人,他最终还是以清晰而简明的言辞宣布他具有特殊荣誉,这种言辞在他看来,包含着全部可怕的享乐:"我是人们中最有美德的人!"

这一点难道不使您想到让-雅克[1]吗?他在向世界做了忏悔之后,竟怀着某种快乐敢于发出同样胜利的喊声(至少,区别是很小的),那喊声也是这样诚恳,也是这么自信。他赞赏美德时的热情,他在看到一漂亮的行为或想到他可能完成的所有漂亮行为时使其热泪盈眶的那种敏

---

① 让-雅克,即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用法语写作的瑞士作家和哲学家,曾写过《忏悔录》一书。——译注

感的同情心，这些，足可为他提供他的道德价值的一种高级观念。让-雅克是在无印度大麻的情况下醉意薰薰的。

我还需要继续听取对于这种胜利的着迷状况所做的分析吗？我还需要解释我的这个人在毒品王国中是怎样转瞬成为宇宙的中心吗？我还需要解释他是怎样变成了对于一句谚语的生动而过分的表现的吗？这句谚语说，激情把一切都归于自己。他相信他的美德和他的才能；人们不会猜想其结果吗？周围所有的事物都是启示，它们在他身上鼓动起一个思想世界，所有的思想都比从前更富有色彩、更充满活力、更难以捉摸，并且都披着一种神奇的罩光漆。他自言自语地说："这些漂亮的城市，其壮丽的建筑物就像在布景中那样排列，——这些美丽的船，它们被港湾的水摆动着，闲在中露出伤感，像是在表明我们的思想：我们什么时候去寻找幸福？——这些博物馆，它们充满了美的形式和醉人的色彩，——这些图书馆，它们汇集了科学的研究成果和缪斯的梦，——这些聚在一起的乐器，它们都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些迷人的女子，她们由于有了服饰科学和眼神经济学而变得更招人喜欢，——所有这些，它们被创造出来都是*为了我*，*为了我*，*为了我*！为了我，人类社会已劳作过，已忍受过折磨，已做出过牺牲，——它为我无法缓解的对于激情、认知和求美的欲望充当精神食粮！"我这里删繁就简地引述。任何人都不会对于一种最后的和崇高的思想从一位梦幻者的大脑中迸发出来感到惊讶："*我变成了上帝！*"粗犷而热烈的叫喊声从他的胸口奔突出来，如果一位醉者的意志和信

仰具有有效的美德的话，这种叫喊声会击退挡住天途大道的天神："我是上帝！"但是很快，这种狂暴的傲气就变成了一种福乐热度，它平静、不语、安详，而全部存在物都表现出了颜色，像被一种琥珀色曙光照亮似的。如果有一阵含混的回想在这位不幸的极乐人心灵里滑过，例如"不存在别的上帝吗？"那就请您相信，他肯定会站立在这位上帝面前，他会为自己的意志争辩，他会毫不惧怕地与这位上帝对着干。是哪位法国哲学家为了嘲笑德国的学说而说过："我是一位没有吃好晚餐的上帝？"这种讽刺并不挖苦被印度大麻诱拐走的精神；他会镇静地回答："我晚餐没有吃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是一位上帝！"

5.道德教益

然而，第二天！可怕的第二天！所有懈怠而疲倦的器官，所有松弛的神经，不时想哭的愿望，无法进行一项有条理的工作，这些都无情地告诉您，您做了一次不该进行的游戏。丑陋的本性，由于没有了昨日的光彩而像是节日的没有生气的尾声。意志尤其遭受到所有最为珍贵的能力的攻击。有人说——而这几乎是真实的——这种物质不会引起任何肉体不适，至少不会引起任何严重的不适。但是，人们可不可以说，一位不能行动而只能作梦的人，其身体还确实健康、其四肢还算状况良好呢？然而，我们很了解人的本性，我们知道，一位以一角匙浆状物就可以短时间获得天地间所有快乐的人，将永远不会再通过劳动去争获其一星半点。有人能想象得到，一个国家全体公

民都被大麻薰醉会是什么样子的吗？何等的公民！何等的斗士！何等的立法者！即使是在吸大麻极普遍的东方，也有些政府已理解必须禁止吸服大麻。其实，必须禁止人——违者降职和判以智力死亡——打乱其生存的首要条件和破坏其能力与这些能力得以发挥的环境平衡，一句话，必须禁止人打乱其命运而代之以新形式的命运。我们来回想一下梅尔马瑟①吧，他是令人羡慕的标志。他的可怕的痛苦就隐藏在其暂时借助于与魔鬼首先签订契约而获得的不平衡的绝妙能力之间，就隐藏在他作为上帝的创造物而注定要在其中生活的环境。而他所要引诱的任何人都不同意在相同的条件里从他那里购买特权。其实，任何不接受生存条件的人都会出卖其灵魂。不难理解诗人的中魔式的创作与献身于刺激物的创造物之间的关系。人曾想过成为上帝，而根据不受检查的道德法律，他很快就跌落得比他真实的本性还要低。这是一个正在一点一点地出卖的灵魂。

大概，巴尔扎克认为，人不存在大耻大辱，也不存在煎熬痛苦，而只有自己意愿的放弃。我曾在一次讨论印度大麻奇效的会上见过他。他细心而又兴味浓厚地听问题和提问题。那些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想必与此有关。但

---

① 梅尔马瑟(Melmoth)：爱尔兰作家夏尔·马杜兰(Charles Robert Maturin，1782—1824)1820年发表的小说《流浪汉梅尔马瑟》中的主要人物。梅尔马瑟从魔鬼那里获准以延长生命来换取他的灵魂；他只有在找到一个人为他分担命运时才能避免入地狱。这部小说曾对巴尔扎克产生过影响。——译注

是，尽管是他，这种想法也会引起他的强烈反感。有人拿出达瓦梅斯克给他看；他仔细观察，嗅它，又把它还给人，而未去摸它。他的几乎是稚气的好奇神色与不肯放弃的情态明显地流露在他富有表现力的脸上。对于尊严的热爱占据了他。其实，是很难想象研究意志的理论家即路易·朗贝尔[①]这位精神孪生子的，因为他同意失去一块这种珍贵的*物质*。

尽管乙醚和氯仿已经提供了令人赞赏的服务，但我还觉得，从唯灵论哲学看来，同一种道德烙印适用于所有的现代发明，这些发明意在减少人类自由和必要的痛苦。有一次，在我听到一位军官的悖论时，我赞叹不已，这位军官带我去看了在艾尔-阿古亚特为一位法国将军做的可怕手术，而且尽管使用了氯仿，将军还是死了。这位将军是一位很勇敢的人，甚至可以说，他是自然可以对其使用"具有骑士风度"一词的心灵。这位军官对我说："他需要的不是氯仿，而是全军的目光和军团的鼓乐。如果当时能这样做的话，他也许能得救！"当时，外科大夫不同意这位军官的意见，但随军牧师却对这些情感极为欣赏。

在这些考虑之后，强调印度大麻的非道德特性确实是多余的。即使我把它比作自杀，比作慢性自杀，比作一种总是血淋淋的锐利武器，也没有哪位理智之人会责怪。即使我把它视同为巫术、魔法——它们都想借助于物质

① 路易·朗贝尔：巴尔扎克1832年发表的小说《路易·朗贝尔》中的男主人公。——译注

和无法验证其错误与效用的秘诀来战胜人所不能或只允许被认为有能力的人才能进行的统治，也没有任何冷静的心灵去破坏这种比较。教会之所以指责魔法与巫术，是因为这些都反对上帝的意图，是因为它们取消时间的工作，而一心使贞洁要求和道德条件变成多余的东西；是因为教会只认为由善良的勤奋愿望获得的财富才是合法的、真正的。我们把找到了可靠玩要方式的玩要者称为骗子；如何来定名用一点点钱就想买取幸福与天才的人呢？恰恰是方式的可靠性构成其无道德性，这就像魔法的假设的可靠性迫使他接受其可怕的烙印一样。像所有的孤独快乐一样，印度大麻使个人变得对大家无用，使社会变得对个人多余，因为它使个人无休止地自我欣赏，并一天天地把它推向他可以欣赏其自恋面孔的光明的洞穴——这些，我还需要补说吗？

再者，人能以其尊严、正直和自由主宰的代价从印度大麻中获取极大的精神利益和把它变成一种思维机器即一种生产的工具吗？这个问题，我经常听人提过，并做出了回答。首先，正像我长时间解释过的那样，印度大麻只在个人身上揭示个人本身。确实，这种个体可以说被扩大和推向了极点，而且，由于对于各种印象的回忆也确实有利于狂欢，那么，这些只求实利之人的希望乍看起来也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我请求他们注意，他们想从中获得很大利益的思想，比起这些思想在其临时得以伪装和披上神奇粗俗外衣时的情况，并不真的同样漂亮。这些思想依赖地，胜于依赖天，它们把其美的大部分归功于

神经的激动和精神扑向它们的贪婪程度。此外，这种希望是一种有缺陷的圆：我们故且假设，印度大麻提供或至少增加天才，那么，他们就会忘记，印度大麻具有减少意志的本性，也因此忘记它从一方面给予的是从另一方面取消的东西，也就是说，给予想象力，但又无利用它的能力。最后，我们假设有一位灵敏而健壮的人能避开这种交替情况，那么，就必须想到另一种必然的、可怕的危险，即适应性的危险。一经适应便很快就变成需要。为了思考而将求助于毒品的人，很快就会变得无毒品就不能思考。一个人的想象力一旦瘫痪，那么不求助于印度大麻或鸦片便不能进行想象，我们该可以想到其可怕的命运了吧？

在哲学研究中，人的精神由于模仿天体的运行，应该是依随着可以把它带回其出发点的一条曲线。要做出结论，即是关闭一个圆。我在开始时曾谈过一种美妙状态，人的精神在这种状态中有时就像是被某种特定的恩典的奠定的；我说过，由于期冀不停地激化其希望和升向无限，人便在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时间里表现出对于所有即便是危险的物质的一种追求，这些物质在使其个性兴奋的同时，可以花一段时间内使这种廉价天堂出现在他面前，这是他所有的期望之所在，而且，我最后还说过，这种冒风险的精神，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甚至在入地狱时还在滋生，足可证明其最初时的强烈程度。但是，人并不缺乏升入天堂的正当手段，他只须求助于药铺和巫术就可以了。他不必出卖自己的灵魂，以收买天堂仙女们醉人的抚爱和友情。人们以其永恒的尊严买得的天堂是什么呢？

我想象出一个人(我说是僧侣、诗人好呢？还是基督教哲学家好呢?),他呆在富有灵性的陡峭的奥林匹斯山上;在他的周围,是拉斐尔①和曼特尼亚②画的所有缪斯,为了减轻他长时间的禁食痛苦和他勤奋的祈祷,缪斯们跳起最为高贵的舞蹈,她们以最温情的目光和最清脆的微笑看着他;太阳神,这位无所不晓的贤师(法朗卡维拉③的贤师、阿尔贝·杜雷④的贤师、戈尔兹于斯⑤的贤师或任何别人的贤师,这又有什么关系,对于任何人来讲,不都有一位他需要的太阳神吗?),正以他的琴弓触摸着其最为颤动的弦。在他下面的山脚处,人群,即最低层人的群帮,正在荆棘与泥沼中做着各种快乐的鬼脸,并因毒品的刺激而发出吼叫;而这位悲哀的诗人则自言自语地说:"这些既未禁食又未祈祷而又拒绝了以役赎身的可怜之人,向卑劣的魔法寻求一下子升向超自然的存在的方法。魔法欺骗了他们,并为其点燃了一种虚假的幸福和一种虚假的光亮;而我们,作为诗人和哲学家,我们以连续的工作和思考使我们的心灵得到了再生;我们以对于意志

---

① 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笔名 Raphaël,1483—152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译注

② 曼特尼亚(Andres Mantegna,1431-1506):意大利画家和雕塑家。——译注

③ 法朗卡维拉(Francavilla):定居意大利的法国建筑师和雕塑家,生卒年代不详。——译注

④ 阿尔贝·杜雷(Albert Dürer,1471-1528):德国画家和雕塑家。——译注

⑤ 戈尔兹于斯(Goltzius):雕塑家,生卒年代及国籍不详,他曾启发波德莱尔创作了《爱情与头颅》一诗。——译注

的勤奋实施和以常在的意愿的高贵性创造了为我们所用的真实之美的花园。我们由于相信信念可以移动这种说法，所以，我们完成了这唯一的奇迹，对此，上帝都会颁发给我们证书！”

嗜鸦片者

1.谨慎的措辞

“噢，公正、精妙而有力的鸦片！你在穷人和富人心中，把温存的慰藉带给永不愈合的伤口，带给诱使精神造反的忧郁情绪；能说善辩的鸦片！你以有力的言辞平息着狂热的决心，并且，一夜之间，你使有罪之人重获其年轻时的希望和先前血液纯净的双手；你使傲气十足的人暂时忘却未得纠正的损害和未得雪耻的咒骂；你在梦的法庭上为已牺牲的无辜者的胜利而列举假的证人；你使人以假言为真话；——你在黑暗中间，用大脑的想象材料以比菲迪亚斯①和普拉克西泰尔②更为深刻的艺术建造着城市和庙宇，它们比巴比伦和海卡通比洛斯更为辉煌壮观；你以充满梦幻的混沌困意借着太阳的光芒追忆埋葬了很久的美人儿的面孔和那些熟悉的得到祝福的相貌——这些相貌都是被坟墓的凌辱所清洗过的。唯独你给

① 菲迪亚斯(Pheidias，公元前 490—公元 430)：雅典雕塑家，是希腊古典艺术的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译注

② 普拉克西泰尔(Praxitelês，公元前 390—?)雅典雕塑家，是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著名艺术家之一。——译注

人这些财富，你掌管着天堂的钥匙，噢，公正、精妙而有力的鸦片！”——然而，就在作者找到勇气为颂扬他的可爱的鸦片而发出这种高叫以表明其所爱之前，已经绞尽多少脑汁，已经想出了多少谨慎的措辞！首先，是无休止地引证那些做出会影响名誉然而却几乎是决心以自我陶醉为目的的承诺的人们的话：

“多亏了我在这方面的使用，我确信，这些回忆将不仅是有意思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有用的和富有教益的。实际上，正是在这种希望之中，我以文字的方式写出了他们，而且，我将为我破坏了这种高尚而光荣的谨慎态度表示歉意，因为这种态度妨碍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公开展示我们自己的缺点与短处。确实，没有什么可比得上一个人的现丑更适合激发英格兰人的意识了，因为这种现丑为我们的注意力展现了该人自己的伤疤和道德缺陷，而且揭掉了时间或对人的脆弱性的宽恕曾借以掩饰它们的遮羞布。”

他还补充说，实际上，罪恶与贫困一般都远远地逃离公众的目光，即便是在墓地之中，它们也躲避全民百姓，就好像它们卑怯地放弃它们享有的与人类大家庭的手足之情似的。但是，在嗜鸦片者的情况里，不存在犯罪，而只有虚弱，而且是极易谅解的虚弱！就像他在前期经历中所证实的那样；然后，在别人看来，从对于以如此之大的代价换取的一种经验的评论中获得的益处，可以极大地补偿为道德上的羞耻所进行的暴力，并创造一种合法的例外情况。

在对读者的这番谈话中，我们发现了有关大群神秘的嗜鸦片者的情况，因为这部分沉思的人湮没在大批活跃的人们之中了。他们人数很多，超出人们的想象。他们是教授、哲学家、地位最高的贵族和副国务秘书；如果从上层社会中得到的这众多情况是在没有进行专门的调查的前提下由一个人了解到的，那么，有关英国全体公民的情况，那该会是一种何等可怕的统计数字啊！伦敦的三位医药师，虽然他们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但也指出(1821年)鸦片*爱好者*数目很大，而且，在那些把鸦片用于某种保健的人与以犯罪为目的而获取鸦片的人们之间进行区分，在他们三人看来，其困难性是造成每日烦恼的原因。但是，鸦片已经光顾社会的各个方面了，而且在曼彻斯特，周六的下午，烟馆的柜台上全是为满足需要而提前备好的丸剂。在手工制造业的工人们来看，鸦片是一种经济的快乐剂；因为工资的降低可以把淡色啤酒和酒性饮料变成一种昂贵的欢快。但是，请不要相信在工资重新上升的时候，英国工人会放弃鸦片而重拾酒精的粗野快乐。诱惑已进行过了；意志已被调化；对于享乐的记忆将永恒地占据着大脑。

一些粗鲁而被日常劳作累傻的无迷人之处可言的人性，如果可以在鸦片中找到广泛的安慰，那么，对于一种敏锐而又有学问的精神、对于一种热烈而又有教养的想象——特别是在其提前就被能产性高的痛苦所耕耘过的时候、对于充满命运之梦幻即*思绪翩翩*——我使用我的作者的惊人的表述用语——的一个大脑来说，其作用是

什么呢？这便是一部动人作品的论题，下面，我要像展开一块神奇地毯一样把它展示给读者。无疑，我会大大地压缩；德昆西的这部作品基本上是离题万里的；幽默作家的称谓，用在他身上，比任何其他的称谓都合适；他在书中一处把他的思想比作一种酒权杖①，即一种普通的棍子，这种棍子从包裹它的多层叶子获得其相貌和全部魅力。为便读者不漏读构成全书要点的动人画面，鉴于我所占有的空间有限，因此十分遗憾，我不得不删掉许多有趣的插曲，许多精美的论述，这些插曲和论述不直接与鸦片有关，但其目的则在于说明嗜鸦片者的特征。然而，这本书即便是扼要概述、节选简短，但因其风格刚劲，足可令人猜想全貌。

这本书(《一英国嗜鸦片者的忏悔——一位大学生的生活片断》)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忏悔》；另一部分是其补充内容，名曰《内心的叹息》。每一部分又分许多章节，我将略去其像是推理或补页的某些章节。第一部分的划分是很简单和附合逻辑的，这种划分产生于论题本身：《初步忏悔》、《鸦片的快感》、《鸦片的折磨》。《初步忏悔》——我需多说一句——具有很容易猜想的目的。人物应被人了解，他应该受到读者喜欢和高度评价。作者由于试图以表面上与对醉意的描述相仿的一位自言自语的主体来引起极大的注意力；而强烈地想说明他在何种程度上是可以谅解的；他想为自己创造一种为整部作品所用的同情

① 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的女祭司所执的棍子。——译注

心。最后，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某些看起来本身异常、但对承受它们的个人感觉来讲却是严重的偶然事件的叙述，可以说就变成了了解后来包围大脑的特殊感觉和幻觉的关键。不少青年人，由于俯视小酒馆中的桌子而看到自己生活在已经失去的环境之中，他们的醉意是由于他们逝去的青春造成的。同样，《忏悔》中叙述的事件在后来的幻觉中占有重要的部分。它们将像梦一样复活起来，而这些梦只不过是对一天劳动的顽强记忆的变形的回忆。

2. 初 步 忏 悔

、 不，并不是为寻求有罪的和急性的快感他才开始使用鸦片的，而仅仅是为了减缓可怕的饥饿习惯带来的胃痛。对于饥馑的忧虑开始于他刚步入青年的时候，而且是在相当长的一段幸福、安全和闲在之后，他 28 岁时，痛苦与药品才出现在他的生活之中。这些注定的忧虑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这正是我们要了解的。

后来的这位嗜鸦片者，在其父去世时，他才七岁。父亲把他交给了几位监护人，他们安排他先后在几个学校接受了初期教育。他很早就以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而尤其是对希腊语的过早了解而出名。十三岁时，他已用希腊语写作，十五岁时，他不仅能以抒情节律写作希腊诗，而且甚至广泛而毫无困难地对话，这种能力，他应归于他每天都把英文报纸译成希腊语的习惯。在他的回忆和想象中，有必要找到一些婉转的说法，以便借助于一种死去的

语言来解释一些绝对现代的观念和映像，这种必要性已为他创造了一种随取可用的词典，该词典比繁琐的纯粹文学性主题的词典更为复杂和广泛。他的一位老师向一位外人介绍他时这样说："这个男孩子可以对一群雅典人高谈阔论，真比您或我对一群英国人演讲还要强得多。"不幸的是，我们的这位早熟的古希腊语学者又被迫离开了这位杰出的老师；他转到了一位粗鲁的教育者手里，该人一直担心孩子会成为其无知的矫正者，随后他又交由一位善良而又稳重的教师来培养，这位教师也因为缺乏文雅而犯错误，并且无一处可使人回想到第一位教师所具有的引人注目和闪光的学识。于是，便出现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一个孩子可以评判老师而且胜其一筹。他已在翻译索菲克勒斯[①]的作品，而那位热心的教师即那位校长，在上课之前还在用语法书和词典准备阅读圣诗，目的在于提前为其课程解决所有的疑点和难点。然而，年轻人(这时他已接近 17 岁)渴望去读大学，可他在这点上很难说动他的监护人。在这几位监护人中，有一位即善良又富有理智，他在很远处生活。在另外三位当中，两位均已将全部权力交给了第四位；那位善良而有理智的老师，在我们看来，被描写成世上最顽固和最热爱自己意志的良师。我们的这位冒险的年轻人下了很大的决心；他要逃离学校。他写信给一位美丽而杰出的女人，她大概是他家的一位亲友——她曾在他小时候把他放在双膝上，为的是找

① 索菲克勒斯(Sophoklês，约 496-409)：古希腊悲剧作家。——译注

她要五畿尼[1]。很快，他就获得了充满母爱的答复和双倍的钱。他在学校的奖学金还有两畿尼，12 畿尼对于一位孩子来讲，已是一笔无限的财富。因为他不知道生活中一天的需要是多少。至此，他要做的就是逃跑了。下面的章节，是我不能随便压缩的章节之一。读者最好不时地自己来欣赏一下作者感人的和带有女性特点的方式。

"约翰逊大夫的一次观察很正确（而且充满了感情，遗憾的是，我们不能说他的全部观察都是这样的），即我们从不故意和无悲痛地最后一次做我们长期以来习惯做的事情。在我终于离开我不曾喜欢和没给过我快乐的地方时，我深深地感到这是真的。就在我必须永远逃离开的那天的头一天晚上，我悲哀地听到陈旧而高大的教堂里响起了晚祷告的声音；因为我是最后一次听这种声音；夜幕降临了，开始点名，我的名子像往常一样被叫到了，我向前走去，在走过在场的校长面前时，我向他敬了礼；我好奇地看着他的面孔，我在想：他老了，又虚弱，我将在这个世界上见不到他了！我当时的话没有错，因为我不曾再见到他，我也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他好意地看着我，微笑着向我回礼，或者更可以说是向我告别，我们就这样别离了，而他竟永远没有料到会是这样。我感受不到对他的智慧的深深的敬心；可他对我始终表现出善意；他给了我许多关照，而我，一想到我要使他蒙受的侮辱；我就感到痛苦。

---

① 畿尼：英国旧货币，相当于 21 先令。——译注

“早晨来临了，从这天早晨起，我就该奔向世界的大海了，从这天早晨起，我后来的整个生命已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自己的颜色。我当时住在校长家里，从我一到达的家，我就被恩准住在一个特别的房间里，它既做我的寝室，又当我的学习间。三点半时，我起床了，我深情地注视了一下晨曦初照的……那些旧塔楼，它们已开始被万里无云的六月的一个早晨的耀眼霞光染红。我对我的打算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同时却也因对难以确定的困难和危险了解模糊而感到心乱；那时要是我能预测暴风雨，能预测很快就落在我头上的真正的悲苦冰雹，我也就有理由采取别的行动方式了。早晨深沉的宁静与这种不安形成了令人激动的对比，并几乎成了医治这种不安的良药。这时的静寂比午夜还深沉；在我看来，夏日早晨的静寂比别的任何静寂都令人振奋，因为这时的光亮尽管宽广而强烈，就像一年中其他季节的中午一样，但似乎也有别于全日的光亮，尤其是在人还未出屋的时候；因此，大自然与上帝的无知创造物的静寂就似乎深沉而可靠，而人的出现，尽管其精神不安又不稳定，也不会扰乱其圣洁性。我穿上衣服，拿起帽子和手套，在房间里拖延了几分钟。一年半以来，这间屋子曾是我思想的大本营；就在这里，我曾夜间长时间阅读和写作；说真的，尽管在这一时期最后一段时间内，我作为为爱情和甜蜜的友情而降世的一个人，在我为反对监护人所进行的激烈斗争中失去了快乐与幸福，但从另一方面讲，像我这样既爱读书又附兴于对精神的探索的男孩子，我不可能没有享受过美好的时

辰，即便是在灰心丧气的时候。我看着身边的沙发、壁炉、写字台和其他我确信不会再看见的东西，我哭了。从那时到我写这行字的时刻，十八年过去了，然而就在现在这个时刻，我却清楚地看到——就好像还是在昨天那样——我当时曾注以永别目光的那件东西的轮廓与情态；那是一幅迷人的……人物肖像①，它就挂在壁炉的上方，眼睛和嘴都很美，整个面容闪烁着慈祥和出奇的从容，以致我无数次地放下手中的笔或书，向她的形象寻求安慰，就好像虔诚的信徒面对其主保圣人一样。就在我全心对她注目凝神之际，挂钟的沉闷声响宣告已经四点钟了。我站起来，站到与肖像一样高，我吻了肖像，然后，慢慢离开，并永久地关上了大门！

“笑与流泪的机遇在生活中是交织和混同在一起的，每当我回想起那时发生而又几乎成为阻止我执行计划的一次偶发事件时，我就觉得可笑。我有一个很重的大箱子；因为，除了衣服之外，它装有我的几乎全部的书架上的书。当时的困难是让人把它运到一个车夫家里。我的房间位置很高，倒霉的是，延伸到这个角落的楼梯其另一端是校长寝室门前的狭道。佣人们都很敬重我，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会热情地偷偷帮助我，于是，我便把我的难处告诉了校长的一位室内仆人。他发誓他将做我想做的一切；时间到了，他上楼来扛箱子。我很担心一个人力所不及；但是，这位青年侍者是一个壮汉子，他有着：

① 可能是十畿尼银币上的女人像。——原注

巨神的臂膀，生来就为承担
重任，最强大君主国的重任，

而他的腰背就像索尔兹伯平原①一样宽大。他坚持一个人运箱子，这时我正焦急地等在最后一层的下面。在一段时间里，我曾听到他下楼时脚步坚定而稳缓，但不幸的是，由于他靠近了危险之地而心绪不安，就在离狭道还有几步远的时候，他滑了一脚，沉重的箱子从肩上摔下，又从楼梯的每个台阶快速滚跌，到了下面时，它就像带着二十个魔鬼的喊叫声那样滚着或更应该说是跳着撞到了校长寝室的门上。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一切都完了，我唯一的退步，是牺牲我的箱子。然而，一阵思考之后，我决定等待着冒险的结局。壮小伙子为自己也为我而极度害怕；但是，尽管如此，对于喜剧性的感受在这种背时的时刻还是不可遏制地控制了他的精神，他竟大笑起来——而且还是腾空而起、震耳欲聋的长笑，这笑声大概也会唤醒七位嗜睡者②。听到这快乐的笑声——它甚至在被咒骂的当权者耳边回响，我无法不把自己的声音也加进去，这既不因为大箱子不合时宜的贸然出事，也不因为对壮小伙子产生了烦躁情绪。我们俩很自然地等待着博士从他寝室里冲出来；因为一般来讲，即便是听到一只老鼠动弹，他也会像大看门狗从窝里窜出那样跳出来。奇怪的是，在这

① 位于英国西南部。——译注

② 中东地区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传说有七位年轻的基督徒，他们在遭受古罗马皇帝戴斯(公元200—250)的迫害期间被囚于一处岩洞之中。奇怪的是，他们都睡着了，而且一睡就是两个世纪。——译注

样的时刻，在我们的大笑声停下来的时刻，寝室里竟没有一点声响，也没有任何动静。博士这个时期正忍受着一种痛苦的虚弱症的折磨，这使他有时醒着，但在其痛苦终于缓解的时候，也会使他睡得更死。壮小伙子被这种静寂所鼓励，重新扛起箱子，继续下楼，而无任何意外。我等待着，一直等到看见大箱子被放在一辆小推车里，并被送往马车。那时，我只有上帝这位向导，我徒步出发了，胳膊下挟着一小捆衣物和洗漱用具，一个口袋中装着一本英国诗人的集子，另一个口袋里装着一本十二开本的小书，书中有几篇俄里彼德①的作品。"

我们这位学生想的是去威斯特摩兰一地；但是，一件他不肯向我们透露的意外事件使他改变了路线，从而把他掷到了北加里地区。他在登布里格舍郡、南内斯舍郡和卡纳凡舍郡流浪了一段时间后，在B郡的一处极干净的小房子里安身下来；然而，他很快又被一次意外事件掷到了别处，在这次事件中，他作为年轻人的自豪感受到了最为喜剧性的冒犯。他的女主人曾在一位主教家服务过，或是当过女管家，或是当过保姆。英国神职人员的高傲自负一般不仅渗入要人家庭子女头脑中，而且甚至影响到他们的仆人。在像B城这样的小城市里，曾在一位主教家生活过，这显然足以赋予人一种荣誉；这便使得这位善良的太太不停地念叨这些话："迈洛德那时干这个，迈洛德那时干那个；迈洛德是议会不可缺少的人物，是牛津不可缺

① 俄里彼德(Euripide，公元前480—406)：古希腊悲剧诗人。——译注

少的人物……”她也许认为这位年轻人不会认真地去听她的这些话。有一天，她又去给主教和他家里干活，主教问起了她一些琐事。在了解到她把房子租出之后，这位尊贵的高级神职人员很关心地建议她，在选择住户时要非常谨慎苛刻，他说：“贝蒂，您想一想，这个地方位于去首都的大道上，它有极大的可能成了逃避英格兰债主的骗子们和把债务留在曼岛[①]的英格兰人的旅站。”这位善良的太太在洋洋得意地叙述她与主教的谈话的时候，不忘记加上她当时的回答：“噢！迈洛德，我确实不相信这个老实人是骗子，因为……”这位年轻人气愤地回答道：“您不相信我是骗子！今后，我不允许您往这方面去想。”他准备好离开。可怜的女店主很想把话收回去；但是，小伙子气愤难平，说出了对主教极不礼貌的话，任何和解都不可能了。他说：“我对主教轻易地侮辱一位不曾见过的人，怒火填膺，我很想用希腊语使他知道我在这方面的看法，这样做，既增加我的正直品德的自豪感，又使主教（至少我是这样希望）必须用相同的语言来回答我：在什么情况下，我才相信他会变得不绕弯子，虽然我不具备他那种绅士地位的钱财，但我是一位很优秀的古希腊语学者。竟连一些较为健康的思想也不容忍年轻人的计划……”

他的流浪生活重又开始了；然而，由于不住地从一个旅馆搬到另一个旅馆，他的钱很快就用完了。差不多在两周内，他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走山路，顶山风，都强烈地

---

① 英国位于爱尔兰海中的一个岛屿。——译注

影响到年轻人的胃口，这使他的饥馑状况更加痛苦难熬；因为这唯一的一餐就只是茶或咖啡。最后，茶与咖啡也变成不可能的高级东西了，这样，在他于加里这一地方的整个逗留期间，他就只能靠桑葚和犬蔷薇浆果为生。有时，也会有一次丰盛的招待打破这位隐遁者的摄食习惯，这对他来讲简直就是过节，而这种招待，通常都是以他为人代笔写字的劳务换来的。他为在伦敦或利物浦有亲戚的农民充当着秘书的角色。更为经常的是，在什鲁斯伯里或在英国海岸的任何其他城市当过佣人的女孩子们让他给她们留下的情人写情书。在这方面，甚至有过一段感人的故事。在南内斯舍郡偏远一隅，即兰-伊-斯坦德维镇，他在一些年轻人家里住了三天多，这些年轻人待他极为热情；四个姐妹和三个弟兄都说英格兰语，他们天真、俊俏、美丽，非同一般。他为小伙子中的一个写了一封信，这个小伙子曾在一艘战舰上服务过，他想索要他的复员费，此外，他还为两个姐妹偷偷写了两封情书。这些天真的青年人，以他们的单纯、以他们本性的高雅和他们口述内容时羞怯的绯红面颊，使人想到了纪念册[①]的透明与精制之美。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白净的姑娘们个个赞叹他把自尊自爱的羞耻感与想说出最为友好的事情的愿望结合起来了。然而，一天早晨，他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那几乎是一种苦恼；上年纪的父母们回来了，他们脾气暴躁，严厉吓人，在此之前，他们去卡那封城参加一年一度的卫理

---

① 英国十九世纪流行的一种制作精美的纪念物品。——译注

公会[1]大会了。他们对这位年轻人跟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回答以"不懂英格兰语"。"尽管那些年轻人为我说了许多好话，我很容易地理解到，我的写情书的天才，在这些严肃的六十来岁的卫理公会教徒们看来，也像我的萨福体诗[2]或阿尔卡体诗[3]一样，属于一种不高明的劝告。"由于害怕这些年轻人给予他的美好的礼遇在严厉的老人们手中变成一种无情的怜悯，他重又开始了他少有的朝圣旅行。

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他以什么巧妙的方式成功地——尽管他一贫如洗——来到了伦敦。但是在这里，贫穷——比以前更艰难——实实在在地变得可怕了，而且几乎成了每天的极度苦恼的事情。难以想象的是，他一连十六个星期忍受着经常性的饥饿，这种饥饿，只有在他巧妙地从我们下面要谈到的一个人的餐桌上偷取一点面包渣后才勉强缓解；他一连两个月露宿街头；最后，还有那被不尽的忧虑和惊吓所扰乱的睡意的折磨。当然，他作为学生的那股满不在乎的劲头儿使他付出了很大代价。那严酷的季节的到来，就像为增加这不能再严重的痛苦似的，这时，他幸运地找到了一个避身处，但那又是什么样的避身处！那位他看着吃午饭并从他那里偷点面包渣的男人

---

① 是由英国宗教改革派韦斯利(John Wesley，1703—1791)创立的一个教派，该教派的教义主张人性自由、接受圣化和内在笃信。——译注

② 古希腊女抒情诗人萨福(公元前七-六世纪)创立的一种风格。——译注

③ 古希腊阿尔卡创立的一种风格。——译注

（这个人以为他有病，不知道他一无所有），允许他住在他租用的一处无人住的大房子里。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到处尘埃，老鼠横行。然而，在这种凄凉之中，还住着一位可怜的小姑娘：她不傻，但过分单纯，她算不上漂亮，大约有十岁——如果不是她所忍受的饥饿过早地使她面孔变老的话。她仅仅是个女佣，或者也许是那个男人的私生女？作者从未知道。这个可怜的被遗弃的女孩子在知道她今后将有一个伙伴陪伴她渡过漫漫长夜时，高兴极了。屋里很大，没有家具和地毯使它很拢音；数不尽的老鼠使大厅和楼梯响声四起。可怜的小姑娘通过忍受寒冷与饥饿的肉体痛苦，还为自己创造了一种臆想病：她害怕幽灵。小伙子答应保护她，来对付幽灵，他满有风趣地补充说："这就是我能为她提供的救助。"这两个可怜的孩子，枯瘦、饥饿、战栗，他们就睡在地板上，把几捆卷宗当作枕头，他们没有可盖的东西，只有一件旧的骑士大衣。不过，后来，他们在阁楼里找到了一个旧长沙发罩子、一小块地毯和其他一些破衣服，这给他们多少带来了一些温暖。可怜的小姑娘紧紧地卷靠在他身上取暖，并不再担心另一世界的敌人。在他不比平时感到更不适的时候，他总是把她搂在怀里，而小女孩在有这种热情的体贴给予温暖的情况下经常睡着，而他则怎么也睡不着。因为在前两个月的痛苦中，他在白天睡得很多，或者更可以说，他突然患了嗜睡症；他睡觉不安，常有乱哄哄的梦幻；他不停地醒来，又不停地睡去，因为痛苦与忧虑猛烈地阻止了他的困意，而精疲力竭又不可阻挡地把他拉回梦中。在

英格兰语中，简称这种现象为狗睡觉，哪位患神经质的人没有经历过这种狗睡觉呢？因为精神上的痛苦产生与肉体忍受例如饥饿相类似的作用。他们各自听得见自己在呻吟；有时，他们竟被自己的声音唤醒；胃里没食，不停地咕噜叫着，而且在收缩，就像被一只有力的手拧着的一块海绵；胸隔膜在收缩，在上升；呼吸困难，而忧虑则与日俱增，直到人的本性为在痛苦加剧时能找到一种解救办法而在一次大声喊叫和最终导致强烈的能量释放的一次身体蹦跳之中爆炸为止。

不过，房屋的主人有时突然来到，而且是天很早就来；有时，他就一次也不来。他为提防执达官来找，总是警惕着，他巧妙地采用了克伦威尔①的作法，每天晚上换一个地方睡觉；他通过门上的洞口仔细注视前来敲门的人的面孔；吃午饭时，他总是一个人，喝点茶，吃点路上买来的小面包或饼干，他从不请别人与他一块进餐。正是在他食用这种令人羡慕的粗茶淡饭过程中，小伙子机灵地找到借口，留在了房间里，并开始与他谈话；尔后，小伙子又以极不引人注意的神情，获得了他落在桌子上的最后几块面包屑；但有时，一点残渣也没给他剩下，都吞光了。至于小女孩，她从来未被允许进入这个男人的房间——虽然我们可以把这个房间称为堆放废纸和破烂的地方。六点钟的时候，这位神秘的人物就关上房门离开了。早晨，

① 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国政治家和军事家。——译注

他一来，小女孩就下楼为他忙呼。在他开始工作和处理事务的时候，小流浪汉就出门游荡，或者就找个公园或别的什么地方一坐。入夜，他返回这与世隔绝的住处，小女孩一听到锄头声，就颤微微地跑来给他开门。

在他到达更为成熟的年龄时，8 月 15 日他生日那天晚上六点钟，他又想看一看他过去贫困时呆过的这一避难之地。借着一美丽大厅的璀灿灯光，他看到一些人正在喝茶，他们的神情都表现出尽可能的快乐；这与十八年前一位忍饥挨饿的大学生与一位被遗弃的小姑娘住在这同一建筑物里时的黑暗、寒冷、静僻和脏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他努力想找到那位可怜的女孩。她还活着吗？她成了母亲了吗？没有一点音信。他喜欢她，把她当作患难之交；因为她既不漂亮，也不招人喜欢，更不聪慧。她除了一副人的面孔外，没有其他的诱惑力。纯粹的人情味已压缩到其最贫乏的表现。但是，就像罗伯斯庇尔①以其既严肃又热情、凝炼得近乎抽象的风格说过的那样："人从不在无兴趣的情况下看人！"

那么，这位出入神秘的住户是谁呢？他又干什么呢？他是一位经济人，像所有大城市中的其他经济人一样，他要出入复杂曲折的通道，以逃避法律，而且，在暂时搁放一段他们的良心之后，便期待着更为富足的境遇使其重新开始这种受拘束的奢侈享受。作者告诉我们，他可以利

① 罗伯斯庇尔(Maximillen Marie Isidore de Rocespierre，1758—1794)：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之一。——译注

用这位可怜虫使我们开怀大笑，向我们讲述一些有趣的场面和极为滑稽的情节；然而，他却愿意把一切忘掉，而只记住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位在其他方面令人卑视的人，过去一直是助人为乐的，甚至是慷慨大方的，至少在他能够的时候是这样的。除了这间堆满废纸的圣堂之外，其余所有的房间都由两个孩子来使用，因此，每天晚上，他们有很大的选择住处的余地，所以夜里，他们可以在他们认为不错的地方就寝。

不过，小伙子另有一位女友，我们该讲一讲了。为了恰当地叙述这一情节，我现在愿意从一位天使的翅膀上偷取一片羽毛做笔，因为在我看来，这幅画面是纯洁的，充满天真、优美和同情的。作者说："在过去任何时候，我都以*苏格拉底*[1]*的方式*，乐于亲热地向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和儿童——谈出己见，即机遇有可能落在我的征途上；这种习惯有利于了解人的本性，有利于情感的交流，有利于一位想与哲学家头衔相称的人所要求的直率风度。因为哲学家不应以这位迟钝的可怜姑娘的眼睛来看问题——她本人也自称为*上流社会之人*并且充满了狭隘与自私的偏见，而相反应该把自己看成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他能与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万物、与有知识的人和无文化的人、与有罪之人和清白之人协调，并建立平等的关系。下面，我们会在由慷慨的鸦片给予的享乐之中，看到这种普遍的同情与情谊的再现，然而，这种精神是靠

① 苏格拉底(Sôkratês，公元前470—399)：古希腊哲学家。——译注

醉意的特殊能力来活跃和扩大的。在伦敦的大街上，这位行为放荡的大学生比在加里地区时更是逍遥派人物，他成了大街上的哲学家，因为他透过大城市的旋涡在不停地思考。这一插曲在英国书籍中可能显得有点古怪，因为人们知道，英国文学把贞洁直推向假正经；但是，确切的是，同一个人，由于只是被一位法国作家提到过，可能很快就变成了令人厌恶的人，而在这里，只有高雅与体面。概言之，我们的这位流浪汉，是以一种柏拉图式的友情与钟情的街头妓女结合在一起的。安娜并不属于那些大胆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姑娘之列，那些姑娘的迷人的眼睛在雾中也闪闪发光，她们为自己的放肆无礼构造光环。安娜是一位极单纯、普通的生灵，她像许多姑娘一样，是被人丢开、抛弃并被背叛行为拖入卑鄙污秽之中的一位姑娘。但是，她却具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美，即一种纤弱与仁慈之美，歌德曾赋予其大脑中的所有女性以这种美，并且使他的红手女孩玛格里特成了不朽的人物。多少次，这位饥馑的大学生穿过没有尽头的牛津大街、穿过这座大城市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鼓励他的可怜的女友去恳求一位法官的救助，来对付那位丢弃她的无耻之徒，多少次他愿意想为她作证和为她辩护！安娜比他小，她只有十六岁。多少次，她曾保护他躲过想把他从避身之处赶走的警察！有一次，这位可怜的被人抛弃的姑娘对他的帮助更大：她和她的这位男朋友正坐在索侯(Soho)区一幢房子的台阶上——他承认，从那时起，每逢经过这幢房子时，他都感到心被记忆的魔掌所压迫，内心中都会美好地回想到这

位可怜和慷慨的姑娘。那一天，他感到比往常更弱、更有病态；但是，一坐下，他似乎感到病更重了。他把头倾靠在他的不幸的妹妹的怀里，突然，他又挣脱了她的胳膊，仰跌在门前的台阶上。要是没有任何强烈的刺激物的作用，那就是他自己要这么干的，或至少是他落入一蹶不振无法救药状态的表现。在其命运的这一危机时刻，正是这位被人遭踏的姑娘向他伸出了救助之手，——她，是通过侮辱和不公道来认识这个世界的。她吓得惊叫起来，赶紧跑向牛津大街，几乎是立刻带回来了一杯浓香的波尔图葡萄酒，对于不可能承受任何硬食的空腹来说，这杯酒的恢复作用是神奇的。"噢，我的年轻的救命恩人，在后来的年份里，我多少次陷入孤独的境地，我满怀悲伤与真正的爱梦想着你，多少次，我祝愿着，祝愿一颗充满感激之情的心的祝福，具有先人们赋予一位神父的诅咒的那种特效和超自然的能力，以便去准确无误地追逐它的目标！——但愿我的感激能从上天那里获得能力，去追随你、拜会你、窥视你、惊吓你，直至追赶你到伦敦的一处漆黑的陋屋之中，甚至如果可能的话，追赶到黑暗的坟墓之中，以便唤醒你，并带给你真正的和平信息、谅解信息和最后的妥协信息！"

要想以这种方式来感受，就必须忍受过巨大的痛苦，就必须是这样的一颗心——不幸使之打开而又使之软化，而不是这样的心——不幸使之关闭而又使之坚硬。文

明的贝督因人[1]在大城市的荒漠中学到许多怜悯情由，那些其感觉只限于屋内和家庭的人对这些情由是一无所知的。在所有首府的深穴里，像在荒漠中一样，有着某种可以强化和陶冶人的心的东西，而在其不能使心堕落和虚弱到卑鄙和自杀的程度时，它就以别的方式来进行强化。

在这次意外事故过后不久，有一天，他在阿尔比马尔街上遇见了他父亲的一位旧友，该人根据他的相貌认出了他；他坦率地回答他所有的提问，无任何隐瞒，但要求他保证不把他交给他的那几位保护人。最后，他把他的房东即那位古怪的诉讼代理人的地址告诉了他。第二天，他从一封来信中收到了这个人答应给他的一张拾里弗尔的钞票。

读者可能会感到惊奇，年轻人并未从一开始就寻求对付贫穷的办法，比如找到一份正当的工作，或是要求他家的旧友提供帮助。关于这后一种来源，使用起来显然有危险。那些保护人可能会得到消息，而且法律赋予他们一切权力，会把他弄回他逃离了的学校。然而，有一种经常在最为女性和最为敏感的性格里见到的一种能量，给了他忍受各种匮乏和危险而不是去忍受可能的屈辱的勇气。此外，父亲已经死去十年了，他去哪儿找父亲的那些朋友呢？况且，他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姓名，至少大部分都忘记了。至于工作，确实，他本可以借校改希腊诗文稿来

[1] 北非和西亚的一个民族。——译注

获得说得过去的报酬，而且，他也感到完全有能力模范地完成这种工作；但是，如何绞尽脑汁才能被引见给一位有信誉的出版商呢？最后，总之，他承认，他从未想到文学工作会变成他的某种赚钱之道。为了摆脱他的悲惨境遇，他死守着一种办法，即从他有权期待的好运气那里借钱。最后，他终于认识了几位犹太人，那位诉讼代理人就为他们的邪恶勾当服务。向他们证实他有着真正的希望，这并不是困难之事，他的话可以从公证文件里包含的父亲的遗书中得到验证。然而，对他来讲，却留下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即个人身份的问题。于是，他便出示一些证件，那是他的年轻朋友们，其中有七伯爵，甚至还有其父 X 侯爵在他住在加里时写给他的，他一直把它们装在自己的口袋里。那几位犹太人终于答应给他二百到三百里弗尔，条件是由年轻的 X 伯爵（他当时并不比他年轻多少）作保，保证到他们成年时偿还。有人猜想，借出者的目的不只是从一项交易中得到点好处——总之在他看来这是太小了，而且是与年轻的伯爵建立关系，他知道他以后会有许多钱的。因此，我们的这位年轻的流浪汉一收到十里弗尔，便准备去伊顿①。他把差不多三里弗尔留给了未来的放款人，以便支付撰写各种文书；他还给诉讼代理人留了一点钱，用以偿付他的无家具的住宿；十五先令用来洗理一下（那哪叫什么洗理！）；最后，可怜的安娜在这笔钱中也拿走了她的那一份。在一个漆黑的冬天的夜晚，可怜的

① 英国南部的一个城市。——译注

姑娘陪伴着他走向皮凯迪利(Piccadilly)大街,想从那里带着他那只布里斯托牌大箱子下到萨勒特-希尔。由于时间还早,他们便进到金色广场,坐在舍拉尔特一个角落里,为的是避开皮凯迪利大街的噪嚷和灯光。他许诺他不会忘记她,许诺只要可能他就会回来帮助她。说真的,这是一种义务,甚至是不可推卸的义务,这时的他,感到他爱这位偶然相遇的妹妹,这种爱又为她的极度虚弱所唤起的他的怜悯所扩大。尽管他的身体受到了各种损害,相比之下,他是高兴的,甚至是充满希望的,而安娜则极度痛苦。在告别的时刻,她搂住他的脖子,一言不发地哭着。他当时希望最晚一周后回来,他们说定,从此后第五个晚上开始,每天晚上六点钟,她都到大蒂赤菲尔德大街下面等他,这个地方,就像是他们在牛津大街这一大地中海上的习惯泊港和歇息之地。就这样,他认为已采取了一切谨慎的措施,以便重新找到她;他只忘了一件事:安娜从未说过她的家姓是什么,或者也许她说过了,可他把它当作不重要的事情忘记了。那些满心报负、个个都是小说迷的妓女,通常被人唤作道格拉斯小姐、蒙塔古小姐,等等,但是,那些可怜姑娘们中的最卑贱者则只以奶名被人所知,玛莉,雅娜,弗朗西丝,等等。此外,安娜当时患有感冒,嗓子极度沙哑,他由于在最后的时刻只顾着用好话安慰她,并建议她一定要留神感冒,因而完全忘记了问她的第二个名子,在失约或关系长时间中断的情况下,第二个名子是重新找到她的最可靠的方法。

现在,我来极为简要地叙述一下他旅行的细节。旅途

中，他一直受到一位胖胖的膳食总管的抚爱与怜悯，我们的主人公由于虚弱和马车的颠簸而困意沉沉，倒睡在这位总管的胸前和胳膊上，就像睡在保姆的怀中，——他在从斯劳(Slough)到伊顿的途中，还在露天里长睡了一次；因为他必须往回走，在此之前，他突然地从他依偎着的那个人怀里醒来，这时，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过了萨勒特-希尔六、七英里了。别无办法，他到D勋爵那里要点东西吃——这是另一位旧日的伙伴，不过，他们之间关系并不密切。这是几个月来他可以坐下来就食的第一次美餐，不过，他却什么都不能动。在伦敦的时候，在他得到钞票的那天，他曾在一家面包店买过两个小面包，而这个面包店，他曾贪婪地看过它两个月或六周时间了，对当时那种强烈欲望的回忆在他看来几乎就是一种屈辱。但是，对面包的过分欲求，使他生了病，而且一连几周，他每吃一种饭菜时，都得冒着某种危险。甚至身处豪华与舒适之中，他也提不起胃口来了。在他向勋爵解释了他的胃口的可悲情况之后，勋爵让人端来了葡萄酒，真是大快人心。至于此行的真实目的，即他决定向某伯爵请求帮助、而在此人不在时又向D勋爵请求帮助的事，则无法完全办到，也就是说，这位勋爵是在不想以完全的拒绝来使他感到侮辱的情况下同意给他担保的，但这种担保是有期限和条件的。由于得到了这一半的成功，三天之后，他欣慰地返回到了伦敦，重又住进那位犹太朋友家里。不幸的是，放款人拒不接受D勋爵的条件，而且，在这次新的危机之初，要不是在一次他不肯解释的偶然机会的情况下几

位保护人又给他以出路，要不是一种完全的和解改变了他的生活的话，他的可怕生存境遇就会重新开始。他赶快离开了伦敦，过了不久，他终于上了大学。只是在几个月之后，他才得以再一次来看了他曾忍受过痛苦的地方。

可是，可怜的安娜出了什么事了呢？每天晚上，他都找她；每天晚上，他都呆在蒂赤菲尔德大街等她。他向所有可能认识她的人打听；就在他在伦敦逗留的最后时刻，他为了能找到她而想尽了办法。他认识她住过的街道，却不认识那幢房子；此外，他模糊地想到，就在他们分手之前，她迫不得已逃离了野蛮的客栈主人。在他问到的人中，一些人看到他这样热心询问而认为他寻找的动机不纯，因此嗤之以鼻；另一些人认为他是在寻找一位偷了他一点钱的姑娘，自然不大肯充当揭发者。最后，在他最终离开伦敦之前，他把新的地址告诉了自称与安娜面熟的一个人，而他则从未听说过这个人。在生活的混乱之中，这是对他的一次最大的打击。请记住，像下面这样说话的人，是一位认真严肃的人，不论是从他品行的精神性来讲，还是从他作品的高度来看，他都是一位可推崇的人。

“如果她还活着，我们本应在伦敦迷宫似的街道上经常相互寻找；也许，在伦敦的一条街上，相隔只有几步，就是这点距离就足以使人永久地分离！在几年当中，我曾希望她还活着，而且我深信，在我后来多次的伦敦之行中，我曾仔细地看过许多女人的相貌，以期能找到她的面孔。只要我一看见她，我就会在一千张面孔中认出她；因为，尽管她不漂亮，但她表情温柔，头部外形很美。我要说，我

曾满怀希望地找过她。是的，一连几年都是这样！而现在，我害怕见到她，在我们离别时她患的令人可怕的感冒，今天却使我感到安慰。我不希望再见到她了，但却总梦见她，而且满有兴致，就像梦见好久以来就躺在坟墓中的人一样（我很相信那就是玛大肋纳[1]的坟墓）——该人是在侮辱与野蛮沾污和改变她天真的本性之前、或者是在鲁莽的无赖汉们完全毁掉由他们开始才受到打击的这位女子之前就被带离了这个世界。

"因此，牛津大街，你是石头心肠的后娘，你曾经听到过孤儿们的叹息，你曾喝过孩子们的泪水，我终于挣脱了你！我将不再痛苦地走遍你没有尽头的街道，将不再会在可怕的梦中饥馑的睡意中焦躁不安，这种时刻来到了！安娜和我，我们已经有了众多沿着我们的足迹走来的后继者；新的孤儿们作为我们灾难的继承人又在叹息；新的孩子们流过多少泪；而你，牛津大街，从那时起，你就在响荡着无数颗心的呻吟。但对于我来说，我曾幸免的那场风暴似乎已经是一种长期的美好季节的保证……"

安娜完全消失了吗？噢！可不！我们将在鸦片世界里经常见到她；她作为古怪而改容了的幽灵，将慢慢地出现在记忆的烟雾之中，就像《一千零一夜》里那位天才呆在瓶子的蒸汽中那样。至于*嗜鸦片者*，童年时的痛苦在他身上扎下了很深的根，这些根后来变成了树，而这些树又把其倒霉的影子投射到了生活所有的事物上。但是，这些

① 玛大肋纳：《圣经》里的忏悔过的女佣人。——译注

新的痛苦(生平部分的最后几页使我们产生了预感)将被一个成熟的人物勇敢而坚定地忍受着,并且因为有最为深刻和最为温存的同情而大大减轻。这些文字包含着对于一位勇敢的女伴的最为高贵的感召和最为热切的恩惠行为,这位女友一直坐在脑海中不时出现俄梅尼德形象①的这个大脑歇息的床头。吸鸦片的奥雷斯特找到了他的姐姐艾莱克特,后者曾在许多年中为其擦拭额头上的忧虑之汗水和凉爽其因发烧而变得干瘪的嘴唇。"因为你是我的艾莱克特,我以后长年的亲爱伙伴!你过去就不希望英格兰的妻子被精神高贵而同时又充满病态之爱的希腊姐妹所战胜!"从前,在其年轻时经历过的贫困之中,他在于牛津大街月夜之下游荡的同时,常常把目光伸向(而这则是他可怜的安慰)林荫大道,那些大道穿过玛丽-勒-波恩②的中心并通向农村。在他思考着走过这些被灯光和人影截断的长街时,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去北方的公路,这就是去……的公路,如果我要是有斑鸠的翅膀,我就从那儿飞过去,去寻找我的安慰!"像所有的人一样,这个人的欲望也是盲目的!因为,正是在那里,即在北方,甚至就在那个地方,在同一处山谷,在那所一心想得到的房子里,他应找到他的新的痛苦和一大帮凶残的幽灵。但那里也同样是好心的艾莱克特的住处,现在也是如

① 俄梅尼德:古希腊诗人埃斯吉尔(Eschyle,公元前525—456)的三部连续悲剧《奥莱斯蒂》(Orestie)中的第三部《俄梅尼德人》里的埃里尼人后来的名称,意即"善心人"。——译注

② 伦敦市西敏斯特一地。——译注

此，当孤独而思绪沉沉的人，怀着一颗只有被带着家庭之爱的温存之手才能抚平的无数苦恼折磨得痛苦的心，看着从牛津大街伸向北方的街道和想着在那同一山谷、同一房子里等待着他的可爱的艾莱克特而走过偌大的伦敦时，他像昔日作孩子时那样喊叫了起来："噢！要是我有斑鸠的翅膀，我就从那儿飞过去，去寻找安慰！"

序言部分算是完了，我不怕被人说成是撒谎，我愿在此向读者承诺，在没有最为惊人的、最为复杂的和最为光彩夺目的幻觉出现的情况下，剧幕是不会再开的，而那种幻觉则是作者脆弱的工具在雪片一样的纸上点燃过的。

3. 鸦片的快感

正像我在开始时说的那样，正是为了减轻被年轻时的悲苦经历搞得消沉的一机体的痛苦，这些回忆的作者才最初是经常地、继而是每日地使用鸦片。更新从一开始就发现的神秘快感的难以抑制的欲望，导致他经常重复这些经验，他对此并不否认，他甚至坦率地承认；他只是恳求得到谅解。但是，他与鸦片的第一次相识，是在一种粗俗的场合下进行的。有一天，他牙疼，他把痛苦归因于卫生习惯的中断，因为他从童年时起就习惯于每天都把头浸在冷水中，那一天，他冒失地进行在眼下是危险的这种做法。结果，他头部、面部都感到剧烈的风湿疼，而且一直疼了二十天。第二十一天的时候，正是1804年秋季的一个下雨的星期日，在他于伦敦的街道上闲逛、借消遣以

驱痛的时候(这是他自进入大学后第一次重见伦敦),他遇到了一位同学,该同学建议他服点鸦片。在他按照药剂师的规定量服了鸦片酊一个小时之后,疼痛全消了。然而,这种益处,虽然他刚才还认为是很大的,但比起突然揭示给他的快感就根本算不上什么了。精神是多么振奋啊！内心世界是多丰富啊！这难道就是可以医治人的痛苦的灵丹妙药吗?

“哲学家们几个世纪争论不休的幸福之大谜,已被决定性地发现了!人们用一便士就能买到幸福,并可以把它带在背心的口袋里;狂喜可以装进瓶子里,精神的平静可以由勤奋使用来实现!读者也许会认为我想笑,但这是我借痛苦来开玩笑的一种旧习惯,我可以断言,读者在与鸦片有了交往之后,就不会长时间地发笑。他的乐趣甚至具有严肃和庄重的特点,而且,嗜鸦片者在其最为快乐的状态中,不能表现出快活的特征;即便是在其俨然以一副《思考者》[1]的作态说话和思考的时候。”

作者首先想为对鸦片的某些诽谤正名:鸦片并不引起昏昏沉沉,至少对于智力是这样的;它并不使人发醉;如果摄取量极大时阿片酊可以醉人的话,这不是由于鸦片造成的,而是由于被抑制在其中的精神造成的。接着,他对酒精和鸦片的效用作了比较,他非常清楚地确定了它们的区别:由葡萄酒引起的快乐追随着一种上升的进

① 《思考者》:意大利画家米开郎基罗(Michel-Ange,1475—1564)创作的塑像。——译注

程，在这一进程结束的时候，这种快乐越来越大，而鸦片的效力一经产生，便会在一、二个小时之内保持不变；一种是敏锐的快乐，另一种则是慢性的快乐；这里，是一种火焰；那里，是一种均等和持续的热情。但是，大的区别则在于，葡萄酒使精神能力紊乱，而鸦片则向精神能力引入高尚的秩序与和谐。葡萄酒使人不能自控，而鸦片则使自控变得更灵活、更平静。大家知道，葡萄酒赋予蔑视、赞赏、爱和恨一种巨大的但短时间的能量。而鸦片则给予各种能力以对纪律的深刻感受和某种神奇的健康状况。醉酒的人们相互发誓友谊长存，他们握手言欢、热泪纵横，而无人能理解是为什么；人的肉感部分会明显地达到极点。但是，由鸦片所带来的亲切感受的扩散并不是一种过分的热情；这更可以说就是本来善良和公正、现在恢复并完善了其自然状态的人，这时他已摆脱了曾意外地腐蚀过其高贵气质的所有痛苦。最后，尽管葡萄酒好处很大，还是可以说，它经常美化狂妄，或至少是美化荒谬行为，而且在超出一定极限的时候，它使智力能量挥发和分散；而鸦片则似乎总是平息激动起来的东西，总是集中被分散的东西。一句话，正是人的纯粹人性的部分、甚至经常是人的粗鲁的部分借助于酒而夺取最高权力，而嗜鸦片者则完全感到，其存在的纯化部分和其道德感情具有最大的灵活性，而且首先，其智慧获得了使人感到慰藉而无云雾之状的一种清晰性。

作者也否认，由鸦片产生的智力兴奋之后必有某种相应的智力消弱，而且，使用这种毒品，其自然和直接的

后果，似乎是产生能力上的一种停滞与麻木。他肯定地说，十年当中，每当他放荡一次之后的第二天，他都享有一种明显的良好的智力状态。至于麻木情况，尽管许多作家都谈到过，而土耳其人的放荡又尤其使人相信过，但他还是说他从未曾有过。根据其排列的品质，鸦片趋向于表现出麻木的结果，这是可能的；但是，其最初的作用总是在于刺激人和使人兴奋，而精神的这种升级从不少于八小时；结果便是，如果嗜鸦片者不调节他的服用措施以便麻木影响的整个分量落在他的自然的睡意上，那么，这就是嗜鸦片者的错误了。为了使读者能判断鸦片是否专门麻木一英格兰人大脑的能力，他说，他将提供有关他的享乐的两种样板，而且，在他用阐述而不是用论据来论述问题的情况下，他将叙述他于1804—1812年期间经常在伦敦的鸦片晚会上使用过的方式。那时，他学习非常勤奋，而且，由于他把时间均用在学习上了，所以，他认为他有权像所有人一样间断地寻求最适合他的轻松和娱乐方式。

“下周五，如果上帝允许的话，我决定醉上一次，”已故某公爵从前这样说过，于是，我们的作者便提前确定了在什么时间开始纵情放荡和在一定时间内放荡的次数。那就是每三周一次，很少超过，一般都是周二晚上或周六晚上，即歌剧演出的日子。那时，正是《格拉西尼》一剧走红的日子。音乐进入他的耳朵，不像是迷人的声音的一种简单的逻辑性接续，而像是一系列备忘录，像是在其精神的目光面前追忆其全部往事的一种巫术语调。由鸦片导

演和启迪的音乐，就像是这样的一种智力放荡情况——任何有点文雅的精神都可以很容易地设想其严重的程度。许多人都问，这些声音所包含的积极观念是什么；他们忘记了或根本不知道，音乐，从与诗是近亲这一点上讲，表现的是情感，而不是观念；确实，它启发观念，但其本身并不包含观念。他说，他的整个以往的生命在他身上还活着，这不是由于记忆的力量，而是由于它似乎出现和体现在音乐之中；它看上去不再是痛苦的了；全部与人世万物相关的粗俗和下流行为不具备这种神秘的复苏能力，或者它们是融合和湮没在一种理想的雾霭之中了，而且其过去的激情已得到了振奋，受到了崇尚并超脱了尘俗。在由鸦片和音乐在他的精神中照亮的这第二个场面中，多少次，他重新看到了他以往作为放荡无羁的学生游览过的公路和山峦，看到了加里地区的可爱的旅店、明暗相间的伦敦的长街、他那忧郁的友谊、他那被安娜和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所抚慰的没有尽头的贫困！还有，在课间休息时间，整个大厅里，意大利语的会话和由女人们说出的外语组成的音乐更增加了这种晚会的快乐气氛；因为，人们知道，不懂得一种语言就使其耳朵变得对和谐更为敏感。同样，任何人都不会比第一次注意过一处景致的人更能享受这一景致，因为这时的自然是以其奇特性出现的，它还未被一种过分熟视的目光所钝化。

然而有时，周六晚上，一种新的更为古怪的并且使人高兴的追求战胜了他对意大利歌曲的爱好。这里所说的可与音乐争比的诱人的享受，可以称作怜悯中的快慰。作

者当时是很悲伤的，遭受的磨难是罕见的，因为他很早就被抛在偌大首都无人关注的旋涡中了。然而，正像读者大概注意到的那样，他的精神本质上并不善良、脆弱和充满感情，因此，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猜想到，他是在长日的流浪中和充满忧虑的漫漫长夜里学会了爱与怜悯穷苦人的。现在，这位旧日的大学生想重新回首这种下贱人的生活；他想完全投身到不幸的人群之中，就像游泳者拥抱大海并因此而与自然更直接接触那样，可以说，他渴望洇没在民众之中。在此，书中的音调在升高，我必须让作者自己来说话：

"像我说过的那样，这种快感只能发生在周六晚上。周六晚上与其他晚上有何不同呢？我因为何种劳动才需要休息呢？我要获得哪种回报呢？我为什么要对周六晚上感到不安呢？甚至就像对被邀去听《格拉西尼》那样感到不安呢？这是确实的，逻辑性极强的读者，而且，您所说的，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人类是听任其感情变化的，在多数人借助于以这种或那种同情穷苦人的苦难和忧愁的方式来关心他们的时候，我却以与他们同乐来表现对他们的关怀。我不久前见过贫困的痛苦；我看到的太多，以致不想去回忆；但是，穷人的快乐，其精神的慰藉，其疲惫的肉体的消遣，却永远不能变成一种痛苦的思考。然而，周六晚上对于穷人来讲是周期性休息的回返；最为对立的集团这时也聚在一起，而且承认这种共同的情谊利益；那天晚上，整个基督教国度都要辍劳而息。这种休息可以引出另一种休息；一整天和两个夜间把这种休息和下一次

的劳累分开了。正因为如此，每到周六的晚上，我总认为自己摆脱了某种劳动的桎梏，我自己要收到一份报偿，而且，我立即会享受到休息的奢侈性。因此，为在尽可能宽的范围内成为我深切同情的一种场面的见证者，每逢星期六晚上，我习惯于在吸过鸦片之后远征，既不考虑道路，也不担心距离，向着穷人们聚在一起耗费其工资的地方走去。我窥视和偷听过不只一个家庭，甚至就在其全家讨论他们的计划、财产、资金能力或家庭用品价格的时候。这种家庭都由一位父亲、一位母亲和一、二个孩子构成。逐渐地，我熟知了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困难或他们的观点。这时，我也听到过不高兴的嘟哝，但最为经常的是，他们的面孔和言谈表达了沉着、希望和公正。在这一点上，我应该说，从总的情况来看，在需要更迅速和更高兴地表明对于被视为是不可救药的毛病或不可挽回的损失的顺从态度方面，穷人比富人更明事理。每当我有机会或我不需贸然从事就可以做到的时候，我都走到他们当中，而且，在遇到有讨论专题时，我也发表意见，这种意见尽管不总是合理的，但却总会受到善意的欢迎。要是工资长了一点，或者预料能在近期看到工资增加，要是半公斤面包减了点价，或者有消息说葱头和黄油马上降价，我都会感到高兴；但是，如果是相反的情况，我就从鸦片中获取安慰方式。因此，鸦片（这与蜜蜂不加区别地从玫瑰或从烟囱的炭黑中提取它的材料一样）具有使情感服从和以其自己的基调来调节情感的艺术。有几次，这种散步把我带到了很远的地方；因为，一位嗜鸦片者在极度高兴时是

不会注意时间的消逝的。还有时，在我根据航海原理两眼盯住北极星，尽力向我的住处航行并雄心勃勃地为避免再次重绕我第一次遇到过的海岬和岬角而寻找我的西北通道时，我却又突然落入了为嘲弄搬运夫的勇气和搞乱马车夫的智慧而设的羊肠小道的迷宫之中、茫茫的绝境之中、没有出路的街道之中。有时，我竟认为，是我第一次刚刚发现了这些不被人所知的土地，而且我怀疑这些土地曾经在伦敦的地图上标出过。但是，几年之后，我为这些狂想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是在人的面孔控制了我的梦想的时候，就在这时，我在偌大的伦敦中的困惑流浪重又出现在我的睡意之中，并伴随着对于精神的和智力的困惑的感觉，这种感觉把窘困带进了我的房间，把忧虑和内疚带入了我的意识……”

因此，鸦片并不必然产生懒散与麻木，因为恰恰相反，它经常把我们的梦想者掷入普通生活的最为沸沸扬扬的中心。不过，剧场与市场并不通常是嗜鸦片者经常神往的地方，尤其是在其处于完全享受的状态的时候。这时，人群对他来讲就像是一种压迫；音乐本身具有一种肉感和粗野特征。他更愿意寻求孤独和静寂，这是他狂喜和梦意沉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忏悔》的作者首先投入到了人群之中和人流之中，那这也是为了抵消一种过盛的梦幻倾向和抵消作为其年轻时苦难结果的一种难以忍受的忧郁。在科学研究中，就像在人的社会中一样，他过去一直在避开某种忧郁症。后来，在他的真实本质得以恢复和先前笼罩在器官上的黑暗被驱散之后，他便认为

可以毫无危险地去追求孤独生活了。不止一次，他靠窗而坐，一动不动，也不想换换位置，从太阳落山到再次升起，就这样度过整个通宵；他的目光投向远处广阔的大海、偌大的城市，而他的精神则充满了被这种场面启发而得的长久与美好的思索。这时，一幅很大的自然寓意画展现在他的面前：

"城市因雾气和夜的柔光而变得朦胧，它衬出了大地，显示了大地的忧愁和虽远、但既不完全被忽略又不在我的视力范围之外的坟墓。海洋以它那永恒的吸呼和广阔的宁静体现着我的精神和主导着这种精神的影响。我似乎第一次感到与嘈乱尘世相隔绝；我似乎感到噪嚷、狂热和斗争都已中止；对我的心脏的神秘压迫似乎有了暂时的缓解；那是一种节日时的休息；是对于任何人类工作的解脱。在生活的道路上如花似锦的希望不再与坟墓中的平静相背，我的智慧的发展似乎也像天穹一样不会疲倦，然而，所有的不安都被一种翠鸟式的安详所抚平；这种静谧不像是惰性的结果，而像是相等而又强大的一些力量的庄严对立的结果；无限的活动，无限的休息！

"噢，公正、微妙和有力的鸦片！……你掌握着天堂的钥匙！……"

正是如此，出现了这些古怪的感激行动即感激之情的波动，这些，我已在本书的开头文字中提到了，并且，它们可以作为这本书的题辞。这就像以花束来结束节日一样。因为，装饰很快就会暗淡下来，而风暴又将在夜间蕴聚。

4. 鸦片的折磨

1804 年，他第一次结识了鸦片。八年过去了，这八年中，学习使其快乐和高贵。我们现在是 1812 年。我们的主人公（他当然与这一称号相称）呆在距牛津 2500 英里的一个很远的深山隐居处，他在干什么呢？哎呀！他在吸鸦片！还干什么呢？他还研究德意志的形而上学：他阅读康德[①]的书、费希特[②]的书、谢林[③]的书。他容身在一个小小的房屋里，身边只有一个女佣，他每天都看着严肃而平静的时间流逝。他没结婚吗？还没有。总吸鸦片吗？每周六晚上。这一摄取习惯是不是就是从 1804 年那个下雨的星期天不知羞耻地延续下来的呢？唉，是的！但是，在这种长期而规律性的放荡之后，健康状况怎么样了呢？他说，他从未像 1812 年春天这么好过。请注意，直到现在，他还只是一位业余爱好者，鸦片还未成为其每日的卫生习惯。他用量一直不大，而且谨慎地相隔几天。也许，正是这种谨慎和用量很小延缓了报复性恐怖的出现。1813 年，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在前一年的夏天，一件痛苦的事情——他并不向我们说明——沉重地打击了他的精神，甚至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自 1813 年以后，他患了可怕

---

① 康德（Emmanuel Kant，1724—1804）：德意志哲学家。——译注

② 费希特（Johann Gottlid Fichte，1762—1814）：德意志哲学家。——译注

③ 谢林（Friedrich Wilheim Joseph Schelling，1755—1854）：德意志哲学家。——译注

的胃刺激症，其症状与他呆在代理人家的角落里度过忧虑之夜时极力忍受的刺激惊人地相似，而且伴随着他所有的病态的梦幻。这便是最大的验证！把这种痛苦铺陈开来，详述所有的事件，有什么好处呢?抗争是长期的，痛苦是令人厌恶和难以忍受的，而解放却总在人手能及之处。有些人，为了抚平扰乱其正常生活和嘲笑其踌躇满志的日常痛苦，而希望获得一种安慰、一种药剂，我愿对所有这些人即精神和肉体上的患病者说：但愿你们中的哪位没有行为缺点或意志缺点的人能批评一下我们的这位患者！于是，就这么说定了；此外，他哀求您相信，在其开始每日取用鸦片时，他有了急迫感、需要感和必然感；换一种方式生活已不可能了。这样一些老实人，他们懂得耐心地以一种时刻在变化的始终存在、从不疲倦的能量面对痛苦和折磨，以寻求一种模糊而遥远的特惠，他们人数竟如此之多吗？一位似乎非常勇敢、非常有忍耐力的人，不曾有过什么惊人的表现，而一位只坚持了很短时间的人却曾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发挥出极大的被埋没的能量。与化学配剂可以千变万化一样，人的性情不是同样可以无限地变化吗？“以我现在的神经质状态，我也不能容忍非人的道德说教家，即那种没有被煮过的鸦片！”这句话说得很漂亮，是一句无可驳斥的话。这样一来，问题就不再是减轻罪刑了，而是要赦免罪行了。

最后，1813 年的这次发作有其结局，对此，人们可以猜想到。今后，请您问问我们这位孤独者，他哪天吸了或哪天没吸鸦片，或者问，他的心是否完成了其功能。没有

了烟禁，没有了开戒，没有了节制！鸦片是生活中的一部分！1816年是其存在的最美好和最明朗的年份，就在这一年之前的一个时间，他对我们说过，他突然和几乎不费力地从每天320粒鸦片丸也就是说八仟滴阿片酊降到了40粒，这等于是把其惊人的用量减少了八分之七。落在他大脑上的沉重的抑郁乌云，在一日之中就神秘地消散了，精神的灵活性重又出现，而且，他又可以相信幸福了。那时，他每天只食用一仟滴阿片酊(多么节制啊！)。那简直就像是有精灵的圣马丁岛[1]的夏天。于是，他又重读康德的著作，他读懂了，或自认为是读懂了。他又重新感到充实的轻松即精神的快乐——这是为了表达难以表达的东西而采用的蹩脚的词，这种精神的快乐也有利于工作和实施友爱。对于别人的这种亲善与交好精神，我们甚至就可以说是怜悯精神，它与酗酒者的怜悯心有点相像(在暗示这一点时，应不失对于一位如此严肃的作者的尊敬)，这种精神，曾在某一天以最为荒诞和最为自觉的方式为一位马来人实施过。——请记住这位马来人；我们在后面还会见到他；他在经历了可怕的变化之后还会出现。因为，有谁能算得出某一事件在一梦幻者生活中的反应力和反射力有多大呢？谁能够毫无战栗地想象得出被偶然的一块石头所激起的圆圆的精神波纹无限扩散的情况呢？——因此，有一天，一位马来人敲响了这座静谧的隐蔽之处的大门。一位马来人在英国的重山峻岭中干什

① 拉丁美洲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一个岛。——译注

么呢?也许,他就是为了去距那里40英里的一个港口。那位女佣就是山里生山里长的,不懂马来话,只懂英语,她平生也从未见过包头巾的男子,当时是吓了一大跳。但是,由于她想到她的主人是位学者,而且她猜想他该会说世界上的所有语言,甚至是月球上的语言,于是,她便跑出去找他,请他驱走呆在厨房里的魔鬼。在当两副面孔相对时,真成了一种有趣和逗人的对照;一副面孔带着撒克逊人的傲气,另一副则是焦黄与烦恼的,而且上面闪着两只转动和不安的小眼睛。学者为了在女佣和邻居面前挽回其荣誉,对他说起了希腊语;马来人无疑要用马来语回答;他们无法相互听懂,然而一切却很顺利。马来人在厨房的地方休息了一个小时,然后,他做出要重新上路的神态。这位可怜的亚洲人,尽管是徒步从伦敦来的,可三周以来却未能与人交流过任何思想。为了安慰这个孤独生命的可能的烦恼,我们的作者考虑到从这种国度来的人应该了解鸦片,因此在其离开前赠送给他一大块这种珍贵的东西。能否设想以一种更高贵的方式来理解这种殷勤好客吗?马来人以他的表情说明他了解鸦片,并只咬了一口,这一口鸦片足可以使好几个人丧命。的确,这使一位有怜悯之心的人感到不安,但是,这个国家的人,从未听说过大路上发现有马来人的尸体;这位古怪的旅行者已非常习惯于这种毒品,怜悯之心所希望的结果早已获得过。

正因为如此,嗜鸦片者仍然是幸福的;是追求舒适的学者与孤独者的真正的幸福:一座迷人的乡村小别墅,一

个细心整理的书架，而冬天正在山里肆虐。漂亮的住宅难道不使冬天更富有诗意吗？而冬天不也增加了住宅的诗意吗？白色的小别墅座落在高山环抱的小山谷深处，它好像卧在灌木丛中，这灌木丛在四面墙上铺展开花的壁毯，并在窗子上构成郁香的方框，春天、夏天和秋天都是如此；这壁毯从山楂花开始，到茉莉花结束。但是，美的季节，幸福的季节，对于像他这样的梦幻者和沉思者来说，是冬天，是最为严厉的冬天。有些人沾沾自喜于从上天那里获得一个和煦的冬天，而且还高兴地看着它离去。

但是他，他每年都要求上天落下许多雪、许多雹、带来许多严寒，他能忍受这些。他需要的是加拿大的冬天、俄罗斯的冬天；他的钱财使他有这种需要。他的窝会更暖、更甜和更招人喜爱的：从四点钟点燃蜡烛，温暖的房子，优质的壁毯，飘垂到地面的帷子，一位漂亮的煮茶女子，而饮茶会从晚上八点到早晨四点。没有冬天，任何这样的快乐都是不可能的；全部的舒适要求一种严格的温度；此外，这是昂贵的；因此，我们的梦幻者有权要求冬天公正地支付其债务，就像他支付他的债务一样。客厅很小，用于两种目的。人们可以专门称其为图书室；这里积放着五千册书，都是一本一本买来的，这是对于耐性的真正征服。壁炉中的火很旺，很亮；壁炉上侧的台板上放着两只茶杯和两个茶托；因为，它使我们预感到的仁慈的艾莱克特，正以其带有天使般微笑的魔法使小别墅变得美不可言。描述其美有什么好处呢？读者可以相信，这种光亮强度纯粹是物理学的，并且属于地面上的光束。此外，

我们不要忘记阿片酊瓶，那确实是一个宽大的长颈大肚瓶！因为，我们远离伦敦的药剂师，不能经常去购买；一本有关德国形而上学的书放在桌子上，它说明了主人永存的智力报负。——山的景致，静谧的隐身处，豪华或更可以说是稳定的安逸，为沉思而需要的充裕的时间，适合于集中精神的各种能力的严厉的冬天，是的，这当然是幸福，或更准确地讲是幸福的最后光芒，是恶运中的一种间歇，是不幸之中的一种狂喜；因为，我们已接近了悲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里，"必须与这种美好的至福告别，像和夏天告别一样，也要和冬天告别，要告别微笑和笑声，要告别精神的平静，要告别希望和安详的梦，要告别睡意所带来的安慰！"在今后三年多的日子里，我们的梦幻者将会像是从幸福的领土上被流放和被驱赶的人，因为他现在到达了"一种灾难的《伊利亚特》[①]的境地，来到了鸦片的折磨之中。"黑暗的时代，不尽的黑夜，有时也被一些丰富而又沉重的幻觉所撕破：

这俨然是一位大画家把画笔
饱蘸了地震与日食时的黑暗

这两句雪莱[②]的诗，气派严肃，有真正米尔顿[③] 的风

---

① 《伊利亚特》：古希腊荷马写的一部史诗，描述的是特洛亚战役的情况。——译注

② 雪莱(Pen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上述两句诗引自他的《伊斯兰起义》第五章第23节。——译注

③ 米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和随笔作家，他的作品对英法两国的浪漫派作家起了很大的影响。——译注。

格，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两句诗极好地描述了含有鸦片的一种景象的色调；正是如此，阴郁的天空和不透的视野包围着被鸦片征服的大脑。无限的恐怖，无限的忧郁，而且，比一切都更忧郁的是，自身无力挣脱痛苦！

在继续往下说之前，我们的忏悔者（尽管从表面上看他属于时刻准备重新落入其罪过的那一类忏悔者，但我们还是可以时而以这个名称来称呼他）告诉我们，不应在他书中的这部分里寻找过分严格的顺序，至少不应寻找一种编年顺序。在他写作这部书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在伦敦，不可能以一大堆沉重而令人厌恶的回忆建构一篇规则的故事，而且，他当时远离很会为他归理文件和习惯于为他承担一位秘书的所有工作的朋友们。他写的时候，毫无顾虑，几乎毫无后来的羞耻之感，因为他自己设法面对的是距今十五至二十年前的宽容的读者；由于他只是想写出一份对于一个悲惨时代的控诉状纸，他使出了他今天还能够使出的全部力气，但他并不清楚往后他是否还会找到撰写的力量与机会。

但是，有人后来问他，为什么不放弃鸦片或减少用量以便摆脱他的恐怖呢？他曾经进行过长期而痛苦的努力来减少用量；但是，那些目睹过其可悲的努力和连续的极度苦恼的人们，首先就恳请他放弃这种努力。为什么不每天减少一滴或加水来降低鸦片的力量呢？他算计过，那他就需要好几年才能靠这种方法获得一种难以确保的胜利。此外，所有的鸦片爱好者都知道，在达到某一程度之前，人们总是可以毫无困难以减少用量，而且甚至是愿意

这样做的，但是，一旦超过这一用量，任何减量的作法都会引起剧烈的痛苦。但是，为什么不能临时在几天之内减少一下用量呢？不存在消减的问题；痛苦不在这一方面。鸦片的减少相反会增加活力；脉膊更好；健康状况更好；但其结果，却带来了对于胃口的可怕的刺激，同时伴有多汗和全身的不适感觉。这种感觉是由于肉体的能量与精神的健康状态之间失去平衡造成的。其实，不难理解，身体即人的地面部分，尽管鸦片已经成功地使其平衡和完全顺从，但在精神的帝国——至此唯它受宠——同样缩小的过程中，它还是想重新获得其权力的。这是一种被破坏的平衡，它还想得到恢复，不过，在无痛苦的情况下却又不能得到恢复。即便不考虑对胃口的刺激和过多的盗汗，也很容易想象一位神经质的人的忧虑，他的活力会正规地被唤醒，他的精神会感到不安和麻木。在这种可怕的情形之中，患者一般宁肯保留病态而不想痊愈，并且听其命运使然。

嗜鸦片者很久以前就辍学了。有时，在他妻子和另一位与他们一起饮茶的女人的要求之下，他同意高声朗读华滋华斯①的诗。情绪激动的时候，他还能短时间地学得进大诗人们的东西；但是，他的真正的天赋即哲学，则完全被丢下了。哲学与形而上学都要求一种稳定的、持续的努力，而他的精神现时则在这每日的必行义务面前退却了，尽管他内心悲痛地意识到了他的虚弱。他曾发誓全力

① 华滋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诗人。——译注

撰写一部伟大的作品，其书名是受斯宾诺莎[①]的遗作——《论人类智力的完善》——的启发而得的，这部书一直处于施工状态，最终还是悬而未成，但却留下了对于只有那些挥金如土的政府和冒失轻率的设计师才会营造的大建筑物的令人失望的描述。在后人看来应该是他的力量和他对人类事业忠贞不渝的证明的东西，却只能充当其虚弱和傲慢的证据。幸运的是，政治经济学仍还是他的一种消遣。尽管它被视为是一种科学，也就是说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然而，其中一些构成部分却可以分离出来，被单独看待。他的妻子有时给他读一点议会上的争论文章或从书店里买来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新书；但是，对于一位行为深刻而又博学的文学家来说，那是一种可悲的食物；在任何一位支配过逻辑学的人看来，那都是人的精神的法律条文。然而，一位爱丁堡的朋友 1819 年寄给他一本理嘉图[②]的书，在他尚未读完第一章的时候，他想到他自己也曾预言这种科学的一位立法者的到来，他高喊道："真是伟人！"他的惊异与好奇之心复活了。但是，他的最大也是最美好的诧异，是发现他还能对某种阅读感兴趣。他对理嘉图的崇尚自然就增加了。一部如此深刻的作品，能真正地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出现吗？因为他设想任何思想在英国均已死亡。理嘉图一下子就发现了规律，一下子就创立了基础；他向使前人迷路的一堆黑暗的材

---

① 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荷兰哲学家。——译注

② 理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译注

料投进了一线光亮。我们的这位梦幻者，热情燃烧了，返老还童了，与思想和工作完全和解了，他开始写作了，或者说是他向他的伴侣口述。在他看来，理嘉图的探索目光放过了一些重要的真理，对这些真理进行代数方法的分析可以构成一部有意思的小书的素材。作为这位患者的努力的结果，便是《论政治经济学的未来系统》[1]，他与当地的一位印刷商做了妥善安排，该人就住在距他住处18英里的地方；为了写得更快一些，他甚至额外雇了一位写作者；书已预告了两次；可是，哎！还剩下一篇序言（写一篇序言也至于累得了不得！）和一段给理嘉图的赠言要写；对于一个被常在的狂喜所虚弱了的大脑来说，这是何等的劳动啊！噢，一位敏感的作者竟被内在的气氛所控制，这是多么丢脸啊！虚弱又可怕地出现了，就像极地的冰山一样不可逾越；一切安排都取消了，写作者也辞掉了，而《论》也羞怯地搁下了，长时间与其长兄——受斯宾诺莎启发而写的杰出的大作呆在了一起。

多么可怕的情况！思绪翩翩，却又不能跨越把梦中想象的农村与行动的实际收获分开的桥梁！如果读我的作品的人已经了解了作品的必要性，那么，我就不需要向他描述一位高贵的人的灰心了，该人敏捷、精明，一直与这种特殊的入地狱之罪作斗争。可憎的诱惑力！在我对印度大麻的研究中，我所说的一切关于意志的减弱的话，都

① 不管德·昆西说其精神多么无力，这部书或这件与理嘉图有关的东西后来还是出版了。见其全集目录。——原注

适用于鸦片！是在回答一些来信吗？这项巨大的工作，可以一小时一小时地后放，一天一天地后放，一个月一个月地后放。是钱的事情吗？那是令人厌倦的小孩子念头。家庭经济学比不上政治经济学更受重视。如果被鸦片虚弱的大脑完全被虚弱了，如果——我在此使用一个不大好听的用语——他完全变迟钝了，那痛苦就显然不会太大，或至少较能容忍些。但是，一位嗜鸦片者是不失去其任何道德热望的；他一看到义务，就马上喜欢上它；他想完成所有可能的要求；但他的实施能力却达不到其心念所想的高度。实干家！我能说什么呢？他也能试一试吗？这是破坏整个意志的一种恶梦的重负。于是，我们的这位不幸者变成了一位坦塔罗斯①，热烈地爱着其义务，却无力去接近义务；一个精神，一个纯粹的精神，唉！只能希望他所不能获得的东西；一位善良的斗士，竟在他更为珍贵的东西之中受到了侮辱，竟被指令他卧床不起的一种命运所诱惑——在床上，他正在无力的疯狂之中耗干毁尽！

于是，惩罚降临了，缓慢，但可怕。唉！这种惩罚不仅表现为精神的无力，而且表现为一种更为野蛮、更为实际的本性的恐怖。在嗜鸦片者的肉体协调中看到的第一个征象，是值得一提的。这是一系列痛苦的起点和胚芽。一

① 坦塔罗斯：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子，他因泄露天机而被罚永世站在长有果树的水中，水深及下巴，口渴想喝水时水即退落，腹肌想吃果子时树枝就升高，使其无法得到。——译注

般说来，儿童具有察看或更准确地讲是创造大量古怪幻觉的特殊能力。这种能力，有时在某些人身上可以非人所愿地发挥作用。但另外一些人则有能力召唤幻觉或随意呼之而去。根据某一相似的情况，我们的这位叙述者认为他又重新变成了孩子。在大约 1817 年年中的时候，这种危险的能力已开始可怕地折磨他了。他躺在床上，但两眼睁着，可怕而迷人的列队从他眼前一掠而过；数不尽的楼房拔地而起，风格古朴而庄严。但是，睡意中的梦幻很快就加入了醒时的梦幻，而且，他的眼睛在黑暗中想起的一切重现在他的睡意中，同时带有令人不安和难以忍受的光芒。梅达斯①把他所触摸的一切都变成了黄金，自感到被这种滑稽的特权所折磨。同样，嗜鸦片者也把所有的梦中对象都变成不可避免的现实。整个这种幻影，尽管其表面很美、很富有诗意，却伴随着一种深刻的忧虑和抑郁的伤感。每天夜里，他都似乎觉得他不停地向下坠落，落入无光的万丈深渊之中，再也无回登的希望。而且，即便是在醒来之后，仍然存在着一种悲哀，即一种与毁灭相邻近的绝望。这种现象与印度大麻带来的醉意中出现的某些现象相似，对空间的感觉和尔后出现的对于时间的感觉尤其不自然。宏伟的建筑物和风景的形状非常之大，对人的眼睛构成了痛苦。可以这样说，空间在向着无限膨胀。但是，时间的扩张变成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忧虑；整整一夜

① 梅达斯：弗里吉亚（古代小亚西亚的称呼）的国王，相传在他的统治下，弗里吉亚成为一个拥有大量黄金和铁的地区。——译注

9-2

的感觉和念头，在他看来代表了一个世纪的价值。此外，童年时代的最庸俗的事件，长期以来早已忘记的场面，都复现在他的大脑中，以一种新的生命活跃着。醒来后，他也许就都回忆不起来了；但在醒意中，他立即就会认出它们来。这如同溺水之人在垂死之际的崇高时刻像在镜子里那样重新看到了他的全部生命过程一样；也如同被打入地狱的人在一秒钟之内读完列有他在世上的所有思想的可怕的清单；还如同被日光掩盖着的星星夜里重新出现，这也像刻入潜意识记忆之中的所有记载由于一种隐显墨水的作用而重新显露出来。

作者用具有古怪和可怕本性的几种实例来说明其梦幻的主要特征；在一个实例中，两种相距极远的历史环境借助于主导睡意事件的特殊逻辑，竟极奇古怪地并列在他的大脑中。因此，在一山里人的天真精神中，一种悲剧有时会变成已经开场的喜剧的结局：

“在我年青时代，甚至从年青时代一开始，我就一直是蒂特-利夫[①]的重要读者；读他的书，一直是我心爱的娱乐之一；我承认，比起任何一位罗马历史学家来说，在选材和风格上我都更喜欢他，而且，通过经常出现在蒂特-利夫作品中的两个词，我已感觉到了罗马人民的整个可怕而庄严的回声和尊严的有力表现：Consul Romanus（罗马执政官），而当执政官以军人特征出现的时候更是如

① 蒂特-利夫（Tite-Live，公元前 64 或 59 年—公元 10 年）：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 142 卷本的《罗马史》。——译注

此。我想说，国王、苏丹、摄政王，或所有其他称号，因为这些词都属于在其身上体现伟大人民的尊严的那些人，因此，不能不在我身上唤起同样的敬意。尽管我不是历史事件迷，但我还是以细心而又带批评的方式熟悉了英国历史的某个时代，即议会战争时代，这个时代以当时出现的人物的伟大道德性和继这些混乱时代之后存在下来的无数有思想的论述吸引了我。我闲暇时的这两部分阅读内容，过去经常为我的思考提供材料，现在又为我的梦幻提供食粮，在我醒着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一种重复的戏剧场面，这种场面后来又显示在得意的黑暗之中，——是一群女士，——也许是一个节目和舞会。我听到有人说话，或者是我自己在自言自语：'这就是那些聚在平静的气氛之中、就餐于相同的餐桌前和借助结婚和血缘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的妻子和女儿们；然而，自从1647年8月的一天以来，他们相互间从未微笑过，而且只是在战场上相遇；并且在马斯顿-莫尔（Marston-Moor），在纽堡里（Newbury），或在纳斯比（Naseby），他们已切断了爱情与野蛮的军刀之间的所有联系，他们已经用血擦掉了对旧日友情的记忆。'夫人们起舞，她们也像在乔治四世的宫廷里那样诱人。然而，我甚至在梦中也知道，在差不多两个世纪以来，她们一直躺在坟墓里。但是，整个这种夸张应该突然解体；在一阵掌声之后，人们听到了其声音使我为之动情的两个词：Consul Romanus！而且这种声音清除了面

前的一切，很快就迷人地进入了保罗-埃米尔[1]或是马里尤斯[2]的战袍，他或是他，身边站满了由百兵队长组成的队列，红色的内袍就挑在长矛的尖上，身后是罗马兵团的可怕的乌啦声。”

许多令人惊奇和形态古怪的建筑物耸立在他的大脑中，它们就像诗人的眼睛在镶有落日余霞的云中看到的那些活动的建筑物。但是很快，这些露台之梦、庭院之梦、壁垒之梦，就上升到不知的高处，随后又落入无底的深渊，在这些梦之后，便是湖泊和无边的水域。水变成了摆脱不掉的东西。我在有关印度大麻的介绍中，已经指出过大脑对于液体及其神秘诱惑力的惊人的偏好。能不能说，在这两种刺激物中有某种联系，至少它们在想象力的效果上是这样的，或者，如果人们喜欢这种解释的话，能不能说人的大脑在一刺激物的控制下更愿意喜欢某些形象呢？水很快就改变了特征，而透明、闪亮如镜的湖面则变成了海、变成了洋。然后，一种新的变化使这些迷人的和仅以其频繁出现和其面积之大而显示出不安的水变成一种可怕的精神痛苦。我们的作者过分喜欢人群，他优美地投入到人群的大海之中，为的是让人的面孔在其梦幻中不占有专制的位置。于是，便出现了他称之为人的面孔的专制性的东西。因此，在大洋的涌动的水上开始露出人的

---

① 保罗-埃米尔(Paul-Emile，大约死于公元前 216 年)：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译注

② 马里尤斯(Marius，公元前 157—86 年)：古罗马军事家、政治家。——译注

面孔；在我看来，大海好像铺着无数向天而望的人头；愤怒的面孔，哀求的面孔，失望的面孔，成千、成万、几代人、几个世纪地在海面上跳舞；我无限激动，我的精神像大洋的浪峰一样腾跃和翻滚。”

读者们已经注意到，长期以来，该人不再忆及形象，但是，形象却自动地、专横地奉献给他。他无法排遣它们；因为，意志是没有力量的，而且主导不了能力。诗性的回忆，过去虽然是无穷的享受源泉，但也变成了一种用之不尽的刑具武库。

1818 年，我们谈过的那位马来人开始残酷地折磨他；这是一位令人无法忍受的来访者。像空间和时间一样，马来人也扩大了。这位马来人变成了亚洲本身；那是古朴的亚洲、庄严的亚洲、神奇和复杂得像其庙宇和宗教的亚洲；在这个亚洲，从生命的最为普通的方面到其所包含的经典的和宏伟的记忆，一切都是为扰乱一位欧洲人的精神而进行的。不单单是古怪的、人工建造的、奇妙的和古老得像是仙女故事的中国在压迫他的大脑。这一形象自然呼唤临近的印度的形象，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印度的形象是那样神秘和令人不安；然后，中国和印度很快就与埃及构成了一种咄咄逼人的三国一体和带有各种忧虑的复杂的恶梦。简言之，马来人提到过非常之大和非常出奇的东方。后面的内容太美了，我简直无法描述：

“每天夜里，我都被这个人带到了亚洲的景致中间。在这一点上，我不知其他人是否也在分享我的感觉；但

是，我经常想到，如果我被迫离开英国而生活在中国，身处中国生活的习俗、礼仪和装饰之中，那么，我就会变成疯子。造成我们恐怖的原因是深刻的，而且某些原因对于其他人也应该是一样的。南亚，一般说来是可怕形象的发源地和可怕的观念联合体的发源地；只不过，作为人的摇篮，它应该歌颂我说不准的某种含混的恐怖感觉和尊贵感觉。但是，还有其他原因。没有一个人不希望非洲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粗野部落的古怪、野蛮和多变的迷信，能够以与印度斯坦人的古老而令人吃惊的、野蛮而复杂的宗教相同的方式来进行。亚洲的体制，亚洲的历史、亚洲的信仰方式，这些事物的远久性在我看来是非常惊人的东西，种族与种姓的古老性在我看来是某种支配性很强的东西，以致于亚洲足以毁灭个人的青春。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位改头换面了的古人。英国人本身，尽管他们是在不了解这样的体制的情况下长大的，但他们不能不在这些种姓的神秘的高贵性面前发抖，这些种姓，都单独地沿一条河流而居，并拒绝在那些远古的时代中把他们的水混在一起。没有一个人不对罔吉和幼发拉底[1]这些种姓充满敬意，在这些情感里，尤其还要加上，南亚几千年来就是地球上人类生命最为稠密的部分，即大民族作坊。在这种地区的人，长起来就像草那样快。造就了亚洲众多百姓的那些地域广阔的帝国，又为这些形象和东方的姓名增添了重要性。尤其是在中国，忽略其

① 罔吉，即恒河；幼发拉底，即幼发拉底河。——译注

与南亚其他部分所具有的共同之处不计，其生活方式、习俗、绝对的厌恶观，其把我们与之分离、深刻得无法分析的情感之界限，这些已使我感到恐惧。与情绪反复无常的人或粗野之人生活在一起，我觉得更为方便。读者应进入我不能谈论或无时间解释的这些观念和许多其他观念之中，以便理解这些充满东方形象和神话折磨的梦在我的精神上烙印下的全部恐怖之感。

"在热带的炎热和垂直光线这两种相关条件下，我汇集所有的创造物、所有的鸟、所有的牲畜、所有的爬行动物、所有的树木与花草、所有的习俗与场面—这是在整个热带地区都能见到的，并且我把它们不加区分地归属于中国或印度斯坦。我以相类似的感情，取占了埃及及其所有的神，并使其进入同一法律的管制之下。猴子、鹦鹉、白鹦，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讥笑我，给我作鬼脸，或议论我。我逃到了塔中，我在几个世纪中被禁錮在顶层或关在秘密的房间里。我成了偶像；我成了神父；我受人崇拜；我成了牺牲品。我穿过亚洲的所有森林来逃避布拉玛[1]的愤怒；维斯努在恨我；西瓦为我设下了陷阱。我突然地落到了伊西斯和奥西里斯[2]的家里；有人说，我干过坏事，我犯过使白鹦和鳄鱼发抖的罪过。在一千年里，我一直被包

---

① 布拉玛(Brahma)：印度的神，他与维斯努(Visnu)和西瓦(Siva)组成了印度三神。他有两副面孔和四只翅膀，他的坐骑是一只神鹅。——译注

② 奥西里斯(Osiris)：古埃及女神。在埃及神话中，她与天神伊西斯(Isis)是兄妹关系或夫妻关系。——译注

在石头棺材之中，与木乃伊和狮身人面像在一起，我一直被关在不朽的金字塔中心的斗室之中。我被带有致癌性接吻的鳄鱼所亲吻；我躺着，与许多难以表达的东西一起融合在尼罗河的泥浆和芦苇之中。

“于是，我向读者提供我的东方之梦的一小段摘录，其可怕的场面一直使我愕然，以致于恐怖本身在此于某一时刻也消失了。但是，我不时地产生着一种感情的起落，在这种起落中，惊愕被吞没，而且它既不使我感到恐怖，又不使我憎恨和厌恶我所见的一切。在每件存在物上面，在每种形式上面，在每种威胁上面，在每种惩罚、黑暗的禁闭上面，都飘荡着一种永恒和无限之感，它在我身上引起了疯狂的忧虑与压迫。除了一、二次简单的特例之外，肉体的恐怖仅在这些梦境中才出现。至此，我的恐怖还仅是心理和精神方面的。但是在此，主要人物却是丑陋的鸟、蛇和鳄鱼，而主要又是后者。倒霉的鳄鱼在我看来变成了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使人恐怖的东西。唉！我不得不与它一起生活几个世纪(仍然是在我的梦中)。我有时逃避一下，于是，我走进了中国式的房屋里，里面摆着芦苇制作的家具。桌子和长椅的所有的腿都似乎被赋予了生命；鳄鱼可怕的头以其小小的斜眼睛盯着我的全身，而且是从各个方面盯着，这种动作不停地重复着；而我则呆在那里，恐怖而又感到迷惑。这种丑陋的爬行动物经常进入我的睡意之中，以致于有好几次，同一个梦被相同的方式打断；我听到了温柔的声音对我说话(我什么都能听到，即便是在我昏昏沉沉的时候)，于是，我立即醒了过

来。天已大亮，正值当午，我的孩子们都起来了，他们手拉手站在我的床边；他们让我看他们的彩色鞋、新衣服，让我在散步之前赞赏他们的打扮。我说，从倒霉的鳄鱼和我梦中的其他魔鬼及无法解释的早产儿过渡到这些天真的创造物、过渡到这种单纯的人类童年，是很叫人害怕的，在我的精神的有力而突然的诱导之下，我哭了，而且不能自抑，我同时还在亲吻着他们的面颊。”

读者在由这种睡意所反映出来的旧有感受组成的画廊中，也许正期待着看到可怜的安娜的抑郁形象。现在又轮到她了。作者已经指出，我们认为高贵的那些人的死和一般说来对于死亡的思考，在夏天比在一年中其他季节更影响我们的心灵。夏天的天空显得更高、更远、更无限。眼睛借以估计天上楼庭之距离的云彩，在夏天更多、并集聚成更大和更坚固的云块，太阳落山时的光线和景致与无限之特色更为和谐。但是，主要的原因是，夏季生活的过于挥霍与坟墓中冰冷的荒芜形成更为明显的对照。此外，这两种处于对立关系中的观念相互呼唤，而且一个启发另一个。因此，作者向我们承认，在夏天的长昼里，他难于不想到死；而且，在这充满光辉的季节里，他的精神所顽固地想到的是一知名人士或一可贵人士之死。有一天，他似乎觉得是站在他的小屋的门前，这是（在他的梦中）五月份的一个星期日早晨，是复活节的一个星期日，这在任何一点上都不与梦的年历相背。他的面前出现了那为人所知的但被睡意的魔法所扩大和使其变得庄严的景致。山都比阿尔卑斯山高，山脚下的草原和森林变得无限

的广阔；篱笆上长满了白蔷薇花。由于是清晨，还看不到任何有生命的创造物，只有一些牲畜歇息在墓地的绿色坟头上，而尤其是围卧在他曾非常喜爱的一个孩子的坟头上（这个孩子就是在这个夏天死去的；而且，在一天早晨太阳升起之前，作者亲眼看到这些动物就歇息在这座坟墓跟前）。于是，他自言自语地说："还要等不少时间，太阳才出来；今天是复活节星期日；这一天，人们庆祝起死回生的第一批结果。我等一会儿出去散步；今天我将忘记旧日的痛苦；空气新鲜又静谧；重山高耸，在远处与天相连；树林里的空地像墓地一样平静；露水洗掉了我额头上的高烧，于是，我将不会再是不幸的。"为此，他打开了门，这时，左侧的风景已经改变。还是一个复活节星期日的清晨；但装饰却是东方的了。一个不小的城市的各种圆屋顶模模糊糊地矗立在视野中（也许是想起了童年时思考过的一部圣经上的某种形象）。距它不远处，在朱迪亚的棕榈林树荫下一块石头上，正坐着一个女人。她就是安娜。

"她目光炯炯地看着我，我不住地对她说：'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等待着；但她一言不发。她的面孔与我最后见到她时的面孔一样，然而差别又是多大！十七年前，在路灯的光芒照到她的面颊时，在我最后一次亲吻她的双唇时（在我看来，安娜的双唇不带有任何污迹），她的眼睛里闪着泪水；而现在，她的泪水都干了；她好像比那个时候更漂亮了，但总的看来还是同一个人，而且，她不显得老。她的目光平静，但具有某种特殊的庄重表情，而我则以某种惧怕的心情看着她。突然，她的面容暗淡了下来；在我

转看山的另一侧时，我看见我们两人之间卷起了雾霭；不一会儿又都散尽了；深沉的黑暗降临了；而在我又一眨眼之际，我发现我离开了山，并与安娜一起在伦敦牛津大街的路灯下散步，完全像十七年前她和我还是孩子时散步那样。”

作者还举出了一个典型的这种病态构想的例子，而且这最后一个梦(1820 年)更叫人可怕，因为它更模糊，更不易理解，并且，尽管它饱含着令人伤心的情感，它仍出现在永恒的活动和有弹性的装饰之中。我简直无法把英语风格的这种幻术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

“梦是从我梦中经常听到的一种音乐开始的，这是一种专门为唤醒精神而准备和使之悬空而立的音乐；这种音乐像是加冕礼的序曲，而且也像序曲一样给人以长途征讨、战马无际和部队无数的感觉。庄严的一天的早晨来临了，——对人的本性来讲，这一天是发作的一天和充满最后希望的一天，因为人的本性当时忍受着某种神秘的消退，并含有某种可怕的忧虑。在某一个地方，我现在也不知道是在何处——我当时不论采用什么办法、也不论借助于什么东西都无法了解——一场战役、一场斗争是怎样开始的，——一种极度的苦恼是怎样忍受的(这种苦恼就像一出伟大的剧目或一场音乐那样展开)；而我感发出的同情，在我看来，因为我对事情的地点、原因和可能的结果不清楚，而变成了一种折磨。就像平时进入我的梦中那样——在这些梦中我们必须使我们自己变成一切运动的中心，我有能力，然而我又没有能力确定这一地方在

何处；我有力量，只要我能够达到想做的高度，然而我又没有这种力量，因为我承受着二十个大西洋人的重量或一种无法解释的罪行。在比水砣的铅锤从未下到的深度还深的地方，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一点儿活力也没有。于是，一如唱诗班一样，激情采用了一种更为深沉的音调。这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是佩剑从未保护过或军号从未宣扬过的一种更为重要的事业。接着，是突如其来的泪水；这里那里是危险的脚步；数不尽的逃跑者的恐怖。我不知道它们是从好的原因还是从坏的原因方面引起的：——黑暗与光明；——暴风雨与人的面孔；——最后，在我感受到一切都失去的时候，女人们的形状出现了，我本想以全世界的代价来认出她们的面孔，然而我却只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模糊地看她们一眼；——然后是皮肤紧皱的手，是撕裂心室的分离；然后是永久的告别！并且伴有一种像是从地狱的洞穴中发出的叹息声，而当乱伦的母亲大声说出死神的被人厌恶的名子时，这种声音一再回荡着：永久的告别！然后，然后，是回声：永久的告别！

"由于惊厥，我醒了，我高声地喊道：不！我不想再睡了！"

5.假 结 局

德·昆西尤其缩短了他的作品的结尾，这至少像其最初时出现的样子。我想到，在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时，那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而且我并不了解其第二部分：《深

深的叹息》，这一部分当时还未出版），我有时常对自己说：这部书的结局会是什么呢？是死亡？还是疯狂？但是，作者在不停地以其个人名义说话的同时，却显然仍处于一种健康状态，这种状态虽然不一定完全正常和最佳，但可以使他潜心于一种文学工作。在我看来极为可能的，是现状；是他已经习惯于其痛苦，是他决心承受他的这种古怪卫生习惯的可怕的结果；最后，我自言自语地说：鲁宾逊最终总能从孤岛上出来；船总可以到达岸边，而不管这岸是否为人所知，并可以把孤独的流放者带回；然而，有谁能从鸦片的帝国中走出来呢？于是，我又自言自语地说，这本古怪的书，作为精神的真实忏悔或纯粹构想（这后一种假设，鉴于飘流在全书中的真实气氛和每个细节中都有的无法模仿的诚实口气，是完全不大可能的），是一本无结局的书。当然有一些书如探险之类的书是没有结局的。有一些情景是永恒的，而与不可救药之物、不可修复之物相关的一切，都进入这一类属。不过，我想起了嗜鸦片者最初早已说过的话，他最终还是成功地一环一环地解开了捆缚他的整个生命的倒霉的锁链。因此，在我看来，结局是完全意外的，而且我坦率地承认，在我认出结局时，尽管它外表很像，我还是本能地怀疑它。我不知道，读者是否对此会与我同感；但是我要说，倒霉之人从其不慎落入的快活迷宫中走出的方式，尽管是巧妙的和天才的，但在我看来也是有利于英国人的假装正经的一种发明，是真理为羞耻和公共成见而献出自己的一种牺牲。请您想一想，在开始其痛苦经历的时候，他采取了多

少预防措施，而且他是多么细心地确定了进行忏悔的权利，即便是有益的忏悔。这些人要的是道德结局，另一些人要的是慰藉结局。例如，女人们不希望坏人得到报偿。如果我们的戏剧观众在第五幕结尾时(这种结局在各部分之间重建正常的或更可以说是乌托邦式的平衡)还看不到公众所希望的毁灭，即在长长的前四幕中被人们不安地期待的公正的毁灭，那么，他们会说什么呢?总言之，我认为，公众不喜欢不忏悔者，而且他们经常把其看作是无耻之徒。德·昆西也许这样想过，而且他已办妥了手续。如果这些较早写成的文字偶然让他看见，我便想象得出，他会好意地笑话我的不成熟的不无某种理由的怀疑；不管怎么说，我依靠其作品，这作品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是那样忠诚，同时也是很深入的，而且，我已经可以在此预告某种在黑色偶像面前的第三种消沉现象(这一点包括着第一种)，我们在后面将谈到。

不管怎样，还是有这种结局。长久以来，鸦片已不借助于其提供的快乐而是借助于其产生的折磨使人感到其帝国的存在，而且这种折磨(这一点完全可信，而且与所有割断旧习——不论其本性如何——的尝试相一致)开始时，都带有摆脱这一每日君主的最初努力。有两种极端的痛苦，一种来自连续的习惯，另一种来自打断的卫生习惯，在这两种之中，作者告诉我们，他喜欢能带来解脱机遇的那种。“那时，我服用了多少鸦片，我已经说不准了；因为我使用的鸦片，是一位挚友给我买的，他后来一直不要我还他钱；所以，我便无法确切地知道我在一年中到底

吸了多少鸦片。然而，我认为我吸鸦片很无规律，而且我的用量每天在 50 或 60 到 150 粒之间。我最初曾考虑把这种用量减少到 40 粒、30 粒，最后，我经常能做到的是 12 粒。”他补充说，在他试过的各种特效药中，使他唯一获益的是缬草酸酊剂。不过，继续讲修养与痊愈有什么好处呢(这是他说的)？书的目的在于指出，鸦片在快感和痛苦方面具有惊人的能力；因此，书就该结束了。这篇故事的教益仅仅是针对嗜鸦片者的。但愿他们懂得害怕，但愿他们通过这个惊人的例子明白人们可以在十七年的使用和八年的过度使用鸦片之后放弃这种东西。他补充说，但愿他们能在其努力之中使出更大的劲儿，并最终等待着同样的成功！

“杰里米·泰勒(Jérémie Taylor)[①]推测，生与死也许同样痛苦。我认为这很可能；在减少鸦片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一个人从一种存在方式到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所有的折磨。结果并不是死亡，而是某种肉体的复兴……对于我来讲，剩下的还是对我最初状态的记忆；我的梦没有完全平静下来；突如其来的可怕的暴风雨和骚动还没有完全平息；梦中的大队人马退隐了，但却没有完全离去；我的睡意中还是乱哄哄的，如同在天堂的各个大门前的那种样子，当我们的前辈人退回来注视这些大门时，天堂正

① 杰里米·泰勒：英国哲学家。据研究者认为，德·昆西在此错误地把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6)在《论死亡》一书中的一个提法说成是杰里米·泰勒提出的。——译注

像米尔顿的可怕诗句中所写的那样：

堵满狰狞的面孔和冒火的胳膊。

补页内容(1822年)的目的，是更详细地证实这种结局的真实性，是为其提供一种准确的医疗情况。从八千滴降到三百至一百六十的小用量，这确实是令人赞叹的胜利。但是，剩下要做的，是需要比作者预料的还要大的能量，而且这种努力的必要性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他尤其意识到，胃中出现了某种硬化即感觉不良，这一点似乎预示着某种硬癌性病变。医生断言，连续吸用鸦片，尽管量小，也会带来这样的结果。从此，他便发誓放弃鸦片，绝对地放弃鸦片。叙述他的努力，叙述他的犹豫，叙述他从意志的最初的胜利引起的肉体的痛苦，确实是很有意义的。减少是逐渐进行的；有过两次，他竟降到了零；然后是旧病复发，这时，他便大大地抵消了在先的节制。总之，头六周的经验所获得的结果，是在整个系统尤其是在胃中出现了可怕的感应性，他的胃有时回到正常的活力状态，而其他时间则莫名其妙地忍受着痛苦；他没白天没黑夜地烦躁不安；一天24小时他最多能睡三个小时(那还叫什么睡觉！)，而且睡得很轻，他连周围的很小的声音都能听到；下牙床一直肿胀着；口腔溃疡，在其他或多或少叫人悲叹的症兆中，强烈的喷嚏一直伴随着他对鸦片的造反企图(这种新的毛病有时持续两个小时，一天中要出现二至三次)；此外，他觉得发冷，最后是令人可怕的感冒，而这在鸦片帝国中是从未出现过的。在使用了苦味酒后，他

终于使胃恢复了正常状态，也就是说像其他人一样失去了对消化过程的意识。到第 42 天的时候，所有这些可悲的症兆都消失了，而让位于其他的症状；然而，他却不知道这后来的症兆是滥用鸦片的后果还是不再吸鸦片的后果。于是，甚至在接近圣诞节的时候，还伴随着减少用量而流淌不止的汗水，却在去年的最热季节已完全停止。然而，其他的肉体痛苦却可归因于在英国居住的那个地区七月份的雨热天气。

作者心地细致（总是想帮助那些与他可能处于相同处境中的不幸者），甚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一览表，上有他开始其光荣尝试的头五周里的日期和用量。从表上可以看出复发情况惊人，从零到后来每天 200、300、350。但是，也许是下降得太快，缺乏循序渐进，于是便引起了多余的痛苦，这种痛苦有时迫使他甚至就在这种罪孽根源之中寻找一点救助。

这一点使我一直认为，这种结局是人为的，至少部分地是这样的，因为有某种戏言、某种玩笑、甚至某种揶揄在这一补页的好几个地方占着优势。最后，为更好地说明他不像那些无时不观察自己的多病者那样地去发狂似的关心自己可怜的身体，作者为这种身体、这种可怜的"萎靡之人"——尽管这只是惩罚他过分地折磨了身体——呼唤法律加给最坏的坏人的那些不体面的医疗方式；而且，如果伦敦的医生们认为科学可以从对一位顽固不化的嗜鸦片者的身体分析中得出某种有益的东西，他就会

很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留给他们。正如絜埃通①开玩笑说的那样，罗马的某些富人在向王子做了遗赠之后，便轻率地顽固活着，而此前很想接受遗赠的凯撒这时则觉得受到了这些不知趣地延长了生命的存在物的严重威胁。但是，嗜鸦片者不害怕医生咄咄逼人的气势和不耐烦的态度。他知道他只能从他们那里期待与自己十分相同的感受，即满足对于科学的纯洁的爱——科学正促使他把他的珍贵的遗体奉献给他们。但愿这种遗赠在一种无限延期的时间之后再移交；但愿这位敏慧的作家，这位于嘲讽之中也是迷人的患者，比脆弱的伏尔泰② 更为我们留存得长久些，虽然——正像人们说的那样——伏尔泰耗了84年才死去！③

---

① 絜埃通(C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公元 70—128 年)：拉丁传记作家。写过《十二位凯撒生平》。——译注

② 伏尔泰(Franlois Marie AROUET，笔名 Voltaire，1694—1778)：法国哲学家、作家。

③ 就在我们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托马斯·德·昆西的死讯传到了巴黎。在我们如此祝愿这一光辉的命运得以继续的时候，它却突然中止了。他作为华滋华斯、科尔里奇(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和哲学家。——译注)、苏特(Robert Southey，1774—1843，英国诗人。——译注)、查理·拉姆(Charles lamb，1775—1834，英国诗人、剧作家、批评家。——译注)、黑兹利特(William Hazilitt，1778—1830，英国记者和批评家。——译注)和威尔逊(Wilson)的匹敌与朋友，留下了大量作品，主要有：《一英国嗜鸦片者的忏悔》，《深深的叹息》，《凯撒》，《文学回忆》，《诗论》，《简略自传》，《作为纪念物的记录簿》，《神学论集》，《致一位年轻人的信》，《古典纪录的回顾与阐释》，《思考集，文学与哲学，德国故事与其他叙事性作品》，《克劳斯特海姆，或面具》，《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关于被疏漏或被误解的问题的怀疑论与反怀疑论》，等。他不仅留下了作为古老英国的一位最为独 (接下页注文)

6. 年幼的天才

《忏悔》写于 1822 年，而《叹息》作为它的续篇来补充

特、最为幽默的精神的名声，而且留下了作为最为和气、最为仁慈的一种性格的名声，这种性格为文学的历史增添了荣誉，就像他在《深深的叹息》中天真地描述的那样，对此，我们下面将做出分析，而且这本书的书名赋予了这种悲痛的场合一种加倍抑郁的语调。德·昆西先于爱丁堡辞世了，享年 75 岁。

我手头有一篇 1859 年 12 月 17 日的悼念文章，它可以提供某些供悲痛思考的题材。从世界的一头到另一头，道德的伟大疯狂劲儿在所有的文学争论中占据着纯文学的位置。蓬马尔丁(Pontmartin)之流及其他沙龙说教者们的文章充斥着美国与英国的报刊，就像在我们的报纸上一样。致于埃德加·坡死后的那些古怪悼辞，我已经有机会注意到，文学上的死场不如公墓得到敬重，在公墓那里，有一种管理规定保护坟墓不受动物的*无辜践踏*。

我希望公正的读者能成为判官。但愿《嗜鸦片者》从未*给人类带来积极的帮助*，可这于我们有什么重要性！如果他的书不错，我们就应感激他。布封(Georges Louis Leclerc，Comtede Buffon，1707—1788，法国自然学家和作家。——译注)在这种问题里是不会引起疑虑的，他不是认为一种巧妙的句子变换、一种新的美言方式对于真正具有心灵的人来讲比科学发现更有用处吗？换句话说，他不是认为美比真更高贵吗？

德·昆西有时对其朋友们表现得极为严肃，那就让他严肃去吧，哪位了解文学激情之热烈程度的作者会对此感到惊奇呢？他自己也粗暴地摧残着自己；此外，正像他在什么地方说过和科尔里奇在他之前说过的那样，*恶意并不总是从心中产生：还有一种智慧恶意和一种想象恶意*。

但是，这却是文学评论的佳作。德·昆西在其年青时曾赠送给科尔里奇其所继遗产的很大一部分，这位英格兰传记作者说："*尽管太冒失*，但这一点是高贵的和值得颂扬的；但是，人们应该记得，他来的时候，作为鸦片的受害者，他的身体状况极坏，他的衣物极乱，他完全同意接受其朋友们的怜悯。"如果我们译得正确的话，这就意味着不应对他的慷慨大方表示出任何的感激，因为他后来滥用了其他人的慷慨大方。天才不具有这样的特征。要想达到天才，必须具有道德批评家的嫉妒心和任性精神。——C. 波德莱尔

它，则写于1845年。因此，语调虽不完全有别，但至少更深沉、更悲哀、更顺从。我在浏览这些古怪文字的时候，无法不叫我想到诗人们为描述从生命的战场生还的人所使用的各种隐喻；他是老水手，是驼背的、满脸有着择不清的网状皱纹的、此时正在家里温热着那曾躲过了无数风险的英雄躯体的老水手；他是旅行家，是早晨越过农村而晚上又返回的旅行家，是温柔而悲伤地回想着当他多次穿过现已在地平线上变得模糊的那些地区时那占据他的大脑的无数幻觉的旅行家。这就是我一般经常称作幽灵的语调；这种语调虽非是超自然的，但几乎是人类所未有的，它一半是地球上的，一半是地球之外的，在伟大的勒内[1]不再愤怒和高傲，而是对于地球上的事物表现出的蔑视完全变成漠不关心时，我们有时在《墓外回忆》中找到这种语调。

《叹息》的《导言》告诉我们，尽管在其耐心的痊愈过程中培养了英雄主义，但对于这位嗜鸦片者来说，还是出现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重犯。这便是他所说的*第三次屈尊拜倒在可悲的偶像面前*。即便忽视他为寻求谅解而找出的生理原因，比如没有谨慎地控制好自己的节制，我认为这种不幸是很容易预料到的。然而，这一次，却不是斗争和反抗的问题了。斗争与反抗总包含着一定数量的希望，

① 勒内：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小说《勒内》中的主人公。勒内自幼不幸，与同胞姐姐犯下了乱伦之罪，姐姐死后，他便到美洲原始森林去寻找精神安慰和忏悔罪过。——译注

而失望则是无声的。在没有药品的地方，对最大的痛苦也无可奈何。先前开着的可以回进的大门已被关上，而该人则在其命运中顺从地走着。《深深的叹息》这本书的名子起得很对。

作者不再坚持要我们相信，《忏悔》至少是部分地为公共健康的目的而写作的。他坦率地告诉我们，那些忏悔的目的在于指出，鸦片在增强幻觉的自然能力方面具有多大的能量。做美梦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天赋，而且，即便是在那些有这种天赋的人们身上，这种天赋也几乎越来越被日益增强的现代放荡和物质进步的喧闹所减弱。梦幻的才能是一种神圣而神秘的才能；因为，这种才能需要孤独，以便自由地发展；人越是全神贯注，越是能够广泛地、深刻地梦想。然而，哪种孤独比鸦片创造的孤独更大、更静、更与地球上的利益世界相分离呢？

《忏悔》向我们叙述了一些青少年时代的事件，这些事件使使用鸦片合法化。但是至今，这里有两处重大的缺漏，一处是作者于大学期间由鸦片所产生的那些梦幻（这就是他称作的《牛津幻觉》）；另一处是对其童年时感受的叙述。因此，在第二部分也像在第一部分中一样，可以说，生平可用来解释和验证大脑的神奇经历。正是在与童年有关的介绍中，我们将会看到成年人的古怪梦幻及其天才的萌芽。每一位传记作家均以或多或少完整的方式理解了与一位作家或一位艺术家的童年相关的那些轶事的重要性。然而我却发现，这种重要性从未足够地得以肯定。通常，我在观看艺术作品时，不是在其很容易掌握的

物质性之中，不是在其环境的极为明显的难理解事物之中或在其主题的明显意思之中，而是在它们所具有的灵气之中，在它们所包含的气氛感受之中，在它们倾注到我们心灵上的精神光明或精神黑暗之中，我感到了它们的作者的童年时的幻觉进入了我的心中。童年时这样那样的小小忧愁，这样那样的一点快乐，由于被美好的感受无限地扩大，后来就在成人身上甚至是在其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变成了一部艺术作品的起因。最后，为解释得更明确起见，通过在一位成熟的艺术家的作品与其年幼时的心灵状态之间进行冷静的比较，难道不是很容易证实，天才就是被表达得极为清楚，现在又具有了我称之为有力的成年器官的那位孩子吗？不过，我并不打算把这种想法交予生理学，因为这还是一种纯粹猜想的东西。

这样，我们就来很快地分析一下嗜鸦片者的童年感受，以便使在牛津时成为其大脑活动的一般题材的梦幻变得可理解些。读者不应忘记，这是一位老人在叙述其童年，这位老人，他虽然回到了他的童年，但却仍然巧妙地推理，而且，这种童年，作为后来梦幻的起因，是借助于这种梦幻的神奇环境也就是说借助于鸦片的透明的浓厚烟气来被重新看到和被加以思考的。

7.童年的忧患

在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和三个姐姐还很小。父亲给母亲留下了一大笔钱财，那是真正的英格兰批发商的一笔

钱财。豪华、舒适、宽裕而慷慨的生活，对于儿童的自然感受的发展是极为有益的条件。他说："我没有别的伙伴，只有三个姐姐，我整天呆在美丽、安静的花园里，远离所有贫穷、压迫和不公正的情景，我无法想象这个世界的真正复杂性。"他不止一次感谢上帝赋予他这种无法攀比的特权，这使他不仅在农村和在孤独中长大，"而且使他具有了由他的温柔的姐姐们而不是由可怕的总以拳头示问的兄长塑造的最初的情感。"实际上，由女人们抚养和在女人们中长大的人，完全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尽管可以假设他们在体质和精神才干方面是平等的。奶妈的摇篮曲、母亲的疼爱、姐妹们而尤其是姐姐们——她们仅次于母亲——的温存，可以说在塑造并改变着男人这块面团。男人们一开始就长时间地浸在女人的柔媚气氛之中、在其手臂、乳房、膝盖、长发和其柔软而飘荡的衣裙之中，即

你这撒满香料的
令人舒畅的澡堂①

这样的男人便皮肤细嫩、声调清晰、成了某种两性人，而无这些，最有能力和最有魄力的天才，相对于艺术中的完美来讲，都是不全面的人。最后，我想说，对女性世界即对整个这种体态优美、光彩照人和香郁泌人的机体的过早的追求，可以造就高级天才；而且我确信，我的极聪慧的

---

① 引文出自波德莱尔所著《恶之花》"献给我的弗朗西斯卡的赞歌"第九节，此处译文取自钱春绮译《恶之花》第1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译注

女读者们会原谅我的这些表述得几乎肉感的形式，就像她们赞同和理解我的思想的单纯性那样。

雅娜先死了。但是在她的小弟弟看来，死亡还不是一种可理解的事。雅娜只不过是不在了；她大概还会回来。一位负责在病中照料她的女佣在她死前两天时曾粗暴地对待了她。喊叫声在家里回荡着，从这时开始，这个小男孩便不能再正面看这个姑娘了。她一出现，他就把目光投在地上。这不是愤怒，也不是隐藏着的复仇精神，而只是恐怖；他成了一触即缩的含羞草；害怕与预感相混，这是第一次被揭示出来的真理所引起的一种后果，这种真理即世界是不幸的世界、斗争和废弃的世界。

他的幼小心灵的第二道伤口也不容易愈合。在过了几年快乐的生活之后，可爱又高贵的伊丽莎白死了，她是那样的聪慧，那样的早熟，以致他在黑暗中回想她温柔的幽灵时，他似乎在其宽大的额头上看到了光环或光的圆冠。她只比他大两岁，而且对他的精神已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位可爱的姐姐很快就要死去的消息使他充满了无法描述的绝望。她死后的第二天，由于科学的猎奇性还没有破坏这个珍贵的躯体，他决定再看一眼他的姐姐。“在孩子们中间，烦恼害怕见光，而且躲避人的视线。”因此，这次高尚的探视应该是秘密和无旁人的。正值中午，当他走进姐姐的房间的时候，他的两眼首先只见到了两扇全开的大窗子，夏日的强烈阳光从窗户泄下其全部光彩。“气候干燥，天上无云；深邃的苍穹就像是一种完美的无限，眼睛不可能去注视、心也不可能去考虑生命和生命之

中的光荣之最为感人的一种象征。”

一次重大的不幸，一次在一年中美好的季节打击我们的一种无法挽救的不幸，似乎具有一种更为有害、更为不祥的特征。我认为，在对《忏悔》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过，死亡发生在盛夏，会对我们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于是，在外部生活的炎热炙人与坟墓中凄凉的黑暗之间，出现了可怕的对比。我的眼睛看的是夏天，而我们的思想却神往坟墓；灿烂的光辉在我们周围，而在我们心中却是一片漆黑。这两种形象，由于发生冲突，而相互借助于一种夸大的力量。”然而对于后来成为富有才智和想象力的一位博学家的这个孩子即《忏悔》和《叹息》的作者来说，这种对立之外的一点理由已经把夏天的形象与死亡的观念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一理由是从景物与《圣经》中描述的事件的内在关系中获得的。“大多数深刻思想与深刻情感，不是直接地并以其赤裸裸和抽象的形式在我们心中出现的，而是借助于具体事物间的复杂结合。”因此，《圣经》——一位年轻的女佣在冬天的庄重而长长的夜晚为孩子们朗读的《圣经》，便有力地促进了其想象中的这两种观念的结合。这位了解东方的女孩为他们介绍东方的气候，以及形成不同夏天的众多差异。正是在一种东方的气候之下、在似乎具有了永恒夏天的一个国度，一位强过一个大人的正直孩子忍受了他的激情。显然正是在夏天，圣徒们才收割麦穗。圣枝主日即 Palm Sunday 难道不也为这种梦幻提供某种食物吗？Sunday 即星期日，是休息的日子，它是更为深刻、人心难于理解的

一种休息的形象；Palm 即棕榈叶，该词即含有生命唧筒之意又含有夏天的自然唧筒之意！在圣枝主日来临之际，耶路撒冷的最大事件也就逼近了；而这一节日使人想起的行动地点，则是耶路撒冷的幻象。耶路撒冷由于像德尔斐[①]一样已经成了地球的肚脐或中心，至少可以变成大量死亡的中心。因为，虽然死神在那里遭到了蔑视，但它也还是在那里打开了不祥的火山。

于是，正是面对在停尸房里令人难忍地扩散的一个迷人的夏天的光芒，他第一次想仔细看一下可爱的死者的面容。他在家里听说过，她的面容没有被死亡所改变。额头还是那个样子，但是眼睑冷淡无光了，双唇苍白，两只僵硬的手可怕得使他感到震惊；就在他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她的时候，一阵风肃然而起，使劲地呼啸着，他说："这是我从未听到过的最令人苦恼的风。"从此，夏日里，在太阳最灼人的时刻，他好多次听到刮起了这种风，"这种风扯开了它的深沉、庄重，认真的噪音。"他补充说，这是人的耳朵能够听到的唯一的永恒象征。在他一生中，他听到过三次这种声音，场合相同，同是在一处打开的窗子与在夏日的一天死去的一个人的尸体之间。

突然，他的双眼被外部生活的光芒照得发花，就在其把天上的豪华和璀璨与覆盖着死者面孔的冷漠相比照时，眼前出现了一种古怪的幻觉。一条长廊即一个拱型的

---

① 德尔斐：古希腊城市，位于巴那斯山西南山坡上，正是它遮掩着太阳神庙宇。——译注

洞体似乎透过蓝天而开了,——有一条路一直延伸到无限。他的精神随着蓝色的浪涌上升;而这些浪涌和他的精神又开始向着上帝的宝座奔过去;但是,宝座在他的一个劲儿的追逐面前不停地躲闪。他在这种离奇的热情之中睡着了;在他重新感到占有自己时,他发现自己坐在了姐姐的床前。于是,这个孤独的孩子,身负着他的第一次烦恼,向着最杰出的孤独者——上帝——飞去。这样一来,本能,由于它高于任何哲学,便使他在一个天梦之中找到了短时间的轻松。于是,他认为他听到了楼道里有脚步声,而且,由于担心如果有人在这个房间里惊吓他,想阻止他返回人世,他便赶紧去亲吻了姐姐的双唇,然后小心地退了出去。第二天,大夫们来检查了大脑;他不知道他们来检查的目的,几小时后,他们都走了,他又试图偷偷走进那个房间;但是,门关上了,钥匙也被人拿走了。因此,他便未能去看被科学所破坏了的她的其余部分,于是,他完整地保留下了她的一副安详、平静和纯洁得像是大理石或冰块一样的形象。

此后,便是葬礼,他又一次极度痛苦;乘车路上,他与那些所谈与他的悲痛完全无关的人在一起,真叫他难以忍受;风琴可怕的和谐之音,基督教的这种肃穆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是过分的,以致于一种可以把姐姐带进天堂的宗教的许诺才使他把姐姐丢弃在地上。在教堂里,有人建议他用手绢蒙住眼睛。难道他还需要装出一种懊丧的作态和扮演哭者的角色吗?要知道,他这时几乎站都站不住了。灯光照亮了彩色的玻璃窗,在那里,使徒和圣人们显

耀着他们的光荣；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当有人领他去做弥撒时，他的两眼都盯住没有彩色玻璃的那部分窗子，在那里，他看见大片大片天上的云在变成白色帷幕和枕头，在枕头上枕有孩子们的头，那些孩子在忍受、在哭、在死去。这些床一点一点地升向天空，并向着极其喜爱孩子们的上帝奔去。后来，很长时间以后，三次出葬的情况——他当然是听到了，但他也许没有真正去听，或者这三次出葬以其粗厉刺耳的慰藉曾激起了他的痛苦——在他的回忆中再现的时候，都带有其神秘而深在的意义，它们谈论摆脱、复活和永恒，而且在他看来，它们变成了一种经常性的思考主题。但是，在这一时期之前很久，他就为了孤独而爱上了所有深在的激情而尤其是不愿被慰藉的激情所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追求。农村的广寂，充满强烈得叫人难以忍受的光亮的夏天，多雾的下午，这些都使他充满一种危险的快感。他的眼睛在天上、在雾中迷茫地追逐着某种找不到的东西，他固执地观察蓝天的深处，为的是发现一副可爱的形象，——对于这副形象，他也许曾借助于一种特惠而获准向其再次显示过自己。非常遗憾，我在此只能扼要地介绍对于这种深刻、曲折和像迷宫一样没有尽头的痛苦的描述的一部分，当然是极长的一部分。全部的本性在此得到了回忆，而且每件东西都变得可以表现那唯一的观念。这种痛苦不时地促使长出凄凉又俏丽的花，这种花既悲苦又富丽；他爱中透悲的语调经常变成奇思妙想。难道丧事本身没有其装饰吗？并不仅仅是这种真挚的同情心在激励着精神；在批评者看来，还有一种特殊

的和新的享受，这种享受在于能看见一般只有在罗马教会的花园中才能繁盛的那种热烈而脆弱的神秘性在此得以充分衍生。——最后，一个阶段来临了，在这个阶段中，这种完全依靠回忆而出现的病态的感觉和对于孤独的这种无节制的追求，便变成了一种实际的危险；这是决定性和关键性的阶段，在这样的阶段，悲痛的心灵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们所爱的人们不能再来到我们中间，那么，谁能阻挡我们去找他们呢？"在这样的阶段，萦绕不断的想象力由于被诱惑而快活地承受着坟墓的高尚的引诱。幸运的是，工作和必然的消遣年龄来到了。他必须为生活而从事一项职业，同时准备参加传统的学业学习。

在后面的然而更加修饰过的文字中，我们仍然看到这种女性的温柔精神，而这时它却用在了作为人的有趣奴隶的动物身上了，例如猫、狗和所有可以很容易被制约、被降服和被锁住的生命物。此外，动物，以其无忧无虑的快乐和单纯，难道不正是人的童年的表象吗？因此，这里，年轻梦幻者的温柔，在分散到新的事物上时，忠实于其最初的特点。他还喜欢软弱、天真和直率，而不管其形式是更完美的或是不完美的。在命运于他身上印下的主要标记和特点中，还必须指出一种过分的细腻意识，这种意识由于渗入到病态感觉之中，而服务于无限制地扩大最为平庸的事件，并且从可惜是过分真实的恐怖中找出最轻、甚至是想象性的错误。最后，人们可以想象得出一个具有这种本性的孩子，他没有了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情感，却喜欢上了孤独，而且没有朋友。到了这一点，读者

会完全理解，依据梦境形成的许多现象，想必就是其童年时代的各种经历的重复。命运已经撒下了种子；鸦片使之结出果实，并把它变成古怪而又繁茂的植物。如果我可以使用属于作者的一个隐喻的话，那就是，童年的事物变成了鸦片的自然系数。这种早熟的才能，由于允许他把一切事物都理想化和赋予它们超自然的比例关系，而且也由于它是在孤独中培养形成和长期实用的，因此，在牛津的时候，加上鸦片的无限度的活化，应该产生出伟大而不寻常的结果，哪怕是在大多数与他同龄的年轻人身上也会如此。

读者会想到我们的主人公在加里地区的经历、他在伦敦的苦恼和他与保护人的和解。他现在在大学里了，学业上得到了加强，但却比任何时候都更爱梦想，他从他在伦敦时为减轻神经痛苦而认识的物质中（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为其早熟的梦幻才能提取着某种危险而有力的补加剂。从此，他的第一种存在价值便进入了第二种，并与之合二而一，以便构成一个既内在又异常的整体。他以复活其最初的生命来度过他的新的生命。在学校的空闲时间里，他多少次又看到了他的姐姐的遗体所在的那间屋子、夏日的光亮和死亡的凄凉，还有那穿过蓝色苍穹为狂喜而展开的道路；接着，是穿着宽袖白色法衣的神父站在一打开的坟墓旁边，棺材下到坑里，随后是*灰尘覆盖灰尘*；最后，是圣人们，即玻璃窗上的使徒和殉难者们，他们被阳光照射，并在那些白色的床上、在随着风琴的伴奏升天而去的孩子们的漂亮的摇篮上构成美丽迷

人的方框！这一切，他都又一次看到了，但他看到有了变化，有了装饰，有了更强烈或更朦胧的色彩；他再一次看到了他的童年时的整个世界，但却伴随着丰富的诗意，这种诗意，是一个有文化、已经可以洞察一切和习惯于从孤独和回忆中获得最大快乐的精神补加到这一世界中去的。

8. 伦敦的幻觉

隐　迹　纸

“人的大脑，如果说不是广阔而又自然的隐迹纸，又是什么呢？我的大脑是隐迹纸，读者们，你们的大脑也是。一层层数不尽的观念、形象和情感，像光一样温柔地渐次落入你们的大脑。似乎，每一层都包住了前面的一层。但是，实际上，没有一层消失。”不过，在叠加式地带有一出希腊悲剧、一篇修道士传说和一段骑士故事的隐迹纸与由上帝创造的神奇隐迹纸即我们的无限记忆之间，出现了这样的区别，即在第一种隐迹纸中，有一种异质成分间的撞击，俨然一种离奇而古怪的混战，而在第二种隐迹纸里，人的气质发展的必然性一定要在最为不同的成份之间安排一种和谐。一种存在不论多么松散，人的统一体也不会被打乱。记忆的所有回响，如果可以同时唤醒它们的话，它们就会构成一种交响乐，这种交响乐可以是悦耳的，也可以是悲伤的，但它合乎逻辑，而且绝无不和谐之处。

一些人，由于被突如其来的事故所惊吓，由于被水猛

然一呛而感到窒息，以及在处于死亡危险之际，经常在他们大脑中看到他们过去的生活场面一闪而过。时间观念荡然无存了，几秒钟内足可包容与多少年相当的大量情感与形象。在这种经验（它不止一次地偶然出现过）中，更为古怪的，并不是那么多相继成份的同时出现，而是人自己已不再认识、但他又必须承认那就是他自己的整个东西的再现。因此，忘记只不过是临时的；在这样的严肃场合下，在也许是死亡之中，一般又是在由鸦片引起的强烈的刺激当中，宽大无边的隐迹纸，便连同在我们称之的忘记之中被神秘地熏香的层层重叠的已往情感，一下子展开了。

一个天才的、忧伤的、愤世嫉俗的和想报复其世纪不公正的人，有一天把其所有的甚至还是手稿的作品扔进了火里。人们责备他因恨而进行这种可怕的燔祭，因为这种燔祭毁了他全部的希望，他回答说："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已被创造；它们已被创造，因此，它们存在着。"他赋予任何被创造的东西一种不可破坏的特性。这种想法多么明显地适合于我们所有的思想、我们所有好的与坏的行动！在我们的精神转向我们可以自满地看待的我们自己这一部分的情况下，如果在这种信念中存在着某种无限地使人感到慰藉的东西，那么，在未来的、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当我们的精神转向我们只能恐怖地面对的我们自己这一部分时，难道不也会有某种无限地令人感到可怕的东西吗？在精神中，与在物质中一样，什么都不会失去。如同任何一种行为，由于它被投入到普通行

为的旋涡中，因此它本身是不可挽回的和不可修改的，这其中不包括其各种可能的结果，同样，任何思想也是不可磨灭的。记忆的隐迹纸是不可破坏的。

“是的，读者们，快乐与忧伤的诗人是难以计数的，快乐与忧伤已逐渐地刻在你们大脑的隐迹纸上，而且，就像是原始森林的落叶、喜玛拉雅山不化的雪层和一次次叠落的光线那样，它们层层相续叠聚，而且每一层都被忘记所遮盖。但是，到了死亡时刻，或者在发烧之中，或者在求助于鸦片的寻找中，所有这些诗便恢复了生命与力量。它们没有死，它们是在睡觉。人们认为，希腊悲剧已被僧侣传记所代替，僧侣传记又被骑士小说所代替；但这种情况不是。随着人在生活中前进，使年轻人眼花缭乱的小说和使孩子入迷的传奇传记开始衰落，并且自己暗淡下来。但是，童年时的深刻悲剧，——例如孩子们的双臂永远不能再去搂抱母亲的脖子，他们的双唇永远不能再亲吻他们的姐妹，——却一直潜在地以隐迹纸的其他传奇形式活着。激情与疾病无法找到这么有力的化学方法来烧掉这些不朽的印记。”

勒瓦娜与我们的悲苦圣母

“在牛津，我经常在梦中看到勒瓦娜。我是通过其古罗马的象征图像了解她的。”然而，勒瓦娜是谁呢？她是主掌幼儿出世的古罗马人的女神，可以说，是她赋予了孩子以人的尊严。“在幼儿出世的时刻，当他第一次感受到我们星球的混浊气氛时，他就坠地了。但是，由于担心这样

大的创造物更多地在地上爬行，作为勒瓦娜女神委派人的父亲，或作为父亲委派人的某一近亲，几乎是立即把它举到空中，让他向上看，俨然是这个世界的国王，他还让星星看孩子的前额，也许心中还对它们这样说：'请看一看比你们还大的东西！'这种象征行为代表着勒瓦娜的功用。这位从未暴露其面目(除我之外，因为她曾出现在我的梦中)和一直以委派的方式表现的女神，是依据拉丁文动词 Levare 确定了自己的名子的，levare 即举到空中保持高贵之意。"

当然，有许多人都把"勒瓦娜"理解为监护与主管孩子教育的保护权力。但是，请不要认为，这里谈的只是有关拼音字母和语法的教育；尤其应该想到"一种广阔的中心力量系统，这种系统潜藏于人类生活深在的内部，它不停地塑造着孩子们，轮流地传授给他们激情、斗争、诱惑力和抵抗的能力。"勒瓦娜使被她监护的人变得高贵，不过却是以残忍的手段使其高贵。这位奶母冷酷又严厉，在她经常用以完善人的方式中，她最为喜欢的，是痛苦。有三个女神顺从了她，她用她们来实现自己神秘的意图。就像有美惠三女神①、命运三女神②、复仇三女神③和最初有三位缪斯一样，也有三位悲苦女神。她们便是我们的悲苦圣母。

---

① 美惠三女神，指的是亚格拉、塔莉和俄弗拉西娜。——译注

② 即帕尔克三女神。——译注

③ 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宗教中的地狱三神。——译注

“我看见她们经常与勒瓦娜交谈，有时她们甚至谈到我。她们能说话吗？哦！不能。这些万能的幽灵鄙视语言的不足。在她们寄身于人心中的时候，她们可以借助人的器官来说话；然而在她们之间，她们不使用嗓子；她们不发送声音；在她们的王国里只有永恒的寂静……三姐妹中的大姐名叫泪母，或泪水圣母。是她在日日夜夜胡思乱想，呻吟，乞灵于昏厥的面孔。当她来到拉马城①中的时候，人们便听到一种悲切难忍的声音，那是拉歇尔②的哭声，她在哭她的几个孩子，而且不想得到什么安慰。在埃罗德③以其利剑把所有无辜者从其藏身之处赶出的那天夜里，她也在伯利亚城④。她的眼睛有时温柔，有时逼人，有时惊慌失措，有时睡意浓浓，她经常仰望云彩，经常控诉天空。她的头上有一顶玉冠。我通过对童年的回忆知道，她可以在风上行走，这时，她会听到不断的呓语或风琴的轰鸣，或者，她会注意到夏季云彩的塌落。这位大姐的腰带上挂着比教皇的钥匙还要万能的钥匙，她可以用它打开所有的茅屋和宫殿。我知道，正是她，去年整个夏天呆在盲人乞丐的枕头边，我那时很愿意和这位盲人乞丐聊天。他的那位年仅八岁的面孔光亮的孝女，为了整天伴随痛苦的父亲在灰尘扑面的大路上流浪，而一直抵御着市镇乐趣的诱惑。为此，上帝给予她很大报偿。今年

① 拉马城：《圣经》中以色列的一座城市。——译注

② 拉歇尔：《圣经》中的人物，亚科布长老的爱妻。——译注

③ 埃罗德(Hérode，公元前73—4年)：古代犹太人国王。——译注

④ 伯利亚城：现为巴勒斯坦一城市。——译注

春天，由于她自己也开始开花了，上帝便把她叫了去。她的瞎眼父亲整天在哭，而且深夜，他总梦见他还在拉着为他领路的小手，他总是在黑暗之中醒着，现在，这种黑暗已经是真的、更为深沉的黑暗了……泪水圣母作为黑暗幽灵，正是借助于那些钥匙，钻进了从恒河到尼罗河、又从尼罗河到密西西比河的广阔大地上的不睡觉的男人、不睡觉的女人和不睡觉的孩子们的屋内。而且，由于她是先生下来的，并且占据最大的帝国，因此，我们赋予她圣母玛利亚的誉称。

“第二个姐姐叫叹息圣母。她从不登攀云天，也不风上行走。她的头上没有玉冠。她的眼睛，如果人们能看见的话，既不温柔，也不逗人；人们在此想不出任何故事；人们只能找到一大堆半死不活的梦和一种被忘却的狂喜后的残迹。她从不抬起眼睛；她的头上缠着一条破带子，头总是低着，总是看着地。她既不哭泣，也不呻吟。她不时地令人难以理解地叹息。她的姐姐圣母玛利亚，有时性情暴躁和狂怒，她对天发泄，并呼唤她心爱的那些人。可是，我们的叹息圣母从不喊叫，从不指责，从不梦想反抗。她低声下气，甚至到了卑贱的地步。她的温柔是那些无希望可谈之人的温柔……虽然她有时嘟哝几句，那只是在像她一样孤独和悲凉的地方，即在废弃的城池之中，而且是在太阳落入其歇息之地的时候。这位姐姐，她走访印度贱民，走访犹太人，走访划帆桨船的奴隶；她走访坐在黑暗之中、不爱掩饰其头、不希望照亮其孤寂之处的女人；她走访监狱中的任何一位犯人；她走访所有被背叛的人和

所有被拒绝的人；她走访那些不被传统的法则保护的人和那些世代不幸的人家的孩子。所有这些人，都有叹息圣母陪着。她也有一把钥匙，但她几乎用不着它。因为，她的王国尤其就在塞姆[1]的帐篷和一年到头流浪的人们中间。然而，在人类的最高层次中，她找到了一些祭台，而且甚至是在光荣的英国，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在众人面前像皇后那样高傲地扬着头，而且他们秘密地在额头上接受了她的标志。

“但是，第三个姐妹，她是最小的姐妹！……嘘！我们只能小声地谈论她。她的领域不大；否则，任何生命都不可能存在；但是，在这个领域中，她的能力是绝对的……尽管她的头上包着三层很高很高的头纱，人们还是可以从下面看到她的眼睛里流露出野性的光芒，这是一种失望的光芒，它从早晨到晚上，从中午到午夜，在涨潮的时刻像在落潮的时刻一样，总是闪闪发光。她藐视上帝。她也是呆痴之母和自杀之顾问……圣母玛利亚走起路来，脚步紊乱，时快时慢，但总带有一种悲壮之美。叹息圣母胆怯而且谨慎地钻动。但是，这位最小的妹妹却会因为一些难以预料的动作而运动起来；她跳动；跳起来时，像虎跳一样。她没有钥匙；因为，尽管她很少走访人们，但当她被允许靠近一处大门时，她还是会突然地夺门而入。她的名子是黑暗圣母。

“她们便是经常出没在我的牛津之梦中的俄梅尼德，

---

① 塞姆：《圣经》中的人物，他是挪亚的儿子。——译注

即优美的女神（古时，人们由于害怕而说出的奉承话）。圣母玛利亚用她的神奇的手说话。她摸着我的头；她用手指呼唤叹息圣母，而且，她的手势——没有人可以理解，除非是在梦中——可以作这种解释：'你看！那就是我在他还是孩子时就献给我的祭台的那个人。我把他当作心爱者。我曾使他迷茫，我曾把他引诱，我曾把他的心从天上引向我的心。由于我，他变成了偶像；由于我，他充满了欲望与颓丧，从而欣赏蚯蚓，并向蠕虫般的坟墓祈祷。在他看来，坟墓是神圣的；它的黑暗是可爱的；它的腐烂是圣洁的。这个年轻的偶像，我是为你而准备的，我的亲爱而温柔的妹妹叹息圣母！现在，请把他放在你的心口处，而且，为了我们的可怕的妹妹，把他准备好。'她转向黑暗圣母，'而你，从她那里把他接过来。把你的幽灵压在他的头上。不能同意哪个女人在夜里温情地坐在他的身边。赶走希望中的一切懦弱，晒干爱情中的一切香脂，烧掉一切泪泉；咒骂他吧，因为只有你会咒骂。这样，他会在炉火中变得完美；这样，他会看到那些不该被看到的东西，看到那些可憎的场面和那些难以言明的秘密。这样，他会了解到往事的实情，那是悲惨的实情，伟大而可怕的实情。这样，他在死前就会重新复活。于是，我们从上帝那里接受的使命就将完成，这种使命便是折磨他的心，直至我们显示了他的精神的全部才能为止。'"

布罗肯峰的幽灵

在圣灵降临节的某个星期日，让我们登上布罗肯峰①。阳光灿烂，万里无云！然而，四月有时把其最后的足迹推到重新开始的季节，并以其任性的暴雨来浇灌这个季节。让我们到峰顶上去；这样的早晨给予我们更多的机会去看布罗肯峰的著名幽灵。这个幽灵一直在与异教徒巫神们长期生活在一起，它目睹过许多丑陋的偶像崇拜，它的心也许已经腐烂，他的信念也许已经动摇。为验证起见，请您首先胸前划十，然后，仔细看它是否同意复出。实际上，它会复出；但是，前来的暴雨之网打乱着事物的形状，并赋予其某位个人的神态，该人在完成其义务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厌恶与搪塞。请您再次验证，“请摘一朵银莲花，这种花从前叫作*巫神花*，而且，在这些可怕的习俗中也许一直扮演着其角色。请把它放在这块石头上，这块石头就像是异教徒的一块祭台；请您跪下，举起您的右手，说：我们在天的父亲！……我——您的奴才，还有这个丑恶的幽灵——我在这个圣灵降临节的星期天已使它变成了在一个小时之内为我所用的奴才，我们一起为您带来了对于成为真正崇拜物的这个祭台的敬意！——您看！显现的幽灵摘了一枝银莲花，并把它放在一个祭台上；它跪了下来，它向上帝举起了右手。它确实一言不发；但哑人可以以一种非常让人接受的方式为上帝服务。”

---

① 德国哈茨山脉的主峰，高 1142 米。——译注

不过，您也许会想到，这个幽灵由于很早就习惯于盲目的崇拜，已经听从于所有的崇拜物，而且，它的自然的奴性使它的敬意毫无意义。我们还是要找出别的方式，来检验一下这个古怪的存在物的本性。我假设，在您的童年中，您曾经受过某种难以忘怀的痛苦，您曾经历过一种不可治愈的失败即类似这种藏在面纱后面的无声的悲伤，就像堆满罗马勋章的朱迪亚高地可悲地卧在其棕榈树下那样。请您蒙上您的头，以纪念这种伟大的痛苦。布罗肯峰的幽灵，它也已经蒙上了它的头，就像它也有着人的心，就像它想以一种无言的象征来表明对于大得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痛苦的回忆一样。"这种验证是决定性的。现在，您知道，幽灵的显现只不过是您自己的反射，而且在您向幽灵述说您的秘密情感时，您也就把它变成了象征性的镜子，镜子中在光天化日之下映照出不这样就会永远潜藏下去的东西。"

嗜鸦片者在其身边也有一位可悲的解说者，他与其精神的关系，就像布罗肯峰的幽灵与旅行者的关系那样。嗜鸦片者有时被暴风雨、雾霭与雨水搞得神志不清；同样，那位神秘的解说者有时也把一些古怪的成份掺入他的反映本性之中。"通常，他所说的东西，只不过是我在醒着的时候于深思熟虑之中为使之在我心里留下印迹而自言自语说过的东西。然而，有时，他的话就像他的面孔那样转瞬即变，而且这些话又不像我过去可能会经常使用的话语。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梦中出现的一切。我认为，这种幽灵通常就是自我的一种忠实表象；但它也不时地

服从于好心的凡塔苏①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主导着所有的梦幻。”可以说，它与古希腊悲剧中的合唱队有某些关系，因为这种合唱队经常表现主要人物的秘密思想，这种思想对他本人是秘密的，或是发展不完全成熟的，并且这种合唱队向他介绍一些评论，不论是预言性的还是有关过去的，都是为证明上帝正确或平息其忧郁的能量，最后，就好像如果不幸者的心为他留下了思考的时间，他就会自己找出这些评论似的。

萨凡纳一拉一玛尔

这个令人伤心的画廊，充满了有关悲伤的广阔而生动的寓意画，在这个长廊里，我发现(我不知道，只能简略地看到这些画的读者，是否会获得相同的感受)一种极为壮丽的音乐美，有一种乐曲补了进去，它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气势雄伟的交响乐的尾歌。

“上帝惩罚了萨凡纳一拉一玛尔，而且在一夜之间，就把它连同它当时还直立的建筑物和它的睡意中的百姓，以及其建在海岸上的坚实基础，一起降到了大洋的珊瑚礁海底。上帝说：‘我把庞佩城②裹了起来，把它藏在了人们当中整整十七个世纪；我还会把这座城市裹起来，然而我却不再隐藏它。对于人类来讲，它将是我的神秘怒气的里程碑，该里程碑将在以后几代人期间固定在天蓝色

① 凡塔苏(phantasus)：睡神的儿子。——译注

② 意大利一小城市。——译注

的光亮之中；因为我将把它装在我的热带海洋的水晶教堂里。’而且，在透明的静寂之中，透过水的明澈部分，路过的水手们能经常看到这座静谧无声、像是被保管在一座大钟下面的城市，而且，他们可以用目光浏览其广场、其平台，可以数一数其门有多少和其教堂的钟楼有多少：‘广阔的迷惑眼睛的墓地，就像是对于人类生活的美妙暴露，为躲避干扰我们气氛的暴风雨，它一直退居海底。’他在梦中多少次与悲伤的解说者一道参观过萨凡纳－拉－玛尔未被破坏的僻静之处。他们一起在钟楼中看望，在钟楼中，那些不动的大钟徒然地等候着一些要宣告的婚礼；他们靠近风琴，那些琴已不庆贺天的快乐，也不再庆贺人的悲哀；他们一起参观鸦雀无声的宿舍，其中，所有的孩子都已睡了五代人的时间。

“他们等待着天的曙光，”这位悲伤的解说者小声地自言自语说，“当这种曙光一出现，钟与风琴便发出一种狂喜的乐曲，这乐曲又在天堂里回响激荡。”然后，他又转身对我说：“这是叫人伤心和令人悲哀的；但是，一点点灾难哪能满足上帝的意图。请你好好理解这一点……现在时刻被压缩为数学上的一个点，而且这个数学点早在我们断定其诞生之前就已消失过 4 次。在现在时刻中，一切都完结了，而且这种完结过程在其向着死亡快速奔跑之中是无限的。但是，在上帝身上，没有任何完结的东西；在上帝身上，没有任何过渡性的东西；在上帝身上，没有任何趋向死亡的东西。结论便是，在上帝看来，现在时刻不存在。在上帝看来，现在时刻就是将来，而且正是为了将

来它才牺牲人的现在时刻。所以，它借助于地震来显示作用。所以，它借助于痛苦来工作。噢！地震的耕翻多么深啊！噢！痛苦的耕作多么深啊（在此，它的声音膨胀得就像是从大教堂唱诗班升起的圣哉颂歌）！但是，对于上帝的农业来讲，也同样需要如此。在地震的一夜之间，它为人建造了舒适的可住千年的屋宅。它从一个孩子的痛苦中获得光彩的精神收获，因为不这样，这种收获便不可能获得。要是犁不锋利的话，倔强的泥土就不可能被犁开。对于地球即我们的星球来说，也就是对于人的住处来说，需要摇动；而痛苦，则更为需要，因为它是上帝的最有力的工具；——是的（他严肃地看着我），痛苦对于地球上的神秘的孩子们来讲，是必不可少的！”

9. 结　论

这些长长的梦幻，这些诗意的画面，尽管它们的象征特点平平，但在一位有才智的读者看来，它们极好地说明了我们的作者的精神个性，这比一些趣闻或一些传记文字以后要做的要好得多。在《叹息》的最后一部分中，他还高兴地回顾了一些远久的年份，这一点确实珍贵，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也不是事实，而是评论，而且通常是抑郁的、苦涩的和伤感的评论；是孤独的思想，它鼓励远远地飞离这块土地和人类斗争的场面；是向着天空腾飞的大的飞动；是一个很容易刺伤的心灵的独白。这里，像在已经得以分析的那些部分里一样，这种思想，就是他高兴地

以一位有自知之明的流浪汉的坦率所谈论过的酒神杖。主题的价值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一根干而光但缠着带子的木棍的价值，葡萄蔓和花可以以其淘气的纠缠成为在眼睛看来是珍贵的财富。德·昆西的思想不只是拐弯抹角的；这样说并不过分：他的思想还是螺旋形的。此外，这些评论和思考分析起来太长了，而且我应该想到，这一工作的目的，在于借助一种例证指出鸦片对于一思考着的和近于作梦的精神的作用。我认为这一目的是达到了。

在我看来，只须再说出孤独的思考者是高兴地重新考虑他认为就是许多恐怖和快乐之根源的这种早熟的感觉性，是高兴地重新考虑他对自由的无限热爱和责任感使他产生的寒战，就足可以了。"在我刚进入青年时，对生活的恐怖，已经与生活的无比甜蜜混成了一体。"在《叹息》的最后文字中，包含着某种阴郁的、破坏性的和地球上无法期冀的东西，这里那里，年轻时的经历，诙谐与心情的愉快，他经常表现出的自我嘲讽的美德，有时都相互渗入；但是，最为光彩夺目和最惹人注意的，是无法治愈的一种忧伤的抒情式的爆炸。例如，对于那些妨碍我们自由、使我们的感情悲痛和破坏年轻人的最合法权利的人，他喊道："噢！那些人怎么能自称是这个男人或这个女人的朋友，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恰恰是这个男人或这个女人在其死亡的崇高时刻以这种话向他告别的人：但愿我不曾见过您！"或者他厚颜无耻地散布这种供词——我同样坦率地承认，这种招供带有某种几乎是情深谊厚的迷人之处："一般说来，在这个世界上引起我反感的那些少数

人，是一些健康和很有名望的人。至于我们认识的那些淘气鬼，他们数目不少，我想念他们，高兴而又好心地想念他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我们顺便指出，这种美好的回顾在涉及诉讼代理人时便又回到了那些含混的事情上。或者，他断言，要是生活可以壮丽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要是我们依然年轻的眼睛可以浏览那些走廊、仔细观察这种旅馆的大厅与房间——这些都是未来的悲剧和等待着我们的惩罚将发生的场所，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我们大家，就会害怕得颤抖着后退！他在以优美的笔触和难以模仿的高贵色彩描绘了充满惬意、光辉和家庭纯洁的画面以及富足之中的美与博爱之后，他渐次地让我们看到了家庭中的所有和蔼可亲的女主人公，从母亲到女儿，她们每个人都依次穿过沉重的灾难之云；他最后下结论说：“我们可以直面死亡；但是，正如我们中某些人今天已经了解的那样，既然知道生命是什么，那么，谁能直面他出生的时刻（假设他事先得到了通知）而又不颤栗呢？”

我在某页的下面找到了一个注脚，该注脚由于是在德·昆西死前不久写的，因而意谓悲凉。在作者的思想中，《深深的叹息》应该加以特殊的铺展和扩充。该注脚预告，有关悲苦三姐妹的传说，将为后来的出版物提供自然的划分。因此，就像第一部分（伊丽莎白之死和其兄弟的遗憾）从逻辑上关系到圣母玛利亚或泪水圣母那样，新的一部分即《贱民社会》则应依据叹息圣母的祈祷来安排；最后，黑暗圣母应主管《地狱》王国。但是，死神，我们不需要就我们的方案去咨询它，我们也不能要求它的同意。这

种死神，虽然它让我们梦想幸福、名誉，而且它既不说是也不说不，但它会突然地从它的埋伏之处跳出来，煽动起翅膀，卷走我们的计划，卷走我们的梦和我们在想象中一直借以掩护我们最后光辉日子的理想的建筑物！

补 编

兴 奋 剂[①]

先生们，在我看来，没必要对所有的兴奋剂做全面的介绍，因为它们的一般特点，都是产生与刺激相应的一种虚弱和与剧烈的享受程度相等的残忍惩罚。没必要谈论那些一般的兴奋剂，如加苦艾、茶、咖啡、金鸡纳双酒，或者甚至古柯、红赛洛恩——这种古怪的植物的叶子在咀嚼后能提神解困和消除食欲，也没必要谈论爱尔兰毒芹，据说，吸收了这种东西可以使中了毒的人的眼睛看见远古世界的各种可怕事情。

这些，有的关系到医生，不过，我想写的书，不纯粹是

---

① 根据法国学者的研究，波德莱尔曾于 1864 年 4 月去布鲁塞尔，一是为了像别的作家那样组织报告会，宣读他的作品，二是为了找到合适的出版商出版他的作品全集。但是，这两件事都未获得成功。出席他的报告会的人有时甚至只有十几个人。这篇文字的前三个自然段是波德莱尔为宣读《人造天堂》而写的"开场白"。后面的四段文字则分别对应于该书《嗜鸦片者》第五部分《假结局》、这一部分注释文字中引用的科尔里奇的话、第七部分(《童年的忧患》)和这一部分中有关女人世界的那些内容。最后一段是宣读该书的结束语。这些段落之间的虚点为对这部作品的引文所占位置。这篇文字的几部分分别写于 1864 年 5 月 12、13 日和 6 月 3 日。——译注

生理学的，而尤其是道德精神方面的。我想证实，天堂的寻求者们在建造他们的地狱，他们为此做了努力，并且在成功地挖着——对这种成功的预见，也许会使他们惊恐万分。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完全出自我个人：这便是《印度大麻之歌》。它分为几章，我会依次向您报告各章题目。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对一部有趣的英文书（德·昆西的《嗜鸦片者》）的分析，但是，我在这里或那里加入了我个人的思考；然而，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把我的人格加在了原作者身上，这正是我现在很不好说的。我搞了这种大杂烩，连我都辨别不出哪部分是属于我的，况且，这部分只能是很小的。

先生们，我们已经接近了鸦片非本意的令人痛苦的幻觉的尾声。展述已经很长了，我不得不把痊愈史推迟到今天晚上，这种痊愈即嗜鸦片者的假的痊愈。

……恶念，是狂妄崇拜各种方法的人（一般说来，他们是一些白痴，但又是危险的白痴）所应思考的警世恒言。

儿时忧患，是艺术作品的起因。

孩子的住处，一棵树，一些花，一间黑暗的卧室。在这种住处出生的富有天才的孩子，将不同于与在他处出生的富有天才的人。

对女人世界的追求，产生高级天才。我确信，聪慧的、听我说话的夫人们，会宽恕我的表达所具有的近乎肉感的形式，因为她们同意……

先生们，剩下的，就是对各位的盛情和在朗读有时较为冗长的文字时你们所表现出的可贵注意力表示诚挚的谢意了……

真 情 实 录

《火箭》之一

即便上帝不存在，宗教仍然是神圣和神奇的。

上帝是唯一这样的存在物：它为了统治，甚至不需要存在。

精神所创造的东西，比物质更有活力。

情爱，是对献身①的追求。甚至没有什么高贵的乐趣可归结为献身。

在演出中，在舞会上，每个人都从大家那里获得快乐。

---

① 原词为“Prostitution”，意为“卖淫”。法国研究者认为，波德莱尔使用该词，不是指不正当的行为，而是指“慷慨”，甚至是指“怜悯”，故此处译为“献身”。——译注

何谓艺术？——献身。

与众人为伍的情趣，是从数字的繁衍中获得享受的一种神秘表现。

整体是数字。数字在整体之中。数字在个体之中。醉意是一种数字。①

在成熟人身上，对于产出的执著追求，应能取代对于消耗的追求。

情爱可以从一种慷慨情感中派生出来：即追求献身；但是，它会很快被对于占有的追求所腐蚀。

情爱欲从人的自身脱出，与其受害者融为一体，一如胜者与败者那样，不过，它却保存着征服者的优势。

养情妇者的精神满足，近乎于天使和物主的精神满足。怜悯与冷酷，它们甚至独立于性别，独立于美和动物类属。

---

① 法国研究者认为，波德莱尔的这种数字哲学源于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皮塔戈尔。——译注

《火箭》之三

在我的笔录中，我认为我已经写过，情爱很像是一种折磨或一种外科手术。不过，这种念头可以以最为痛苦的方式形成和扩展。尽管两位情人爱得很深、相互充满欲望，但两人中的一个永远会比另一个更镇静或着魔程度较差些。前者，是作手术之人或屠手；另一位则是对象、受害者。您听到作为一出侮辱性悲剧的序曲的那些叹息声了吗？您听到那些喊叫声、嘶哑的喘气声了吗？有谁不曾难以抑制地去争得这些声音呢？您在细心的拷问者的这种提问里发现了更坏的内容了吗？梦游者慌乱的眼神、肌肉像是在自发电池作用下突露和绷紧的四肢、醉意、狂喜、在其效力最高时的鸦片，难道就不会向您提供同样可怕、同样稀奇的榜样吗？而人的面庞——奥维德[1]认为是为反照宇宙而塑造的，这时则只表现出疯狂的残忍，或是死一样的松弛。因为确实，在我把“心醉神迷”用于这种解

① 奥维德(Publus Ovidius Nasso，公元前43—公元17或18年)：拉丁诗人。——译注

体状态时，我会认为犯了渎圣罪。

在这种游戏中，竟然需要一方参与者失去对自身的控制，这太可怕了！

有一次，有人在我面前提出情爱的最大快乐在于什么的问题。一个人很自然地回答：在于期待相会，——另一个人回答：在于相互给予。——这个说：在于自豪性快乐，那个说：在于屈辱性快感！这些下流人都像是在模仿耶稣说话。——最后，一位无耻的空想家指出，情爱中的最大快乐是为祖国培育公民。

而我则说：情爱中唯一的和高尚的快感，存在于确定的制造痛苦的过程中。男人和女人生来就知道，正是在痛苦中，有着一切快感。

《火箭》之五

文人搞经营，提供的是对智力体操的见解。

阿拉伯式图案是最理想的图案。

女人越是陌生，我们越是喜爱。喜爱聪慧的女人，是鸡奸者的快乐。因此，兽奸不包括鸡奸。

诙谐性格可以不排除怜悯心，但这是少有的。

把热情用于抽象事物之外的东西，是一种软弱和病态的标志。

干瘪比肥胖更裸露、更下流。

《火箭》之七

所有的民族，不论其如何，都有伟人出现，——这就像所有的家庭一样。每个民族都在付出努力，为的是不出伟人。因此，伟人要想存在，就需要一种进攻力量，这种力量要大于由千百万个人形成的阻力才行。

关于睡眠，即每天晚上的险恶旅行，可以说，所有的人每天晚上都是勇敢地入睡的，要是我们不懂得这种勇敢是不顾危险的结果，那就难以理解了。

《火箭》之八

这些漂亮的大船——它们难以察觉地摆动(晃动)在平静的水面上,这些坚固结实的大船——它们显出一副懒散而忧伤的神情,它们不正用一种哑语问我们何时去寻求幸福吗?

在戏剧里,不要忘记美妙魔法和传奇性。

……

认为 2+2=3 的数学怪念头和疯子是否存在呢?换句话说,如果这样说不算大喊大叫的话,幻觉能侵犯纯粹推理性事物吗?在一个人已经养成懒散、梦幻、无所事事的习惯直至没完没了地把重要的事情放到第二天去做的情况下,如果另一个人有一天用皮鞭把他抽醒、毫不留情地鞭打他、直至他因不能高兴地工作而只能提心吊胆地做事,那么,这个人,即挥鞭者,难道不正是他的朋友、他的恩人吗?此外,可以断言,快乐在此之后而来,更准确地

讲，爱情在结婚之后来到。

同样，在政治上，真正的圣人是为了百姓利益而鞭打百姓和劳累百姓的人。

《火箭》之十

我发现了美的定义，——即我关于美的定义。这是某种热情的和悲伤的东西，是某种有点模糊、任人推测的东西。如果人们愿意，我马上就把我的想法用于一种敏感的对象，用于例如社会中最有趣的对象，——一个女人的面孔。一个诱人的美丽脑袋，即一个女人的脑袋，我要说，就是使人以某种含混的方式梦想到快感和悲伤的脑袋；这种脑袋含有忧郁意念、疲劳意念、甚至厌烦意念，——即一种相反的意念，也就是一种热情，一种生活的欲望，这种欲望与某种例如从被剥夺和绝望之中回退的痛苦相结合。

神秘与惋惜同样是美的特征。

一个男人的漂亮脑袋，当然是在一个男人看来，也许不能从一个女人的方面来看，并不需要含有这种快感意念，因为这种意念在女人的面孔里，由于该面孔一般更表现得忧郁，而构成更为诱人的挑战。可是，这种脑袋也将包含着某种热情的和悲伤的东西，即包含着某种闷闷作声却又毫无用途的能量的意念，有时就是一种复仇式的

冷漠(因为,理想的纨绔子弟典型不应在这种话题中被忽视),而有时——这是美的最有意义的特点之一——就是神秘性,最后(为使我有勇气承认我在多大程度上自感在美学上是现代派的),那就是痛苦。我不硬说,愉悦不可与美结合,但我要说,愉悦是最庸俗的装饰之一;至于忧伤,则可以说是美的杰出伙伴,以致我很少考虑(我的大脑是一面魔镜吗?)不包含痛苦的一种美。以这些意念为基础——有些人说是被这些意念所缠绕着,可以设想,我很难不做这种论定,最完美的男性美就是撒旦,——米尔顿就是这样看的。

《火箭》之十二

不要蔑视任何人的敏感性。每个人的敏感性，就是他的天才。

有两个地方需要人先付出然后才获得耗费的权利，即公厕和女人。

透过热烈的姘居，人们可以猜想一对年轻夫妇的享乐。

最后，我因母亲俊美而爱过她。我是早熟的纨绔子弟。

我的祖辈们，不论是愚笨的还是疯癫的，住的是庄重的宅舍，却都成了可怕激情的牺牲品。

新教国家缺少对于有较高教养的人的幸福是必不可少的两种东西，即奉承与虔敬。

怪诞与悲剧性的混合使精神愉快，就像不协和的声音对于感觉麻木的耳朵一样。

低劣的鉴赏力中令人兴奋的东西，是高雅的使人扫兴的快乐。

德意志人借助于线条来解释梦，就像英格兰人用背

景来解释梦一样。

在任何高尚思想的出现过程中，小脑里总感觉到一种神经的震动。

西班牙人在宗教里加入了情爱的天生的残忍性。

《火箭》之十四

把撒旦当作知己，意味着什么？

还有比进步更荒诞的吗？既然人——就像日常事实所证实的那样——总是与人相像和相等，也就是说总处于野蛮状态。森林与草原在文明之日常的冲突与对立中遭到了多大的破坏呀？人不论其在大街上如何纠缠上当者，还是如何在无名的森林里戮杀他的猎物，不还是永恒的人即最完美的猎食动物吗？

有人说我三十岁；可我曾把三分钟当一分钟来度过，我难道不是九十岁了吗？

工作，难道不是保存守旧灵魂的盐份吗？

……

《火箭》之十五

我认为，注目一艘船而尤其是一艘行走着的船时的无限而神秘的魅力，首先在于作为人的精神的主要需求的规则性和对称性，它们与复杂性和和谐性同等重要，其次，在于由对象的各个实际部分在空间中所引起的全部想象曲线和形象的渐次繁衍与生发。

在线条中的这种运动所引发的诗思，便是假想有一种宽大、无限、复杂但有规律的存在物，即充满天才、容忍和倾吐所有叹息和所有人类雄心的一种动物。

……

他因接触到与回忆中相像的快乐而激奋，因想到充满错误、争吵和相互隐藏的事物的过去而动情，他哭了起来；他的热泪在黑暗中流在了他亲爱的、魅力无穷的情妇的赤裸的肩膀上。她颤抖了；她也被触动和感化了。黑暗确保着她的自豪和她作为无情女人的活力。这两个堕落的、但依然不肯放弃高贵的存在物，自发地搂抱了起来，

把他们过去的痛苦和其对未来的极为肯定的希望都融汇在他们的泪雨之中了。可以推测，对于他们来讲，快乐只在今天这个悲伤和怜悯之夜才是极为甜蜜的；——这是一种充满痛苦与内疚的快乐。

透过夜的黑暗，他转身回首那些深远的年代，随后，一头扎到他的有罪的女友怀里，为的是找回他曾给予她的谅解。

……

世界即将完结。它唯一可能延存的理由，是因为它存在。与那些预告反论的全部理由、特别是与这种理由——世界今后在天空下还要做什么——相比，上述理由是多么无力啊，因为，要是假设世界在物质上继续存在，那么，它会是与这一名称和与历史词典相配的一种存在吗？我不说世界将会减缩为拉美各共和国所采用的权宜办法和所出现的可笑混乱，我不说我们也许甚至将返回到野蛮状态，我也不说我们将手持猎枪穿过我们文明的长满茅草的废墟去寻找我们的草场。不；因为，这种命运和这些经历也许还首先需要对维持生命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某种能量，即幼年的回声。我们将伴随着无情的道德法则的新的典范和新的胜利，在我们认为生活过的地方消亡。机械将会使我们美国化，进步将会使我们的整个精神部分退缩，以致在空想者们的残酷的、渎圣的和反本性的梦幻中，将没有任何东西可与其积极的结果相比。我请任何有

思想的人都告诉我继续存在的生活内容。对于宗教和其余的东西，我认为没必要去谈，因为费尽心思去否定上帝，在这些方面已经构成唯一的笑柄。占有权早已潜在地随长子继承权的取消而不复存在；但是，人类就像复仇的妖怪一样，将从那些认为已经合法地继承了革命的人们那里获取其最后一点权利。而这，也算不上最大的痛苦。

人的想象力可以不怎么费力地构想出一些共和国或其他一些共同体，如果它们是由一些圣人、某些杰出人物领导的话，它们是该赢得某种光荣的。不过，普遍的毁灭或普遍的进步并不尤其通过政治体制表现出来；因为名称并没有什么重要性。而是通过心的堕落来表现的。那以后留存下的一点政治，将会艰难地在普遍的动物性的束缚中挣扎，各国政府为了维持自己和创造有条理的幽灵而不得不求助于使我们当今的冷酷无情的人类发抖的手段，请问，这些内容，我还需要去说吗？到那时候，儿子离家出走的年龄将不是18岁，而是12岁，他是因其过早地贪食成性而获得解放的；他离家出走，不是去寻知勇敢的探险行为，不是为拯救狱中的美人，不是为借助于高贵的思想去使某一破烂的住所永世不朽，而是去建立一种买卖关系，去发财致富、去与其不知羞耻的父亲竞争——他的父亲是一家报纸的创刊人和股东，该报纸将传播知识并可能使人把《世纪报》视同为迷信行为的一种帮凶。那么，那些流浪女子，那些失去社会地位的女人，她们都曾有过情人，而现在，人们则依据并感激在从逻辑上讲就是痛苦的她们的生存之中犹如机遇之光闪烁的那种冒失

劲儿，有时把她们称为天使，——我要说，那些女人以后只会成为无情的智慧之人，她们将谴责一切，除了谴责钱，甚至谴责各种感官的错误！于是，与美德相像的东西，我要说的是所有不去向往普吕杜斯[1]的那些热情，则将被认为是一种极大的笑料。司法，如果在这种赚钱的年代还可能有司法的话，那它将会禁止那些不懂得发财的人。你的妻子，哦，小市民！你的贞洁的老婆，其合法性为你构成了诗，今后，她将在合法性中引入无法指责的无耻行为，她成了你保险箱的丑陋而多情的看守人，她将只会是由情人供养的女人的完美典范。你的女儿，虽年幼却已老成，将会在摇篮里梦想她可以售价一百万。而你自己，哦，小市民，你远不如今天更像位诗人，你将无话可说；你也无任何惋惜。因为，在人身上，有些东西随着另一些东西变得娇弱和萎缩而得到强化与兴旺，而且，借助于今后年份的进步，你的腹内只剩下了脏器！这些年份也许很快来到；有谁知道，这些年份是否曾来过，我们的本性的壮大是否就不是阻止我们评价我们将生息的场所的唯一妨碍！

至于我——我有时觉得自己具有预言家的古怪劲儿，我知道，我将永远不会得到哪位大夫的怜悯。我被这丑陋的世界吞没了，我在众人中擦肩磕肘地活命，我像一

---

① 古希腊剧作家亚里士托纳（公元前450—386）于公元前388年创作的一部喜剧的剧名和剧中的财富之神的名子。剧中主人公对自己的悲惨处境感到痛心，不无遗憾地注意到，财富永远不能补偿美德。——译注

位倦怠之人——回首那些深远的年代，他的眼睛只看到了醒悟和痛苦，而且在他的面前，只有既无教导又无痛苦、什么新内容都没有的一种风暴。晚上，这个人在其命运之中偷取了几小时的快乐，他晃动着身子消食，尽可能地忘记过去，对现在心满意足，对未来听其自然，沉醉于冷静和穿着讲究，自豪于不像过往路人那样矮小，他看着他的雪茄冒出的烟说道：意识去往何处有什么重要？我认为我已滑入了行家们称为拼盘冷菜的东西之中了。不过，我将放下这些东西不写，——因为我想为我的悲伤注明日期。

《真情实录》之三

女人是纨绔子弟的反面。

因此，女人应该制造恐怖。

女人饿了，于是她想吃，女人渴了，于是她想喝。

女人发情了，于是她想坏个透彻。

美应该落此下场！

女人生来如此，也就是说是可憎的。

因此，她总是庸俗的，也就是说是纨绔子弟的反面。

关于荣誉勋章。

要求得到十字勋章的人似乎在说：要是人们不为我授勋，以奖励我已经完成的义务，那我就再也不会这样干了。

要是一个人有功，为其授勋有何好处呢？要是他没功，倒是可以为其授勋，因为这可为其增添光彩。

接受授勋，那就是承认国家或国王有权评判你，有权赠予你美名。

此外，如果不是傲慢，谦恭的基督徒应禁收十字勋章。

为上帝算账。

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有目的。

因此，我的存在就有某种目的。什么目的？我不知道。

因此，不是由我指出了这种目的。

而是由某个人，他比我学识更渊博。

应该请求这个人为我解释清楚。这是最明智的作法。

纨绔子弟应不停地渴望高尚；他应该在一面镜子面前生活和睡觉。

《真情实录》之六

我过去就认为，当一个有用之人是很蠢的事情。

1848年[①]，只是因为每个人都在空想才那样有趣。

1848年，只是因为滑稽太多才变得那样迷人。

罗伯斯庇尔，只是因为他说过一些漂亮的话才受人敬重。

大革命，是通过牺牲在肯定迷信。

① 1848年，是法国历史上极为动荡的年代。这一年2月—4月，法国成立了临时政府，6月，巴黎工人武装起义，11月，通过和颁布1848年宪法，12月10日，拿破仑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译注

《真情实录》之七

政治。

我不自信，就像我同世纪的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因为我不野心勃勃。

我身上没有自信的基础。

在那些正直人身上，有某种卑怯，或准确地讲有某种怠惰。

唯有盗匪自信，——自信什么？——自信他们必须成功。因此，他们成功了。

既然我甚至不打算做出努力，我为什么要成功呢？

人们可以在罪恶之上建立荣耀的帝国，可以在欺骗之上建起高贵的宗教。

不过，我在一种更为高级的意识中有某种自信，可这种自信却不为我同时代的人们所理解。

《真情实录》之八

我们的整个生命几乎都用在了一些无意义的情趣方面。相反,有些事情想必会最大程度地激发人们的情趣,这些事情,在借助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来判断它们的时候,不启发给人们任何东西。

我们死去的朋友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我们来自何方?

自由是什么?

自由能与天命法则协调一致吗?

心灵的数目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可居住的地块的数目呢?

等等……等等。

《真情实录》之十

我关于戏剧的看法。我在一部戏剧中、在我的童年及现在的时刻中发现的更美的东西，是分枝吊灯——这是一种发光的、晶莹透亮的、复杂而对称的漂亮物件。

不过，我决不是否认戏剧文学的价值。我只是希望喜剧演员登上更高的垫座，戴上比人的面孔更富有表现力的面具，借助于传声筒来说话；最后，我希望女人角色由男人扮演。总之，我一直认为，分枝吊灯是主要演员，无论是从观剧镜的大头一侧看，还是从其小头一侧看。

《真情实录》之十一

任何人身上，任何时刻都同时有两种恳求，一种是向上帝的，另一种是向撒旦的。祈求上帝即灵性，是一种晋升的欲望；祈求撒旦即兽性，是一种落跌的快乐。对于女人的爱和与狗、猫等动物的窃窃私语，都与这后一种祈求有关。

从这两种爱派生而来的快乐，适合于这两种爱的本性。

《真情实录》之十二

(折磨)问题，就像发现真理的艺术一样，是一种野蛮的愚蠢行为；这是把一种物质手段用于一种精神目的。

死刑，是一种神秘观念的结果，这种观念在今天完全无法理解。死刑达不到拯救社会的目的，至少在物质上是这样。死刑达到了(在精神上)拯救社会和罪人的目的。为了使这种牺牲完美无缺，应该具备受害者的同意和快乐。向一位被判死刑的人提供点三氯甲烷，会是一种大逆不道，因为那便是从他身上剥夺他作为受害者的威严意识和取消其升入天堂的机会。

至于折磨，它产生于人心的卑鄙部分，这种心渴望着快感。残忍与快感，感觉相同，就像极热与极冷一样别无二致。

《真情实录》之十七

魔鬼与乔治·桑。

不要相信魔鬼只诱惑天才人物。它也许还会鄙视笨人，可它不小看他们的竞争。恰恰相反，它对这些人寄予很大希望。

请看乔治·桑。她尤其、而且比任何东西都更是一位大笨蛋；可是，她身上有鬼气。是魔鬼说服她沾沾自喜于她的好心和她的常识，以便她去说服所有其他的笨蛋沾沾自喜于他们的良心和他们的常识。

只要我一想起这位呆痴的上帝创造物，我就不寒而栗。要是我碰到她的话，我很难抑制自己不向她的头上扔去圣水缸。

有些天真的老妪从不想离开舞台，乔治·桑就是其中一个。

我最近读到了一篇序言(《甘蒂妮小姐》序)，文中，她主张，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不可相信地狱。

她想取消地狱，很有道理。

《真情实录》之十八

我在法国呆腻了，尤其是因为这里所有的人都像伏尔泰。

……

《真情实录》之二十四

对快乐的追求把我们与现时紧系在了一起。对拯救我们自己的关心又把我们推向了未来。

与快乐紧系在一起的东西，即现时，在我看来，就仿佛是在斜坡上滚动、虽总想抓住灌木却又在跌滚之中拢掉并带走灌木的一个人。

总之，要使自己成为一个伟人和圣人。

《真情实录》之二十五

政治。

总之，在历史和法兰西人民面前，拿破仑三世的伟大光荣将在于证实，任何人在占有了电报和国家印刷厂之后，都可以领导一个伟大的民族。

那些认为不得到人民的允许就可以完成这种事情的人都是白痴，——那些认为荣誉只能依靠美德的人也是白痴。

独裁者是人民的奴仆，——不会再是别的，——此外，这是一种讨厌的角色，——而荣誉则是一种才智与民族愚昧相适合的结果。

什么是情爱？

是脱离自己的需要。

人是一种喜欢崇爱的动物。

崇爱，就是自我牺牲，就是自我献出。

因此，任何情爱都是献身。

《真情实录》之二十七

我对于让女人们走进教堂总是感到惊异。她们可能与上帝谈些什么呢?

永恒的维纳斯(任性、歇斯底里、幻想)是魔鬼的诱人形式之一。

年轻的作家修改其第一部作品清样的那一天,高兴得就像小学生刚刚患上天花一样。

……

女人不懂得分离心灵与肉体。她像动物那样简单。一位讽刺诗人好像说过,这是因为她没有肉体的缘故。

《真情实录》之三十

在情爱之中，就像在几乎所有人类事务之中一样，热烈的相处是一种误解的结果。这种误解，即快乐。男人喊道："哦！我的天使！"女人喁喁私语地说："妈妈！妈妈！"于是，这两个蠢货都想，对方信服了。——那不可逾越的深渊，因其无法沟通而永远逾越不过去。

为什么大海是那么无限和永远迷人呢？

因为，大海同时供奉给人们宽广与运动。六、七海里对人来讲是无限之半径。这是一种缩小的无限。启迪整体的无限之观念，有什么重要性呢？十二或十四海里（直径），十二或十四海里运动中的液体，足可使人获得对其临时住所的最高贵的审美观念。

《真情实录》之三十九

人越是耕耘艺术，就越不束缚自己。

这便在精明人与粗野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分离。

只有粗野人才最爱束缚自己，蛮干是百姓的抒情诗。

蛮干，就是渴望进入别人之中，而艺术家则永远不离开自己。

……

音乐提供给人以空间的观念。

一切，都是艺术，不论艺术性强还是弱，因为它们都是数字，而数字又是对空间的一种表达。

每天都要想着成为人中豪杰！

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有时想成为有权威的领导人，不过，却是军事上的领导人，有时则想成为喜剧演员。

我经常从这两种幻觉中获得快乐。

《真情实录》之四十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心中有两种矛盾的情感：对人生的恐惧和对人生的迷醉。

这在精神上正是懒人的表现。

《真情实录》之四十一

经商从本质上讲是邪恶的。

——经商，是有来有往，是私下借贷：请还给我比我借给你的更多的东西。

——任何商人的思想都完全是肮脏的。

——经商是非婚生的，因此，它是卑鄙的。

——商人中最不卑鄙者，是说出这种话的人：我们还是要有点德性，以便比有缺陷的傻瓜赚的钱多些。

——对于商人来说，正直本身就是一种谋利投机。

——经商是邪恶的，因为它是一种自私形式，而且是最低级、最卑劣的自私形式。

当基督说——

"挨饿的人是快活的，因为他们以后会吃得饱饱的。"——时，

他考虑的是可能性。

《真情实录》之四十二

世界只有在误解中才会前进。

——正是由于普遍的误解，大家才协调一致。

——因为，如果——不幸的是——人们相互理解的话，那人们就永远不会协调一致。

精明之人——即永远不与别人协调的人——应适于喜欢听蠢人的对话和阅读不好的书籍。他将会从中获得苦涩的快乐，而这则将极大地抵偿他的疲劳。

一位无论什么样的职员，一位部长，一位剧院或报馆老板，他们有时都可以成为值得重视的人物，但他们永远成不了非凡人物。他们是些没有个性的人，没有新奇之处的存在物，他们是为了职位即为了公共的仆役身份而来世的。

《真情实录》之四十三

上帝和它的深奥性。

人们不能缺少精神，而在上帝身上去寻找一直缺少的帮凶和朋友。在每个人都是其剧中人物的这出悲剧中，上帝是永恒的知己。也许有些高利贷者和凶手这样对上帝说："上帝，让我下一次成功吧！"但是，这些丑陋之人的祈求不会破坏我的祈求的光荣与快乐。

任何思想，本身都具有不死的生命，就像一个人一样。

甚至由人所创造的任何形式，也都是不死的。

因为，形式独立于物质，而且也不是分子构成形式。

《真情实录》之四十四

浏览任何一份不管哪一天、哪一月或哪一年的杂志，都会在每一行中找到最可怕的人类邪恶行为，同时还会发现最令人吃惊的谈论正直、仁慈和怜悯的大话以及有关进步和文明的最不知羞耻的断言。

任何报纸，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仅仅是一种充满恐怖的网。战争、犯罪、偷窃、猥亵、折磨、王公犯罪、国家犯罪、个人犯罪、普遍的残忍性醉意。

文明人每天早晨吃饭时，都伴随着这种令人厌恶的开胃饮料。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显示着犯罪：报纸、围墙和人的面孔。

我所不明白的是，一只纯洁的手竟能在毫无厌恶之感的情况下去触摸一份报纸。

《真情实录》之四十六

自由民阶级的所有笨蛋都不停地说什么“艺术中的不道德、不道德性、道德性”以及其他蠢话，他们使我想到路易斯·维勒迪叶，一个只值五法郎的妓女，在她陪我参观卢浮宫时（她从未去过卢浮宫），她脸红了，还捂住了面孔，她不时地拉拉我的袖子，在那些不朽的塑像和绘画面前，问我人们怎么能公开展出这种下流的东西。

《真情实录》之四十七

为使进步之法则存在，每个人都应该创立这种法则；也就是说，当每个人都致力于进步时，那么——仅仅是那么，人类就进步了。

这种假设可以用来解释两种相矛盾的观念——自由与命定——的一致性。在进步之中，不仅将有自由与命定的一致性，而且这种一致性一直就存在着。这种一致性，即历史——民族与个人的历史。

《真情实录》之四十九

人们越是希望，就越希望得好。

人们越是工作，就越工作得好，而且就越想工作。人们越是生产，就越是多产。

在放荡之后，人们总是更觉得孤单、更有被抛弃感。

在精神上，像在肉体上一样，我总是感觉到深渊，不仅是睡意的深渊，而且是行动的深渊、梦幻的深渊、回忆的深渊、欲望的深渊、遗憾的深渊、内疚的深渊、美的深渊、数字的深渊，等等。

我高兴而又满心恐惧地耕耘了我的歇斯底里。现在，我总是头昏目眩，今天是1862年1月23日，我受到了特殊的警告，我觉得，我身上刮过了虚弱翅膀所煽起的风。

《真情实录》之五十

每一分钟，我们都被时间观念和对时间的感觉所折磨。只有两种办法可以逃避这种恶梦，以便忘却它：快乐与工作。快乐使我们削弱。工作使我们强化。

我们自己选择吧。

我们越是使用其中一种办法；另一种办法就越是引起我们的反感。

只有在利用时间时才会忘记时间。

一切都只能一点一点地进行。

译 后 记

经过一年许的努力，《波德莱尔散文选》终于脱稿了。我感到轻松，感到欣慰。

这部散文集中共收入四部分内容。据译者所知，除《巴黎的忧郁》全部和《真情实录》少数篇目外，其余部分均属初次译出。这里，再就各部分有关情况做些必要的补述。

第一部分《巴黎的忧郁》，是作者除诗集《恶之花》之外的另一力作，甚至有人认为它比《恶之花》更具有思想和文学价值，在此，我们不去论定。需要补说的是，在我翻译这部分之前，已有不同年代出版的三个完整版本：193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邢鹏举先生根据英译本翻译、徐志摩先生作序的《波多莱尔散文诗》，1982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亚丁先生翻译、巴金先生题辞的《巴黎的忧郁》，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世界文学名著出版的钱春绮先生翻译的《恶之花·巴黎的忧郁》。三个译本自有优劣巧拙之分，不过，都对我的翻译起到了借鉴作用，在此，我向各位先生致谢。但在借鉴之外，我大胆地保留了自己对原作

的理解，坚持了个人的译文风格，因此，我觉得这种重译还是有意义的。

第二部分《葡萄酒与印度大麻》，最初发表于1851年3月，后又见于1867年作者死后出版的《人造天堂》。从内容上讲，这一部分是第三部分的准备，而且，都属于法文中叫作“essais”（随笔，杂文）的散文体裁。第三部分《人造天堂》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它们的发表年代也不同。前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内容密切关联，后一部分则是对英格兰作家德·昆西的《一位英格兰嗜鸦片者的忏悔》一书的引述和借题发挥。这是沿用法国作家缪塞（1810—1857）的一种作法。后人公正地指出，波德莱尔的论析可以堪称精神分析学的“前科学”作品，这无疑也增加了这部作品的重要性。

第四部分是作者死后发现的以《真情实录》为总标题的一叠手稿文字的选译。这些手稿在总标题下还分别标以《火箭》、《卫生》等小题目，它们是作者进行正式创作前的思想准备，其内容有不少已见于《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等诗文中。译者认为这些实录的真情极为亲切，耐人寻味，因此选译了其中成文的篇目，约占全部篇目的二分之一。所选文字，大都涉及波德莱尔的美学观念和审美情趣，于毫无掩饰的道白之中显露出深刻的思想火花。译后，我对其美学思想中的“mal”一词有了较为明确的理解。依据这些实录的真情，我认为把“mal”译为“痛苦”更为合适。波德莱尔说过：“情爱中唯一的高尚的快感，存在于确定的制造mal的过程中。男人和女人生来就知道，正

是在 mal 中，有着一种快感”，又说：“……忧伤可以说是美的杰出的伙伴，以致于我很少考虑（……）不包含 mal 的一种美。”性感的体验也好，忧伤的外露也好，其中无不包含着“痛苦”。如是，把《恶之花》(Fleurs du Mal)解为“痛苦之花”，似乎更有助于理解作品的内容和作者的思想，而这，又正与后人给作者冠以“颓废派”作家一致了起来。

波德莱尔的散文作品是其主要创作活动（诗歌、美学论文、散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散文集所选篇目基本上包括了他的作品中在译者看来可以被称为散文的文字。

至于波德莱尔散文作品的风格，我觉得，似乎可以用“优美、感人、深刻”这几个字加以概括，这也是我作为译者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揣摩和体会之后发自内心的感叹！徐志摩先生对《巴黎的忧郁》说过一句中肯的断语：“他的话没有一句不是从心灵里新鲜剖摘出来的”（《波多莱尔散文诗》序），我想，这也适用于波德莱尔的全部散文作品。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百花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曾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有效的支持，我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但愿此书的出版能为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波德莱尔及其作品提供有益的帮助，也希望法语界同行、法国文学研究者和热心的读者对拙译不吝指正，诚恳批评。

译　者

1992 年春日于天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波德莱尔散文选
作者＝（法）波德莱尔著；怀　宇译
页数＝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１９９２．０７
出版日期＝３６３
ＳＳ号＝１１０５２９５７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３３８２６３
ｕｒ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ｈｉｚｈｅｎ．ｃｏｍ／ｂｏｏｋ／０４９ａｆ３５ｆｂ０５ｄ５８ａｅ７ａ７９ｂ２７２８ｆ００８ｄ４１